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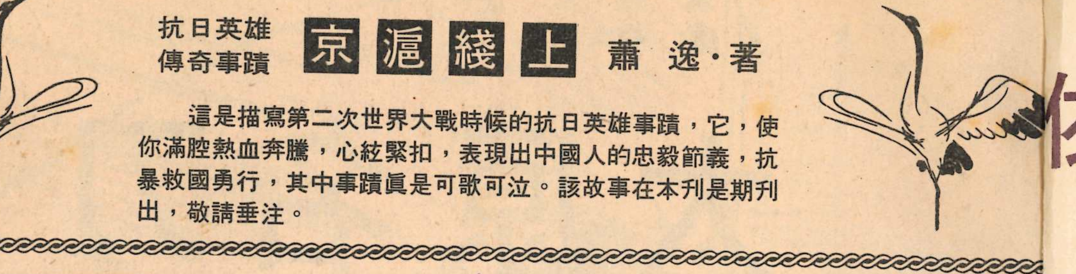


$2.00

717

·特別介紹·





抗日英雄
傳奇事蹟 **京滬綫上** 蕭 逸·著

這是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候的抗日英雄事蹟，它，使你滿腔熱血奔騰，心絃緊扣，表現出中國人的忠毅節義，抗暴救國勇行，其中事蹟眞是可歌可泣。該故事在本刊是期刊出，敬請垂注。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O一O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第71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穎俠情中篇連載

蕭逸・文
盧令・圖

太原名刀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魯鐵山以一方玉翠購下寶刀，郭白塵、姜平、貫大元、向華波擺下四象圖陣，擬阻止魯鐵山携刀遠遁，詎激鬥結果，向華波、姜平被殺當塲，郭白塵斷臂逃去，貫大元則被刺傷面頰，放他逃離。毛秋水擬璧還翠玉取回寶刀，却落得一子一女被殺，他本身也被斷去一臂，魯鐵山揚長而去。毛秋水以殘病老弱之軀，遠赴新疆，要訪查武林一代怪傑沙先生返回中原挽刼，歷盡風霜終於抵達，但却病倒街頭，幸得一秦姓儒生救他在破廟住下，說出遠來新疆之意，秦姓儒士似不同意他的做法——

＊＊＊＊＊＊＊＊＊＊＊＊＊＊＊＊＊＊＊＊＊

俠士獲名刀　紅粉殲惡寇

病老人一時爲之氣結，咳了幾聲，把身子平躺了下來：「話是不錯呀……！可是除了他，誰也不是那個魯鐵山的對手……除了他……才能解除中原之危！」

灰衣漢子驚道：「沙先生眞有這麼厲害？你是聽誰說的？」

「你那裏知道……」

病老人直直的目光，瞧着廟房的屋頂，喘息着道：「我已經打聽淸楚了，那個魯鐵山所以離開沙漠，就是因爲曾經敗在沙先生手裏，被逼返入了中原！」

灰衣漢子益加吃驚的道：「你怎麼知道？」

病老人目光轉向灰衣漢子，冷冷的道：「我雖不見得是武林中人，可是武林中什麼事又能瞞得過我？……」

說到此大聲的又咳嗽了起來。

灰衣漢子把着他的脈，沉默了一會，臉上表情顯得很沉重，他忽然伸出一隻手想去接觸老人胸部，可是太晚了，病老人却先已嗆出了一口血！

吐出這口血以後，老人喘勢畧好可是灰衣人却顯得很沮喪！他嘆息了一聲，道：「毛老爺子，你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有什麼未了之事，你就交待我吧！」

病老人面泛紅光，睜大了眼睛道：「你怎麼知道我姓毛？…

…我沒有……告訴過你啊！」

灰衣人苦笑着道：「這都不要緊了！我察過你落脚的客棧，也知道你的一點過去……你老大概是來自太原的吧！」

這麼一說，病老人就更驚訝了，他緊緊抓着灰衣人一隻手，驚異的道：「不錯……我就是『一提金』毛秋水……三年前，滿門全喪在魯……」

灰衣人點着頭，道：「這些我都知道了……」嘆了一口氣，他接道：「我是懂一點醫道，只是老爺子你病入膏肓，藥石無效……請恕我無能爲力！」

毛秋水啞着嗓子道：「你是說我……就要死……秦老弟？」

「不錯！」

「什麼……時候！」

「這個……」灰衣漢子拍拍他的肩，不當回事的笑道：「人生自古誰無死，你老這把子歲數，死了也值得了……」

「可是我……還有未了之事……我還不能死！」

灰衣漢子道：「你是指沙先生那件事？」

「是……」毛秋水眼角流着淚，吶吶道：「我一天見不着他，死不瞑目！」

灰衣人嘆息一聲，道：「那麼就交待我，我去爲你辦吧！」

毛秋水無力的眸子，盯向灰衣人，良久才點點頭道：「好吧，你代我找到他……把這件東西交給他……」他的手指了一下頭下枕的破棉絮捲兒。「裏面有一口刀……」他吃力的道：「……是我送給他的，刀是天下……第一刀，只有他才配用……」

灰衣人甚爲感動，垂下頭，輕嘆一聲道：「你這又是何苦？莫非不知道那沙先生輕易不收人物麼？況且這禮物太貴重了！」

毛秋水啞聲笑着，呼呼的喘着氣道：「這就是了……他收了我的刀……總不好不管我的事……秦老弟，你一定要讓他收下……知道吧！」

「這個……」灰衣人咬了一下牙，道：「我……答應你就收下了這口刀！」

毛秋水一震，本已鬆弛的眸子倏的睜開，努力的道：「你……收下了……？你是……」

「我姓沙！」灰衣人臉上帶出一絲苦笑道：「不姓秦，你要

找的人就是我！」

毛秋水全身發抖的道：「這……這是眞的？……」

「我何忍騙你？老爺子，你……安心去吧！」

他緩緩伸出兩根手指，把毛秋水睜開的眼皮闔攏上，後者身子又顫抖了一下，就不再動了，只是臉上並無痛苦的表情，反倒似有一絲笑容！

沙粒漫天，漸漸的由窗外吹刮進來！

這位一代刀匠，就這麼死了。

灰衣人把毛秋水身上的長襟翻過來，蓋在他臉上，臉色微微有些黯然！

沉默了一陣子，他才伸手由毛秋水頭下把那個破棉絮捲兒抽出來！

棉絮捲兒外面用綫繩子紮着，解開繩子，抖開了棉花捲兒，可就看見了裏面的那口刀，墨玉裏有蛟皮鞘子的一口刀！

灰衣人觀賞了一陣子，一隻手慢慢的把刀抽出一半來，頓時就有一蓬純白色的刀光映射在他臉上，他低低的讚了聲：「好刀！」

×　×

沙先生來到了「甜水子」這個小鎭上，住歇一宵，添購了一些東西，包括一頂夜宿的羊皮帳篷，和一盞馬燈，還有一點零星的日用品。

當晚，他就跨上了他的一匹長毛青驃馬，向沙漠裏進入，天空起了風，風吹沙揚，天地一色的朦朧！

此去玉門關，最快的馬，也得有半個月的脚程，光是穿過這片淺草沙漠，也得六七天，一入玉門關，才能稱進入中原。

這條路，沙先生早年來過，這幾年却很少走動。

前行有半個時辰，他看見了一行駱駝，趕駱駝的穿着大皮襖子，是一行當地的回回！

沙先生的馬越過去，大家都舉着手向沙先生高聲的道：「哈西！哈西！」

「哈西！」是當地土語，翻成漢人語是「平安」的意思！

沙先生的長毛馬穿過了這行駱駝客，一逕的打馬前奔，前行數里，有一個小露店！

七八盞羊脂燈，都加着防風罩子，把這個小店渲染得光同白晝，這時却有十來個駱駝客在這裏打尖夜飲。

沙地上圍着一圈防風沙的羊皮幔子，幔子裏面擺設着七八張簡陋的桌子，沙先生有意在這裏歇上一刻，飽餐一頓，再繼續前行。

他一直策馬到近前，翻身下馬，就有一個頭纏白布的回族漢子過來招呼着他。

沙先生精通回語，說了幾句，就坐下來，遂即有一個梳着大辮子的姑娘親切的招待他的吃食！

談到吃，無非是牛羊肉，還有一種當地用燕麥烘成的大餅，每一塊都硬得跟石頭一樣，可以久藏不壞！

當中地上升着火，火上烤着肉，整隻的牛羊油脂四溢，熱騰騰的冒着香氣。

沙先生要了一小罎酒，剛要斟上一杯的當兒，就聽得身後响起了一陣轆轆車聲，不待他回頭觀看，那輛車已風掣電馳的來到了面前！

是一輛雙馬二轅的油壁彩車，車轅兩側，各懸着一盞鐵絲罩子的馬燈，燈光和車身的紅黑油彩交映生輝！

這麼亮的車，在這種荒僻地方，可眞正是稀罕一見了，莫怪乎在座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直了。

趕車的車把式有二人，每人都穿着一身青布衣褲，頭上紮着一塊黃白色頭巾，看年歲，均在三十上下！

那輛油壁彩車在二漢子操縱之下，本來是疾竄前進之勢，其中一人忽地雙手力挽怒韁，高聲道：「吁——」

二馬人立前蹄，唏聿聿長嘯了一聲，車是定住了，兩個控車的漢子，却差一點由前座上摔了下來！

一陣灰沙漫揚而起，像是起了一天大霧似的。

兩個趕車的走下車後，雙雙由前座上躍身而下，其中之一走到了車廂前，躬身道：「小姐可曾受驚？野道停車，不知可有什麼差遣？」

車廂內垂着一幅湘妃竹簾，此刻唰啦啦的一下子捲了起來，由其內探出了一個頭梳丫角，十分乖巧伶俐的少女來，笑咪咪的說道：「小姐要下來歇歇腿，吃點東西——」

二漢子互看了一眼，那未曾發話的另外一人，上前含笑道：「此去玉門關，足足還要走上二十天，大人有令，中途不要停留，請轉告小姐……」

話聲未停，車廂內却傳出另一女子口音道：「韓衞士你不必担心，我歇歇就走不得事！」

姓韓的敢情是服務公門的一個衞士，聆聽之下，不敢抗命，恭謹的抱拳應聲道：「是！是！」

上前一步，親手打開車門！

露店裏十幾雙眼睛，都在注視着——車門開處，首先跳下來的，是那個頭梳丫角，一身大紅的少女，一看即知是大戶裏的一個丫環。

侍立車前的韓衞士和另一名漢子，趕緊趨前，打起扶手，車門前隨即現出一個白衣長髮的妙齡少女——

白衣女子甫一現身，露店內十數雙眼睛，頓時都亮了一下——說眞的，這地方還從來不曾見過這般絕色的美人兒！

那女子二十左右的年歲，長身玉立，素服長髮，眉目秀麗而端莊，不染纖塵，望之令人作出塵之想！

她停立車門，向着外面看了看，一隻手像似在姓韓的衞士胳膊上輕搭了一下，其實並沒有挨着，人已經來到了車外！

座上的沙先生，不禁眉頭輕輕的皺了一下！

却見那白衣少女一雙剪水雙瞳，在秋波一轉之下，已掃視在座一週，一隻白皙纖細的玉手，輕輕揚起長裙一角，遂即移動足下，向着裏座的一張座頭上走近！

姓韓的衞士和趕車的那名漢子，亦步亦趨的跟隨身後左右，那個紅衣丫環搶先跑過去，拉出了座位，白衣少女就坐了下來！

紅衣丫環坐下來喘一口氣道：「我的背都要折了，小姐，我們就在這裏歇一晚上吧！」

白衣少女還不會說話，那姓韓的衞士道：「不行，不能再躭擱了，再有二十天，就八月十五了，要是趕不回敦煌，大人可就要見責了！」

紅衣丫頭呶着嘴，顯出一副不樂意的樣子！

白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你這個丫頭我當初怎麼對妳說來的，不要妳來妳偏要跟着，這可好，一路上妳服侍不了我，我還得照顧妳！」

紅衣丫環紅着臉笑道：「我怎麼能比小姐，妳是有功夫的人——」

說到此，白衣少女眼睛一瞪，那丫環頓時住口，吐了一下舌頭，就不敢再多說下去了。

白衣少女向身側二人道：「你們都坐下，外面走的人，用不着這麼多規矩！」

姓韓的和那個趕車的人，輕應了一聲，拘謹的在兩旁坐了下來！

負責招呼客人的回族漢子和那個大姑娘一塊走進來，紅衣小丫環就用流利的回語點着吃的……

沙先生的座頭，就隣着白衣姑娘的座位後面，兩者相去不遠，對方座頭上說些什麼他聽得一清二楚，白衣姑娘和兩個漢子雖然沒有什麼說話，可是由神態上看過去，他確知他們都精通本地土語方言！

這樣的幾個人，忽然出現在這偏僻的小店，自然是惹人注目——

沙先生不僅是好奇，內心却更深入的想進一層！

「這女人是誰？幹什麼的？」

須知沙先生這一類的奇人，似乎生來具有敏銳的感觸，差不多的事情，根本不須點明，一經入目，頓時也就看出其不平常處！

由對方方才對話排場上可以看出來，這個白衣少女，分明是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而且，這位小姐身上多半還有些武功，雖不知她功力如何，單單看她一個弱女子，居然胆敢在沙漠輕身簡從的行走，這就很令人費解！

沙先生雖然很多年不會到這一帶行走，可是却知道這「白龍堆」沙漠慣出刀客，這夥子人武功高強，多係中原犯了案的大盜，被逼出了關外，成羣結夥，在「玉門關」以外，「白龍堆」沙漠之間經常出沒，無所不爲。

提起「白龍堆」，沙先生情不自禁的可就想起了一件往事……

他也就格外的爲着眼前這位小姐有所担心！

思念之間，其中可又聽見了一陣得得蹄聲——兩匹棗色駿馬自身後疾馳而來，到了眼前，忽然勒韁打住，翻身下馬。

馬上客，一高一矮，各人穿着一件皮裘，那高的一個皮裘前面一排鈕子敞開着，裸露着生滿黑毛的前面胸脯，頭上散髮理成了一條粗若兒臂的大長髮辮，年歲約在三旬左右，一下馬，那雙滾圓的眸子，首先盯視向座上的白衣少女，面頰上帶出一片喜色！

和他同行的那個矮個子，生得黑如鍋底，短眉、凸目、一頭亂髮！

兩個人這份長相，根本不須要說一句話，就令人感覺到絕非善類！

此刻那個身材矮的一個已把兩匹馬拴好，高的一個逕自走向一邊，在一個空着的座頭上坐了下來，未幾矮的一個也走進來坐下！

兩個人四隻眼，一齊直直的盯向白衣少女那一桌上。

沙先生微微冷笑，目光掠過這兩個人，飄向二人的坐騎，就發現到二人繫在坐騎之上的兵刄，一人是一雙虎頭雙鈎，另一人是一口鬼頭刀！

兩個人的身份，自然不言而知。

可是前面桌上的白衣少女，却是渾然不覺，這時店夥記送來了肉食，酒菜。

白衣姑娘却用一份自備的手筷揀食着，她咬了一口，下意識的回過頭來，却向着後座的沙先生看了一眼，沙先生如同未見的側了一下頸子把杯中酒一乾而盡。

那白衣少女回過頭來，只聽得她用着一口流利的京腔子，道：「這一次新疆，我們白來了！」

姓韓的道：「大小姐妳又何必急在一時，這件事固然是重要，却只能慢慢的察訪……依在下看，小姐就應該稟明我們大人，多派些人來！」

白衣姑娘搖搖頭道：「這件事還是不要爹爹知道的好，再說，他老人家那能管這些事？」

紅衣丫環本是吃得津津有味，却也停箸道：「太太還說來着，那幾塊翠，是小姐陪嫁的嫁粧——」

白衣少女嗔道：「妳少說一句好不好？沒有人把妳當啞巴賣！」

說話時，她的臉可就有點紅了，有意無意的又偷偷看看後座的沙先生一眼。

她這一看，才發覺到後座那位灰衣先生，已經站起來了，——沙先生要來了幾張油紙，買了一些餅和肉脯子，包好一大包，正在和夥計在算賬呢！

紅衣丫環忍不住也跟着回道頭來看，却被那個白衣少女伸出一隻手，把她的頭給擰轉了過來。

小丫環哎唷！的叫了一聲。

白衣少女低斥一聲，說道：「不許出聲——」

一面說着眼睛可是注意着正在結賬的沙先生！

沙先生結清了賬，把一個盛水的大皮囊灌滿了水，這才整理着在樹下的那匹長毛馬！

這當口，白衣少女緊緊盯視着他的背影，目光裏含蓄着異彩。

姓韓的和另一個負責趕車的漢子，也都發覺到了。

沙先生這時已跨上了坐騎，頭也不回的一逕策馬而去——

姓韓的猛的站起來，要跟過去。

白衣少女輕聲說道：「別動——坐下來！」

姓韓的坐下來，沙先生的坐騎已深入大漠，跑得沒影了。

白衣少女站起來道：「我們也走！」

紅衣丫環道：「小姐，到底是怎麼回事？那個穿灰衣裳的是誰呀？」

白衣少女道：「還說不準兒，也許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姓韓的翻着眼道：「不會吧，他那樣

子就像是個秀才！」

白衣少女一笑道：「你不知道！」

說完就一逕的先回到車廂去了。那個紅衣丫環趕忙的也跟了進去。車廂門碰！的一聲關上。竹簾子刷啦啦一下子放到了下來。

漂亮的馬車開始移動——

趕車的揚起了手上的長鞭——「叭！」的抽了一下子。油壁彩車頓時投向沙漠。車後揚起了一大片灰沙！

酒座上高矮兩個漢子，見狀匆匆站起。雙雙奔向坐騎前。那個高個子騰身上馬。道：「快！」

矮個子把還未吃完的一大塊牛肉扔下來。急急的解着馬韁。

兩匹馬唏聿聿長叫着，在沙地上打着轉兒。高個子用力一抖韁繩，雙足一磕馬腹。率先追了下去。矮個子跟着馬轉了半天。才自後跟上去。

一前一後。兩匹馬風馳電掣的相繼投入眼前大片沙漠，遠遠躡着前面那輛油壁彩車緊緊追下！

×　　×

一陣子好趕，總算看見前面的車影！

高個子左手帶韁。把疾行如箭的馬勢控制住，身後那個矮漢子也到了面前。

兩馬併騎——

矮子道：「老三，我看這輛車，有點邪門兒！」

長身漢子目光直視着前行的車。冷冷哼道：「怎麼個邪法？」

矮子道：「一個大姑娘，帶着個丫環……這算是幹啥？」

話聲未完，但聽得一陣銅鈴聲响。斜刺裏驀地奔馳出一騎快馬。馬上客一時看不清楚。天黑。那匹馬上又沒掛着燈。

高矮兩個人只看了一眼，那一人一騎已由身邊急馳而過。馬上人像是披着一件老羊皮統子。在前馳急進的一刹時，好似抖手打出了一件物件。

那出手的物件。緊追着前行的車座破空而近——「篤！」地一聲，釘在了那輛油壁彩車的車頂後方！像是一枚閃有磷光的三角小旗！

原來這「白龍堆」沙漠，不比「大戈壁」沙漠之遼濶深遠，沙層也遠不及大戈壁之深厚，除了有幾處地方以外，大部份尚可勉强行車，只是車行迅度較之騎馬來說，可就慢得多了！

那匹來無影，去無踪的馬，一人側道，頓時爲車後黃沙所掩飾住！

高矮二人頓時一驚，相繼勒住馬韁！

矮個子打量着前方馬車，吃驚的道：「糟了，李老三，你看看，這趟子買賣，可叫胡老頭給踩了先啦！」

那個叫「李老三」的高個頭面色鐵青的道：「胡老頭也他媽的太狠了，明明是我們哥兒們先釘上的買賣，他憑甚麼硬要佔先？」

矮漢子氣餒的道：「算了吧，這是他們的地盤，我們要就該早點下手，現在可就晚了！」

「一點也不晚！」李老三一招手，把一對虎頭鈎抽到了手上——

他冷冷一笑，說道：「他不仁，我們就不義，地頭是他們的，點子却是我們哥倆個先綴下來的，我們就拾攝下來再說！胡老頭日後怪罪下來，就給他來個死不認賬！」

說完話，咬了一下牙，一抖手裏韁繩，胯下馬潑刺刺的疾追直上。

矮漢子見狀，欲阻不及，也只得快騎猛趕下去！

兩匹馬很快的來到車後！

李老三大喝一聲道：「停車！」

他的馬繞了個彎，趕到了車轅前側的雪亮的虎頭鈎，劃出一道白光，直向着趕車的漢子身上撩過去。

車座上二人，似乎已經防備了有此一手，倒是那兩匹疾奔的馬，乍然一驚之下再次的人立前蹄，發出凌厲的怪嘯之聲。

趕車的漢子，嘴裏大聲道：「好個强盜！」

他左手控韁，右手却由座下陡的掣出一把刀，「噹！」的一聲架住了李老三猛力揮下白虎頭鈎！

車座一側的姓韓的，大吼一聲，猛地躍身而起，雙手上各執着一根判官筆，直向李老三連人帶頭上落去！

這兩個人看上去好像都不弱，可是比起黑道出身的李老三來說，可就差遠了。

原來這兩個人，是南沙漠有名的馬寇，那高的一個，人稱「大瓣李」，姓李名飛泉，矮個子叫單七，外號「矮金剛」。李，單二人俱却在南沙漠落戶，會合另外三人，號「南疆五霸」，五霸之首「豹子周」在邊地聲望極高，早年隸「沙漠虎」魯鐵山手下，魯鐵山被沙先生所敗，逼入中原之後，手下一干故舊，多星零飄散！

這其中「豹子周」和一個叫「胡駝子」的人，可就各據一方，割地稱雄，依舊幹着打家刼舍的黑道無本生涯！

李「飛泉」單「七」二人因事到「洛瓦子」地方一行，無意間可就踩上了這個盤子，想不到跟進了白龍堆，來到了胡駝子的地盤上，眼前可就有好戲看了。

「大瓣」李飛泉爲人最是任性，又以性喜漁色，車上白衣少女，一經入目，早已驚爲天人，如何容得落入別人手中？

其實他當然知道「胡駝子」是出了名的狠，自然不是好惹的，況乎對方已在車

李飛泉繞過油壁彩車，一虎頭鈎向郭姓衛士當頭砍去。

上，留下了「銀光令旗」更無異向同道點明了立場。

按黑道規矩，李，單二人是不應該再插手這趟買賣，可是兩個人跟了一路，眼看着上手的人財，如何甘心白手拱人？

「大瓣」李飛泉滿以爲車上弱女還不是手到擒來，心存事成一走之心，也就顧不了許多，是以一出手就是厲害的殺着！

那坐在前車座上的二人，一個姓韓，一個姓郭，乃是新領貴州布政使雲大人的貼身近衞，雲大人一直爲官邊地，最近才得內調！

只因爲這位大小姐，她念着昔年失去的東西，磨着她娘雲夫人，要親自找回來，雲夫人知道女兒幼隨異人練有一身武功，還是不太放心，這才暗中派了韓，郭二人，連同小丫環「彩花」，一齊送她西出玉門關，來到了沙漠！不意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雲小姐在傷心失望之下，本來打算獨個兒深入大漠，說甚麼也要把那個當年的盜寶賊人生擒回來，她的這一打算，自是遭到了同行三人極力勸阻！

在三個人苦口勸說之下，雲小姐又記掛着高堂父母，深恐父親一旦知曉，必加責怪，這才忍着一腔怒火隨車轉回。

想不到在轉回途中，竟然會生出了如此一段插曲！

「大瓣」李飛泉的虎頭雙鈎本是招呼着那個姓郭的衞士，却未曾料到那個姓韓的，却突然由旁邊插手。

韓侍衞的一雙判官筆當頭直落而下。李飛泉右手虎頭鈎向上一翻，「噹啷！」的一聲，虎頭鈎梢，已鈎住了姓韓的一雙鐵筆。

李飛泉一聲叱道：「撤手！」

單鈎一掙，韓侍衞持筆的一隻右手，頓時虎口破裂，手中筆應勢脫手直飛上半天之上！

李飛泉左手銅鈎斜着劃出，空中的韓侍衞大驚下就空一轉，雖躲過一鈎之危，人却是失去了重心，「噗通！」的一下子摔倒在沙地上。

李飛泉左手一按馬鞍，騰身如飛的已竄下馬身，手中的虎頭鈎交叉着直向韓侍衞頸項間絞斬過去。

這一招既快又狠，眼看着那姓韓的勢將濺血劍下。

驀地——「哧！」一股尖細風力，夜色中像是有兩線游動的銀虹，只一閃，李飛泉「啊呀！」的一聲大叫，雙手一抖，已把掌內緊緊握住的一雙虎頭鋼鈎，丟落在地，兩隻手背面上，鮮血淋漓！却見兩個銀色蝴蝶針，深深刺入手面之內，僅僅留下一雙銀色薄翼，在手面上拍打不休！

李飛泉踉蹌後退，回顧道：「誰？……那一個暗算你老子？」

夜色裏不見一些異態！

此時姓韓的侍衞一咕嚕由地上爬起來，就勢拾起了地面的鋼刀，照着李飛泉身上就砍！

却見李飛泉身子一閃，施了一招飛腿，登時把姓韓的踢倒在地！

車座上另一個姓郭的，見狀大喊一聲，一口刀摟頭蓋頂的，直向李飛泉頭上落下來，可是，却未曾注意到身側尚有對方

一人——單七！

姓郭的身上功夫，比之姓韓的猶為不濟，如何能是這類刀客對手，一刀砍了個空，却為馬上的單七抖手打了一鏢，正中後肩之上，倒摔黃沙。

單七鏢一出手，整個人倏地拔身而起，落在了車座之上，他雙手一帶韁繩，大叫道：「李老三，快上來，咱們快走！」

雙手力帶韁繩之下，兩匹馬怒嘯着扒蹄欲奔——

可是天大的一件怪事兒！

兩匹馬雖是使出了全力，連鬃毛都豎了起來，奇怪的是後轅的馬車，却像是釘在了地上似的，一動也不動！

單七掄起手上的長鞭，在馬身上加了一鞭子，二馬人立前蹄，怪聲嘯着，却是一個勁兒的在車轅內打着圈子，休想進退一步。

是時李飛泉急趕着上車，一刹眼，箭也似的向着前座上落去！

他身子方自竄起一半，猛可裏斜刺間劈出一股罡風，風力之疾勁，有如是一口快刀迎身斬下。

事實上却也幾乎一樣，因為那股風力和一把砍下的刀簡直並無二致！

也活該李大瓣倒霉，連番的受創吃癟，就在那股風力劈過之處，李飛泉的一隻手臂齊肩頭之處，活生生的為這股尖銳疾猛的罡風劈落在地。

李飛泉痛得怪叫了一聲，縱出的身子，有如中箭之鵰，歪斜着跌落沙地之上。

他身子打了個滾，坐起身子，倒要看看是誰下的毒手？

這一次他倒是沒失望，看清楚了！

他簡直看直了眼，一千個難以相信，原來向自己出手的人，並不是甚麼人，却是那個坐在車廂內冰香絕艷的白衣少女！

車座上的單七也看清楚了，使得車身不移，竟然也是她。

但見那個白衣長身玉女，一隻脚邁立在地面上，另一隻脚却蹬在車蹬上，不過如此，那兩匹健馬，雖是施出了全身之力，却休想能把這輛油壁彩車拖動分毫！

「矮金剛」單七這一望之下，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冷風，他簡直以為自己是看花了眼，看了再看，依然如故！

現場除了這個白衣絕艷少女以外，並無外人。

那白衣少女一隻脚固是緊緊踏在車蹬上，一雙黑白分明水汪汪的剪水雙瞳，却直直的注視着車座上的單七，表情至為輕鬆，並不着絲毫怒態！

「矮金剛」單七先見拜兄被人生斬下一條大臂，已嚇破了胆，此時見狀，更不由他不信，登時呆在了座上！

車前二馬猶在長嘶着扒動前蹄，奈何白衣少女的一隻脚，無異有萬鈞之力，二馬扒動了一陣子，力竭而止！

這番情景，非僅是車上的單七吃驚不已，就是韓、郭二位，也看直了眼。

兩個人，雖然聽說過這位大小姐是個練家子，身上有功夫，可是却不知道她的功夫竟然如此之高！簡直出乎想像，有點近乎於神怪而令人戰驚！

遂見那位嬌嬌姿容的雲大小姐，輕輕的冷笑了一下，道：「就憑你們這點本事，也敢攔道打刼？」

單七霍地一驚，才忽然明白眼前是怎麼回事兒，可是不待他開口說話，對方大小姐玉手向外一抖，掌心隔空一吐，道了聲：「下來吧！」

單七可是知道對方施展的是「百步劈空掌」力，心裏知道，却是無法招架！

掌力一吐，單七在車座上倒折了一個觔斗，噗通！一傢伙摔倒在地！

這一傢伙摔得還眞不輕，登時簡直摔得眼冒金星，全身發軟，他還來不及站起的當兒，韓侍衛已撲身上前，一脚踏了個結實。

却聽得那位雲大小姐道：「別管他，叫他爬着走吧！」

韓侍衛心裏把這位大小姐，一時敬如神明，聞言退步讓開，那單七以為有了活命之機，果然在沙地上爬着，才爬了幾步，一抬頭，嚇了一跳！

黑忽忽的漠原上，閃起了一片燈光，總數一共是五盞，五盞明燈起伏如波，一看即知是疾行中的馬燈，五盞燈也就象徵着五個人，遠看過去，就像是五顆閃爍在雲際的明星，直向這邊馳來！

白衣少女看了一眼，即吩咐韓、郭二人道：「你們兩個到車廂裏面去，還有彩花，誰都不許出來！」

說罷邁進幾步，走到了那位郭侍衛跟前，一伸手，就把中在郭侍衛背上的鋼鏢拔了下來。

姓郭的侍衛嘴裏「啊唷！」叫了一聲，鏢起處，血如泉湧！

雲小姐雙指一翻，連續的在他傷處附近「樑台」「志堂」兩處穴道上各點了一指，頓時止住了流血！

「快上車！」她說：「在車上包紮一下，別出來！」

郭、韓二位乖乖的上了車，連同車座裏的丫環彩花，誰都不敢再持異議！

就只這麼一會的工夫，沙漠裏的五匹快馬，已風馳電掣般的來到了近前！

五匹馬顏色各異，黑、黃、白各樣不一。

走在最前面的一個人，揚手作勢，五匹馬全都停了下來！

只見為首馬上坐着的是一個六旬左右的駝背矮子，身上穿着灰鼠皮小襖，瘦削的一張臉上，留着一叢短短的鬍子，那雙原本就小的眼睛，想係長年在沙漠中行走之故，養成了瞇縫的習慣，看上去簡直就像是兩道綫，滿臉都是折叠着重重不一的皺紋！

其他四人，模樣也不怎麼高明！

一個是瘦如竹竿的黑漢子，一個是猛張飛的粗漢，還有一個揣手在袖子裏，一身儒衫像是文士模樣的人，最後那四馬上，却是一個鄉下土佬兒！

這五個人風馳電掣的來到了面前，五匹馬採取半月之勢，把對方馬車圍在了當中。

當然，五個人十隻眼睛，也都看見了立在車旁的那位白衣姑娘——雲大小姐——可是也看見了扒在沙漠地上的李、單二位！

暫時誰都沒有說什麼，可是五個人臉上，都顯出一種難以理解的表情！

扒在地上的單七，可就有點沉不住氣

，嚇得直發毛，他喘息着由地上站起來，一臉苦像的向着正中馬上的那個駝背老者，拱手作了個揖。

對方馬上的燈光，匹練也似的就照在了他臉上。

「這不是單老二麼？」

說話的顯然就是那個駝背的老者，語氣間顯得一片冷落！

「矮金剛」單七深深又打了個躬，吶吶道：「胡老爺子……四位老兄是……是我，單七！」

胡駝子細目一轉，可又看見了扒在沙漠地上的另一個人道：「這又是誰？」

「是……李飛泉！李老三！」

胡駝子怔了一下，道：「哥兒倆個平常不是挺硬朗的嗎！這可是怎麼樣攪？」

「這……」

單七一臉的「欲語還休」模樣，回過頭看着立在車邊，面現冷笑的白衣少女一眼，一副期期艾艾模樣。

這番情景，看在五人眼中，那個瘦高個子，像是門神迎客模樣的漢子，怪叫一聲道：「娘那個鳥的，單老二你別這麼窩囊好不好？到底是誰下的手？」

單七嚥了一口唾沫，苦笑道：「鷹二哥別生氣……是……是……」

回頭盯向白衣少女，却又接不下去！

那個姓「鷹」的高瘦子，哈哈狂笑道：「是什麼？難道，還是人家大姑娘下的手？」

其他哥兒幾個，聽到此，俱都哄然大笑。

胡駝子笑聲一頓，面色忽沉道：「這件事我不難察出，我只問你，你們哥兒倆個來到胡某人地盤上，是有什麼打算？」

單七一驚，苦着臉，說道：「這個……這……」

五人中那個狀似張飛的猛漢子，大聲道：「這還用問，分明是想下手揀便宜，好小子，胆子還眞不小！」

胡駝子那張臉，立時罩下了一層寒霜，啞着嗓子問：「是眞的麼？」

單七點頭也不是，搖頭也不是，呑呑吐吐道：「是這樣的……這輛車是我和李老三先發現的，一路綴下來，可就不知不覺的進了白龍堆……」

猛張飛模樣的漢子，爆雷似的一聲叱道：「放你的狗屁，咱們這行上的規矩你會不懂？再說剛才我飛馬而過，親手發出的『銀光令』你們他媽的是瞎子，能沒看見？」

單七經此一叱，無言以對。

可是一想到胡駝子這夥子人，平常對付逆己者的手段，可禁不住內心打戰！

偏偏那李飛泉，因為失血過多，早已昏死了過去，這件事本是他一力的堅持而為，現在闖了大禍，他反倒一昏了事！

「矮金剛」單七心裏一盤算，前後受敵，沒有一邊是好惹的，眼前似乎只有三十六策走為上計之一圖了。

這麼一想，他頓時作出一副可憐兮兮的模樣，向着面前五人，深深一揖道：「五位老哥哥網開一面，姓單的日後必當重謝！」

胡駝子哈哈一笑：「單老二，不是我胡某人今日心狠手辣，這件事，我們是有言在先，你應該知道破壞協定，是怎麼樣一個下場？」

「矮金剛」單七拱手抱拳道：「胡大爺開恩——」

話聲一輟，兩隻手突地向外一翻，「呼！」地一聲，自他雙手內飛出了一掌制錢！這掌制錢一出手，頓時化成了一天的金光，形成了一天光雨，分向着當前五人連人帶馬罩落過去——

同時之間，單七整個身子疾轉而起，向着一旁自己坐騎之上落下去。

他這一舉動，的確是有欠高明！

大概是人要死了，幹什麼都欠攷慮，却沒想到眼前五人是何等厲害角色，只要有一個人出手，自己已死定了，何况以一敵五？

他發出的這一掌金錢鏢，自然不謂不快，只是要想傷着當前五人却是萬難！

金錢鏢方一出手，耳聽得為首胡駝子一聲怪笑道：「好小子——」

右手一翻，發出了大股掌力，此同時他身旁的那個瘦子，以及那個猛張飛樣的漢子，也不約而同的同時出手！

三人的掌力匯集成一片狂風，迎着來犯的一天金錢鏢只是一撞，全數沒入夜空不見！

馬嘶聲中，但見單七掉馬欲奔，一副情急模樣！

胡駝子怪叫道：「好兔崽子，你要是跑得了，我跟你姓單！」

說話間，右手五指齊開，有如鳥爪般的一抖，力道後扯之下，馬上的單七一聲驚呼，整個人一下子凌空跌落在地，單七就地一滾，剛爬身而起，馬上的胡駝子，平空一掌推出！

單七吃這股掌力當胸一擊，向後倒折了一個觔斗，不待坐起，已大口噴血，倒地而亡！

胡駝子怪笑一聲，一隻手輕按馬鞍，騰身而起，其他四人亦同樣動作！

五個人，如同五股輕烟般的，全數落在了馬車當前！

其中那個活似門神弔客的瘦高漢子，旋風似的，已轉到了「大瓣」李飛泉面前，一隻脚勾着李的身子，轉過來看了一眼，登時一呆。

胡駝子道：「怎麼了？」

姓「鷹」的瘦子哼了一聲，道：「死了！」

說着蹲下來細看了一下死者傷處，站起身子道：「李老三遇見了高手，是被人用『剪金風』的手法，把胳膊給弄了！」

胡駝子登時面上一怔，一雙細小的眼睛，這才向着白衣少女身上望去！

白衣少女這段時間之內，只是靜觀不語，尤其是注意着胡駝子的身手，素潔的臉上，現出隱隱殺機！

胡駝子嘻嘻一笑，道：「這位想必就是新領貴州布政使雲宗堯老大人的千金，雲大小姐了？嘻嘻……失敬！失敬！」

白衣少女臉上顯然一驚，只是面對着一干匪人，非不得已，她不肯開口！

胡駝子笑聲一歛道：「雲大小姐，妳別奇怪，我們雖不認識妳這個人，可是認識這個車，當年雲夫人在甘肅的時候，就常常乘坐過！」

（未完）

霧中花

新派俠情長篇

東方玉·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武林盟主石松齡府中，發生獨角龍王李天衍鬧變包的事，石盟主要他們用獨門絕藝一搏以分眞僞，一招下來，立分勝負，傷者被判爲僞冒，囚於石室，石中英返回臥室，一隱身暗隅老者遞交給他一粒師門靈丹，要他往石室餵給被囚者服食，並說那人才是眞的李天衍，石中英依言前往，才知眞的李天衍是因被人暗算，失去功力致遭寃枉。翌日，石中英一覺醒來，小婢春嬌侍候他食早點，石中英想起石榮，不禁黯然欲淚，又不願爲春嬌所知，僞說微沙入眼，春嬌要爲他吹眼——

更番遭毒害　迭次破陰謀

石中英用手拭了一下，說道：「不用了。」

春嬌趕忙取了一條面巾送上。

石中英拭過眼睛，放下面巾。

春嬌道：「公子快趁熱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石中英本待站起，但因春嬌說過，這是妹子特地要厨房爲自己做的，自己要是不吃，妹子知道了，準會不高興。

當下就取起牙箸，吃了一塊赤豆糕，和幾個燒賣，又用銀匙舀着白木耳，吃了幾口，才行停住。

春嬌望着他，道：「公子怎麼不吃了？」

石中英道：「這些年我習慣不吃早餐，已經吃的很飽了。」

春嬌道：「那麼我給公子去沏茶。」

石中英搖搖手道：「不用了，我還要到書房裏去。」

春嬌望望他，欲言又止，接着說道：「公子剛吃了早餐，不休息一回再去？」

石中英笑道：「我剛起來，還休息什麼？」

春嬌又道：「小姐也快來了，公子不等她麼？」

石中英道：「我很快就回來，小姐來了，就要她在這裏等我



隨着話聲，舉步朝房外行去。

春嬌不敢阻攔，只得任由他出去。

石中英出了「涵春閣」，進入東院門，一路穿廊而行，到得書房門口，只覺書房中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

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忖道：「難道爹還沒起來？」

正待掀簾進去！

只見那個在書房伺候茶水的使女，從迴廊上走來，她見到石中英，連忙躬身道：「小婢見過公子。」

石中英問道：「我爹還沒起來麼？」

那使女道：「莊主早就起來了，方才和幾位貴賓，都到西花園裏去了。」

石中英聽說爹和幾位貴賓，都去了西花園，「幾位貴賓」，自然也包括了獨角龍王。

他本待立卽趕去西花園，藉口向爹請安，大白天裏，好仔細的瞧瞧獨角龍王臉上，究竟是易了容？還是戴了面具？

但繼而一想，此時有爹在座，自己總不好眼巴巴的盯着獨角龍王臉上直瞧，而且在座諸人之中，難保沒有賊黨，自己稍一不愼，落在對方眼中，豈不打草驚蛇，先露了破綻！

算來找獨角龍王，還不如去找假冒阿榮伯的人，看他對自己又有何說？

那使女眼看石中英站在門口，沒有作聲，一手打起簾子，說道：「公子可要在書房裏坐一回麼？」

石中英道：「不用了。」

話聲一落，轉身循着長廊，朝後進走去。

這一路行來，他想了許多小時候的事情，準備考考那假冒的賊人。

只要他答錯一句，自己先下手爲强，就把他拏下了，非要逼着他說出實情來不可！

打開角門，一片綠油油的菜畦，已在眼前！

石中英腳下並不稍停，很快越過菜畦，走近板門。

板門只是虛掩着。

石中英也沒作聲，一手推開板門，昂首朝裏走入。

客堂中靜悄悄的沒見人影，石中英一直往裏間衝去。

就當他一腳跨進廚房不由的怔住了！

原來他目光一注，就看到阿榮伯直挺挺的仆臥在地上，一動不動。

老地方，老樣子，這情形和那天看到的一模一樣！

怪事！

那天阿榮伯的屍體已被移去了，怎麼還會躺在這裏？

石中英幾乎懷疑自己眞的是發生了幻覺！

他用手拭了拭眼睛，再定睛瞧去，阿榮伯的屍體，依然仆臥在那裏。

這自然是眞的了！

石中英心頭一陣激動，淚水盈眶，緩緩朝阿榮伯身邊走去，口中說道：「阿榮伯，你死的寃枉，我定會給你報仇的。」

就在他剛走到阿榮伯身前，話聲未落！阿榮伯仆臥着的人，忽然一個翻身，直挺挺的蹶然站了起來！

薑黃帶着死灰的臉上，忽然衝着石中英咧牙獰笑，高舉雙手，作出撲攫之狀！

石中英猛然一驚，心裏暗叫一聲：「屍變！」

正待往後疾退！

耳中突聽「繃」的一聲輕响，那是機簧彈動之聲！

緊接着但見從阿榮伯右手掌底，激射出一蓬藍芒，朝自己迎面飛來！

石中英雖被阿榮伯的屍體突然站起，大感驚駭，但他總究身具極高武功，反應也極爲靈敏。

耳中聽到機簧之聲，已然心有警覺，等到藍芒飛射而來，他雙足原地不動，施展「鐵板橋」功夫，一個人跟着往後仰倒下去。

這一段話，說來較慢，其實快得何殊電光石火？

石中英仰臥下去，一蓬藍芒，就像風飄雨絲一般，從他身上飛掠而過。

不用說，這一蓬藍芒，自然是淬過劇毒的細小暗器無疑！

那麼由此類推，這阿榮伯的屍體，自然也是有人故意僞裝的了！

石中英心頭不禁大怒，劍眉一揚，口中大喝一聲：「好個惡賊！」

足跟用力，人已隨着話聲挺身而起！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石中英挺身起立之際，那假裝阿榮伯屍體的人，口中忽然「呃」了一聲，又仰面跌了下去。

石中英心頭甚是氣怒，冷笑道：「朋友不用再假裝了，還不給我起來？」

阿榮伯的屍體，仰跌下去之後，四平八穩的躺着，對石中英的喝聲，恍如不聞，動也沒動。

石中英怒道：「你認爲在我面前裝死，就能逃得過去了麼？」

阿榮伯的屍體依然沒有動靜，但石中英已經瞧出情形有些不對！

那是阿榮伯喉頭正在冒着裊裊黃烟！

不，他喉頭還在流着黑血！

比墨還黑的黑血！

石中英不覺朝前走了兩步，凝目看去，原來這假扮阿榮伯屍體的人，喉頭正在潰爛，已經爛了一個大洞。

黑血就是從潰爛的洞中流出來的，而且，愈流愈多，創口也愈爛愈大，蔓延極快。

石中英心中暗暗驚凜忖道：「看樣子，這人喉間，好像中了甚麼劇毒暗器！他向自己射出一蓬淬毒暗器，那麼又是甚麼人，用淬毒暗器殺了他呢？」想到這裏，心中突然一動，暗道：「不錯，又是殺人滅口，他同黨眼看自己從地上挺身而起，怕他落在自己手中，供出甚麼話來，才以毒藥暗器結果他的性命！」

就在這一瞬工夫，假裝阿榮伯屍體的人，全身都已冒出縷縷黃烟，一個身軀，血肉幾乎已快要化盡！

只剩下一具其黑如墨的骨骼，甚至連骨骼都在逐漸腐蝕！

但毒藥暗器是甚麼？石中英根本沒有看到。

因爲這枚毒藥暗器，是假冒阿榮伯的人，打出一蓬藍芒之後，石中英往後仰倒之時，從他身後打來的。

他甚至連發這枚毒藥暗器的人，都沒有看到！

石中英怔怔的看着烏黑的骨骼，變成一灘黑水，黑水又逐漸滲入泥地！

一個人就這樣消失無形，連那枚毒藥暗器，都隨之消失！

自己曾聽一位「師父」說過，江湖上有一種叫做「化骨丹」的毒藥，彈在屍體上，可使人化骨消形，毛髮無存。

但這不是「化骨丹」，而是一種化骨的暗器，不但化骨，連暗器本身，也同時化去，殺人不落一點痕迹！

他越想越覺毛骨悚然，手足冰凉！

在他眼中，這幽暗隘仄的廚房，也突然變得鬼氣森森！

他緩緩吸了一口氣，轉過身去，要找方才假冒阿榮伯的賊人打出來的那一蓬藍芒。

但他凝足目力，從地上找到土垣，方才明明從自己身上射過，不會射出太遠，這一瞬間，也全已不見！

這蓬細小暗器，難道也被人收去了？

石中英幾乎不敢相信，對方會有如此快速的身手！

就在此時，只聽遠處傳來一聲嬌呼：「大哥……」

那是祝琪芬的聲音！

石中英只得放棄搜索，緩步退出廚房，剛走到門口！

就見祝琪芬已從菜畦間奔了過來，一臉嬌嗔，脆聲道：「大哥，我到處找不到你，猜你一定又到這裏來了。」

祝琪芬跑的有些氣喘，話就說得又急又快。

石中英道：「妹子，妳早來一步就好了。」

祝琪芬站停下來，一手掠掠被風吹亂了鬢髮，偏着頭，抿抿嘴，笑道：「你又看到了甚麼事？是不是又是阿榮伯被人用指力震碎後腦骨……」

她還是笑他昨天喝醉了酒。

石中英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徐徐說道：「差不多。」

「差不多？」祝琪芬看他說的像眞，不禁睜大雙目，望着他，重複了一句，隨卽問道：「大哥，你到底看到了甚麼？」

石中英冷笑道：「妹子，妳以爲我昨天眞的喝醉了麼？告訴妳，我昨天看到的確是事實，一點不假，今天這假冒阿榮伯的賊人，還打了我一蓬淬毒暗器……」

「啊！」祝琪芬臉色蒼白，驚啊出聲，急急問道：「你……沒事吧？」

石中英道：「憑他這點伎倆，還傷不了我，只可惜這厮却被人殺以滅口，連屍骨都化去了。」

祝琪芬驚詫的道：「大哥眞的又看到阿榮伯死了。」

「是的。」石中英加重語氣說道：「我說過，他不是阿榮伯。」接着就把方才發生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祝琪芬的臉色更蒼白，連身子都似已顫抖！

她彷彿突然之間，有了很多恐懼，一把抓住石中英的手，顫聲道：「大哥，我們快些走！」

女孩子總究胆怯。

石中英看她怕成這樣，只得隨着她往外走去。

祝琪芬在家人面前，並不避嫌，依然拉着石中英的手，急步疾走，穿過中院，一會工夫就出了東院門。

石中英忍不住問道：「妹子，妳要到那裏去？」

祝琪芬邊走邊道：「我聽書房裏的小翠說，乾爹和爹他們，都到西花園去了，我們到山頂上玩去，大哥，你有沒有去過山頂？」

石中英笑道：「我小時候，阿榮伯時常帶我到山頂去玩，山頂上有幾棵樹，幾塊大石，我閉着眼睛都數得出來。」

兩人循着盤曲小徑，從「聽濤樓」上去，不多一會，就已登上山頂。

山頂上有疏朗朗十幾棵古松，有幾處巨大的岩石，有的橫臥如榻，有的直立如屏。

也有嫩綠如茵的小草坪，間雜着許多嫣紅，鵝黃的小花，恬靜而清新！

山風徐來，穿過松針，發出細長的輕嘯，但春風是和煦的，吹的人有暖洋洋的感覺。

石中英仰首望着枝幹凌霄的古松，深深吸了口氣，聞着淡淡的松花香氣，口中喃喃說道：「十年了，只有這裏，還和舊時一樣！」

祝琪芬站在他側面，眨着一雙清瑩的眼睛，只是盈盈的看着他，沒有說話。

因爲一個人面對着舊時景物，回憶童年，那是最美好的一刻。

她不願去驚動他，但她心中却又暗暗感到詫異：「難道他眞的是十年前落水未死的石中英？」

這當然只是她心中有此懷疑而已，不會說出來的。

她悄悄走到中間一塊小草坪中，蹲着身子坐了下來，然後又把百摺裙蓋住了腳，也蓋住了週圍的嫩草，圍成了一大圈。

石中英忽然回頭四顧，叫道：「妹子，妳到那裏去了？」

祝琪芬「咭」的笑道：「瞧你，只管怔怔的出神，連我到那裏去了，都沒看見。」接着用手拍拍草地，抬頭叫道：「大哥，你也坐下來咯！」

石中英笑了笑道：「這裏的泥土，和我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小時候，阿榮伯時常帶我到山頂上來玩，他就坐在妳坐的那裏，看着我在草坪上翻觔斗。」

祝琪芬抿抿嘴，笑道：「那很好，我就坐着看大哥翻觔斗好了。」

石中英道：「翻觔斗我很內行，從前小時候，一個接一個只能在地上翻，現在我可以在空中翻上兩個觔斗，妹子要不要看？」

「眞的！」祝琪芬睜大眼睛，喜孜孜的道：「大哥眞的要翻給我看？」

石中英爽朗的笑道：「妹子要看，我自然要翻了。」

說着，果然一手义腰，右腳使勁在地上一蹬，一個人由左而右，憑空一個觔斗翻了出去。

他身上穿着一件天藍長衫，這個觔斗是從側面翻出，而且又翻得極快，宛如扇面般展開，劃起一道藍色的觚形！

身法俊美，瀟灑已極！

祝琪芬看的不覺鼓起掌來，嬌笑道：「大哥，你棒極了！」

石中英這個觔斗，至少也翻出去了三丈來遠，人落到地上，立卽笑道：「好的還在後頭呢！」話聲出口，緊接着雙腳一頓，身形拔起一丈五六尺高，一個倒翻觔斗，由下而上，往上翻去！

這一下，是先直升，然後頭下腳上，倒翻過去，在空中翻的觔斗，一個人自然在無形之中，又升起五六尺高。

等到他雙腳由上而下，堪堪倒轉過來的時候，忽然頭向上昂，雙臂一划，人如金鯉躍波，全身微翹着又朝上斜飛而起！

他這一手輕功，直看得祝琪芬睜大日連喝采都給忘了。

就在此時，石中英身在三丈高處，發出一聲清朗的長笑，雙手一揮，身形突然加速！

有如大鵬斂翅，疾風颯然，一個人已經落到祝琪芬的面前。

祝琪芬臉上剛綻起百合花般笑容，迎着石中英，張了張口，還沒說話！

但聽「砰」然一聲，三丈外一棵濃密的巨樹上，忽然墮下一團黑影！

不，那是一個穿着一身靑色勁裝的漢子。

只是他從三丈高的松樹上摔落下來，早已跌得皮破血流，雖未摔死，但也閉過氣去。

祝琪芬這才明白過來，敢情大哥早已發現有人躲在樹上，才故意表演翻觔斗。

但當她一眼看到靑衣漢子，臉色不禁爲之一變！

她本是一個明朗而爽快的少女，在這一瞬間，她臉上，彷彿閃過了一絲恐懼之色！

好像她內心突然起了一層陰影！

這陰影之中，包含了隱憂和驚怖。

這不過是一閃間的事，石中英自然不會察覺。

祝琪芬以手掩口，忽然驚「咦」一聲，道：「大哥，這人是誰呢？」

石中英瀟洒一笑道：「他是跟着我們來的。」

祝琪芬訝然說道：「我怎麼會沒看到呢？」

石中英道：「他從我們後面偸偸的掠上樹去，妳自然不會看到了。」

祝琪芬哦道：「大哥原來早就看到了，但他爲甚麼要跟蹤我們呢？」

石中英道：「我們過去問問他就知道了。」

祝琪芬道：「這人一身裝束，好像是咱們莊上的護院師父。」

石中英哼了一聲道：「那就更得問問，非問淸楚不可。」隨着話聲，舉步走了過去。

祝琪芬跟在他身後，又道：「他一動不動，會不會摔死了？」

石中英笑道：「他是被我兩顆石子，閉住了穴道，這人武功不弱，還不至於摔死。」話聲一落，已經俯下身去，手掌輕輕一拍，從那漢子前胸「將台穴」上，起下兩顆黃豆大的石子。

祝琪芬站在他邊上，自然看的淸楚！

這兩顆石子，深深嵌在那漢子「將台穴」上，連靑布衣衫，也隨着石子深陷肉中。

一時不禁又驚又喜，她自然聽說過，少林七十二藝中，有「米粒打穴神功」，但沒想到石中英竟然身懷這等上乘神功。

尤其石中英手掌輕拍，不着人身，以內家「虛」字訣，把兩粒深嵌在那漢子穴道中的石子起了下來。

她心中不禁又暗暗起了疑問，忖道：「他會是少林弟子？」

石中英取下那漢子身上的石子，同時也替他拍活了受制穴道的血脈。

過了半晌，那靑衣漢子忽然睜開眼來，展動了一下手腳，當他看到石中英和祝琪芬兩人，並肩站在他面前，不由呆的一呆。

祝琪芬沒待石中英開口，搶着開口問道：「你是本莊的護院師父麼？叫甚麼名字？」

那漢子抱拳道：「小的陸得發，正是本莊護院。」

石中英道：「你是奉了何人之命，跟蹤我們身後來的？」

陸得發惶恐的道：「公子這是錯怪小人了，今天輪到小的在山頂值崗，方才看到公子，小姐上來，一時廻避不及，只好躲到樹上去，不想冲犯了公子，還望公子恕罪。」

石中英冷笑道：「你不是跟着我們的身後來的麼？還想狡賴？」

陸得發道：「公子這是誤會，咱們莊上的規矩，値勤人員，派的如是下午班，都在午時前一刻和酉正交班，小的上山時，就看到公子，小姐在前面走，只好繞小路上來，沒想到公子，小姐也是到山頂上來的，小的只好躲到樹上去了。」

祝琪芬道：「大哥，他說的不錯，這時正是上午班和下午班交班的時候，那就饒了他吧！」

石中英聽妹子也是這般說法，只得揮揮手道：「好，沒事了，你去吧！」

那漢子連聲應「是」，一拐一拐的往山下而去。

祝琪芬回眸嫣然一笑道：「大哥，你身手高極了，今天我才算開了眼界了！」

石中英道：「我這幾個觔斗翻的還不壞吧？」

祝琪芬盯着他，披披嘴道：「你這一手還是翻觔斗？」

他使的當然不是翻觔斗，那是輕功中最上乘的功夫「梯雲縱」！

石中英笑了笑道：「我從小學的翻觔斗，難道還會不是？」

祝琪芬道：「就算你是翻觔斗吧，那麼你用石子打中陸得發兩處『將台穴』的，總是『米粒打穴神功』，不用再抵賴了吧？」

石中英身在高空，發出一聲朗笑，雙手一揮，打出二粒石子，把一個躲藏在大樹上的漢子擊摔下來。

石中英聽的暗暗一楞，他沒想到妹子年紀不大，對各門各派武功一道，竟有如此淵博！

但他依然搖搖頭，笑道：「甚麼『米粒打穴神功』？那是師父教我的飛蝗石手法，我們住在山上，只能用石子打鳥，鳥的身體小，只能用小粒石子打牠翅膀，我能兩手發石，同時打下兩隻飛鳥來，妳信不信？」這解釋，祝琪芬自然不會滿意。

她掠掠鬢髮，依然回到草坪上坐下，仰起頭道：「大哥，來，你也坐下來。」

石中英依言在她對面坐下。

祝琪芬咬着下嘴唇，一雙淸澈如水的眼睛，只是怔怔的望着石中英。

好像有很多的話要說，也好像有着很多的心事，但她却一句話也沒說。

石中英被她看的有些異樣感覺，面上微微一熱，低聲道：「妹子，我看妳好像有甚麼心事？」

「沒有。」祝琪芬搖搖頭，忽然目光一抬，望着他低低的道：「大哥，我心裏有很多話想和你說。」

石中英道：「那妳就說出來好了。」

祝琪芬道：「大哥，我要問你，你是不是把我當親妹妹一樣看待？」

石中英被她問的俊臉不禁一紅，說道：「我幾時沒把妳當親妹妹一樣看待？」

祝琪芬道：「大哥既然把我當親妹妹看待，有許多事，爲甚麼一直瞞着我，不肯說？」

石中英道：「我有甚麼事，瞞着妹子了？」

祝琪芬瞥了他一眼，幽幽的道：「多着呢，譬如你這十年來，一直在甚麼地方？你的師父是誰？」

石中英楞然說道：「我不是說過了？我是一個採藥的逖谷老人救起來的，他老人家，就是我師父，我一直跟着他，到處採藥……」

祝琪芬沒待他說下去，截着道：「够了，大哥，這些話連我都不會相信，乾爹自然更不會相信了。」

石中英心中暗暗好笑，忖道：「爹自然知道。」

一面故意臉色一沉道：「妹子別轉彎抹角，妳不相信，自然對我心存懷疑，妳到底懷疑甚麼？」

祝琪芬抿抿嘴，道：「我說對了，大哥不許賴。」

石中英道：「事無不可對人言，我怎麼會賴？」

祝琪芬道：「我猜你是少林弟子，對不？」

石中英覺得好笑，笑道：「我怎會變成少林弟子的呢？」

祝琪芬沒有解釋，接着道：「你不但是少林弟子，而且還接受了特別訓練，這十年工夫，一直住在少林寺裏，甚至除了幾位長老，連寺裏的和尚都沒見過你，是不是？」

「我會是少林弟子，一直就住在寺裏？」石中英覺得奇怪，妹子怎會有這樣奇怪的想法？不覺大笑道：「妹子，妳的幻想太多了。」

祝琪芬道：「我不是幻想，我有證明，方才你使的『米粒打穴神功』，是少林

七十二藝中的秘技，不會傳給外人。」

石中英作色道：「我說的是實話，我在山中經常用石子打飛鳥，師父教我的時候，說這種手法，是『飛蝗石手法』，妹子既然不相信，那就算了。」說完，呼的站了起來。

祝琪芬看他生氣，伸手拉住石中英的衣袖，抬着一雙盈盈妙目，幽幽說道：「大哥，你生氣了，其實我是爲你好。」

石中英站着道：「我沒生氣。」

祝琪芬依然拉着他衣袖不放，清瑩的目光中已然隱含淚水，幽幽的道：「只要你不生氣就好，大哥，相信我，我不會害你的。」

石中英點頭道：「我自然相信妳。」

祝琪芬眨着一雙清澈的大眼，嫣然一笑道：「那你就坐下來嘛，人家還有話和你說呢！」

她這一笑，眼中忽然滾落兩顆晶瑩的淚珠。

石中英傍着她坐下，柔聲道：「妹子，妳哭了？」

「沒有。」祝琪芬低垂粉頸，微微搖頭道：「因爲我太關心大哥了，因此，我想知道大哥突然回來的目的，你告訴了我，我也不會說出去的，而且我還會幫助你。」石中英幾乎動搖了！

他看得出這位乾妹妹說的是眞心話！

她是眞的想幫助自己。

但師父在臨行時，一再告誡自己，雖親若父子，也不能輕易說出在逖谷練武之事。他自然不能說，只好笑了笑，反問道：「妹子，回家也要有目的麼？」

祝琪芬抬着臉，笑道：「回家自然不會有甚麼目的，我只是說，大哥如果有什麼事的話，我一定會站在你這邊的。」

石中英道：「那就多謝妹子了。」

祝琪芬又道：「大哥，你在外面，有聽說過『護劍會』？」

石中英道：「護劍會是什麼？」

祝琪芬望着他，道：「人家問你咯！你眞的沒聽人說過？」

「沒有。」石中英道：「妹子怎麼突然問起我來了？」

祝琪芬道：「我只是隨便問問罷了，好像聽人說過，江湖上有一個甚麼叫『護劍會』的，專門和咱們作對。」

石中英奇道：「那是一個甚麼樣的組織？」

祝琪芬嗤的笑道：「我要是知道，還會問大哥？」

兩人沉默有頃。

祝琪芬忽然低低的叫聲：「大哥。」

石中英回過頭去，望着她，問道：「妹子，妳好像有什麼心事？」

祝琪芬嬌憨一笑道：「我有甚麼心事？只是我心裏有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石中英道：「我們是兄妹，妳有甚麼話，自然該說出才是。」

祝琪芬道：「說錯了，你不會生我的氣吧？」

石中英道：「我怎會生妹子氣呢？」

祝琪芬柔婉一笑道：「乾爹不是傳了你一冊劍譜麼？他老人家的意思，自然要你繼承六合門，因此，我要勸勸大哥，除了勤奮練劍，少找不必要的麻煩。」

「少找不必要的麻煩？」石中英詫異的道：「我找了甚麼麻煩？」

祝琪芬道：「我是這樣說說而已！」

石中英道：「不，妹子必有所指。」

祝琪芬道：「譬如有許多事情，和你本來無關，你就不用去追根究底。」

石中英兩道劍眉，忽然一挑，問道：「妹子是說阿榮伯被人害死，要我不要追究？」

祝琪芬道：「阿榮伯被人害死，但大哥不是說：害死阿榮伯的人，也已經死了麼？既然死了，而且連屍骨都已化去，你想追究，也無從追究了，是麼？」

石中英搖了搖頭，堅決的道：「不，他們殺害阿榮伯，我非把這伙賊人找出來不可。」

祝琪芬腦上閃過一絲關切的憂慮，說道：「大哥，你沒有在江湖上走動過，不知江湖險惡，有道是明槍好躲，暗箭難防，眞叫人替你担心。」

石中英道：「我會小心的。」

祝琪芬緩緩站起身來，雙手攏攏披散的秀髮，說道：「大概可以吃午飯了，咱們下去吧！」接着「哦」了一聲，又道：「對啦，我聽說早上長根師父送來了四盒綠豆糕，大哥吃過沒有？」

石中英道：「還沒有，怎麼？妹子也喜歡忙吃綠豆糕？」

祝琪芬嫣然一笑道：「是啊，大哥先分一盒給我好麼？」

石中英道：「妳要就去拿好了。」

祝琪芬催道：「那就快走。」

兩人相偕下山，回到「涵春閣」。

祝琪芬忙着向春嬌吩咐道：「春嬌，早上長根師傅送來的四盒綠豆糕呢？快拿出來。」

春嬌答應一聲，轉身出去，接着就捧了四個盒子進來。

石中英說道：「妹子喜歡，就拿兩盒去。」

「不！」祝琪芬回頭一笑，道：「我一盒就够了。」

說着，從四盒中挑了一盒，轉身就要走。

春嬌道：「已經要開飯了，小姐就在這裏用了飯去不好麼？」

祝琪芬道：「不用啦，我告訴過霓兒我要回去吃的。」

一面回眸一笑：「大哥，我走啦！」

輕盈的朝門外走去。

春嬌端上飯菜，石中英匆匆吃畢，春嬌收過碗盤，送上一盞清茶。

石中英心中有事，他想到妹子兩次探詢自己來歷，還口口聲聲的說她會幫助自己。

莫非她已經看出自己此行的任務？

或者是她對這批賊黨的陰謀，也出看一點端倪來了！

不錯，她在和自己說話之間，掩不住內心的隱憂，好像有甚麼心事似的。

她一定發覺了對方的企圖，但又苦無證據，不敢跟爹去說，才一再試探自己的口氣。

她不是懷疑自己是賊人一黨，假冒盟主公子，混進石家莊，便是賊人有什麼秘密，給她發現，想和自己商量對策。

石中英愈想愈覺自己猜想不錯，一時連茶也無心喝了！

他立時要去找祝琪芬問問淸楚，當下一手放下茶盌，呼的站起了身往外就走。

「涵春閣」和「翠翎小築」，相距極近。

石中英跨進精緻的竹樓，就乾咳一聲叫道：「妹子。」

樓中竟然闃然無人，也沒有人答應。

石中英心中感到有些奇怪，妹子明明說要回來吃飯的，怎會不在？

心念轉動之際，已經走到祝琪芬的閨房門口，繡簾低垂，依然闃無人聲。

石中英腳下一停，又叫：「妹子。」

房中也沒有人。

不但祝琪芬不在，連伺候她的霓兒，也不見蹤影！

「她們會到那裏去了呢？」

他緩緩走到西首窗下，隔着一道輕紗，朝外看去。

但見新篁包綠擇（竹頭），隨風搖曳，一片俱是淸新氣象！

心中暗暗讚歎，住在這裏的人，眞是瀟湘妃子！

就在他閒眺之際，瞥見竹林深處，好像蹲着一團人影！

那人正好躲在一方岩石後面，看到的只是一點影子。

石中英心下大疑，妹子不在，這人躲躲藏藏，行動鬼祟，可能又是賊人一黨。

他想起妹子說話時，神色似有不安，極可能是她無意之中，發現了賊黨的秘密，那麼此人躲在石後，莫非有什不利於妹子的行動？

一念及此，那還猶豫，匆匆退出竹樓，即以極快速的身法，從側面朝竹林中繞去。

他身法不但快，自然也極輕！

等他閃到那人右側，才看淸那是一個靑衣小鬟！

她，正是伺候妹子的霓兒。

她蹲着身子，正在用小刀挖掘泥土，而且已經挖了一個不太深的小坑。

在她腳旁，還放着一盒上面貼有紅色招牌紙的紙盒。

那正是妹子拿去的一盒綠豆糕，原封未動！

石中英暗暗奇怪，他想不通霓兒一個人躲在這裏，在做甚麼？

若說她嘴饞，她又並沒拆開紙盒偷吃，只是一股勁兒的用刀挖着泥土。

石中英自然沒有作聲，只是靜靜的站在遠處，看她到底做甚麼？

霓兒挖了一回，仰首吁了口氣，放下小刀，舉手掠掠鬢髮，忽然捧起那盒綠豆糕，放入坑中。

然後迅快覆上泥土，站起身來，雙腳一陣踐踏，看看已把泥土踏實，才轉身朝外走去。

石中英在她轉身之際，早已閃動身形，掠到霓兒身後，她自然不會發覺。

她這番舉動，不禁引起石中英重重疑雲！

試想霓兒是祝琪芬的貼身使女，祝琪芬因爲也喜歡吃綠豆糕，才從自己那裡拿來的，她愛吃的東西，使女決不會把它埋到土裏來。

除非這盒綠豆糕不能吃。

綠豆糕沒有不能吃的理由，除非放了毒藥！

他在這十年之中，除了練武，九位師父也經常和他講解江湖上的許多物事，藉以增追他對江湖的瞭解。

這一想到下毒，登時想起方才祝琪芬在春嬌捧出四盒綠豆糕來的時候，她曾細必察看過四個紙盒，才挑了這一盒。

當時自己並未注意及此，如今想來，她是有意取走這一盒的。

那麼霓兒偷偷的把這盒綠豆糕埋到土裏，也是出于祝琪芬授意的了。

由此推想，祝琪芬定然知道有人在綠豆糕中下毒之事！

愈想愈覺事有可疑，爲了證實這盒綠豆糕是否有毒？

他迅快掠了過去，用手扒開泥土，從頭上取下一支簪髮的骨簪，輕輕挑開紙盒，用骨簪在綠豆糕中戳了一下。

等他取起簪來，這一瞧，他臉色不禁爲之大變！

原來骨簪尖端已呈烏黑！

不用說，綠豆糕果然被人做了手腳，這是一種極厲害的劇毒！

石中英暗暗怒惱，但也感激師父果然有先見之明，在臨行之際，賜給自己這支外形古拙的骨簪——「辟毒犀」。

它不但能試驗毒物，而且也能專解天下奇毒。

石中英依然把骨簪插到髮髻之上，轉身走出竹林。

他心頭疑問也愈來愈多！

四盒綠豆糕，是不是全都有毒？還是只有這一盒下了毒？

如果只有這一盒下了毒，那麼妹子一定知道內情，她才會故意把這盒取走。

她如果知道內情，何以不肯和自己明說？

莫非妹子也是賊人一黨？

不！這絕不可能！

她是祝伯伯的獨生女兒，又是爹的乾女兒。

撇開石家和祝家數代世交不說，像她這樣一個天眞活潑，聰明而帶着稚氣的姑娘，也不可能被賊人利用。

如今，第一步，應該先去試試另外三盒綠豆糕，是否有毒？再作道理。

主意打定，就立即加快腳步，回轉「涵春閣」。

春嬌迎着笑吟吟的問道：「公子方才去了那裏？」

這句話，原也沒有甚麼。

但石中英忽然覺得春嬌好像十分注意自己行動，心中暗想：「這丫頭莫非也靠不住？」

一面只好淡淡的道：「我只是隨便走走。」隨着話聲，舉步走入房中。

春嬌立時隨着進來，說道：「這茶涼了，小婢再去沏一盅來。」

石中英回到椅上坐下，隨口道：「妳去把三盒綠豆糕拿出來。」

春嬌取過茶盅，答應一聲，轉身走出，接着捧了三盒綠豆糕進來，放到几上，然後又沏了一盅熱茶送上。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獨孤紅・文
盧　令・圖

刀神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六君子之首花花公子傅怡紅，歌壇鶯艷，願一改過往，誠結雪艷芳，他這一矢誓，深深感動芳心，雪艷芳也把棲身風塵的苦衷說出，傅怡紅把監視他們的金三及車把式擊斃，親自駕車護送雪艷芳主婢上路，詎甫離家門，便見有十數黑衣勁裝大漢疾馳追來，傅怡紅恐追者發放暗器傷及車廂中的雪艷芳，遂停車道左，下車與鬥，奈對方人多，顧此失彼，危急間，幸江山來到，伸手解圍，事後，江山向雪艷芳打探拚命三郎，說是因要查一件事，這人是關鍵人物，他這次到來就是為找此人——

＊＊＊＊＊＊＊＊＊＊＊＊＊＊＊

單身搗虎窟　獨力懾羣兇

雪艷芳道：「江大俠算是問對了人，『拚命三郎』樂無畏是『揚州八怪』之一，『揚州八怪』在『揚州』一帶是婦孺皆知的人物，可是，如今誰要是問起他們來，一般『揚州』人都會搖頭說不知道，事實上他們的確不知道，因為『揚州八怪』從四五年前在『揚州』地面上就看不見他們了，誰也不知道他們上那兒去了，只有『揚州第一樓』少數幾個人知道，他們是『揚州第一樓』的後台東家……」

傅怡紅道：「怎麼，艷芳，『揚州八怪』是『揚州第一樓』的後台東家，據我所知，雖然他們在『揚州』一帶頗有名氣，但充其量不過是幾個混混兒——」

雪艷芳微一搖頭道：「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現在他們不是『揚州』地面上混混兒了，他們發了跡，如今儼然『揚州』地面一方之霸，徒衆很多，黑勢力也很大，他們除了擁有一座『揚州』最大，最豪華的兩樓之外，青樓，妓院，賭場十九都是他們開的，而且來往的客商要想平安無事，無不得先孝敬他們，因之他們的買賣越做越大，越做越旺，簡直遠超過昔日的梅家。」

傅怡紅道：「『揚州』梅凌烟家。」

雪艷芳道：「是的，『揚州』梅家跟你金陵傅家一樣，也是武林中有數幾個世家之一，跟你金陵傅家唯一不同的是梅家除了在武林中頗負盛名之外，他們還擁有『揚州』所有的大生意，因之梅家在江南一帶可算得首富，甚至在當世也數得着，可是曾幾何時梅家遭逢突如其來的慘變，一夜之間甚麼都完了，幾年後的今天却由『揚州八怪』取而代之……」

傅怡紅點了點頭道：「我也聽說梅家遭逢了突如其來的轉變，梅家的人一個也不見了，因之到現在為止誰也不知道梅家當初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我家跟梅家頗有往來，我爹當年也曾到『揚州』來過幾次，但始終查不出一點眉目……」

江山道：「雪姑娘，梅家遭變是甚麼時候的事。」

雪艷芳道：「聽說是十年前。」

江山道：「『揚州八怪』發跡又是在甚麼時候。」

雪艷芳道：「聽說是在四五年前，江大俠莫非懷疑他們，不太可能，十年前『揚州八怪』還是幾個混混兒，縱然他們一個個都三頭六臂也難動梅家毫髮，他們也沒那個胆。」

傅怡紅道：「這倒是，當時的梅家，何等聲威，何等勢力，休說是『揚州八怪』，就算是『揚州八十怪』，也不敢輕碰梅家。」

江山道：「雪姑娘可知道這位『拚命三郎』樂無畏現在甚麼地方麼？」

雪艷芳搖頭說道：「不知道，這就要問『揚州第一樓』那有數的幾個人了，自從四五年前『揚州』地面上就看不見『揚州八怪』的人影了，或許他們現在身份不同，一向深居簡出的緣故！」

江山道：「要是這樣的話，那我得趕快趕到『揚州第一樓』去，就此別過，異日再謀後會。」

他沒容傅怡紅跟雪艷芳說話，一抱拳一騰掠而去。

雪艷芳要說話，但她剛抬起頭江山已沒了影兒。

傅怡紅道：「艷芳，咱們走吧，我先把妳跟春喜安置在一個安全地之後再想辦法找妳的哥哥。」

雪艷芳點了點頭，默然地上了車！

× ×

江山趕到了「揚州第一樓」，門前空蕩寂靜，「揚州第一樓」剛要上最後一扇門。

江山一脚跨了進去，那上門的夥計道：「客官，我們已經上門了。」

江山道：「我知道，我不是來吃酒的，我是來找你們掌櫃的，在麼？」

夥計道：「我們掌櫃的早回去了，客官有甚麼事麼？」

江山道：「你們的掌櫃的住那兒，我要找他商量明天酒席的事兒。」

夥計道：「就在後頭，客官請等等，我上好門到後頭叫他去。」

說話間他已上好了最後一扇門，提起桌上那盞燈道：「客官請隨便坐坐，我這就去叫去。」

他提着燈往後去了。

江山跟上一步道：「乾脆我跟你，一塊兒到後頭去吧。」

夥計提着燈在前帶路，過了一條走道進了一個大院子，相當大的一個院子，東西兩廂，上房，總有好幾十間，但卻黑漆漆的沒有一盞燈。

夥計輕「噢」一聲道：「都睡了，今天怎麼都睡這麼早。」

他提着燈直奔上房。

到了上房門口他叫了兩聲沒人答應。一推門門開了，他「咦」了一聲提着燈走了進去。

江山沒跟進去，就在上房門口站着，他料到了幾分，有八成他來遲了一步。

雪艷芳跟人走了，一定會洩他們的底，一定會有麻煩，他們不得不先躲一陣。

果然，很快地夥計又提着燈出來了，一臉詫異色還陪着笑：「客官，我們掌櫃跟賬房都不在，請明天再來吧，眞怪了，今天不知道怎麼回事兒，都出去了。」

江山道：「有勞你了，這家酒樓是你們掌櫃的開的？」

夥計道：「是啊，怎麼？」

江山甚麼也沒再問，他知道，這個夥計所知道的少得可憐，再問也是白問。

× ×

「揚州」西大街有座大宅院，兩扇朱門，一對大燈，門前光同白晝，停滿了牛馬，宅裏燈光上騰，澈夜不熄，當「揚州城」其他地方熄燈關門的時候，這個地方最熱鬧。

這座大宅院跟別的宅院不同，別的宅院有廂房有上房，這大宅院進門却見一座大廳，特別大。

這當兒大廳裏燈光處處，纖細畢現，十幾張大桌子坐滿了人，一看就知道都是有錢的老爺們，這些人個個衣着鮮明氣派，有的甚至帶着下人在身後侍候。

再看大廳裏的擺設，一桌一几無不考究，無不豪華，這裏地方也不是沒錢人能來的。

十幾張桌上，骰子，牌九，押寶，應有盡有，要甚麼有甚麼。

很顯然的，這是一座賭場，而且是一座規模相當大的豪華賭場。

這，在「揚州」算不了甚麼，「揚州」本是民貧地瘠之區，但却豪富甲天下，這跟鹽官鹽商有很大的關係，而且跟鹽官鹽商甚至文士結了不解緣，所以「揚州」到處不但畫舫歌樓，優倡舞妓，供此輩每無虛夕地徵歌逐舞，精研食譜，招妓傳花也成了一時的風尚，因之鄭板橋的「揚州」竹枝詞云：「千家養女皆教曲，十畝栽花當作田」。

「揚州」是鄭板橋的故鄉，連他仕官時都常懷念「揚州」，他嘗說：「我夢揚州，便想到揚州夢我，第一是隋堤綠柳，不堪烟鎖，潮打三更似步月，兩荒十里紅橋火，更鮮紅冷淡不成圓，櫻桃顆，何日向江村躲，何日上江樓臥，有詩人某某，酒人個個，花徑不無新點綴，紗鷗頗有閑功課，將白頭供作折腰人，將毋左。」

眼下這座賭場裏未必有官，十之八九都是富商，都是能作豪賭，一輸千金連眉頭都不皺一皺的富商。

看，那十幾張桌上，不管是贏家也好，輸家也好，無不是咧着嘴笑嘻嘻的，兩隻手不但忙桌上還得忙身旁，幾乎每個人身旁都有一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粉頭。

大廳裏背着手，邁着瀟洒步進來個人，是江山。

江山的衣着不如廳裏的任何一個人，連那跟在人身後侍候的人都不如。

他一進廳，一個穿褲褂兒的中年漢子迎了過來，冷冷地打量了他一眼，道：「找誰，那位是你家老爺。」

敢情他把江山當成跟人來的下人！

這不止是從門縫兒裏瞧人，簡直是從筆管兒裏瞧人。

江山沒在意，微一搖頭道：「我不找誰，誰也不是我家老爺，我是來賭的。」

他邁步逕往一張桌走去。

那中年漢子跟了過來道：「我們這兒賭得很大。」

江山道：「我知道，我輸得起。」

那中年漢子道：「我們這兒，是賭現的。」

江山翻腕伸過手去，冷聲道：「這個夠麼？」

他手裏提着幾顆珠子，每一顆都有小拇指那麼大。

那中年漢子直了眼。

江山到了桌邊，逕自拉開一張椅子坐下，桌上賭的是骰子，一個大海碗，三顆骰子叮噹轉，碗邊上擺滿了，有白花花的，還有黃澄澄的，當莊的是個長像猥瑣的瘦漢子，兩撇八字鬍，一對耗子眼，那雙手青筋畢現，十個指甲老長，每一個指甲裏都是黑的，瞧着噁心，江山往下一坐，他連看也沒看江山一眼，却冷冷說了一句：「下注吧。」

江山微一搖頭道：「不忙，先看看再說。」

他沒下注，一雙日光在盯着那個大海碗裏的三顆骰子，他看了五六把，當莊的賠的家數多吃的家數少，但賠的都是小注，吃的却是大注，算來算去他還是贏家。

江山唇邊泛起了一絲笑意，微一點頭道：「行了，試試手氣吧。」

他頭一注下了十兩，桌邊的衆賭客先是一怔，繼而都笑了，投過來的全是輕蔑日光。

沒別的，桌面上，最小的注是百两白銀！

當莊的倒沒說甚麼，江山頭一把擲了一個六點兒，够大的，當莊的眼皮也沒抬就賠了他十両。

江山的手氣不錯，連贏了八九把，只這麼一轉眼工夫，他面前堆上了百多両白銀。

江山樂了，笑着道：「沒想到我的手氣這麼好，看來今晚上是無往不利，行了，能押大注了。」

他捏着顆珠子放在了面前，笑吟吟地道：「莊家，看看我這個値多少。」

賭客們又爲之一怔，這回沒笑，投過來的日光變成了驚訝。

莊家抬起了眼，一雙耗子眼還挺亮的，他那雙日光在那顆骰子上轉了一轉，輕咳一聲：「把這位客人的珠子拿到賬房估估去。」

江山背後伸過來一隻手，是那穿褲褂兒的中年漢子，他拿起那顆珠子就走。

江山往起一站，兩眼直盯着那漢子。

只聽當莊的道：「尊駕放心，這種東西我們這兒常見。」

江山不好意思地笑笑又坐下了，但是他兩眼仍盯着那漢子。

那漢子拐進了廳後一座大屛風後，還好，一會兒工夫他又出來了，江山的神情鬆了。

那雙耗子眼直打量他，他沒覺察。

那漢子到了，把珠子往江山面前一放道：「五百兩。」

江山道：「才五百両。」

當莊的道：「願不願任憑尊駕。」

江山遲疑了一下，一點頭道：「行，五百両就五百両吧！」

他就拿這顆値五百両的珠子下了注。

許是這一注太大，把好手氣嚇跑了，莊家才擲了四點兒，他却擲了個三點兒，眼睜睜地看着那顆珠子歸人家手！

江山直了眼，道：「怎麼回事兒，這是怎麼回事兒，剛才手氣還挺好的……」

他急了，又下了一顆，四，二，這回他比莊家少了兩點兒。

一顆珠子又歸了別人，江山頭上見了汗，直搓手，搓搓手之後他一下子下了六顆，好生緊張地道：「這……都下上，行麼。」

當莊的兩撇八字鬍動了一下，道：「我們這兒只怕小，不怕大。」

六顆珠子共是三千兩，這回可的確不是小注，整座大廳恐怕也挑不出這麼一注的。

賭客們全直了眼，都忘了下注了。

當莊的這回也沒法張羅讓他們下注，道：「行，這回就讓我跟這位豪客一對一擲上一把。」

他抓起了三顆骰子，不經意地那麼一擲。

三顆骰子在碗裏打着轉。

江山大叫么二三。

那三顆骰子還眞聽了他的，許是老天爺可憐他，轉了幾轉之後一顆一顆地停了下來，居然眞是么二三。

莊家擲個么二三，得賠上雙倍，也就是說得賠江山六千兩！

賭客們都叫了起來。

當莊的兩眼發了直，臉色變了，好白，一點兒血色也沒了。

江山一下子蹦了起來：「老天爺，我這是，我這是……我怎麼說才好啊……」

那穿褲褂兒的漢子伸手把莊家面前的兩顆珠子推到江山面前，道：「這兒是一千兩，請先收着，還有五千兩，勞駕跟我到帳房拿去。」

江山忙道：「行，行，咱們這就走，咱們這就走。」

他抓起珠子往懷裏一塞，跟着那漢子走了。

繞過了屛風，進了一扇垂着簾兒的門兒，裏頭一小間，坐着一個老頭兒跟三四個穿褲褂兒的中年漢子。

靠裏又有一扇門，那漢子過去推開門把江山讓了進去，陪笑道：「請先坐坐，尊駕是要現銀，還是要銀票。」

江山現在財大，氣也粗了，一擺手道：「都行。」

那漢子答應一聲帶上門出去了。

江山打量四週，是個小客廳，很雅緻的小客廳。

正打量間門又開了，那漢子走了進來，後頭跟着四個漢子，最後頭那一名隨手關上了門。

江山忙道：「有勞了。」

帶他進來那漢子也是滿臉堆笑道：「別客氣，我們都走眼了，閣下眞是位高手啊。」

他身後一名漢子冷冷道：「手法相當高明，可惜照子不够亮。」

江山訝異道：「這位這話……」

帶他進來那名漢子臉色突然一沉，冰冷說道：「好朋友，別水仙不開花裝蒜了，咱們是瞎子吃餛飩，肚子裏有數，居然吃到這兒來了，你這是壽星公公上吊，活得不耐煩了。」

單手一遞，劈胸就抓。

江山道：「有話好說，你這是幹甚麼

啊。」

他抬手撥開了那漢子的手，往前一遞，在那漢子胸前推了一把。

就這麼一推，那漢子站不住了，跌跌撞撞地往後退去，一下子撞在門上，砰的一聲，門倒，那漢子躺在門板上沒再動。

另四個漢子直了眼，一個道：「沒想到你還是個練家子啊。」

江山淡然一笑道：「照子不够亮的是你們，不是猛龍豈敢過江……」

說話那名漢子一抬腿從靴筒裏拔出一把刀子。

江山一脚飛過去已踢在他腕脈上，刀子掉了地，江山順手又是一巴掌，打得他滿臉開花，一個轉身撞在一座高脚几上，高脚几倒了，他也爬在高脚几上。

剩下那三個漢子臉上變了色，方待有所行動，江山已伸手劈胸抓住了一個。

就在這時候，一個蒼勁沉喝傳了過來：「住手。」

門口站着個人，是那瘦老頭兒，此刻他一雙銳利目光直逼江山。

江山笑笑道：「要是倒霉的是我，你絕不會叫住手。」

抓起那漢子往前一送，那漢子離地飛起，直往那老頭兒撞去，既快又猛。

瘦老頭兒一驚，他居然沒接，慌忙閃身躲避，任那漢子撞飛出去撞倒了那座屏風。

瘦老頭兒機靈，他沒接是對了，接了倒霉的準是他。

屏風砰然一聲倒了地，一座雕花鑲玉的屏風摔得粉碎！

那瘦老頭兒飛身掠了出去。

那另兩個漢子也跟着跑了出去。

江山在後頭邁着瀟洒步跟了出去，笑吟吟道：「我這個人到那兒都一樣，贏的銀子見風漲，剛才你們給過我一千兩了，現在麼你們得給我一萬兩，少一個子兒都不行。」

那瘦老頭厲喝一聲撲了過來，閃電般一連攻出三掌！

江山淡然一笑道：「老頭兒，你也差得遠。」

他閃挪移一連躲過三掌，伸手抓住了瘦老頭腕脈，振腕一送，瘦老頭兒踉跟後退，砰然撞在了一張桌子上，桌子翻了，桌上的東西洒了一地。

瘦老頭兒一身骨頭居然够硬朗，挺腰站了起來。

驚叫聲中，賭客門流水般往外退，下的注也不敢要了！

江山笑笑道：「現在又漲了，兩萬兩，一盞茶工夫內送到我面前，要不然我把你們的買賣一個一個全挑了。」他抬眼一掃，向着那瘦老頭兒及廳裏五六名漢子道：「沒我的話誰也不許走，現在給我動手，把廳裏這些東西全給我砸了！」

沒人動，近廳門口一名漢子轉身就往外跑。

但是他沒能快過江山，江山俯身拾起一張牌九，抖手打了出去。

那張牌九變成一道黑光，正打在那漢子後腦勺上，那漢子連哼也沒哼一聲就爬下了。

江山笑了笑道：「看見了麼，要是有人自信能快過我，那當然另當別說，現在給我砸吧，別等我動手催了。」

瘦老頭兒臉上沒一點血色，衝江山一抱拳道：「朋友，你……」

江山道：「現在又漲了，四萬兩，你們砸不砸。」

瘦老頭兒沒再說話，他招手揮一下。

那五六名漢子動了手，乒乒乓乓地砸了起來。

江山往前走了兩步道：「別敷衍我，東西不許有一樣完好的，要不然別怪我拿人充數。」

這句話還眞靈，那五六名漢子都眞幹上了，一轉眼工夫廳裏一片狼藉，豪華氣派的擺設全完了。

有一名漢子繞到了江山背後，悄悄拔出一把刀子往江山後心便扎。

江山腦後像長了眼，往後飛起一脚，正踢在那漢子胸膛上，那漢子吐一口血爬了下去。

江山却跟個沒事人兒似的，道：「你們給我賣點兒力，我保證不難爲你們。」

瘦老頭兒哭喪着臉道：「朋友，這兒一時拿不出那麼多……」

江山道：「別處想辦法，『揚州城』裏到處是你們的買賣，還怕湊不出麼？」

瘦老頭兒連忙說道：「那……那我這就去……」

「去吧。」江山道：「要快，別忘了我是見風漲。」

瘦老頭兒如逢大赦，答應了兩聲撒腿就跑，一溜烟般出了大廳。

江山抬眼一掃道：「你們也可以歇手了，記住告訴剛才那老頭兒，把銀子給我送到你們那另一家賭場去。」

話落，他邁着瀟洒步走了。

那幾個漢子都怔住了！

× ×

夜色裏，瘦老頭兒帶着十幾個帶着兵刃的漢子趕到了東城另一賭場，進門一看，全怔住了。

這一賭場跟西大街那一家規模一樣大，命運可也一樣，狼藉一片，慘不忍覩，地上躺的躺，爬的爬，總有十幾個漢子。

江山抓起大漢向當門而立的瘦老頭推去，瘦老頭閃身避開，那漢子直摔出去撞向一座屏風。

還有那站着的個個呆若木雞。

瘦老頭兒定定神劈胸抓住了一個，急急問道：「人呢。」

那漢子說道：「他說他上『萬花樓』去了，要把八萬兩銀子，送到『萬花樓』去。」

瘦老頭兒一跺脚，帶着人轉身就跑。

× ×

「萬花樓」是妓院，「揚州城」最大的妓院，名花之多，遠勝過「秦淮」，其豪華也是江南任何一處風月場所難望項背的。

瘦老頭兒帶着人趕到了「萬花樓」，門口兩盞大燈還亮着，那黑底金字，上書「萬花樓」的橫額却在地上，裂成了四五塊。

就衝這一點就知道來遲了。

果然一進去一看，燈全亮着，南國紅粉，北地胭脂，鶯鶯燕燕縮成了一堆，一個個花容失色，一個個不是露着酥胸就是露着大腿。

院子裏，屋裏躺的都是人，所有的傢具擺設全毀了。

從老鴇嘴裏得到一句話，十六萬兩銀子送到「揚州第一樓」去。

十六萬兩，這那是要錢，這是要命！

× ×

「揚州第一樓」，靜靜地座落在夜色裏。

飛簷狼牙依舊，雕樑畫棟也沒掉片漆，招牌還在，一個角也不少。

兩扇門大開着，裏頭黑忽忽的，沒點燈。

瘦老頭兒一揮手，十幾個人圍住了「揚州第一樓」，他站在丈餘外，揚聲發話道：「好朋友，銀子準數送到了，你下來吧！」

樓上的窗戶開了一扇，出現了白色人影，只聽那白色人影道：「先聽我一句：十六萬兩銀子少一個子兒，你離不開這兒，而且我還要見風漲一倍。」

瘦老頭兒咬牙切齒，一點頭道：「行，你下來就是。」

白色人影穿窗而出，像一片雲似的落在了地上，離瘦老頭兒約莫近丈。

瘦老頭兒兩眼要噴火，道：「小子，我要剁爛了你。」

兩把刀，從暗影裏飛出，疾襲江山背後。

江山一個旋身，兩把刀飛上半空，兩個黑衣漢子悶哼中倒了地。

江山緩緩轉了過來，望着瘦老頭兒淡然道：「你走不了了，外加三十二萬兩銀子，少一個子兒，我一把火燒了『揚州第一樓』！」

四名漢子，騰躍而至，撲過來掄刀就砍。

江山掣出了那把小玉刀，只一迎，四把單刀全斷了，江山跟着左手一揚，悶哼聲中四名漢子踉跟暴退。

一聲厲喝傳了過來：「我就不信。」

一名魁偉壯漢奔到，大刀虎虎生風，一片森寒光芒罩住了江山。

那瘦老頭兒神色剛一喜，那片森寒光芒倏斂，那把大刀不知怎麼竟落進了江山手裏，江山右手抓着刀背，泰然安詳，還

帶着一份瀟洒。

那壯漢沉哼一聲，振腕撤刀，江山沒動，他自己却站立不穩，往前一衝，江山左手的小玉刀往他腕脈劃去，嚇得那壯漢鬆刀暴退。

江山把那把厚背大刀扔了起來，揚掌往刀身上拍了一下，錚然一聲一把既重又厚的百鍊精鋼斷爲兩截，掉在五尺以下。

那瘦老頭兒不樂了，往後退了兩步，轉身要跑，但是他剛轉過身便停住了，他看見他眼前笑哈哈地站着個人，正是寃家對頭。

瘦老頭兒機伶一顫，硬沒敢再跑，他啞着聲道：「朋友，咱們究竟有甚麼過節，有甚麼樑……」

江山一搖頭，說道：「沒有，咱們之間遠日無寃，近日無仇，既無過節，也無樑子。」

瘦老頭兒說道：「那麼，朋友你爲甚麼……」

江山搖頭說道：「不爲甚麼，閒着無聊，找點兒樂子。」

瘦老頭兒氣得七竅生烟，可是不敢發作，他想哭，奈何也哭不出來，他道：「朋友，我也是個端人碗服人管的……」

江山道：「那好辦，找你的主子送銀子來。」

瘦老頭兒道：「那總得讓我走才能去找啊。」

江山道：「用不着，你留在這兒，讓別人去，銀子不來，你……」

瘦老頭兒苦着臉道：「朋友……」

江山道：「你且自問，我給過你機會沒有，結果你帶着的不是銀子，是人，他們又能把我怎麼樣，你給我到樓上去等着去，不要再廢話了。」

瘦老頭兒當眞沒敢再說甚麼，轉身要走。

一陣衣袂風聲由遠而近，二三十個拿着兵刃的漢子掠到了，瘦老頭兒心裏一喜，提一口氣就要騰身。

那知他一口氣剛提起，衣領後頭便落上了一隻手，他機伶一顫硬沒敢再動。

二三十個拿兵刃的漢子圍住了江山，江山一手抓着瘦老頭兒的後領笑道：「你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只見一名濃眉大眼，滿臉絡腮鬍，兩手空空的大漢越衆而出，他穿着很氣派，只是那身行頭穿在他身上讓人有披上龍袍也不像皇帝之感，一副暴發戶樣。

他向着江山一抱拳道：「在下豹子頭郝大奎，尊駕是那條路上的。」

江山兩眼異采一閃，說道：「『豹子頭』郝大奎，敢莫是『揚州八怪』裏的老五？」

「豹子頭」郝大奎一點頭，道：「正是。」

江山目光一轉，落在一個短小精幹的瘦削中年漢子身上，那中年漢子原跟郝大奎併肩站在一起，江山說道：「這位敢是『揚州八怪』裏的老么『拚命三郎』樂八爺。」

郝大奎道：「尊駕好眼力，正是郝某人的八弟。」

江山當卽鬆了那瘦老頭，道：「沒你的事兒了，銀子不怕沒人給，你走吧。」

瘦老頭兒如逢大赦，騰身一掠到了丈餘外。

江山望着那短小精幹的瘦削中年漢子道：「我想私下跟樂八爺談談，樂八爺，請跟我到裏頭來吧。」

他轉身往第一樓行去。

只聽郝大奎道：「朋友，你等等。」

江山聽若無聞，脚下連頓也沒有頓一頓。

隨聽郝大奎又道：「朋友，你這是甚麼意思，我郝某人的八弟有甚麼事。」

這當兒江山已到了第一樓門口，他回過身來道：「讓樂八爺進來就知道了，聽淸楚了，我要跟樂八爺私下談談。」

他轉身進入了漆黑的第一樓內。

那短小精幹的瘦削中年漢子騰身一掠到了郝大奎身邊，低低說了一句。

郝大奎一搖頭，擧手揮了一下。

兩個漢子動了，一個由左，一個由右，分兩邊撲向了第一樓。

他兩個動作輕鬆，看樣子身手不弱，但是他兩個剛近第一樓，各一聲大叫倒了地，丟了兵刃滿地亂滾。

郝大奎兩眼寒芒暴射，濃眉一軒，沉哼說道：「再上。」

這回是八個，從前左右三面撲向了第一樓，可是，他八個跟那兩個一樣，一近「第一樓」，大叫聲中全都丟了兵刃倒了地。

郝大奎如蝟鋼髯賁張，厲聲喝道：「朋友，你……」

只聽江山的話聲從樓上傳下：「我說過，我要跟樂八爺私下談談，『揚州八怪』成名多年，難道樂無畏他連這個胆都沒有麼。」

那短小精幹瘦漢子突然上前一步道：「朋友，你何妨先挑明了，樂某人跟你有甚麼過節……」

江山冷聲說道：「你跟我一點過節也沒有。」

那短小精幹瘦漢子道：「那你爲甚麼單找我樂某人。」

江山道：「你上來就知道了。」

那短小精幹瘦漢子又說道：「朋友，你……」

江山道：「不要再廢話了，我不妨告訴你，你要是再不上來，我可要放火燒這座酒樓了，我燒了這座酒樓之後照樣還要找你，言盡於此，上不上來隨你。」

那短小精幹瘦漢子退後一步跟郝大奎低低談了幾句，只見郝大奎點了點頭，隨聽那短小精幹瘦漢子揚聲說道：「朋友，樂某人出來了。」

旋見他邁步行向第一樓。

他身後，郝大奎叫過來一名漢子，低低吩咐了幾句，那漢子帶着幾個人騰掠而去。

那短小精幹瘦漢子雙臂凝力，而且運功護住前身幾處大穴跨進了漆黑的第一樓，然後又摸着黑上了樓，他一步步走得很緩慢。

上了樓，他一眼就看見了，一個白影坐在居中一張桌上，他沒停，一直走了過去。

到了那張桌前，他隔桌而立，道：「朋友，樂某人到了，談甚麼，說吧。」

江山微一抬手道：「請坐。」

樂無畏拉開一把椅子坐了下去。

江山道：「我不願意多說廢話，廢話說多了沒有用，也會讓樂八爺你不安，我只跟你打聽兩件事，只要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我保證你毫髮無損的下去，而且卅二萬兩銀子一筆勾銷。」

樂無畏冷冷一笑道：「朋友你這麼做就是爲逼我樂某人出來吧。」

江山一點頭道：「不錯，樂八爺你說對了。」

樂無畏冷聲道：「朋友，你費的事太大了……」

江山截口道：「我不願意跟你多作廢話，希望你也別跟我多作廢話，答我這頭一問，四年多以前，你到『漢陽』『歸元寺』拿走了一幅女子畫像……」

樂無畏心頭一震，但他旋卽淡然說道：「你認錯人了吧，我沒有去過『漢陽』，根本也不知道『歸元寺』廟門朝那兒開的。」

江山道：「樂八爺，你不想活着下去，你願意讓你那七個兄弟傾家蕩產，湊出卅二萬兩銀子給我。」

樂無畏道：「我說的是實話……」

他「話」字剛出口，江山身子一動，連人帶椅子已到了他身邊，那把小玉刀也抵在了他喉嚨上，道：「樂八爺，你能有今天這個成就可不容易啊。」

樂無畏大驚，他沒想到這白衣少年這麼快，他想動，那是剛才，可惜機會已經過去了，現在麼，他不敢。

他揪着心道：「你，你聽誰說我去過『漢陽』……」

江山道：「你以爲『漢陽』沒人認識你，巧得很，『歸元寺』那天有個香客認識你。」

樂無畏道：「好吧，我承認去『漢陽』『歸元寺』拿過一幅畫，只是我那是爲別人跑腿……」

江山把小玉刀放了下來，道：「這個我知道，你是替『神手書生』楚凌霄跑腿，是不是。」

樂無畏一點頭道：「不錯，你既然知道我是爲誰跑腿，你就該知道那不關我的事。」

江山微一搖頭道：「沒人怪你拿那幅畫，爲朋友兩脅都能插刀，何況是跑跑腿，只是，你是『神手書生』的朋友麼？」

樂無畏道：「不錯，我跟『神手書生』是朋友。」

「那眞是好了，我眞是太失敬了，」江山道：「那麼，『神手書生』離奇失踪有五年了，你是在他失踪之後到『漢陽』去的，請你告訴我，『神手書生』現在什麼地方。」

樂無畏道：「這個……我不知道，他沒告訴我，或許是我把畫交給他之後他才失了踪。」

江山道：「不，他是在五年前七月十五那一夜失的踪，而你却是在八月十五那一天到『漢陽』『歸元寺』去的……」

樂無畏道：「話是不錯，可是有人見着他那就不能叫失踪。」

江山「嗯」了一聲道：「這話倒也有道理，這麼說你是認定了他的失踪是在你把畫交給他之後。」

樂無畏道：「事實上是這樣。」

江山道：「那麼，『神手書生』的失踪，就跟你有關連，你是最後一個見着他的人……」

樂無畏連忙說道：「朋友，你可別含血噴人……」

江山忽地淡然一笑道：「敢情你們還不死心哪。」

他向那扇垂着簾兒的那扇門揚了揚手，那扇門後响起了幾聲大叫，跟着砰然幾聲似有重物墜地一般。

江山道：「還有幾個，樂八爺，你下令讓他們躲開這兒吧，要不然他們都得躺在這兒。」

樂無畏惱羞成怒，沉喝說道：「是誰在那兒，丟人現眼，都給我滾。」

江山笑了，道：「這眞是端誰的碗，服誰的管，樂八爺好威風，咱們還是談咱們的，樂八爺，據我所知，『神手書生』失踪的時候身上帶着一樣價值連城的寶物，我打聽得也很清楚，你樂八爺幾位只在四五年前，也就是在『神手書生』失踪之後發的財，這實在讓人動疑。」

樂無畏要往起站，可是江山伸手按在了他肩上，他沒能站起來，他急道：「朋友，你可別亂栽贓，我樂某人在『揚州』地面上可是有身份的人……」

江山道：「樂八爺，你幾位的底，我摸得很清楚，四五年前，你『揚州八怪』只不過是幾個土混混兒，你們那兒發的橫財……」

樂無畏道：「我們發的財是我們正正當當拿勞力換來的……」

江山道：「我不信！」

樂無畏一點頭道：「好吧！我告訴你吧，我們發的財是我拿那幅畫像換來。」

江山微微一愕道：「你們發的財是你拿那幅畫像換來的，這話怎麼說！」

樂無畏道：「是這樣的，四五年前有個人找上了我，他對我自稱『神手書生』楚凌霄的朋友，到『漢陽』『歸元寺』找主持和尙拿幅畫像去，條件是百顆明珠，我跑了趟『漢陽』把那幅畫像拿來了，他把那百顆明珠給了我，從那時候起我們幾個就發了財。」

江山道：「那人是『神手書生』？」

樂無畏道：「那人是不是『神手書生』我不知道，他幪着面，我連他的臉部都沒有看見，不過，他的穿着跟口音上，我知道他的年紀在四十以上，而且是『揚州』本地的人。」

江山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不是『神手書生』，『神手書生』不是『揚州』人。」樂無畏道：「那我就不知道了。」

江山道：「你在『揚州』地面上很熟是不是？」

樂無畏道：「不錯，這是實情，揚『州』地面上我熟得不能再熟了。」

江山道：「那麼當你聽出那人是『揚州』口音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他是『揚州』地面的那一個？」

樂無畏道：「這個——」

江山說道：「還有一點，這個人既然找上了你，顯見得他對你知道得也很清楚了！」

（未完）

抗戰英雄事蹟／

蕭逸・文
盧令・圖

京滬線上

第七車廂

月台上到處都是亂嘈嘈的，小販高聲的喧叫着，賣的是烟捲瓜子，還有本地的特産——酥糖。

火車是一大早由南京「下關」出發的，算算時間已經七八個小時了，現在才到蘇州，看樣子到上海非天黑不可！

像一條大懶獸似的，扒在閃着銀色電光的鋼軌上直喘着氣——火車這玩藝兒，在現時的中國還是够時髦的。

雲九瞇縫着眼睛，由車廂裏向外面盯着，黑烟飄過來，像小雨點似的飄洒着煤星子，他不時的拂着身上的中山裝，透過白白的蒸汽，他看見了一個跨着刀的日本軍官，率同着六名日本憲兵，正由站旁裏步出來，皮靴踐踏着「水門汀」地上，發出清脆整齊的步伐聲。

列車長像孩子一樣的哈着腰，不時的打躬作揖，把七名鬼子迎上了車，紅帽邊的路警伸了一下胳膊，火車拉了一聲長笛，這條大黑龍前後撞擊了一下，才又吃力的開始爬動起來。

於是，站房，欄柱就像拉洋片似的一幕幕的快轉着，越來越快，綠色的稻田，原野終于取代了雜亂的房舍——

也許在鄉下住久了，雲九對於都市總覺得不太習慣，不管是那一方面，就算是跟陌生人說一句話吧，都覺得挺蹩扭，怪不是個滋味。

在南京他就呆不慣，北方的垮子，碰上南方蠻子，本來就有三分不自在，可有怎麼辦法，爹娘生下來就是一副硬骨頭，天生吃軟的牛脾氣，鬼子的氣不好受，二鬼子的氣更不好受，狗急跳牆，人急造反，逼到最後只有「殺」之一途了。

在北平殺了三個日本人，弄得滿城風雨，呆不住了，輾轉到了南方，在南京窩了不到一個月，他老兄可又闖禍了。

這一次禍事可闖的不小，殺了兩個汪僞組織的警察，外帶十個日本憲兵，新街口日本憲兵隊隊長「小松猪平」就算一個被他給擺平的，幾個日本矮子，一個人肚子上一刀，那一次眞够痛快，大名一下子就揚開了。

在南京一提「雲九」的大名，連三歲的小孩都會叫一聲好，日本人可是他奶奶的由牙縫裏恨的發慌。

據說雲九這個人，有一身奇怪的武技，有人說他硬是有武俠小說裏那種高來高去的輕功，三五丈高的城門樓子在他看來，是不當作一回事，來去自如，有如康莊大道！

又有人說，這位雲爺還有一手凌厲絕招——「定時掌」，這可是透着有點「玄」了！

他怎麼個「玄」法呢？

聽說他老兄只要在你身上拍上一巴掌，當時沒事兒，時辰一到，你老哥就得七孔流血而亡，他叫你十二點死，你就拖不到十二點過一分，信不信由你——聽說那個憲兵隊長「小松猪平」，就是被他這一手給擺平的。

「萬兒」可是這麼闖出去的，一提「定時掌」雲爺的字號，誰都油然起敬！

話說回來吧，看過他老兄的人還眞不多，認識他的人，壓根兒還沒聽說過，他這個人，就只是生存在人們的嘴裏，你要是想問問雲九是個甚麼長相的，誰也不知道！

三十來歲的年紀，高個頭，挺直的鼻樑，終日沉鬱，憤世嫉俗的一雙眼睛，這就是雲九的一個素描。

遇事「沉着」是他最大的特長，就憑着他這一點，才能在危機四伏的淪陷區裏來去自如，國仇家恨，常使得他憤恨得發狂，而棄井離鄉的遊子悲怨，也會使得他潛生出無限凄涼！

火車軋軋有聲的奔馳着。

他的眼睛由車窗外轉進來，很自然的可就又落在對面那個人的身上——

二十來歲的一個大姑娘，穿着入時，長長的黑髮，雲也似的披散在背後，黑亮的一雙大眼睛，那麼含蓄着無限嫵媚，挑逗力的在凝視着——她是在聚精會神的看着一本書，雲九早已經注意到那本書的書名——「鐵蹄下」！

就是這本書，才使得他對於她產生了驚異與好奇。

那本書，他早也看過，是描述暴日侵華，淪陷區內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曾爲日方與汪僞政府列爲禁書之一；嚴厲禁止閱讀的一本愛國小說！

這個女孩子胆子不小，竟然敢在光天化日的公共場所，毫無畏縮，大大方方的閱着這樣的一本書，就憑着這一點，已由不住使得雲九破格注意，刮目相看！

她可以說長得很美，白白的一張素臉，眉清目秀，瓜子臉，高鼻樑，當她張開嘴去噬着另一隻手上的蘋果時，隱約可以看見她嘴裏的那麼白而細的一排玉齒！

「她」似乎已經發現到雲九盯視的一雙眼睛了，妙目一轉，把一雙澄波雙目回給對方，毫無畏縮之意！

四目相對之下，她偏下頭來，俏皮的盯着雲九，臉上的表情像是在說：「有甚麼好看的？」

雲九鼻子裏輕輕的哼了一聲，伸過手去，把對方手裏的書面折叠進去，輕輕搖搖頭，就把眼睛移到了另一個方向！

女孩子臉色一紅，像是猝吃一驚，趕忙把手裏的書整理了一下，眼是繼續回到書上。

她已經不能再保持鎭定了，看了兩三行，忍不住抬起頭來，向着雲九會心的一笑！

「謝謝！」這兩個字說得聲音很小，可是却能使雲九聽得很清楚！

收起了書，她把它放在身旁的一個小籐箱裏。

雲九注意了一下身旁座上的胖子，這傢伙自從一上車就睡着了，有一聲沒一聲的打着鼾。

對面座上另外的一個客人是個鄉下頭，他在打着盹兒。

「到上海去？」

「嗯！」少女微笑點了一下頭。

「從南京來的？」

「嗯！」她又點了一下頭，臉上顯露着少女天眞俏皮的笑容！

「你呢？」她反問。

「跟妳一樣！」

「你家在上海？」

「不！我第一次去！」

少女把手裏的桃核隔着窗戶抛了出去！好奇的問：「去投靠親戚？」

「我沒有親戚！」雲九一笑，率直的道：「是找活兒幹！人不能老閑着！」

「這麽說你一直沒有職業囉？」

「大概是這個樣子……」他凄凉的笑着！

「你想找甚麽工作呢？」少女說：「在上海找工作可是不大容易！」

「找找看吧！」雲九苦笑了一下道：「只要有工作，總比四處流浪好些！」

「你大學畢業了？」

「啊——沒有！」雲九笑着搖搖頭，坦白的道：「高中才唸了一年！」

少女微微點着頭，由小提箱裏拿出一支筆和拍紙簿道：「請把你的大名告訴我好不好？」

「我姓……」雲九一笑道：「妳這是幹甚麽？」

「也許我可以帮你個忙，不過也不一定！」她挺認眞的道：「還有你在上海可能居住的地址！」

雲九點着頭，笑笑道：「我姓雲，雲遠升！」

少女寫下來，道：「住址呢？」

雲九皺了一下眉，道：「這就很難說了，聽說福州路有山東同鄉會館，如果他們肯收留我，我大概就住在那裏！」

少女笑着又寫了下來，停下了筆，她自我介紹道：「我姓江，住在上海愚園路六號，電話是三二八九二！」

撕下一張紙，遞過去，微笑道：「如果有必要，你可以打電話給我！」

雲九匆匆接過來收好，眼睛却注視向車廂一端——

這時正有一個穿着中山裝的中國人，同着剛才上車五個日本人走進來，身後跟着列車長和車上的查票員。

車廂內由於這些人的出現，立刻顯得很緊張。

雲九的眼睛立刻轉向車座最後排的座位上，那裏坐着四個年輕漢子，自從一上車，雲九就注意到他們了，那四個人雖然打扮成商人模樣，可是由於年輕人的不沉着，和不够老練的舉止，在在的露出破綻，雲九幾乎可以認定，他們是從事那一行的！

現在車上出現了日本兵，本能的使得雲九聯想起他們更斷定自己沒有猜錯。

事實上，四個年輕人已經顯現出一派焦急不安的樣子，彼此正在交換着目光。

列車長大聲的發話道：「各位乘客，我們接到報告，火車上窩藏着幾個特務份子，現在日本皇軍憲兵隊的橫田上尉要查一下各位的身份證明，請大家合作！」

車廂裏頓時起了一陣騷動，人人惶恐不安！

橫田上尉的一對老鼠眼，由第一排座位上銳利的逼視過來，跳過那些愚夫愚婦或是他認爲不值得一問的人，很快的看到了雲九的身上！

也許是他身上這身中山裝穿壞了。

橫田上尉手指了一下，道：「這——個——人！」

兩個日本兵，同着那名中國翻譯的「二鬼子」，立刻大步走過來！

「你——」日本兵大聲說道：「站起來！」

中國翻譯伸手用力抓住雲九的肩部，把他拉起來！

「你姓甚麽？到那裏去？說！」

雲九冷笑着正要辯白，對座那個姓江的少女笑着站起來道：「他是我表哥李雲程，這是我的身份證明！」

她手裏拿着一個紅色的小本子遞過去，「二鬼子」接過來看了幾眼，頓時面現笑容，阿諛的彎着腰，說：「原來是江小姐……失禮！失禮！」

說着用日本話向兩名日本兵解說了幾句，日本兵點點頭就向後座走過去！

雲九倒也不再多話，默默的坐下來。

後座上的四個年輕人，相繼的站起來，其中之一，做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向前面走過來！

兩個日本兵把手裏的刺刀向前一推，大聲的用日本話喝叫着，那名中國翻譯，狗仗人勢的道：「站住！」

中國青年神色一變，他忽然用力的一拳，把那名通譯打倒在地，身子一轉，已撲向正中的車廂門。

全車秩序大亂，兩名日本兵猛地撲上去，其中之一挺槍就刺，「噗！」一聲，正刺中那個中國青年的腿上，中國青年啊喲！的叫了一聲，一跤跌倒，另一名日本兵邁前一步，正要用槍托向着中國青年背上擊去！

驀地一口飛刀電也似的閃過來，正好擲中在那名日本兵背心之上！

纏着紅布的飛刀，大概有一尺長，擲刀人手勁奇大，以至於那口飛刀幾乎連手把子都全部貫入，日本兵驀地一呆，原本就够醜惡的臉上，作出了狗猪也似的一種獰惡表情，噗通！一下子倒在地上，背上一刹間爲鮮血浸滿，登時一命嗚呼！

倒在地上的中國青年，抓住此一刻時間，奮不顧身的向着車門撲去。

槍聲一响，那個青年倒了下來，持槍的橫田上尉，指揮着另兩個日本兵由前面撲過來！

最前面的日本兵，由於同伴中刀慘死，一時嚇糊塗了，他的眼睛順着方才那口飛刀來處，霍然發現到了擲刀的那個中國人，大吼一聲撲過去！

那個人——雲九，却施展出比他還快上十倍的身法，一閃而前，日本兵手裏的槍還來不及舉起來，已爲他凌厲的掌緣砍中喉頭！

「咯——」一聲，好像是喉骨折斷的聲音，那名日本兵兩眼一翻，一傢伙栽倒了地上可就別想動彈了！

雲九一不做二不休，身子緊跟着一個後折，倏地竄起來，足足躍出了丈許以外，撲到了另外一名日本兵背後，雙手運足了力道，只一下砍在那名日本兵兩處肩骨上，這名日本兵，痛呼一聲，身子向下一縮！

雲九一掄手，就像抛出一枚大冬瓜似的，只聽見「嘩啦！」的一聲，連窗砸碎

了一扇，日本人身子已摔了出去。

他身法眞正稱得上「矯健」兩個字，緊跟着一個快閃，一出手，已掐捏在那名中國通譯的喉管之上！

「二鬼子」天生的奴才，啞着嗓子叫道：「饒……命……」

「波！」一聲，喉管像水管也似的破開來，紅血就像自來水般的標出來！

橫田大尉臉都嚇白了，手槍一舉「砰！砰！」一連開了兩槍——

那個中國人，一陣子快滾，在車座上霍地挺身躍起，一抖手，由右面袖子裏再次的飛出了一口飛刀，「噗！」的一傢伙，飛插入橫田大尉的心窩裏，橫田大尉踉蹌了幾步，一頭扎了下去，也回他姥姥家去了。

車廂內衆口喧嘩，紛相爭逃，叫亂成一片。

雲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連殺了六人，兀自餘勇可賈。

他目光在逃竄的人羣裏一轉，已不見那三個重慶派來潛伏的愛國份子，得悉他們已乘亂脫身，內心不覺鬆了口氣。

接着他以極快的手法，把地上的幾具屍體清理乾淨，看着那雙沾滿鮮血的雙手，他禁不住啞然失笑——

天下再沒有能够比連殺幾個日本鬼子更痛快的事了，在故鄉，在南京，在上海，在廣大的中國淪陷區裏，他親眼看見日本人像兇神附體似的濫殺着我們的同胞，由那個時候起，內心早已種下了復仇的種籽，直到一天，他忍無可忍的時候，才爆發出悲憤的力量！

對付這等下賤無耻凶狂成性的日本劊子手，最好的方法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用血還血！

他走到自己位子上坐下來，忽然發覺到剛才曾經好心搭救自己的那個姓江的姑娘，已經離開了，全車廂的人，也全走空了。

火車像瘋了似的，加足了火力向前飛馳着，車身搖幌得很厲害，過「崑山」未停，直開上海！

× ×

上海車站日本皇軍憲兵大舉壓境，少說也在兩百名以上，「一」字形的列在月台兩側！

僞警也大批出動，分守在每一處出口的地方，軍警森嚴，如臨大敵。

火車怒吼着穿過了月台，巨大的火車頭，就像是一隻怒吼的獅子，經過長途跋涉之後，看上去即使是勇猛如昔，却已具體而微！

守立在路軌兩側的日本陸軍警備隊，在與車廂內的兩個日本憲兵取得手勢聯絡之後，撒開腿跟着第七節車廂快跑如風，第七節車廂正是窩藏着那名中國抗日俠士雲九的一節車廂！

在第三個月台邊上，火車猛然的刹住車，車輪猝停，在鋼軌上發出了刺耳的磨擦聲！

留着兩撇仁丹鬍子的日本憲兵隊長「飯田」少佐站立在月台一隅，指揮着兩名日本憲兵埋設下一挺輕機槍，他手裏牽着的一匹狼狗，像狼也似的不安寧，不時的掙扎着鎖鏈子望天狂吠！

上海車站裏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像是捉拿要犯，更像是歡迎甚麽貴人光臨似的！

在衆目齊矚下，第七節車廂正好在第三號月台上停了下來！

負責行動的日本憲兵隊分隊長「大木實」少尉，親自端着一桿衝鋒槍，在火車突停的一刹那，這傢伙像是上了火綫似的，先放了一排快槍，無目的向着第七節車廂裏射了一排子彈。

隨着他的手勢指揮下，十名日本憲兵一擁而上，拉開了車廂當中的門，紛紛跳了進去！

車廂裏空無一人——

日本人大聲的叫着嚷着，逐次的在每一個車座裏找着，槍托把靠椅紛紛的砸碎，人影也不見一個！

「大木實」少尉據報後十分震怒，親自跑上車廂看了一遍，大聲的罵着「巴格鴨鹿！」又跳下車廂！

大隊的憲兵，於是又齊奔向第八節車廂——

就在這時，他們聽見了身後日本陸軍警備隊的吼叫聲，一時槍聲大作！

警備隊的步槍，紛紛向着第七節車廂車盤下面射擊着，「大木實」霍地回頭，可就看見了一個身着中山裝的中國青年，正由路軌車盤下面疾快的向着月台上翻上來！

身法快極了，尤其是中國人那種側身跳躍的姿態，眞像世運會的持桿跳高過竿的姿態一模一樣，那麽多枝步槍，居然沒有一顆子彈能够打中他！

這個人身子一躍上的刹時之間，拳脚齊施，首先把當前的兩名日本憲兵打翻在地——

大木實怒吼了一聲，猛的撲過去。

還有比他更快的——飯田少佐手裏的狼狗也在這時鬆開了鏈子！

所謂「紂犬吠堯」，各爲其主，這隻遠比中國人命還值錢的嬌寵畜牲，在飯田少佐的鎖鏈子方一鬆開的刹時，低叫了一聲，驀地張牙舞爪的向着中國青年——雲九身上飛去，其勢如箭！

日本矮子算是開了眼啦——直到今天，他們才算眞正的領畧到了中國眞正的傑出武術，這個文明的古國，所盈育出來的子民，不儘是窩囊廢！

眼前這個中國人——雲九，在狼犬飛近的一瞬間，只見他身子猝然向下一伏，左手突揚，快似閃電般的已經扣住了狼犬頸頰上的皮帶圈子——

那麽猛厲的向下一帶，同時他的右手，就像是一口鋼刀似的猛然刺出去！

「噗——哧——」一聲，手掌全都陷入狼犬肚腹之內，緊接着拔手而出，左手向外一摔，大片的狗血，像是下了一天血雨似的！日本兵算是領受了一番「血的洗禮」，只有狗血與這羣狼心狗肺的東西才最爲相宜！

中國人雲九硬是不含糊，他身勢如風，在「大木實」少尉的衝鋒槍還來不及對準的一瞬間，已經臨到了近前，只見他快出一拳，「大木實」成了「大狗屎」，怪叫了一聲側身就倒了下去，臉上爆開了一大朵血花！

雲九旋身如風，在第二次落下身子的時候，他的兩隻手已擊中另一名日本軍官的頸頸之上！

在他雙手一陣用力的痙顫之下，耳聽着那名日本皇軍的頸頸骨節一陣子碎响，登時一命嗚呼！

雲九看準了日本憲兵少佐「飯田」站立的地方，他瘋了似的撲上去！

「飯田」少佐驚惶着舉空放了一槍，這一槍還是眞準，雲九身子一幌，跟着滾落下地。

「飯田」少佐一連又開了三槍，可是雲九墜落地上的身子轉動得是那般疾快，一陣反覆的觔斗，使得飯田眼花繚亂——雲九可就這麼走了。

在客商驚叫熙攘的人羣裏，雲九快速的前奔着。

一名僞警飛上來，嘴裏吹着哨子，做出一個要擁抱的姿態，可是却擋不住雲九兜面而來的一隻鐵拳！

對於「漢奸」「二鬼子」雲九是向來不留情的，這一拳比打「大木實」的那一拳更重，這名僞警嘴裏的哨子，差一點吞到了肚子裏去，鐵哨子硬碰到嘴裏面，把滿嘴的牙打落得一個不剩，當場就昏死在地上不動了。

雲九分拂着人羣，踉蹌前奔，他的左腿已經中彈，看上去行動較諸先前確是慢多了。

飯田少佐氣急敗壞的指揮着大批日本憲兵在後面追着，只是在萬頭雲集的人羣裏，要找出一個並不特殊的人頭，可眞是太難了。

人聲，哨音，喧嘩着，亂成了一團！

雲九撲到了一個出口站門，身後哨音跟吹着襲近——

站門口站着一名日本憲兵，一名中國僞警，日本憲兵拔槍待射的當兒，雲九情急之下，飛手把一支自來水筆擲出！

這支鋼筆在他手裏，不啻是一支飛鏢同樣的效果，「哧！」的一縷尖風，日本憲兵只覺得前額上一陣炸痛，却爲飛來的那支自來水鋼筆貫注入頭骨之內，一時間紅的血，白的腦水，藍的墨水，染成了一片！

這名日本憲兵，慘叫了一聲，倒了下去！

雲九奮全身之力騰身而起，掠過了站門欄柵，在他身子落下的同時，飛左足把那名僞警踢倒在地！

就這麼，雲九踉蹌着步履，混身於站外人羣之間！

× ×

天已經黑了——剛黑不久。

各色霓虹燈，交織成一片五彩繽紛的耀目奇光，儘管是淪陷在鐵蹄之下，上海畢竟是上海，看上去總較別的都市要繁華得多！

雲九在大批日軍僞警的追逐之下，有如喪家之犬，混身在夜上海營營總總的各色人羣裏。

他跑幾步，停下來走幾步，左腿上的傷淌流的血，把一條褲管都染紅了，身後斷斷續續的警笛之聲，證明敵方一步也不曾放鬆，他不得不忍着左腿的疼痛，勉强的快步跑着——

大街上，很多人都在注意的看着他，這是很不好的現像，因爲這麼一來，等於向敵人暴露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又不得不放慢了脚步，裝成一個普通的路人模樣，這麼一來，身後的哨音更接近了。

前面是一道彎曲的河，彎彎曲曲的穿過上海市的心臟部份，正是聞名的「蘇州河」！

雲九張望了一下，蹣跚的跨過了一座橋，在橋上他回頭張望了一眼，正看見一個僞警在身後駐足張看着。

那名僞警顯然發現了他，手指着他大聲的叫着，並且連聲的鳴着口笛！

雲九咬了一下牙，心說完了！

眼前有一道寬敞的巷子，燈光較別處爲暗，他幾乎用一隻脚跳着走，踉蹌的闖入這條敞巷之內！

當他方才進入的一刹那，那名警員已經撲了過來，這名僞警顯然還不知道雲九是何等的一個角色，他大概決心要表演一手單身擒盜，身子一撲上去，兩隻手直向雲九頸項上攀勒過來。

這一下可是他自找霉倒了——

他的兩隻手方自一接觸到對方頸頸之上，倏地爲雲九一隻手抓住了腕子，隨着雲九的一聲喝叱，這名僞警身子有如空中飛人似的被拋在當空，叭嗒！一下子摔在了這邊，頓時人事不省。

雲九驚慌的回頭，却見十數名僞警已經來到了蘇州河畔，顯然已經發現他了，他只得回身繼續前奔，身後警笛聲响成一片！

眼前一塊招牌，上面寫着「大上海紙烟公司」，這時大門敞開着，無數員工正自下班步出，雲九無從選擇，混身而入！

警笛聲响，一則僞警已現身在巷口，僞警中有人在對天鳴槍，槍聲驚動了每一個人！

這個年頭，僞警察抓人幾乎無日不有，司空見慣的事情，所抓的人十九都是愛國份子，再不就是重慶派來潛伏敵後的特工份子，這些人不用說一定爲廣大的上海市民所同情！

正因爲人心思漢，對於這些甘心事敵，爲日人所驅使的漢奸走狗，也就更加痛恨——

「這羣混蛋東西又在抓好人啦！」每一個人心裏都禁不住這麼想！

雲九混身在人羣裏，正不知如何掩飾，忽然一隻手抓住了他的胳膊——

「跟我來——」說話的是個女人，也正是抓着他的那個人，二十一二歲的年紀，長身玉立，留着劉海髮式的頭髮，身上穿着可人的「陰單士林」旗袍，腕子上挽着閃閃發光的串珠皮包，屬於時下一般時髦型的少女！

她幾乎不容許雲九多說話，就拉着他回身走進了烟廠的大門。

迎面一個穿着黃卡其布夾克的青年，正由大門內走出來，少女急喚着道：「哥哥！」

黃衣青年一怔道：「怎麼回事？」

「這個人受傷了，那漢奸正在抓他，快想個法子救救他——」

「好！」穿夾克的年輕人爽朗的答應了一聲，用力的拉着雲九轉進了烟廠大門

，少女却轉身步出門外。

黃衣青年扶着雲九轉到了門內右側的「傳達室」，用力的推開了門，傳達室的工友也下班了，他匆匆道：「你先在裏面藏一藏，我去應付一下！」

雲九忍不住在一張位子坐下來，來不及道一聲謝，那個年輕人已匆匆的關上門跑了出去！

大門外烟廠的員工擁擠着不去，警笛聲中，一羣僞警察已經跑了過來！

一個警察大聲嚷道：「有個受傷的人你們看見了沒有？」

穿夾克的青年隨便指了一下，道：「往那邊跑了。」

大羣僞警張惶着順其手指處一窩蜂似的跑了，轉瞬之間跑散一空！

黃衣青年迅速的轉回到傳達室，開了電燈！

雲九正用撕開的褲管用力的紮着那隻受傷的腿，鮮紅的血把淺灰色的褲子整個都染紅了。

黃衣青年像是嚇了一大跳，驚道：「你受了槍傷？」

雲九苦笑道：「不要緊——」他感激的點頭又道：「謝謝你們兄妹……」

說到「兄妹」二字，妹妹也進來了，她張大了眼睛看着雲九腿上的傷，害怕的道：「啊……這麼多血！」

雲九看着對方兄妹之人，冷冷笑着道：「是被日本鬼子槍打的……還好沒傷着骨頭！」

少女急道：「這樣可不行呀，小心得了破傷風！」

黃衣青年道：「對了！」他忽然想起來，對妹妹道：「妳不是學過護理嗎！快給他看一看吧！」

少女道：「這裏不行，也沒東西。」

她看着雲九，又道：「這位先生你貴姓？……如果你沒甚麼急事的話，跟我們回去一次好不好？」

雲九感激的點點頭道：「我姓雲……會不會太打擾府上……？」

黃衣青年上前用力的把他扶起來，道：「沒關係，我們快走吧！」

少女也過來帮着他哥哥扶持住雲九另一邊身子，三個人由傳達室另一個門走出去！

「我姓原叫原經文！這是我妹妹原紫玲，」黃衣青年邊走邊說，並且好奇的問雲九道：「雲兄你可是重慶派來的工作同志？」

雲九搖搖頭道：「不是！我只是路見不平，爲了救幾個地下工作同志！」

原經文道：「這就更令人欽佩了！」

紫玲道：「雲先生你的家在那裏？」

「我——」雲九一笑，說道：「我沒有家！」

「啊——那……」原紫玲吶吶的道：「你不住在上海？」

雲九道：「我是由南京來的，才下火車！」

烟廠地方很大，原氏兄妹摻扶着他左轉右彎的走了半天，才由兩行矮樹叢中穿出去，來到了烟廠的一處側門。

原經文先跑出去張望了一會才轉回來，道：「外面沒甚麼人，快走！」

說着也摻起他來，三個人走出了側門，一陣風吹過來，空氣裏夾雜着柚子花香的味道！

雲九神情爲之一爽，才注意到眼前是個小型的公園，公園裏花葉扶疏，遠處還有秋千架子，幾個兒童正在盪秋千，透過叢叢的樹影，隱約可見閃爍着奇光異彩的各色街燈，公園裏遊客不多，大多數的人都匆忙的來去着。

原氏兄妹扶着他由一個僻暗的出口走出來，外面是一條幽暗的寬敞住家巷子，門口停着幾輛三輪車，也有人力車。

原經文關照妹妹道：「妳先陪着雲兄坐三輪車，趕快看看他腿上的傷，我去買點菜！」

雲九過意不去的道：「原先生你不必客氣！」

原經文搖搖手道：「不客氣……回頭見！」說着大步離開！

三輪車上，紫玲道：「雲先生你覺得怎麼樣？」

「沒甚麼！」雲九歉然的道：「只是給你們兄妹添麻煩有點過意不去！」

「這算甚麼！」原紫玲笑了笑，抬起一隻塗着淺色紙甲油的素手，輕輕的掠了一下前額上的亂髮——

「聽你口音，雲先生你好像不是南方人吧？」

「不是！我原籍是山東！」

「啊！」她笑着偏過頭，用那雙大眼睛打量着他：「怪不得呢，山東人聽說都是大高個子！」

「原小姐是——？」

「我是江蘇人，江蘇蘇州！」

這幾句話雖非「吳儂軟語」，但是出自這小姐嘴裏，却是說不出的那麼好聽！

「我和哥哥出來的早，一直在上海唸書……」她緩緩的說道：「時局一亂爸媽也來不及接我們，都到後方去了！」

雲九道：「這麼說，令尊他們是在重慶？」

「大概是吧！」

提起這件事，她臉上禁不住泛起了一片傷感，雲九也就不再多問！

車行如風，穿過了一條大街，又轉了個彎，通入一排低矮的小洋房，整齊的巷子裏，種植着法國梧桐樹，時值秋令，樹葉已開始凋零，婆娑隨風，夜燈下幾許蕭瑟！

原紫玲招呼三輪車伕在一戶鐵柵門前停下來，付了錢就來摻雲九，雲九强掙着自己下了車。

紫玲按了一下電鈴，一個五十來歲的娘姨開了門，道：「小姐今天回來晚了——」一眼看見了雲九，怔了一下道：「這位是……？」

紫玲道：「是雲先生，雲先生腿傷了，妳扶着他一下！」

雲九道：「用不着，我自己會走！」

進了客廳，原紫玲趕忙把門關上，窗簾子也拉上，匆匆忙忙的由房裏找出了紗布剪刀，以及各樣藥物，就忙着替雲九看傷！

子彈由小腿肚子打穿過去，還算好不用再取彈頭了，當下就由那個女傭人帮着，紫玲小心的消了毒上好了藥，用紗布細

細的包紮了一遍。

女傭害怕的道：「這是怎麼了？這麼多血呀！」

紫玲道：「雲先生爲了救幾個愛國同志，不小心被日本兵槍打傷了！我看暫時就留雲先生住在我們這裏，妳等一會把樓上那間空房子收拾一下！」

女傭人嚇得臉色都變了，連連點頭。

紫玲與雲九介紹道：「這是張媽，在我們家有二十幾年了，你放心她决不會說出去的！」

說話間，門外有人在按電鈴！

張媽大驚失色道：「哎喲！日本人來了吧！」

紫玲嗔道：「少胡說，是哥哥來了，快開門吧！」

開了門，原經文由外面進來，手上拿着一些西藥還有一個油紙包，見面忙問雲九道：「雲兄好一些了沒有？」

雲九道：「好多了，謝謝你！」

原紫玲就問：「外面怎麼樣？」

「亂極了！」原經文道：「到處都是警察，日本憲兵，小馬路，福州路一帶，日本憲兵在逐戶搜查！」

張媽道：「會不會找到這裏來？」

原經文搖頭道：「不會的，妳放心吧！我們先吃飯，我順便買了點鹵菜！」說着把一包鹵菜遞給張媽。

張媽接過來，就忙着去擺筷子開飯！

原經文注視着雲九，說道：「雲兄，你單身一個人來到上海，身上又有傷，我想留你就住在我們家裏，等傷好了再走怎麼樣？」

紫玲笑道：「這還用你說，我早想到了。」

雲九嘆息一聲，道：「你們兄妹眞可說對我恩重如山，我眞不知道該怎麼報答你們才好！」

原經文「哼！」了一聲，道：「還談甚麼報答不報答？剛才我聽說雲兄在火車上殺了五六個日本憲兵，這可眞是大快人心的事情！」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聲音放低了道：「雲兄，莫非你就是傳說裏的那個『定時掌』雲九麼？」

雲九呆了一下，正不知該不該承認！

原經文怔道：「怎麼雲兄你還有甚麼顧慮？」

雲九點點頭道：「既然原先生你知道了，我也就不便再隱瞞你們……我就是雲九！」

「眞的呀？」原紫玲驚喜的叫了起來：「啊呀！原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雲九！人家都說你會飛簷走壁呢！」

原經文責斥道：「小聲點兒！」

紫玲趕忙自己捂着嘴，那雙極爲驚喜的大眼睛，却上上下下在雲九身上轉着。

原經文笑道：「雲兄，你得原諒我們，實在是老兄你的名聲太大了，這裏小畫報就把雲兄你過去的義舉編成了連環故事刋登着，我們實在太欽佩你了！」

雲九苦笑了一下，道：「外面形容我也太離譜了，其實我不過是個很普通的人，不過小的時候學過幾手功夫吧了！」

原經文道：「這就對了，雲兄你也用不着客氣，經過今天這件事，你看吧，明天一早，你的大名更要轟動上海，我們兄妹能够接待你這位抗日殺奸的大俠客，實在是太榮幸了！」

「吃飯了！」紫玲笑着道：「來！雲大哥我扶着你！」

雲九一笑道：「既然是大俠客，還能要人扶着嗎？」

原氏兄妹都笑了！

「定時掌」雲九可就在這種盛情難却的情形下留在了原家，暫時住了下來。

痛懲奴才

原經文的話還眞的沒說錯，「火車」事件第二天一大早已經傳開了，全上海大街小巷，茶樓酒肆，各機關團體，不出三天，簡直沒有一個地方不在談論着這件事情，「雲九」的俠名震驚了上海灘。

淪陷區的上海，凡是被日本人迫害的，直接的或是間接的，只要你是中國人，沒有一個不對雲九這個人津津樂道，沒有一個不在內心深處，由衷的對於雲九這個人肅然起敬！

反之，日本人，僞組織的一批漢奸走狗，却無不把雲九這個人恨之入骨！

於是——一道緊急的通緝命令，由日本憲兵隊發了出來，各治安機關也相繼的頒發命令，「捉拿雲九」的告示，張貼在任何一處公共場所，懸賞的錢數，簡直高的嚇人——「黃金三百両」。

淪陷區的幣值不穩，僞幣根本沒人存，但是「黃金三百両」在亂世裏却是一個令人垂涎的數目，一些無民族意識的屑小之輩，難免爲之眼紅，自然有人動着壞念頭，一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一上午，日本憲兵隊就接到了好幾起無稽的報告，有人說在「大馬路」見到了雲九，又有人說在「四馬路」見到了雲九在一家外科醫院看傷，於是這兩個區域頓時成爲日本憲兵搜捕的目標！

設置在這兩處地方電線桿上的警鈴一響，大批「皇軍」軍憲趕到，處置的方法是就地戒嚴，日本憲兵用蔴繩把任何可疑的地方圈起來，走路的人一律停步立正，戶內的人不許出來，戶外的人不許進去，等候着日本憲兵挨個挨家的搜查！

這些舉動，其實是空勞大舉，雲九仍然如同雲間鶴，水中魚，給人以迷霧的感覺，誰也不知道他確實的藏處在那裏！

「大上海」紙烟公司其實受支配於日本「中支振興會社」的機構之一，所生產之「大東亞」牌香烟，除極少數部份供給上海市民以外，絕大部份都配屬給中國戰區的「皇軍」享用，公司組織雖然並不十分廣大，却也擁有員工百十人，其中職員僅十二人，大多數爲烟廠和庫房的苦力工人。

原經文，原紫玲兄妹，是分配在庫房工作的職員，直屬於倉庫部經理關雲程管轄。

關雲程雖是烟廠經理，可是却受「中支振興會社」中國方面負責人江人偉所管轄，江人偉直接聽令於日本，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漢奸走狗，但是這種情形，正如公司的組織情形一樣，並不爲公司的廣大員工所知悉！

這兩天，工人的情緒很低，原因是待遇太過微薄，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都不足，因此庫房工人首先罷工抗議，關經理十分震怒，吩咐一向與工人接頭的職員原經文來見！

原經文始終是同情勞工方面的，平素對於關雲程的爲人很不齒，這時聽到他召見自己，心裏很不是個滋味！

他懶洋洋的來到經理室，輕輕叩了兩下門！

關雲程的聲音道：「進來！」

原經文進來關上門，冷冷的道：「經理找我有事？」

「當然有事！」關雲程放下了手裏的烟斗，指一下位子道：「你先坐下！」

原經文一聲不哼的坐下來！

「最近庫房裏鬧的事，你知道是誰起的頭？」關經理臉色很難看的道：「簡直太混蛋了，他們也不想想這是甚麼時候，甚麼地方，鬧下去吃虧倒霉的不是我，是他們自己！」

「經理！」原經文實在忍不住，頂撞的道：「……他們每天都加班兩三個小時，要求一點加班費，數目也不多，實在不爲過之！」

「甚麼？不爲過之？」——關經理一雙三角眼緊緊的盯在原經文的身上：「加班費？咳！你大概還攪不清楚吧！公司的經費，有一定的預算，那能够增加額外的開銷？」

原經文苦笑道：「可是一天工作八小時，也是公司明文規定的呀，既然超出時間，就應該付加班費，經理，他們的要求不能算過份！」

「你——混……」——總算還留了點情面，這「混蛋」兩個字還沒有罵出來。

一生氣就發抖，這是關經理的老毛病了，關雲程連聲的冷笑着，道：「原經文，我可一直待你們兄妹不錯，你職務管的是庫房人事，這件事情嚴格的說起來，你應該負一半責任，你知不知道？」

原經文說道：「我知道，可是，經理，有些話，我必須要誠實的反應上來，就拿……」

關經理擺擺手道：「不要說了！過時加班代表甚麼？代表在規定的時間裏沒有盡到應有的能力，他們自己沒盡到能力能怪誰？你當是公司願意加班？」

「可是，加班的原因是因爲生產的擴充增加，但是相對的，工人人數却沒有增加！」

「你……」關雲程冷笑着道：「你是在爲那一邊說話？我看你簡直變了！」

「經理，我只是實話實說，」原經文理直氣壯的道：「工人待遇不够，體力透支，直接影響到工作情緒……」

「我不要聽這些！」關經理狠狠抽了一口烟，噴出去，命令着道：「我找你來不是跟你商量這個問題，而是要你轉達命令！」

「請經理吩咐！」

關雲程沉默了一下，用烟斗指着原經文，說道：「我要你現在就去告訴那個姓高的工頭，你就說，上面决定的事，是不會更改的，要他們馬上停止罷工，要不然嘿嘿……」

「要不然怎麼樣？」原經文是個直心眼，甚麼事都挖根問底！

「要不然——可就怪不得上面要用方法對付他們！」

「他們要是辭職不幹呢！」

「不許辭職！」關雲程瞪着一雙三角眼，樣子像是要吃人！

原經文別無話說，站起身，苦笑了一下，正要轉身——

關雲程忽然面現笑容的道：「你妹妹紫玲，對於她新調的工作還滿意吧！」

原經文冷冷的說道：「謝謝經理的栽培！」

關雲程一隻手摸着下巴，赫赫笑道：「幹我的女秘書，事情是再輕鬆不過了，不用出力，事情少，待遇還特別好，只是！嘿嘿！」

原經文道：「舍妹倒不希望太清閑，她學過打字速記，經理可以另外分派她一個工作！」

「唉——我不是這個意思——她是個女孩子……再說……經文……你坐下來！我……」

「我這就上庫房去，去晚了工人恐怕不好控制！」

關經理怔了一下，原經文轉身步出！

「簡直是不知好歹！」關雲程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徐徐的噴出了一口烟，然後用手打了一下桌上的按鈴。

裏間的辦公室門開了，原紫玲淡裝清雅的走出來，道：「經理有事麼？」

關雲程未言先笑，一副色迷的樣子，道：「怎麼，沒有事就不能請妳出來談談麼？」

原紫玲面色微紅着，重覆道：「經理有甚麼交待？」

關雲程招手道：「妳過來，我有話告訴妳！」

原紫玲怪蹩扭的走前了幾步，尷尬的道：「經理有甚麼事……？」

關雲程伸手想抓她的手，可是距離又遠了一點，一副猴急的樣子——

原紫玲寒着臉重覆道：「經理有事請交待！我還有公事沒弄完呢！」

「先別管這些事！」關雲程笑哈哈的道：「是這麼回事，今天晚上愚園路江先生請客吃飯，請的都是日本人，飯後有個家庭舞會，我想帶妳去，怎麼樣？」

「對不起經理！我家裏還有事，離不開！」原紫玲不大好意思的垂下頭。

「那怎麼行？」關雲程不高興的道：「我已經答應人家帶舞伴去，怎麼好意思呢！」

原紫玲說道：「經理可以帶經理太太去！」

「她呀？」撇了一下嘴：「老黃臉婆了，還跳甚麼舞？妳就別推辭了！」

他說着抬起手看了一下表，道：「時間也不早了，我放妳的假，妳回去換換衣服，五點半我派車去接妳！」

原紫玲爲難的道：「這……實在對不起，我也不會跳舞……」

「不會跳舞？」關雲程冷冷的道：「在上海住這麼多年不會跳舞？」

「我眞的……不會……」

關雲程把臉一拉，正要開口說話，只

聽見門外一陣吵鬧的聲音，似乎奔向經理室而來。

原紫玲借機趕忙走過去開門探望，門一開，五六個漢子一湧而入，原經文和關雲程的保鏢謝虎隨後跟進來。

謝虎一件上衣漢衫被扯得七零八碎，臉上左一塊青右一塊紅！一看就知道是跟人打過架了。

前面進來的幾個大漢，正是庫房裏的工人，爲首的兩個一個叫高立，一個叫郭來順，算是工頭的身份，兩個人都是一臉怒容，其他三個也不太好看。

原經文由後面追上來，想要開口勸說，却被那個叫高立的工頭攔住道：「原先生你不要再說了，這裏面沒你的事，你平常待我們好，我們不是不知道，但是這件事你作不了主，我們實在沒辦法，只好來找經理說話！」

那個叫郭來順的大聲嚷道：「不加錢還不許走路，這簡直是監獄嗎，我們又不是犯人！」

「找經理說話！」

「找他說話！」

另外三個隨聲附合着，氣勢洶洶眼前就是不了之局！

關雲程面色一變，用力的拍着桌子道：「混蛋，你們找經理，我就是經理，想造反嗎，謝虎！」

謝虎哭喪着臉走過來——

關雲程一怔道：「你……你這是怎麼啦？」

「我不叫他們來，他們就打……！」

謝虎伸手摸着臉上的血，嘟嘟嚷嚷的道：

「他們！人多！」

「反了！這眞是反了！」關雲程大聲道：「給我搖個電話給警察處，找李大隊長！」

謝虎應了一聲，剛要轉身去打電話，却被郭來順的一隻胳膊擱在肩膀上一把抓住，道：「你敢！」

「打！」

「打！」

其他人一陣子吆喝，好漢不吃眼前虧，謝虎雖然練過幾天拳脚，可是雙拳難敵四手，何況剛才已被打怕了，經此一叱，那裏還敢不聽話，只得轉過臉來去看關雲程。

關雲程也嚇得臉色發白，却硬拿着架子，冷笑道：「你們這是幹甚麼，有話好說，你們還想打我不成？」

高立道：「打你幹甚麼？我們只是代表所有的工人向你要求合理的加薪！」

關雲程氣急敗壞的坐下來，連聲冷笑着：「太胡鬧了，太胡鬧了……」

郭來順大聲的道：「一點都不胡鬧，經理你拿多少錢一個月？我們多少錢一個月？現在大米多少錢一斤？小白菜多少錢一斤？你經理知不知道？」

「我們只要求合理的加班費！」

「不加錢就沒完——」

「對……今天非加不可！」

你一句我一句，關雲程一看眼前情形，再要硬下去，可保不住連自己也得捱打，當時只得虛拿着架子道：「好吧，這件事你們先回去，三天以後我再答覆你們，一定給你們解決！」

「今天！」

「就是今天！」

一時間衆聲齊起，大有一言不合卽要動武的樣子。

關雲程的眼睛却瞟向一旁的原經文，頗有求救的意思。

原經文說不得只好硬着頭皮上前道：「各位安靜一下，經理既然說了三天，就不會錯了，我担保三天一定給你們解決就是了！」

有人嚷着不行，可是那個叫高立的工頭，却很賣原經文的賬，爽快的答應道：「好吧，既然原先生担保三天，我們再就等三天，可是準三天，一天不能再多！」

關雲程冷笑道：「三天以後上午，你們等着吧，一定有消息！」

馬立大聲道：「好，就這麼辦，我們走！」

五個人氣勢洶洶的離開。

原氏兄妹也不願在這裏多留，也跟着退了出去。

經此一鬧，總算暫時解了原紫玲的圍，關雲程氣虎虎的拿起了公事皮包，吩咐謝虎叫司機備車，匆匆的坐車到江人偉家報告去了。

× ×

雲九在原家對面的運動場散了一會兒步，腿上的傷經過三天來小心的調養，已經好多了。

他實在耐不住寂寞，一個人悄悄的在球場草坪上步着，感覺到那隻腿着力，雖然仍是不能快行，可是預料着不久將可復原如初！

在家裏悶了三天，難得接觸一下戶外的陽光，吸一口新鮮空氣也是好的！

場子裏有人在騎馬，有人在打球，呈現出一片愉快的昇平氣氛，彷彿並沒有任何戰爭，在上海發生過，這裏也並非是敵人的佔領區，雖然也許來此的人，是屬於僞政府組織下面的一些人物，或是一些親日的社會名流，奸商之輩，只是無論如何，這些人都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

前方在拚命流血，後方也在全民抗日，大家正在響應着蔣委員長偉大的口號「一滴汽油一滴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疏財疏命，爲着中國生死存亡而奮鬬的此刻，在淪陷區的上海，却依然是歌舞昇平，茶樓酒肆朝朝客滿，市區裏簡直看不出甚麼強烈的抗日氣氛……眼前的這片昇平幸福景像，毋怪使得這位鮮血激昂的抗日激烈男兒爲之意氣消沉！

他獨自感傷着，踐踏過一片草坪，却見前面是立着鐵絲圍牆的女子網球場，正有幾個女孩子在裏面揮舞着球拍，愉快嬉笑的打着球！

雲九看了一眼，就回過身來，他心裏不禁懷疑，這些女孩子爲甚麼會這麼高興？正所謂「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打球固然是一種正當的健身運動，可是眼前在淪陷區，在敵人的鐵蹄下，能有這份閒情意緻，總令人有些齒冷！

雲九早先的一點愉快心情，在目睹着此一番昇平氣氛，竟然由不住打消了個乾淨——

他輕輕的發出了一聲嘆息，打算步出場外，就在這時，一隻網球正好由他頭上

落下來，正好落在他脚步前面！

身後的球場裏，傳出一陣女子嬉笑之聲！

「喂！把球擲過來！」——一個穿着紅色運動衣的少女大聲嚷着！

雲九剛想彎身拿起來，可是轉念一想，他就停止了動作，裝着沒有聽見的樣子！繼續前走！

「怎麼回事嗎！」紅衣少女嬌聲的嚷着：「沒有聽見是不是！請你把球擲過來好不好！」

雲九理也不理的，繼續前行，猶若未聞！

鐵柵門開，那個紅衣少女跑出來——「奇怪！」她氣忿的嗔着：「這個人是怎麼回事！」

雲九乾脆站住不動，倒要看看她敢把自己如何！

紅衣少女檢起了球，故意的轉到雲九面前，倒要看看這個人是怎麼回事！不看還好，這一看，頓時使得她呆住了——

「咦——？」她盯着雲九，不勝驚喜的道：「你……你不是雲先生麼？」

雲九這時也認出了對方是誰，頓時呆了一呆。

「你還認得我嗎？」

「當然認識……」雲九微笑着道：「江……小姐！」

姓江的少女忍不住抓着他一隻手，低聲道：「你好大的胆子……」

「江海容，怎麼回事嘛！」——球場上另外一個女孩子忍不住喚着！

「啊！」江海容匆匆向雲九道：「你等着我，我馬上來！」

說完她就轉身跑回球場，與幾個玩夥打了個招呼，關照幾句，就跑過來！

「妳不打球了？」

「看見你，我還打得下嗎！」江海容把裝着網球拍子的袋子抗在肩上，一隻手拉着他，含着笑道：「來！我們到這邊來談話！」

這地方她熟得很，轉了幾轉，就來到了一處僻靜的地方，四週是開着香花的花園，高高的一排樹木遮住了正面的街道，在花園附近，設置着幾個座位，環境優靜極了。

江海容向附近看了一下，就拉着他在一張石櫈上坐下來。

「你眞是好大的胆子！」她盯着他道：「你難道不知道，這幾天全上海的人都在注意你麼！」

「有甚麼好注意的？」

「日本憲兵到處都在抓你，你還敢亂跑？」

雲九點點頭，說道：「我知道，但是我實在悶不住，出來散散步！再說我也不怕！」

「聽說你受傷了！是不是？」江海容一面說着，一雙眼睛在他身上轉着！

「已經好了！」

「那就好了！」江海容臉上展開笑容，道：「早上我還打電話找你呢！同鄉會館說沒有姓雲的，你到底住在那裏呢！」

雲九沉默的看着她，對方的青春活力，和一派天眞漸漸的感染了他，使他原來的一些沉悒和不快已不復在，況乎從一開始在火車上，她就在他印像裏留下了良好的一面！

「住在一個朋友家裏！」

「你上海有朋友？」江海容好像很驚訝！

「是新認識的！」

「你可要注意……萬一……」江海容頓了一下，關心的問：「你這朋友靠得住麼？——我是說，你對他，認識得夠清楚麼？」

雲九苦笑了一下，道：「我這條命，就是他們兄妹救的，當然靠得住！」

江海容點頭道：「那我就放心了！」

雲九見她說得直爽，絲毫不加掩飾，難免看了她一眼，江海容臉色微微一紅，畧含羞澀的笑了一下，低下頭來——

「那一天我實在嚇壞了，先跑了，你不會怪我吧！」

雲九道：「當然不會，江小姐……你找我有事麼？」

「別叫我江小姐，我叫江海容，大海的海，容貌的容！」她微笑了一下，掠了一下散置在前額上的幾根秀髮，接着道：「我已經爲你找着事了！」

「眞的？」雲九大出意料的道：「這麼快？」

江海容道：「我答應人家的事情，一定會去盡力，你倒說，該怎麼謝謝我？」

雲九一笑道：「妳說呢！」

「這麼吧！」江海容道：「明天上午我去找你，陪你去那個地方應徵，等成功了再說吧！」

雲九道：「是甚麼工作？」

江海容看着他道：「你的字寫得怎麼樣？」

雲九道：「不算好，不過，也不算太壞！」

「那就行了，是一家紙廠，廠長是我舅舅！我已經跟他說過了！」

「他怎麼說？」

「一切通過……不過詳細情形要你本人去當面談後才能通過！」

雲九想了想，點頭道：「好吧，那麼明天早上十點鐘，我在這裏等妳！」

江海容一笑道：「有一點要請你原諒……我把你姓名改了，你不介意吧！」

雲九笑道：「當然不能用雲九的名字，妳改成甚麼？」

「李鐵漢！」

雲九一笑道：「改的好，就叫李鐵漢吧。」

江海容道：「那天在火車上，我看見你眞是好本事，一個人對付這麼多人，心裏眞佩服你，所以給你取了『鐵漢』這個名字，爲了不讓人家疑心，我以後就算呼你李大哥好不好！」

雲九道：「好，只是我高攀了！」

江海容嘟了一下嘴，道：「這是甚麼話，我知道，那天在火車上我拿出一個證件，你疑心我了是不是？」

雲九一笑道：「那倒沒有！」

江海容白着他，道：「有些話我也不便跟妳多說，不過我要妳相信我，我最恨日本人，也恨漢奸走狗！」

說到這裏，她的臉禁不住紅了一下，



低下頭情不自禁的嘆息了一聲。

雲九忍不住緊緊握住她一隻手，搖了了一下，道：「這樣我們才是一條路上的同志，好了，我該回去了，明天上午十點鐘再見！」

江海容道：「再見！」

雲九逕自離開，他一直來到了門邊轉過身來，却見江海容仍然站立在那裏向這邊招手，雲九倒有點不大好意思，雖然說這些年在江湖上飄泊得更加老練了，可是却始終也不曾與任何異性結交過，江海容無異在他內心深處，留下了清新良好的印像……

他幾乎不敢再多她一眼，轉身匆匆步出。

不想身子一轉過來，却差一點與面前另一個少女撞在了一塊！

那個少女正用一雙似笑非笑，多少有點酸溜溜的眼睛在凝視着他，雲九却沒有注意到——

他說了聲：「對不起！」剛要低頭走過！

面前的那個姑娘却有意伸出一隻脚橫在他面前，像是要絆他的樣子！

雲九一楞抬頭，才發覺到前面站的是原紫玲，不由驚喜的說道：「是妳——大妹！」

原紫玲一笑，說道：「幹嗎，這麼急呀！」

雲九掩飾道：「沒有……只是急着回去！」

「嗯？」原紫玲笑又不笑的凝睨着他，兩隻手把一個公事包抱在胸前，道：「她是誰呀！」

「誰是誰？」雲九裝傻的問。

原紫玲微微一笑，道：「我都看見了，就是遠遠給你招手的那位關小姐呀！」

「啊——」雲九淡然的道：「這就是我跟你提過在火車上的那位女孩子……」

原紫玲點點頭，道：「好心救你那位小姐？」

「不錯……就是她！」雲九尷尬的道：「眞巧，會在這裏碰見了她！」

原紫玲笑道：「是巧得很……其實你應該請她回家來玩玩才對！」

雲九搖搖頭，說道：「那不太好，我不過才與她一面之交……走吧，我們回去吧！」

原紫玲欣然有所發現的道：「呀！你的傷好的這麼快？」

「這都是妳的功勞……我一定要好好謝謝你！」

原紫玲道：「你又來了！我才不希罕你謝我呢！」

說着她情不自禁的把一隻手挽着他，樣子很天眞的說：「等過些時候，我再為你想法子找個工作，你有了事情以後再請我的客吧！」

雲九心裏一動，這句話剛才江海容已經說過了，同樣的話，出自同樣年輕漂亮的少女口中，自然令人有一番說不出的消受！

他正想把江海容明天給自己介紹工作的事說出來，可是却又不大好意思出口！

原紫玲一派天眞，緊緊的挽着他，上海這個地方社交確是較別處開通得多，也許她心目中確是把他當成「大哥」來看待，是以神態，談吐，一舉一動都那麼自然，雲九與她相處數日，倒也習慣了。

家門在望，原經文正在門口佇望着。

原紫玲鬆開了挽着雲九的手，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可是原經文却笑嘻嘻的絲毫不以爲意！

這邊的他抱拳道：「恭喜，恭喜，恭喜你的傷好了！」

紫玲吃了一驚，道：「小聲點！」

原經文像是忽然警覺，四下看了一眼，幸好沒人，三個人步入大門，關上了大門。

原經文道：「你們怎麼會在一塊？」

紫玲笑道：「我下班正巧經過運動場，可就碰見他了！」

雲九道：「我悶得發慌，去球場上溜溜腿！」

「這一溜腿，可就碰見了心上人！」原紫玲笑着接口說道：「那位江小姐好漂亮——」

原經文喜道：「眞的？」

雲九紅着臉，說道：「大妹眞會開玩笑！」

原紫玲道：「誰開玩笑，我說的是眞的！我看這位江小姐一定是有錢家的闊小姐，要不然她不會來這裏打網球！」

雲九道：「他的家世我還不清楚！」

三人步入客廳，張媽已把晚飯備好了，催着吃飯。

飯桌上原紫玲想起了白天廠裏發生的事情，就問原經文道：「哥！那些工人還罷不罷工？」

雲九把謝虎踏在脚下，謝虎哀聲求饒●原經文也恐弄出人命，也上前相勸●

原經文想起這件事，臉上泛起了一片怒容，冷冷的道：「他們答應三天不鬧事，要是三天以後關經理再不發給他們加班費，事情可就不好收拾了！」

這件事雲九前兩天已經聽他們說起過，不禁關心的問道：「你們經理批准了沒有？」

原經文哼了一聲，道：「他呀！他不減錢就是好的了！」

雲九道：「這太不合理了，難道這裏沒有工人公會嗎？」

「公會有什麼用？」原經文冷笑道：「這是敵僞時期，有理也說不清，關經理純粹是個小人，他背後有人支持，我眞爲這批工人担心。」

「你是說他們有性命之憂？」

「那還不至於！」原經文道：「他還需要他們的勞力，我只是奇怪他答應三天後給他們滿意的答覆，可是他根本就不像要加他們薪水的樣子，這三天看來是緩兵之計，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雲九冷冷一笑，說道：「到時候再看吧！」

原經文放下筷子，眼睛注視着妹妹道：「他好像還提到了妳！我看他對妳不存好心，妳要提防一二才好！」

原紫玲道：「我知道！」

說時臉色微微一紅，輕嘆一聲，道：「我想請調，換個工作！」

「我也有這個意思！」原經文說道：「過兩天，妳就上個簽呈，看看他怎麼留你？」

雲九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怎麼，這姓關的對大妹有什麼歪心不成？」

原紫玲道：「他本來要請我今天晚上去跳舞，被我推掉了！平常看着我一副鬼像，我眞受不了！」

雲九冷笑一聲，道：「我倒想會一會這個人，我生平最恨就是這種狗仗人勢，濫用職權的敗類，早晚我要他知道我的厲害！」

原紫玲生怕他爲此又鬧出事情，當時笑道：「你也犯不着爲這種小人生氣，反正等工人風潮平息以後，我請求調職就是了！」

雲九道：「他要是不准呢？」

「那我就辭職不幹！」

原經文一笑道：「對！有志氣。」

紫玲白着他，笑嗔道：「是呀，有志氣，我眞失業了，可全靠你這個小職員的哥哥養我啦！」

原經文道：「沒問題，一句話——」

雲九不禁被他們兄妹的俏皮，逗的笑了！

笑聲未住，就聽得大門外汽車喇叭連響之聲，緊接着又有人在按着電鈴，張媽匆匆的跑出去，須臾轉回來，看着紫玲，道：「小姐，外面車子來接妳，說是關經理接妳去吃飯！」

原氏兄妹不禁一怔，雲九更是心裏一動！

紫玲忿忿的道：「見鬼……誰答應他去吃飯了，妳去說我吃過了！」

張媽答應着又跑出去！

須臾，門外傳來一陣人聲——

張媽的聲音道：「咦……你這個人怎麼硬往裏面闖呢！」

雲九與原氏兄妹都霍然站起身來，就見一個人用手用力的將張媽推開，大步走進來。

原經文認得這個人，正是關雲程的跟班兼保鏢謝虎，今天下午才挨過工人的揍，想不到現在又是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

謝虎根本也沒把原經文這麼一個小小職員看在眼睛裏，登堂入室的，大步走進來。

他一眼看見了原紫玲，嘻嘻一笑，道：「原小姐，妳這是開什麼玩笑，我們經理要接妳吃飯，妳怎麼都忘了，快走，快走！」

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原紫玲的手，却爲原紫玲閃身讓開！

原經文大聲道：「站住！」

謝虎聞聲好像才發現原經文這麼一個人，當時斜着眼睛睨過來，一笑道：「哼！這不是原先生也在嗎！我們經理關照說，已經和原小姐約好了，我是奉令來接她來的！」

原經文冷笑道：「你回去轉告關經理說她不舒服……」

謝虎「哧！」一笑，用大姆指在鼻子上抹一下，道：「這是什麼話，原小姐不是好好在這裏嗎！」

原紫玲皺眉道：「可是我已經吃過飯了！」

謝虎道：「那有什麼關係，反正妳人到就好了，走！走！走！——」

說着他就又想上來拉原紫玲，不意面前忽然伸出了一隻脚，差一點絆他一個跟

斗，謝虎一偏頭，才注意到身旁還有一個人。

當然他不認識雲九，雲九的臉色可不大好看！

「你這是幹什麼？」雲九冷着臉道：「主人既然不歡迎你，你還留在這裏幹什麼？」

謝虎吊兒郞當的一笑，說道：「喝！管閒事的人，還眞不少呀！兄弟，你貴姓呀！」

雲九還未開口，原經文已先開口道：「他姓李——」

雲九一笑道：「不錯，李鐵漢！」

一面說着，一隻手可就搭在了謝虎的肩上，謝虎登時神色一變，這傢伙是生就的野性難馴，那裏會這麼輕易的就服了誰！仗着他曾經在拳脚上下過兩三年的功夫，平素又會把誰看在眼裏？

這時候他肩膀向下一沉，嘴裏說：「姓李的，你這是幹什麼？」

嘴裏說着，右手可就猛的翻起來，反向着雲九右肩頭上搭下來，可是他的手方自抬起一半，可就抬不起來了，原因是雲九壓在他肩上的那隻手一時力道大增，重如山嶽，使得他這隻手根本抬不起來！

心裏一驚，謝虎的左手可就用足了力，一拳直向着雲九臉上猛力打過去！

這一拳要是打上了，可是不輕，問題是他根本就打不上，拳頭才遞出了一半，只聽得雲九一聲冷笑，說道：「你還差得遠！」

隨着他的手向外一翻，謝虎成了「飛虎」「呼！」的一下子平空飛起，他身子緊緊擦着天花板，飛出了有丈許以外，「噗通！」一下子，摔在了客廳門口，可是不輕——

一連在地上打了幾個滾，他才站了起來，一時間，眼都紅了，獰惡的叫道：「好小子，你是找死！」

這類人一天到晚身上都離不開傢伙，右手向着小腿上一探，已拔出了一口七八寸長短的尖刀。

看到這裏，原紫玲嚇得叫了一聲，害怕的道：「謝虎你快住手！」

謝虎冷笑着慢慢把身子湊近過來，臉色愈加的顯得猙獰！反過來看雲九却像是沒事人似的！

他只是含着輕微的冷笑，在注視着謝虎！

原氏兄妹，幾乎都被嚇呆了，原經文大嚷道：「謝虎，你敢動刀，還不把刀丟下？」

謝虎那裏肯聽？反倒是更壯了胆，嘴裏叱了一聲，身子已飛撲了過去，手裏的短刀兜心就刺！

像是一條銀蛇似的，刀身上閃起了一道銀光，眼看着這一刀已扎在了雲九的心窩上，可是不知怎麼回事，就只見雲九的手巧妙的一翻，怪的是，本來在謝虎手裏的刀却到了雲九的手裏。

謝虎大吼一聲，猛力一拳向着雲九臉上打去，雲九左手微起，只一把已經抓住了他打來的拳頭，謝虎只覺得對方這隻手其力千鈞，簡直無法掙脫，一時慌了手脚，大嚷道：「你……要怎……怎麼樣？」

雲九冷笑着道：「不怎樣，給你留點紀念，叫你以後別老欺侮人！」

話一出口，右手握住對方拳頭用力的一摔，只聽得「克！」的一聲，謝虎慘叫了一聲，一張臉頓時變成猪肝顏色，隨着雲九向外推的勢子，他整個身子跌出了丈許以外，摔倒在地。

謝虎一個翻身，還來不及站起來，雲九已再次的來到了他身前，一抬腿踏在了他背上，微一用力，謝虎噗通！的一下子仆下來，臉部重重的磕在地上，鼻子一酸，熱血滴洒直下！

「唉唷……」他小子一刹時銳氣全消，大聲的叫嚷着道：「李先生饒命……饒命！」

原經文見狀還眞怕他打出了人命，當時趕忙上前道：「雲兄……算了，饒他一次吧！」

謝虎聽原經文口喚雲兄，頓時楞了一下，嚇得面無人色。

雲九把脚由他背上放下來，怒叱道：「滾！」

謝虎嚇得鬼叫一聲，爬起來一溜烟似的跑了出去！

大門外汽車馬達聲發動，駛離！張媽關上了大門，回來道：「走了！」

原紫玲目盯着雲九，驚愕的道：「大哥可眞是好東西！以前我只是聽人說，今天才眞正的看見了！」

雲九冷笑道：「我生平最恨這種奴下奴，遇見這種人我拳頭下是毫不留情，今天還算便宜他了！」

原經文道：「只怕他挨了這頓打，那關雲程不肯善罷干休！」

雲九一笑道：「怎麼，你怕了？」

原經文道：「我兄妹這個差事，根本無所惋惜，怕的是你的身份外露，萬一要是讓關雲程知道，可就痲煩了！」

雲九冷冷的哼了一聲，苦笑着道：「到時候再說吧，他不找我，我也不找他，他要是找了我，我也就放他不過，等着瞧吧！」

原紫玲皺了一下眉，道：「哥哥說的不錯，關雲程這個人，還是小心防着他點的好！」

雲九不忍拂其兄妹好意，點頭道：「我知道了！」

經此一鬧，這頓飯誰也沒興趣再吃下去了，張媽草草收拾飯桌，原氏兄妹只是怔怔的坐在椅子上，似乎愁雲重重，雲九談了幾句，獨自轉回房中。

在燈下，他獨自思忖着，忽然明白過來，暗忖道：是了，我只顧一時義憤發洩，全然未曾料到原氏兄妹如今立場，關雲程身爲廠長，又是他兄妹直屬上司，我這麼一打，豈不爲他們兄妹惹了大大的痲煩？……莫怪他們兄妹有那番沉重的表情！

想到這裏，心裏着實的不是滋味，不禁又想到自己，身負槍傷亡命街頭，如非他們兄妹仗義援手，接來這裏居住療傷，此番只怕早已落在日本憲兵隊手裏，飽受毒刑而至死於非命了。

「他們兄妹實在對我恩重如山，我却要好好報答他們才是，切不可再給他們添痲煩了！」

恩念及此，可就深深的責怪自己今晚太衝動了，萬一他們兄妹因此失業，自己

良心何安？

這一夜，他反覆的思索着這個問題，一直聽到客廳裏的掛鐘敲了四聲，才朦朧的睡着了。

紅顏知己

他從來不曾起來這麼晚過——睜開眼睛的時候，看了一下錶，已經九點半了！

雲九趕忙的起來，以最快的動作穿衣洗嗽一番，張媽由厨房裏出來，笑着道：「雲先生早！」

「早！」雲九說：「我起得太晚了，不像話！」

張媽笑咪咪的說道：「小姐有封信給你！」

「啊——？」雲九很奇怪的接過來，摸了一下，信封裏面厚厚的，不知是什麼物件！

這時候張媽拿着鷄毛掃子到客廳收拾房子，雲九就把信封拆開來，首先入目的是一叠嶄新的鈔票。

粉紅的信箋上，寫着幾行秀麗的鋼筆小字：

「雲大哥：這點錢是我送給你買衣服穿的，請別拒絕！不好意思當面給你，又不願意讓哥哥知道取笑我，所以才出此下策！今天晚上的事，你千萬不要介意，這個差事我早就膩了，不幹最好！

紫玲深夜二時」

雲九看完信後，心裏着實的感動，一時不知如何是好，苦笑了笑，心裏不禁想着：紫玲妳是何苦？我雲九堂堂七尺之軀，豈能伸手向妳拿錢？……不過，妳的心意我却領受了！

他再想把錢交給張媽退還給紫玲，可是轉念一想，又似不妥，也許張媽並不知道這件事，這麼一來不是反而使得紫玲更窘麼？

想了想，只好暫時把這些錢收在身上，低頭看看自己身上衣裳，才發覺到那襲中山裝，已有多處磨得都發光了，在「上海」這個紙醉金迷的地方，這身穿着確是顯得有些太寒酸了，自己沒有想到，紫玲却替自己想到了。

張媽走過來道：「雲先生吃飯了！」

雲九道：「謝謝！今天太晚了，不吃了！」

張媽說：「早上小姐關照我，說雲先生喜吃三六九的長沙包子，特別去叫我買了一盤！」

雲九愧疚笑道：「你們小姐眞是想的太週到了，我就吃兩個吧！」

張媽端過包子來，問道：「雲先生要出去嗎？」

雲九道：「……要出去一趟！」

張媽道：「今天外面好多日本憲兵！雲先生小心一點啊！這些日本人，你跟他是有理說不清！」

雲九點頭道：「我知道！」

牆上的鐘已指在九點五十五分了，想到了與江海容的約會，不好意思遲到，再說他眼前確實是需要一份工作，就在這一刹間，他忽然迫切的感覺到自己必需要找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才好！

雖然用錢去報答別人的恩惠太庸俗一點了，可是目前却也沒有更適當的方法！

匆匆的來到了綜合運動場，手上的腕錶已是十點過十分，第一次跟女孩子約會就遲到，實在不大好意思！

剛剛步入運動場側門，就聽見身後汽車喇叭聲響！

一輛流綫型的黑色轎車從他身後開過來，近得幾乎要從他腿上壓了過去——

車門打開，穿着一襲粉紅色洋裝的江海容，顯得格外的嬌媚，艷陽秋光裏，益見她長身玉立，貌比花嬌！

雲九怔了一下，道：「對不起，我來晚了！」

江海容一笑道：「快上車吧！」

說着不待他答應，已拉着他鑽進車門，雲九想拒絕已來不及，只見她吩咐前座司機道：「永豐紙廠！」

司機是個四十來歲的瘦子，身上穿着整齊的米色中山裝，他似乎很驚訝小姐怎麼會看上這麼一個窮小子？一雙眼睛勢利的在雲九身上轉着。

江海容用手拍着前座道：「看什麼嘛！去永豐紙廠聽見沒有！」

司機這才答應了一聲，把車子開上了馬路！

雲九道：「其實妳告訴我地址，我自己去也是一樣的！」

江海容微笑道：「有我介紹，總好一點！」

須臾，車子在一個巍峨的大門前停下來，司機連按了幾聲喇叭，大門慢慢打開，汽車直駛入內。

透過車窗，可以看見漂亮的一所花園，還有噴水池，正前面是紅磚的一排二樓洋房，白漆的落地長窗上爬滿了蘿蔓籬笆，大概是員工辦公的地方，廠房却遠遠聳峙在一個方向，似乎規模很大！

一名小厮在外面打開了車門，江海容和雲九相繼下車。

江海容向司機道：「你把車開回去吧，等會我自己回去！」

司機答應着，就把車子繞着當中噴水池，一逕的開了出去，江海容一拉雲九道：「跟我來！」

雲九這才注意到一塊鍍金的招牌上有「永豐紙業有限公司」等幾個字樣，遠處廠房的機件操作「軋軋」聲，不時的傳過來，由於距離頗遠，倒也不覺刺耳！

敵僞時期，一般工廠多被强迫收購，即使有少數幾許開工存在的，也都是小規模的從事生產，闊窮是當然之事！在雲九的想像裏，這所紙廠一定十分的簡陋，想不到竟是如此的大規模作業，只由這排辦公室以及花園的佈置看來，這永豐紙廠一定是個相當幹得開的企業行號！

梧桐樹上的秋蟬吱吱不停的叫囂着，江海容同着雲九直接進入到正面的辦公洋樓！

在二樓一個設備豪華的客廳裏坐下來，穿着白衣的僕人献上兩杯茶。

江海容道：「郭廠長給我約好了，你去請他出來！」

僕人答應着退出去！

雲九却覺得心情很沉重，也許是在淪

陷區住久了，平素來往也都是些被壓迫的窮苦朋友，乍然接觸到這種奢侈豪華的場面有點不大習慣。

江海容似乎有點看出來了，她小聲的道：「你不高興是不是？」

雲九苦笑道：「我在想也許我不大適合！」

「別胡說了！」江海容笑道：「你不要被他這些擺設唬住了，我舅舅這個人最愛講排場！」

雲九壓低聲音道：「我是一個講實際的人……」

江海容道：「這種人，才討上司喜歡呀！」

才說到這裏，門外一人呵呵笑道：「是小容來了吧？」

廳門推開，一個戴着眼鏡，白白胖胖的中年人走進來，雲九禮貌的站起來。

這人很客氣的揮着手道：「不客氣，不客氣，坐！坐！」

江海容向雲九介紹道：「這是我舅舅郭大業——」又向郭大業介紹雲九道：「這就是我跟舅舅說的那位李鐵漢先生！」

郭大業伸出手來，笑道：「久仰！久仰！」

雲九和對方握了一下手，重又坐了下來。

郭大業却向江海容說道：「這幾天廠裏事忙，我也沒工夫去看你爸爸，妳給我轉問候一聲，這一兩天我去看他，還有事要他大力幫忙！」

江海容笑道：「我知道，舅舅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一來我們家，準有事情！」

「你這個孩子……」郭大業笑着說：「怎麼，學校放假了？」

江海容說道：「沒有放假，正在辦轉學！」

「對，這樣也好，一個女孩子老是南京上海跑，怎麼受得了？這邊復旦，聖約翰都很好，不比金陵女大差！」

江海容一笑，道：「舅舅，我今天來不是跟你談大學來的呀！」

「啊——」郭大業好像剛才想起來似的！眼睛轉向雲九道：「對不起，對不起，我們親戚好幾天不見了，一見面就聊個沒完！」

雲九道：「那裏——那裏——」

郭大業皺了一下眉道：「是這麼回事，李先生人品學識海容都詳細跟我說過了，安插個工作是沒什麼問題，只是太高級的職位只怕一時……」

雲九一笑道：「我並沒有高級職位的條件，也沒有這麼想過！」

「那裏，李先生客氣！」郭大業道：「這麼吧，我們這裏有個檔案室，李先生屈就一下，我就先給你一個秘書的工作負責管理檔案工作好不好？」

江海容笑道：「好——」

雲九猶豫的道：「如果方便，我希望直接到工廠負責操作的任務！」

「那太苦啦！」郭大業赫赫笑着說：「海容特別介紹，我怎麼可以呢！」

雲九正色道：「郭先生請允許我的要求，我不願意利用關係，我覺得在工廠比較適合一些！」

郭大業怔了一下，用眼去看江海容，道：「可以嗎？」

江海容微笑點頭道：「這是他的事，舅舅應該尊重他本人的意見！」

郭大業點點頭道：「好吧，李先生是個脚踏實地的人，佩服，佩服，這樣李先生就負責第一工廠，担任工務管理員，職位不低，就是苦一點！」

雲九道：「這就好了！」

郭大業笑嘻嘻的道：「很好，很好，李先生現在家裏都在上海？」

江海容挿口道：「李大哥是單身一個人！」

「啊……」郭大業道：「那好，我可以關照配間房子，李先生就搬到廠裏住好了！」

雲九很高興的道：「謝謝！那我今天就來上班！」

江海容笑道：「何必這麼急，今天休息一天，明天再來吧！」

郭大業笑道：「對了，休息一兩天也好！」

雲九站起來道：「那就明天一早！我告辭了！」

江海容也站起來，道：「謝謝舅舅，我們走了！」

郭大業含笑點着頭，說道：「明天就直接來人事室，我會關照劉主任，負責一切！」

雲九欠身道：「謝謝，謝謝！」

郭大業看着江海容，說道：「妳不坐坐？」

「不了！」江海容笑着說：「李大哥剛來上海，我想帶他到處去看看！」

郭大業說：「好！好！」眼睛裏却顯露出驚異的表情。

他一直把二人送下樓梯，四下看看，奇怪的道：「車子呢！」

江海容道：「我叫他走了！」

郭大業說：「那用我的吧！」

江海容笑着說：「用不着，我們走走就好了！」

郭大業「嘿嘿！」笑道：「這幾天日本憲兵在抓那個雲九，到處戒嚴，沒事還是少出門的好！」

江海容偷看了雲九一眼，見他表情鎮定，就笑應道：「知道了！」

二人出得永豐紙廠，江海容彎下腰來看着雲九的臉，道：「高不高興？」

雲九道：「這要謝謝妳才對！」

「你先不要謝我，我首先給你自己買套衣服才好！」

雲九想到了紫玲贈錢之事，不由臉色一紅，兩個女孩子居然都要自己買衣服，足見自己身上這套衣服是不能再穿了。

江海容見他聞言不着聲，就笑道：「錢你別發愁，我知道你這個人是不愛佔人便宜，就算借我的好啦，以後有了錢再還我！好不好？」

雲九笑了笑，道：「我身上還有錢！我們上那裏去做呢！」

江海容道：「我有個熟地方！來！」

一輛三輪車停在眼前，江海容先跳上去，雲九只好跟着上去，江海容吩咐道：「南京東路。」

車行如風，不一會兒可就到了。

江海容就指點着在一家「巴黎時裝洋

服號」門前停了下來，雲九一怔道：「我不穿西裝！」

江海容道：「我知道，中山裝他們也會做！」

西裝店老闆笑逐顏開的道：「原來是江大小姐，要做衣服打隻電話來就好了，何必還親自來呢，快請坐！」

江海容道：「不是我做，是這位李先生！」

「那太好了，李先生，請挑一下料子吧！」

江海容笑道：「我來代他挑！」

當時就由江海容做主，一共選了一深一淺兩塊料子，關照裁縫師父做中山裝，雲九雖然心裏不大願意，却也不便拒絕對方好意，就大大方方的量了身，說好了一個禮拜做好，價錢却沒有明說。

出了門，雲九靦覥的問：「多少錢？單子呢？」

江海容微笑着說：「你千萬別生氣，我知道你骨頭硬，可是却也不要太拒絕人家的好意，這兩套衣服算我送的，祝賀我們友誼建立的開始！」

雲九苦笑道：「一開始就受人餽贈不太好，還是把單子給我自己去拿吧！」

江海容道：「根本沒有單子，是我家的老主顧，要什麼單子！」

雲九怔了一下，就道：「那麼下一次我自己來拿就是了！」

「好吧！」江海容笑了笑，也沒有再跟他爭下去。

前面是電車站，雲九還沒坐過，很新鮮的樣子，江海容就提議坐電車，兩個人買了票，在候車的時候，江海容看着他神秘的笑了一下，說道：「昨天那個小姐是誰？」

雲九怔了一下，一笑道：「原來妳也看見了！」

江海容微笑說道：「她看見了我，我也看見了她，我還跟她笑了笑，她却沒有理我！」

雲九道：「那位小姐姓原，就是他們兄妹救我！」

「她在那裏唸書？」

「已經在做事了，在大上海紙烟廠作事！」

「大上海紙烟廠？」江海容驚訝了一下：「他們經理是不是姓關？」

雲九奇怪的道：「好像是姓關，妳認識這個人？」

「我倒不認識，不過知道這個人，是個勢利小人！」

「一點都不錯，」雲九冷冷的說。

江海容臉上現出一種憂鬱，似乎有所傷感，輕輕嘆息了一聲。

「妳怎麼了？」雲九洞悉入微的問！

「沒什麼，車來了，我們上去吧！」

雲九對她的出身不無懷疑，在車上試着問她，江海容總是避而不答，只推說是做生意的，似乎有難言之隱，他也就不再好深問下去！

電車順着北四川路一直馳下去，在「虹口公園」停下來，兩個人在公園裏玩了一會，在小館子裏吃了午飯，雲九想早點回去，江海容好像玩得很開心，兩個人就上了電車，一路回馳！

習習秋風，由車窗裏吹進來！

馬路兩旁的梧桐樹葉隨風飄零，電車在鋼軌上叮噹响着，迤邐奔馳着！

江海容把頭枕在雲九肩上，曼聲吟着道：「好舒服，我眞不想回去了。」

雲九的眼睛，透過車窗，却機警的看見了兩輛日本憲兵摩托車，由車後疾馳過來。

他本能的警覺到事情不妙，趕忙囑咐江海容道：「鬼子憲兵來了，恐怕要查車，妳先坐到那邊去！」

江海容一驚，果見兩輛日本憲兵隊的電驢子，呼嘯着向電車兩邊包抄上來。

雲九冷笑着道：「記住，無論如何不要給我打招呼，幾個憲兵我還能應付！」

江海容依言坐到了隣近的一個座位上，電車上已起了一陣騷動，兩個日本憲兵比着手勢，電車中途停下，馬路上來往的行人，俱都停步不動！

緊接着一輛滿載日本憲兵的軍車開到了路中停下來，車上憲兵紛紛持槍躍下，一一檢查着行人。

電車車門打開，兩個日本憲兵持槍上來，其中之一，由隨身的皮囊裏拿出了一張放大的像片！

那張像片一入雲九之目，頓時使得他大吃了一驚！

原來像片所攝的，正是自己那日大鬧車站時爲敵方所偸攝，照片中人騰身飛足，正在踢打一名日本憲兵，雖然臉部拍攝得很糊糢，可是顯然正是自己！

兩個日本憲兵放過婦女不看，只用手裏的像片逐個向車上男士一個個對照着，乘客稍有不順，卽力摑其面，顯出一副猙獰面目！

雲九側過臉，向着江海容搖搖頭，阻止她向自己打招呼，遂卽站起身來——

立時，一名日本憲兵大吼着，比手勢要他原地不動，雲九假裝沒有聽見的繼續向外走！

這名日本憲兵怒吼着撲上來，用手裏的槍托照着雲九前胸重擊過來，雲九自忖着這場架是非打不可了，倒也不懼，左手一拉，已抓住了擊來的槍托，用力向前一推，那名日本憲兵怪叫一聲，站立不住仰身就倒——

他還來不及翻身站起，已爲雲九飛快撲上的身子一脚踢中下額！

這一脚勁力十足，那名日本憲兵才翻起一半，就沉重的倒下來，後腦「碰！」的一聲撞在車板上，頓時人事不省，昏死了過去！

隨來的另一名日本憲兵見狀大驚，霍地由身上拔出手槍，還來不及抬起手，雲九已猛襲而進，右手向外一探，已抓住了對方持槍的手，用力一擰，已把手槍搶到了手。

那名日本憲兵一時嚇得臉色慘變，轉身就向外跑，雲九趕上一步，這時槍交左手，右手運足了功力，猛的一掌向着這名日本憲兵背上擊下去！

「碰！」的一聲悶响，這名日本憲兵一頭扎下去，碰在車欄杆上，一時頭破血流，當場也擺平不動了。

雲九以快手法一連擊昏了兩名日本憲兵，車外的人却顯然還不知道。

他回頭向江海容看了一眼，遂即向車外奔出！

衆目睽睽之下，只見他矯捷的身影，一連翻越過兩條馬路，身後日本兵發覺開槍時，雲九早已逃之夭夭！

洩露身份

雲九搬出去已經兩天了。

原紫玲這兩天心裏就好像少掉了些甚麼似的不自在，固然雲九找到了工作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可是一想到他那份工作是得力於江海容的介紹，她心裏總似有點美中不足，雖然雲九留下了地址，她却賭氣沒有去看他！

一個人用手支着頭在想着心事，到底為甚麼，自己也不明白！

一個偶然的場合裏，認識到雲九這樣的一個人，也許是對他昔日那些行俠仗義的行為心儀已久，是以在初一見面裏，自已就被他那種雄姿英發的神采所吸引住了，往後的日子彼此眞誠相處，感情更有一日千里之勢，現在乍然分開，反倒不大習慣了。

窗外秋海棠開得一片燦爛，人們慣以海棠來形容美人，大概是因為海棠具有美人的嬌艷，更有美人的那種靜態美，也許在秋季，海棠別有一種惆悵蕭索的美，更同于美人兒的那種孤芳自賞，暗裏銷魂！

原紫玲憧憬着雲九的英姿，一時顯得懶洋洋的，彷彿一點勁兒也提不起來！

走出了經理辦公室，迎面可就看見了大羣的工人怒衝衝的向這邊走過來。

關經理還沒有來，一件大事却在劇烈的醞釀之中，她忽然想到了關經理那日親口答應他們加薪的日子到了，不禁一懍！

人羣裏走在最前方的是原經文，他簡直是無力控制，不得不率同着大家找關雲程理論。

兄妹見面，原經文老遠大聲的道：「經理來了沒有？」

原紫玲驚惶失色的道：「還沒有，我這就去打電話！」

經理辦公室的大門被用力推開，數十名工人一擁而入，為首的兩名工頭高立和郭來順青着臉，一馬當先的衝進來！

原經文道：「大家有話好說，千萬不要衝動，一切等關經理來了再說！」

高立冷笑着說：「姓關的說話不算話，大家夥不能再受他的騙了！」

一個工人挺身而出，哭喪着臉說：「我老婆病了半個月了，沒錢請大夫看，再沒錢拿回去，人都要死了！」

另一個人嚷着說：「我們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家裏窮得沒有米下鍋，姓關的不能昧着良心不理會我們！」

「對！對！叫姓關的出來說話！」

「今天非加錢不可！」

「找姓關的算賬……」

「…………」

一時間衆聲齊吼，聲騰霄漢，原經文嘆息着道：「大家稍安毋躁，看看電話打通了沒有？」

一角，原紫玲放下了電話，搖搖頭道：「關經理不在家，傭人說他一早就出來了！」

「姓關的想不見面就算了？」工頭之一的郭來順一躍而起道：「走，我們到他家裏去！」

衆聲附合着，正自無可開交時，看守庫房的職員劉景立張惶的由外面跑進來，大聲道：「不要吵，不要吵，關經理帶着人來啦！」

工頭高立一怔，高聲說道：「好，他人呢！」

劉景立臉上變色的道：「還有一位江先生也在場，帶了四個人……在前面庫房裏！」

郭來順大嚷道：「他們還敢怎麼樣？走，我們找他們去，走——」

大家夥一擁而出，在高郭二工頭率領之下，一路直撲向前面庫房——

原氏兄妹提着心，跟在衆人之後一逕的來到了前面庫房！這時庫房兩扇大門敞開着，憤怒的工人叫囂着一擁而入，出乎他們意外的，關經理早已等候在這裏了。

現場除了關雲程以外還多了幾個人，一個穿着西服留着小鬍子的體面人物，儼然身份高出儕輩。

這個人坐在庫房裏一張靠椅上，身側左右，侍立着四個身着漢裝的彪形漢子，關經理坐在下手，由神色態度上看來，關雲程對於這個人十分奉承。

留着小鬍子的人嘴裏咬着一根雪茄烟，面帶不屑的注視着眼前的工人。

關雲程似乎有了靠山，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這時站起來大聲道：「幹甚麼，你們還想造反不成？」

工頭高立怨聲道：「三天時候到了，我們是來聽消息的！」

「聽甚麼消息？」關雲程瞪着眼睛說：「你們以為仰仗着人多，我就怕了？我告訴你們，這位是『中支振興會社』上海負責人江總經理，你們的要求，我已經報告了江總經理，總經理認為你們是無理取鬧……」

一名工人跳出來大聲道：「我們要求的合情合理，為甚麼是無理取鬧？」

「你們才無理取鬧……」

「對……今天非交待清楚不可！」

「…………」

衆聲喧嘩，聲騰霄漢，羣情激蕩，一時不可自已。

關雲程想不到這些人當着總經理的面，居然也是這般厲害，一時倒慌了手脚，趕忙的回頭去看那位江總經理。

留着小鬍子的江總經理，不慌不忙的彈了一下雪茄烟上的烟灰，冷冷笑道：「你們那一個說要加薪的？站出來！」

衆工人一時倒是沉默了下來！

姓江的嘿嘿一笑道：「是誰呀？站出來讓我瞧瞧！」

郭來順往前跨出一步，大聲道：「站出來就站出來！是我說的！」

「我說的！」

「我說的……」

一下子所有人都挺身而出，姓江的把手裏的雪茄烟用力的扔下來，厲聲喝道：「混蛋！你們這羣無賴，不給你們點顏色，諒你們不知道厲害！丁大龍！」

身側四人之一應聲而出，這小子歪戴着一頂禮帽，嘴裏刁着一根烟捲兒，上身

的小汗褂兩隻袖子高高捲起，露出一雙暴露着青筋的手臂。

「怎麼樣？你還敢打人？」郭來順第一個走出來，身後的人齊聲為他吆喝着。

郭來順身高幾近七尺，一身的結實肌肉，是個典型的大個子，他一站出來，身後的同夥羣起為他加油——

「揍這個小子——」

「打——打——」

面前的丁大龍臉上帶出不屑的冷笑，右手把頭上的帽子往上頂了頂。

就在這時，郭來順的一雙蒲扇大手，已飛快而沉重有力的向着丁大龍的肩上拍來。

大家夥轟然的叫了一聲好——殊不知這姓「江」的經理跟前四個人，沒有一個是好惹的，就以眼前這個丁大龍來說吧，就是受過日方特工訓練的跌打高手，極精於日本的柔道！

郭來順也是上來輕視過甚，想不到眼前這麼一個小個子能有多大的能耐，兩隻大手力拍之下，滿打算一下子就能把對方拍倒在地！

誰又知道，實際上，却滿不是這麼回事！

他的雙手方自一落向對方雙肩，就見丁大龍一聲怪叫，雙手同時向上一翻，正好迎住了郭來順拍下的雙掌，四隻四掌甫一交接的當兒，丁大龍身子向下一伏，「嘿！」的叫了一聲。

郭來順偌大的身子，眞就像馬戲團裏的空中飛人似的，一下子飛出了足有一丈五六，噗！的一下子摔下來，頭下脚上，正好扎在一具大木箱蓋之上。

這一下子力量當然可觀，箱蓋撞碎了，腦袋可也見了紅，郭來順一下子就給摔昏了過去！

眼前工人見狀，俱都大吃了一驚，一下子全都楞住了，幾個人跑過去把郭來順扶起來，郭來順樣子已成了一個血人！

大家夥勢將再也不能忍着內心的怒火，當時由高立為首，大家夥一擁而上！喊打之聲，震耳欲聾！

關經理嚇得站起來就跑，那位留着小鬍子的江總經理却是很沉得住氣，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

他只吩咐着身側的四個人，說道：「上！」

四個人「一」字的在他面前排開來，各人擺出一副架式，為首的幾個人首當其衝！

雙方短兵相接的一剎那，只聽得一陣人聲喧嘩，為首的四名工人幾乎同時被摔起在半空，砰里碰啷的摔落下來，緊接着第二排工人也被相繼的摔了出去，四名打手果然不含糊，出手不凡！

只可憐這班工人烏合之衆，人雖多，却只是叫囂的一羣，如何是對方受過嚴格訓練的柔道高手的對手，一時之間被打得鼻青眼腫，頭破血流！

四名打手，顯然餘勇可賈，各自展開身法，對方工人只要一接近身邊，沒有不被摔得頭破血流！

一場混戰的結果，不用說當然是資方大獲全勝！

關雲程侍立在姓江的總經理面前，目睹這般情景，一時寬心大放！

但是他却也別有顧慮，當時附近江總經理身邊道：「總經理我看打的差不多了，給他們留點力量好為我們做工呀！」

江總經理冷笑着點點頭，看看眼前情況也確實如此，再打下去，可保不住就要鬧出人命來了。

他這裏八字鬍撇了撇，用力的拍了幾下手，大聲道：「行啦——你們四個退下來！」

狗也沒這麼聽話，四名柔道高手聞聲即止，各自退立在姓江的總經理身側左右站好！

眼前數十名工人，還能從容站着的已經不多了，大半的人有臥着的，有坐着的，有彎着腰的……紛紛的唉唷着，好像每一個人都多少帶了點兒傷。

江總經理呵呵笑着，道：「怎麼啦！還打不打了？」

笑聲一頓，那份得意，可就不用再提了——

「要講打，你們差遠了！」這傢伙佔了便宜還賣乖，「看見沒有，你們這麼多人，我只出了四個人，就把你們打得落花流水，你們要是還敢不好好的工作，給我搗蛋，下一次，我可就不是這樣的一個打法了……」

關雲程在一旁帮着腔道：「江總經理是說得到辦得到，你們可是聽淸楚了！」

姓江的冷笑道：「今天你們都回去休息一天，明天一早來上班，誰要是胆敢借故不來，我會派人到他家裏找他去！」

說到這裏話聲一頓，轉問關雲程道：「關經理，你說這些工人裏領頭的是那兩個人？」

關雲程道：「一個是高立，一個郭來順！」

郭來順尚在昏迷之中，高立却帶着傷在一邊喘着氣，這時聞言氣呼呼的站起來，大聲嚷道：「姓關的……你太沒有人味，說話不算話！」

江總經理冷笑道：「這小子還有股子橫勁！好，給我拿下來！」

身側狗腿子早已閃身而前，高立大聲嚷着舉拳就打，他可是太不自量了。

怎麼能是眼前人的對手？

他這裏才一伸胳膊，已被對方柔道高手一下子就把他的胳膊反擰到了身後，再用胳膊肘子一擊，馬立痛呼了一聲，可就跪倒了下來。

又撲上來兩個人，抖開了一根繩子，高立就像是江洋大盜似的被綁了個結實。

江總經理由身上掏出了一張名片，交給四人之一，道：「把他送到警察局去，見周副局長，就說我說的，這個人先押起來！」

高立大嚷着：「我犯了甚麼罪要押起來？老天爺——這是甚麼世界呀！」

江總經理揮揮手道：「押下去！」

就這麼高立可就被帶了下去，「殺鷄儆猴」，這一手可是眞厲害，在場數十名工人，可就沒一個再敢吭氣的了。

關雲程大聲道：「你們還楞着幹甚麼？想一想吧，犯得着犯不着！還不給我都下去！」

大夥子彼此對看了一眼，哭喪着臉，

能走的自己走，不能走的要人掺着，像逃難的難民似的，有人嘆着，咒着，也有人低頭飲泣着，不勝唏噓的退了下去……

眼看着一場刼難，居然就這麼輕而易舉的平定了下來。

關雲程眉開眼笑的奉承着道：「總經理眞有一手，這一下子保險他們再也不敢鬧事了！」

姓江的哈哈大笑道：「對付羣衆我最有一手，不怕他們人多，他們再敢鬧事，我就當場給他們弄出幾條人命來，看看誰不怕死？」

關雲程笑道：「總經理請到後面去坐坐！休息休息吧！」

姓江的點點頭道：「也好，你把這兩個月的生產報告先拿給我瞧瞧！」

「是！是！」關雲程道：「正要請總經理指教，總經理請！」

江總經理點着頭步出庫房外，關雲程狗顚屁股的在後面跟着，兩個保鑣遠遠在後面跟着。

進了經理室，聽差的獻上了兩杯熱茶來。

關經理用手打了一下按鈴，原紫玲推門進來，道：「經理叫我？」

關經理說：「把這兩個月的生產報表拿來！」

原紫玲冷冷的應了一聲，轉身步出！

關經理一偏頭，才發現到江總經理一雙眼睛都直了，關雲程說道：「總經理用茶！」

「啊——」江總經理恍然一瞥，端起茶杯，連口的讚着道：「好！好！好！」

關雲程不禁一怔，問道：「總經理，你是說……？」

「剛才那位小姐是——？」

「啊……是我的女秘書。」

「好！」江總經理連連點着頭，說道：「天姿國色，人間難覓，好……哈哈……好！」

關雲程嚥了口唾沫，吶吶的道：「總經理過奬！」

門開，原紫玲抱持着一叠卷案，走了進來。

關雲程指着江總經理，說道：「這是江總經理，是中支振興會社，上海的負責人！」

江總經理笑着點了點頭，原紫玲禮貌的叫了聲：「總經理！」遂即逕自步出。

「總經理請過目——」關雲程把報表遞上來。

「啊——」江總經理大夢方醒的接過來，隨便翻了兩張放下來，嘿嘿一笑道：「你這個女秘書叫甚麼名字？怎麼我過去沒有看見她呀？」

關雲程不自然的笑笑道：「她姓原，原紫玲，新來還不到半年！」

「啊，是這麼回事！好！」姓江的看上去確實是動了心，一隻手連連的摸着下巴，兩隻色迷迷的眼睛瞇在了一起，一個勁兒的沉聲笑着。

關雲程道：「總經理這些報表……」

「先不用看了……」江總經理道：「雲程老弟，這幾年我對你還不賴吧！」

關雲程欠身一禮，道：「全仗總經理關照！」

江總經理一笑道：「關照不關照倒不說了，總之，我這麼閉一隻眼，你那邊可就方便多了！」

「是……日本人那邊總經理你口角春風！」

「這一點你大可放心！」江總經理由西服上口袋裏拿出了一根雪茄烟，先用嘴把烟頭咬下一小截吐掉，關雲程趕忙打着了火遞過去。

江總經理抽着了，噴出一口烟，道：「對付日本人我更有一手……要不然，這個中支振興會社的總經理會落在我江某人的身上？」

關雲程笑嘻嘻的道：「是……有關上一次我跟總經理談的那件事……？」

「你是說自銷伍千條香烟的事？」

「是……每個月能自銷伍千條，大家都可以落點個好處！」

「這件事沒問題——」江總經理哈哈一笑，站起來，拍拍胸脯道：「包在我身上了！」

關雲程大喜過望，一個勁兒的躬身道着謝。

江總經理離開座位，向外步出，關雲程跟在他身後面，走出了辦公室大門，江總經理臉上展露着狡黠的微笑——

關雲程下意識的覺得他還有甚麼話說，於是問道：「總經理還有甚麼指示？」

「兄弟，我的事你還不知道麼？」

江總經理這一刹間顯得很親近的樣子，一隻手拍在他肩上，輕聲說道：「安排一個時間，叫你的女秘書來一趟，萬事OK！」

「這這……」關雲程的臉勉强的轉成了笑臉，卑鄙的彎下腰，道：「是——一定盡力，一定盡力！」

江總經理帶着滿臉的笑逕自離開。

關雲程目送着他的背影離開之後，含着微笑轉回辦公室，一眼就見原紫玲面色不安的站在經理室，似乎有話要說樣子。

「怎麼……妳有甚麼事麼？」關經理心裏動了一下，生怕剛才江總經理的話被她聽見了。

「經理。」原紫玲吶吶的道：「我想請求調職！」

「調職？」

「是……」原紫玲說：「我想調到業務部，跟我哥哥在這一塊！」

「這……這是爲甚麼？」關雲程怔道：「在這裏不是很好麼？」

原紫玲道：「我覺得，這裏太過淸閒了……」

「淸閒還不好麼？來，來，坐下，坐下，我還有話跟你說！」

原紫玲悶悶的坐了下來。

關雲程道：「紫玲，我對妳的心妳眞不知道麼？」

原紫玲臉上一紅，冷冷的道：「我不明白經理的意思！」

關雲程愣了一下，臉色似乎有點掛不住，冷笑了一聲，道：「妳也用不着跟我裝糊塗，前兩天，我好心派謝虎接妳，却想不到，妳家裏的人，竟然會把他揍了一頓——」

原紫玲道：「這件事謝虎咎由自取……本來是他不對又能怪誰？」

「哼！」關雲程冷笑道：「聽謝虎回來說，動手的那個人有一身好本事，連謝虎那身手的人，居然都會被他給打了，他是誰？」

原紫玲道：「是我哥哥的同學！」

「我是問他叫甚麼名字？」

「叫……叫李鐵漢。」

「李鐵漢？」關雲程冷森森的笑了笑，道：「我倒疑心這個人可能姓雲！」

「姓雲？」原紫玲大吃了一驚，掩飾道：「怎麼會姓雲呢？明明姓李嗎！」

「當然我不能說他就是雲九，可是我會慢慢的查……原小姐，妳應該知道，現在日本憲兵正在全力的找雲九這個人，妳年紀輕輕的，可不要糊塗啊！」

原紫玲心裏着實吃驚，表面却力持鎭定，她把身子偏過來，像是賭氣的道：「經理不相信就算了，反正這個人現在也不住在我家了！」

「那再好也不過了，紫玲，妳坐過來一點，我還有話跟妳說——妳……」

他的一隻手可就不老實的伸了過去，想去握紫玲的手，不意却爲紫玲狠狠的把他的手摔了下來，關雲程眉毛一挑，正要發作，可是忽然想到了江總經理交待的事情，這口氣也就暫時忍了下來。

原紫玲悻悻的站起來，道：「經理沒有別的事我走了！」

關雲程點着頭，微微笑道：「好，妳請求調職的事，我考慮幾天再答覆妳，妳出去吧！」

原紫玲應了一聲，老大不高興的退了出去。

恐怖之夜

機軋軋有聲的在轉動着。

部份工人還在趕着夜工，天空飄着細雨子，燈光淸晰的照着落下的雨滴，有幾隻蝙蝠低低的掠空而過，空氣顯得那麼的低沉。

由機房裏向外眺望着，雲九有一種說不出的惆悵感覺，他有滿腹的愁衷，却又不知如何傾訴，該向何人傾訴？國仇家恨，狼烟四漫的中原，只要看上一眼，即能興起無限的仇恨，仇！仇！恨！恨！那一種無法排遣的悲憤仇恨，只得借着斬殺敵人聊慰眼前，那些殺不盡的日本矮子，中國漢奸，每一想到他們，就禁不住使得他咬緊牙關，恨不能眼前引刀稱快。

紙廠的大門徐徐敞開來，由門外一連馳進三輛嶄新的汽車，汽車壓過碎石子的路面，一逕的馳向廠房而來。

第一輛汽車門開，由裏面跳下的是「永豐紙廠」的廠長郭大業。

只見他十分恭敬的走向第二輛汽車前，親自打開車門，由裏面步出一個四旬五六留有小鬍子的「亨」字號人物。

這類人物的特徵，手上若不是烟斗一定有一隻雪茄，衣必畢挺，皮鞋擦得雪亮，頭髮梳平油貼，在上流有錢的人是離不開保鏢的，這個人當然也不例外，俗語：奴才沾主子的風光，看上去兩個保鏢也是氣宇不凡，畢嘰呢的漢褂，裏面揷着槍，左右各一的跟在主子身後面。

郭大業對於這個「小鬍子」是十分恭順的，可是第三輛車裏面的人物，顯然更重要。

第三輛車的車門，也是郭大業搶上去打開的，車裏下來的是一個矮不龍咚的漢子，這人眼睛上架着一副眼鏡，戴的是圓頂的禮帽——

這身打扮，一入雲九眸子，頓時就可以斷定出他是一個日本人！

果然這個人開口說話，十足的日本口音，那個先下來的小鬍子，却是道地的中國人，敵僞時間，中國人留着仁丹鬍子的，不是漢奸，也必是媚日的奸商無異。

雲九的眼睛裏頓時冒出了烈火般的怒燄，本能的興出了一片殺機。

大門外又開了一輛中型的小卡車，車上却載着七八個日本憲兵，除了留下兩個看守大門以外，其他幾個人都趕上來，護侍在那個日本矮子身側左右，不用說，這個日本人的身份是十分重要的了。

一行人直接向着場房裏走進來。

雲九不得不掩忍着內心的忿恨，轉過身來，他在這裏的工作，是負責督導工人的作業，和處理簡單的公文收發工作，說忙不忙，說閒可也不閒，由於這項工作得力於江海容的推薦，本諸他一向對於工作的熱忱，他的確是十分的盡力——

可是這一刹那，他的良知却像是受到了極大的侮辱，當他發覺到自己所工作的場地，竟和日本人有些牽聯時，他眞正的感到氣餒和傷心了。

一行人在郭廠長的陪同帶領之下，陸續的進入廠房。

雲九銳利的眼睛注意着他們的一舉一動。

日本人用手裏的圓頭杖，在機器上到處敲着，不時的搖着頭。

郭大業頓時敏感的道：「山口先生有甚麼高見？」

日本人拉着臉道：「太舊了——太舊了——」

他倒也能撇上幾句中國話。

郭大業哈着腰道：「是！是……」

日本人指着一旁留着小鬍子的中國人說：「江總經理你記下來……這些機器更換，我們日本生產的機器頂好，這些是米國的舊機器……不行！不行！」

小鬍子連連點頭道：「是……中支會上個月不是具了一份公文麼，只是日本政府還沒有批下來！」

「嗯！」日本人說：「不是沒有批，太忙，現在工廠生產的都是飛機，兵船……大炮，沒有時間製造別的東西，不過……佔領區的生產也重要，我們要爭取，江總經理，知道嗎，爭取！」

這番話出自日本矮子畧帶鼻音的嘴裏，聽起來簡直說不出的刺耳，眞叫你身上起鷄皮疙瘩，作三日之嘔，可是他面前的兩個中國人却並不這麼認爲。

小鬍子連連點頭道：「是……」

郭廠長更是極是奉承的道：「本廠全仗山口先生的支持，山口先生是本廠的家長，是本廠的救星！」

日本人頻頻的點着頭，用着生硬的中國話說：「永豐廠最近成績很好……你好好的幹，我提……拔你！」

郭廠長的腰可就更彎了，一個勁兒的

說着謝謝，謝謝，一行人向着機房步入，郭大業一樣一樣的解說着生產的過程。

雲九冷眼旁觀，冷耳側聽，可就明白了一切，原來這所永豐紙廠，其實是完全為日方所控制，換句話說，是一所生產資敵的標準賣國工廠。

這一刹間，他的愛國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諷刺和侮辱，面向着窗外的秋風秋雨，他喃喃自語着：老天……我都做了些甚麼？

一個比電還快的念頭，由他腦子裏閃過——

「眼前不是下手的最好時候麼？我就殺——」

眼光一瞟，可就發現到尾隨在日本要人身後的幾名日本憲兵，並不僅僅如此，還有，郭廠長是江海容的舅舅，由郭大業勢必會扯出了江海容，豈不將使得這個無辜少女也將牽連其中？

可是如果如此就放過了這些人，那也是不公平的。

自從日本人侵佔中國之後，他無時無刻不在為着多難的祖國而復仇，只要有機會多殺一個日本人，多殺一個漢奸走狗，他是絕對不會放棄的。

這種心念一經滋生，頓時在他內心根深蒂固的生了根。

眼前沒有合適的殺人傢伙，他轉身在案上拿了一把三稜的鋼銼，這把玩藝兒足有尺把長短，他把他插在腰裏。

誰也不會注意着他這個人，雲九悄悄站起身來，轉了個身，神不知鬼不覺的翻出了窗外。

由場房到工廠大門，還有一段距離，他展開身法，一連幾個起縱，已撲到了院牆邊，然後貼着牆邊，很快的溜到了大門左側。

眼前第一步，先拿這兩個看門的日本兵開刀，有計劃的製造混亂，然後混水摸魚，再下手殺那個姓江的小鬍子和日本要人！

在牆角，他打量着兩個日本兵，其中之一正低着頭在抽烟，火光明滅，照閃着這傢伙狼般瘦削的一張臉。

再看另一個，正在用一塊手巾擦着槍上的雨水。

雲九冷笑了一聲，霍地躍身而出，那抽烟的一個大驚抬頭，還沒看清是怎麼回事，雲九手中的一根鋼銼，已快而猛的插進了他的前胸。

另一個大驚抬槍，雲九的手向後一甩，那枝鋼銼「颼！」一聲脫手而出，正中對方咽喉，這個日本兵的雙眼一翻，頓時向前仆倒，在地上翻了幾個滾兒，一命嗚呼。

雲九再看看先殺的那一個還在地上爬着，只是爬了沒幾下就完蛋了。

雲九把兩個屍體向門外移了幾步，就手取過地上的槍，揚空一連放了數響，丟槍騰身，如同燕子般的向回撲入。

槍聲頓時驚動了廠內各人。

雲九立身在暗處的一棵柏樹下，眼看着數名日本兵蜂湧而出，他臉上帶着一絲冷笑，一個轉身來到了最後的一輛轎車前，開門潛入。

轎車內的司機乍然一驚，可是雲九不容他開口出聲，右手五指向外一插，正好插在了這名司機咽喉之上，只聽得「咯！」的一聲，這名司機身子向前一蹌，頓時就倒在了方向盤上不動了。

雲九匆匆把這名司機頭上的一頂鴨舌帽摘下來，戴好在自己頭上，再把他身上的一件夾克脫下來，匆匆套在自己外面。

他本想把司機的屍體移向車外，可是顯然已來不及了，車燈照處，一行人正自張慌的向汽車奔來。

四名日本憲兵保護着那個叫「山口」的日本要人，已經來到了車前。

雲九只得把司機的屍體用力的按在車座下面，車門開處那個叫「山口」的日本人已鑽進了後座，揮着手用中國話吩咐道：「快——快——」

雲九含糊的應了一聲，即刻發動馬達，未幾六名日本憲兵跳上了卡車，首先向大門外開出，雲九開車的技術，是在南京學會的，想不到今天竟然派上了用場——

一切都在他計劃之中，他不慌不忙的把車子馳出去；尾隨在前面的卡車後面，利用反射鏡，他看見了身後的兩輛轎車跟着自己這輛車後也開動了，而且他注意到緊貼在自己身後的那輛車子裏，坐的正是那個留有小鬍子的中國人！——這個人自然也是他要殺的對像！

三輛轎車在前面的那輛軍車導引之下，飛快的馳出了永豐紙廠的大門，直馳向平整的柏油路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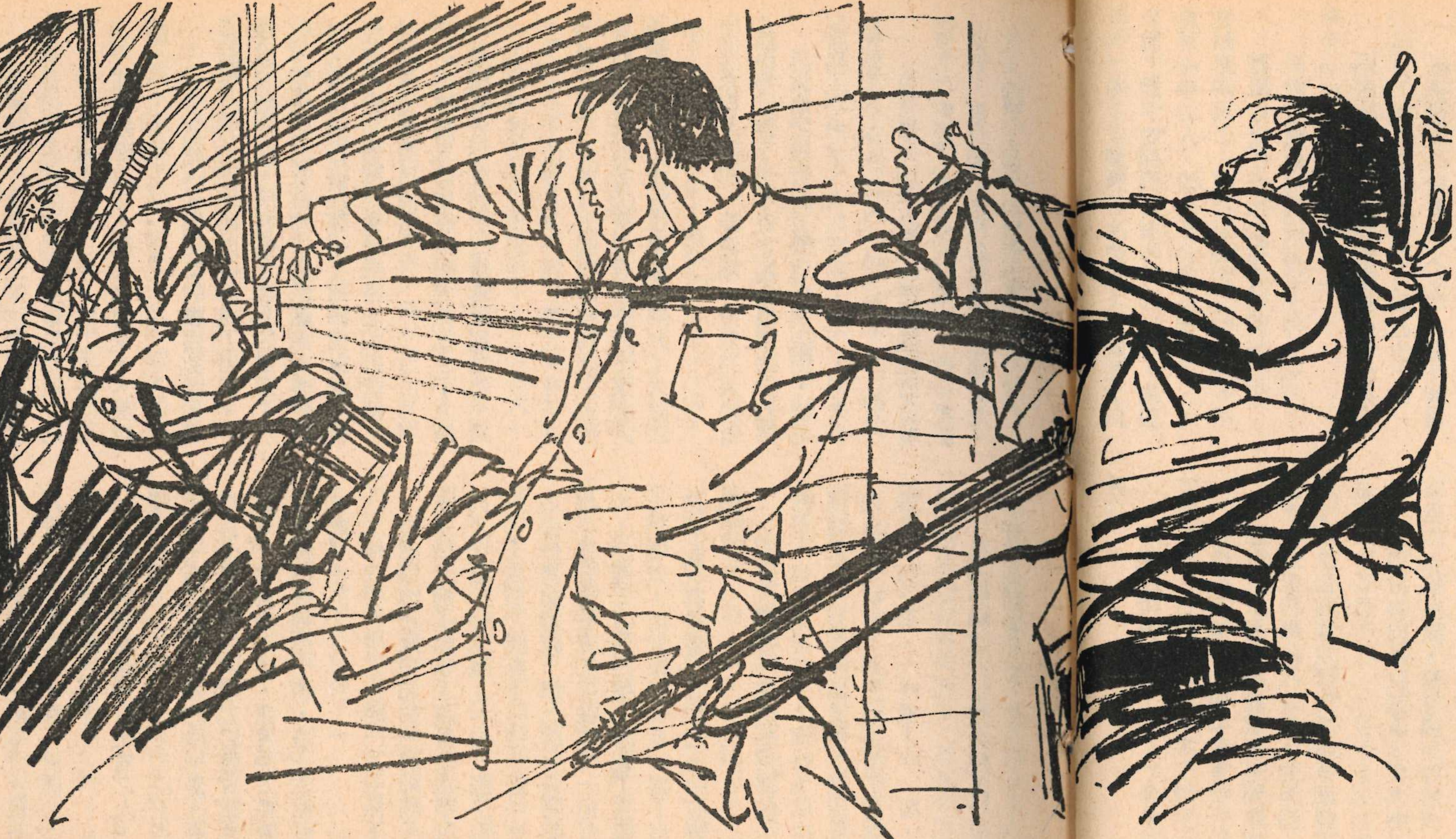
那個叫山口的日本人，在後座大聲用日本話罵着，手裏的圓頭杖用力的在車座上敲着——

「該死——該死——」這一定又是那個中國人做的……非槍斃不可！」

雲九在一個岔道前有意的減慢了速度，等到前面的軍車疾速開離有一段距離，他忽然把方向盤轉向一條冷靜的林蔭大道去！

這個突然的舉動，當時並沒有使得後座的山口先生引起任何疑心，甚至於身後的另外兩輛轎車也沒有疑心，仍然緊緊的尾隨在山口的轎車後面！

雲九足踏油門，加速的疾馳，這條林蔭大道他也弄不清叫什麼名字，可是的確夠荒涼的。



雲九用鋼銼插死了一名日本憲兵後，手向後一甩，把另一名持槍待發的日本憲兵殺死。

雲九在一段疾馳之後，突然向左一個急彎，拐向一條冷僻的道，身後兩輛轎車也跟着急彎而進！

三輛轎車相繼馳入眼前小道，由於這邊的燈光忽然一暗，使得後座的山口猝然一驚。

「咦——」山口倏地望向車外，大聲道：「你開……到那裏——？」

雲九倏地刹住了車，轎車在路當中忽然停了下來，身後的兩輛轎車也各自急刹住，由於彼此的間隔太近，碰砰！一聲，撞在了一塊！

雲九霍地回過頭來，山口大吃一驚，忽然發覺得開車的司機換了人！

「瞎了你的狗眼——」

雲九冷叱一聲，一掌向着山口前胸擊來！

這個日本人恍然覺出不妙時，吃雲九的那隻右手打中前胸，當時向後一仰，由嘴裏嗆出了一口鮮血！

他當然不甘心就此喪生，怪叫聲中，用手裏的那根圓頭杖照着雲九身上就打，同時打開車門，鬼也似的叫着向外就跑！

雲九倏地追出來，撲着山口的背後再出一掌，這一掌擊在山口背上，聲如裂帛，山口膝下一軟，一頭撞在道邊樹幹之上，當場濺血而亡！

身後的兩輛轎車這時俱都覺出了不妙，當中的那輛車上，迅速的跳下了兩名漢子，正是江總經理手下的兩個保鏢。

其中之一拔槍就射，砰砰砰！一連三響。

雲九的身子在僅見的車燈燈光之下，快速的一陣滾翻，已隱身於黑暗之間……

接下去的是一陣沉靜．無比的沉靜！

「小鬍子」江總經理坐在汽車裏，嚇得臉色蒼白，吩咐兩個保鏢道：「別管了，快上車！」

司機惶恐的道：「總經理先上後面那輛車吧！這車子不好發動！」

小鬍子重重的頓着脚，道：「眞是……眞是……該死，該死！」

當時拉開車門跳下車就向後面跑！後面那輛車——也就是郭大業的那輛車子，也是費了半天勁兒才倒過頭來！

郭大業與這位江總經理有點親戚關係，自不能見死不救，只急得探頭頻頻催促道：「快！快！」

江總經理在兩名保鏢的前後保護之下，快速的向後面奔來——

就在這一刹間，只見黑暗中樹帽子嘩啦的搖動了一下，一條人影快如鷹隼般的飛墮直下！

保鏢之一「砰！」開了一槍，來不及再開第二槍，已吃暗影中落下的雲九，飛起一脚把手上的槍踢飛出手！

緊接着第二脚，「叭！」的一下子踢在這名保鏢的臉上，這名保鏢身子向後一仰，被踢得滾翻出去！

雲九志在那位小鬍子江總經理，自不願與二保鏢多作糾纏，他身子一塌，已撲到了江總經理背後，陡地一掌向着姓江的背後打去！

江總經理驚嚇的向外一閃，這一掌雖沒有打中他背心要害，卻是打在他右面肩頭之上。

雲九認定了這姓江的必屬媚日奸商之一流，是以這一掌用足了氣力，只聽得「唲！」的一聲，江總經理痛呼了一聲，身子一陣快轉，叭！的一下摔了出去！

江總經理身子在地上滾了幾滾，還來不及爬起來的當兒，那個要命煞星雲九已再次的撲了過來——

江總經理由地上翻身爬起來，大聲嚷道：「丁大龍！」

「丁大龍」可眞是他的護駕功臣，這時聞聲由雲九背後猛虎般的撲了出來，一雙掌霍地一探，已抓住了雲九的雙肩！

雲九倒沒有料到一個保鑣能有多大能耐，殊不知江總經理手下這四個保鑣，皆在日本特工機關，受過嚴格的柔道訓練，堪稱得上是柔道高手！

這時雲九的雙肩給對方抓住，丁大龍一聲怒嘯，用柔術中的擒拿滾翻之勢，只一下已把雲九摔了出去！

這一下子還是眞不輕，雲九的身子跌入樹叢裏，多處地方都被樹枝刺破了，他自幼在國術武功上浸練有年，原不該有此疏忽，只因一時大意才會受創於丁大龍之手——

大樹叢間的一陣滾翻，帶着滿天的斷枝落葉直摔下來！就在臨近地面的一刹間，只見他凹腹吸胸，倏地一個疾滾，雙足着地，不過是大大的震動了一下，却未曾摔傷了身子。

這當口，「小鬍子」江總經理已亡魂喪胆的鑽進了郭大業的汽車裏，性命相關之際，再也顧不得兩個保鑣的生死安危，汽車加足了馬力如飛而去！

雲九一招失手，眼看着姓江的落荒而逝，心中一腔恨怒從而發洩在眼前的兩個保鑣身上。

事實上這兩個保鏢也放不過他！

尤其是丁大龍一招得手，信心大增，向身旁同伴吆喝了一聲，兩個人一左一右雙雙向着雲九撲過來！

雲九眼睛直直的盯視着二人，幾乎要噴出火來。

丁大龍面目猙獰的冷笑着，由左面猝然撲上來，兩隻手用力的向着雲九肩頭上抓去，他食髓知味，想着照方抓藥，像剛才那樣的再摔他一次，這一次他可是吃了大虧了。

他的手「噗！」的一下子抓了個正着，可是還來不及翻起的一刹那間，雲九的左手已先翻了起來，隨着他左手肘猛力的向下一壓，「克喳！」的一聲。

丁大龍「啊呀！」的一聲呼痛，一條右手已齊腕折斷，雲九的一隻右手同時揮出，他合併的五指，就如同一把刀般的鋒利，「嗖！」的一聲，齊着丁大龍的喉結上掃過去，血就像箭也似的標了出來，丁大龍啞聲嘶叫着，仆倒地上，登時命喪黃泉！

跟丁大龍在一塊的那個同伴，姓井叫井平，也是柔道高手，這時見狀由雲九右面撲上來，兩隻手照着雲九腰上就抱！雲九向前一跨步，井平一下抱了個空！却爲雲九下面一脚，「噗通！」一聲，踹倒在地！

他剛想爬起來，雲九趕上一步，一脚踏在了他前胸！

井平嚇得大叫道：「你不要殺我，我們沒有仇……」

雲九冷笑道：「你知道我是誰麼？」

「是……雲九！雲大爺！是不是？」

「不錯！」雲九冷冷的道：「我平生恨透了你們這批爲虎作倀的奴才，今天豈能饒你！」

井平霍地一個滾身，想用手去攀雲九的雙腿，却被雲九背後一脚，再次踏了個結實——

他朗笑了一聲，道：「好！我露一手功夫給你瞧瞧！」

說完鬆下了那隻脚，井平一骨碌跳起來，害怕的道：「雲大爺你老抬貴手！」

雲九冷笑道：「我給你留條命回去見見你們主子去！」

井平大喜道：「謝謝雲爺！」

雲九一笑道：「——只是見了面，你還是難逃一死！」

井平心裏一怔，道：「這——」

他退後了幾步，作出一副笑臉，倏地轉身就跑！

說時遲，那時快，井平才轉身跑了兩步，背後疾風襲頂，正好迎着了雲九的一隻手掌——

「叭！」的一聲——這一掌正好拍在了井平前胸之上，井平的身子就像是觸了電似的，全身一陣疾戰，一連向後面退了幾步，原是刻骨焚心般的一陣奇痛，轉瞬間竟然消失了一個乾淨！

雲九冷冷一笑，道：「快回去吧，遲了只怕你就回不去了！」

井平恍然如夢，對方說得太玄了，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能跑不跑，那才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儍瓜呢！當下轉身撒腿就跑，一口氣跑出了百十步回頭再看，雲九仍然站立在原處。

打量着這條命算是保住了，井平胆又大了，放大了聲音道：「姓雲的，你小子可給我小心了，早晚再要我姓井的碰見，可就是你小子死期到了！」

說了這麼幾句話，趕忙的轉身又跑。跑出了路口，聽見這邊有人在按着喇叭，開車的老李探出頭來，道：「快上來吧！」

井平大喜，想不到老李還這麼够意思，居然先把車開出來還在等着自己，當時趕忙的就上了車，汽車飛快的馳離現場！

× ×

愚園路江家這時燈火通明，十來個保鏢連同着由警察局調來的二十名警衞，把江公館前前後後看守得嚴絲合縫，當眞是門禁森嚴如臨大敵！

客廳裏，連驚帶嚇的江總經理，面無人色的倒坐在沙發椅子上。

他的一邊衣服脫下來，正由一個骨科大夫在爲他接着骨節，原來剛才雲九那一掌打在他後肩上，把他的肩部骨環打得脫了臼，整個肩頭漲滿了瘀血，腫起了老高，雖然經大夫事先打了止痛的針，可是片刻兀自使得他痛苦不堪，那個大夫只要略一用勁兒，他就痛得殺猪般的叫了起來！

無可奈何，那位大夫請兩個下人幫忙，過來用力的按着他，嘴裏央求道：「總經理你忍着點兒痛，接上就沒事了！」

嘴裏說着，兩隻手用力的向後一扯一合，只聽「克叭！」的一聲，江總經理「哇呀！」的一聲大叫，簡直像是被殺了一樣！

骨節總算是接上了，江總經理這裏也像是要斷了氣兒似的，躺在椅子上一個勁兒的唉唷！

郭大業小心的侍候在旁邊，連聲的道：「這就好了，好了……總算姐夫你這隻手還保住了！」

大夫悄悄收拾了醫藥箱子退了下去，不相干的下人也都退出了客廳。

客廳裏現在只剩下江總經理的妻子郭氏，和她唯一的掌上明珠江海容，還有就是舅老爺郭大業。

這些人的臉色都很沉重，尤其是大小姐江海容自從得悉那個打傷她父親的人是雲九之後，可就像呆子一樣的呆住了。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裏，她只是不停的落着淚，靜靜的想着心思！

她母親還怕她過份的傷心，一直在旁邊勸她道：「妳也不要再難受了，你爸爸不是沒有事了麼！妳要是再哭壞了身子，可怎麼是啊！」

江海容擦乾了眼淚，冷冷的問問舅舅郭大業，道：「你們怎麼知道這個人是雲九呢！」

郭大業愣了一下，道：「不是他還會是誰？誰還會有這麼大的本事？」

江總經理單名一個「杰」字，這幾年作威作福，仗着日本人的勢力，扶搖直上，儼然是全上海工商界的一個頭子，由於他出身僞政府的特務機關，間接負責上海特工組織，是以勢力至大，差不多的僞政界人物，誰敢惹他？就算是日本人見了他，也要假以詞色，那裏吃過這樣的大虧？差一點連性命都丢掉了，想起來怎能令他不驚嚇欲絕！

骨頭接上了，痛楚也就爲之大減！不過想起了剛才驚險的場面，還使得他猶有餘悸！

「這個姓雲的，眞該碎屍萬段！」他緊緊咬着牙齒，說：「我江杰又什麼地方得罪了他，他竟然對我也下起了毒手……好險呀！」

郭大業點着頭道：「要不是臨危間丁大龍自後面撲上，姐夫可就……」

江杰冷笑道：「丁大龍他們怎麼還沒回來？會不會遭了姓雲的毒手？」

郭大業搖搖頭，道：「大概還不至於吧！好像雲九在他手下吃了點虧！」

江杰獰聲道：「要是這個雲九落在了我手裏，我要他也見識一下江某人的厲害！這傢伙長的什麼樣？」

郭大業搖搖頭道：「天太黑，看不清楚！」

江太太忍不住在一旁嘆了一口氣，叫着江杰的別號道：「子威呀！我看你這別幹了……唉……這幾年多少人背後在罵我們呀！罵我們是漢奸！」

江杰厲聲道：「住口！妳……妳簡直氣死我了，妳……」

江太太低首嘆息道：「我們是結髮夫妻，還有什麼話不能說？子威……你就積積德吧！」

江杰用力的拍着桌子道：「混蛋，混蛋，越說越不像話了，妳……妳給我滾出去！」

江太太用手絹擦着臉上的淚，看着江海容道：「海容，我們上樓去吧！」

江海容噙着淚走到父親面前，吶吶道：「爸爸……媽說的對！爸爸……學校裏的人都背後罵我是漢奸的女兒，我眞沒臉去上學……爸爸！」

江杰用力的拍着桌子，大叫道：「滾！滾……都給我滾！妳們誰嫌我是漢奸，誰不願意在這個家裏誰就走，我決定不勉強妳們！」

江海容一時臉色蒼白——江太太嘆息了一聲挽着她的手道：「我們上樓去，什麼也別給他說了，他呀，這麼下去，早晚會得着報應的！」

江杰的眼睛瞪得像老虎似的，郭大業生怕姐姐吃虧，趕忙起來向江太太道：「姐姐，妳就少說兩句吧！」

郭氏看着她這個兄弟，嘆息了一聲，冷冷的說道：「想想吧，你們都做些什麼啊！」

江杰大吼道：「妳再說，再說。」

郭大業推着江太太和海容出了客廳，嘆着道：「妳們這是幹什麼，說這些有什麼用？」

江太太冷笑道：「幹什麼，你們這是自作自受！」

說完拉着海容上樓去了。

郭大業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正要轉身步入客廳，就見江杰的保鏢井平大步向客廳走來。

井平上面衣裳的鈕子敞開着，面色通紅的向着郭大業抱着拳，道：「廠長也在這裏，總經理呢！」

「在客廳！」郭大業驚異的道：「你沒事吧！」

井平故意大笑着，道：「沒事……好得很！」

說完就推開客廳門大步進入，郭大業忙跟着也走進來。

江杰乍見井平一驚，道：「你回來了？丁大龍呢？」

「他死啦——」井平像是有了功似的，好像只有他本事大，還活着回來。

「他死……了？那個姓雲的呢？」

「姓雲的小子被我打傷了跑啦！」井平胡吹着，煞有介事般的說道：「他媽的，那小子學過輕功，跑的還眞快，追也追不上！」

一旁的郭大業信以爲眞的笑道：「那倒是難爲你了！你可看清楚他了！」

井平笑道：「廠長誇獎，要是沒兩下子，還敢在總經理面前當差護駕？」

江杰點點頭道：「井平你坐下來！」

「是！」井平坐下來，一笑道：「總經理沒傷着吧！」

江杰搖了搖頭，說道：「我不要緊……倒是這個雲九，沒有殺了他，總是一個禍害……」

井平冷笑道：「總經理放心，今天我已經給他顏色看了，以後諒他也不敢再來了！」

江杰冷冷一笑，搖搖頭道：「不見得吧……丁大龍本事不比你差吧，怎麼會死在他手裏呢？」

井平臉上一紅道：「那是——」

忽然他眉頭皺了一下，剎時間臉上呈現出一種無比的痛苦之色，那張原本發紅的臉膛，這一瞬間，竟然變成了一張鐵青之色。

「不……好……」

他吃力的站立了起來，全身抖成了一片！

江杰大吃一驚，道：「你怎麼了？」

井平那張黑臉上一剎間沁出了無數的汗珠，他踉蹌着身子，張口吐舌的道：「不……好……總經理，快請大……夫……我……」

「井平，你……你怎麼了？」郭大業嚇了一跳。

井平雙目怒凸，極爲吃力的斷斷續續道：「雲……九傷了我……我恐怕……我恐怕！」

霍地張開嘴來，「哧——」的噴出了一股鮮血，身子一翻「砰！」地一聲，摔倒在地。

一時間，由他眼耳鼻口之間冒出了大股的血，眼看着井平那麼高大健壯的身子抽縮成了一團。

「定——時——掌……」他吶吶的說道：「我……我中了姓雲的定……時……掌！我……」

他似乎還掙扎着想要爬起來，可是無論如何也爬不起來，掙扎了幾下就不再動了。

郭大業驚嚇的過去看了看他，用手探了一下他的鼻息，眼睛看着江杰道：「死了……」

江杰冷笑着閉了一下眼睛，道：「叫他們抬出去！」

郭大業戰戰兢兢着說道：「什麼叫定時掌？」

江杰獰笑着道：「騙人的鬼話……把他抬出去！」

郭大業發覺到江杰的臉色難看極了，也不敢再多說什麼，隨即召來人把井平的屍體抬了出去。

這時電話鈴響，突然的鈴聲，把兩個人嚇了一跳，郭大業接聽之下，臉色頓時一變，遂即轉向江杰道：「是日本憲兵隊的電話！」

江杰接過來，用日語對答了幾句，匆匆放下聽筒，吩咐道：「叫他們備車，大業你陪着我去一趟！」

郭大業怔道：「去憲兵隊？」

江杰道：「他們已經找到了山口先生的屍體，我們去証明一下，用不着害怕，我們同樣也是受害者，走！」

郭大業點點頭，說道：「最好多帶幾個人！」

江杰冷笑道：「你放心吧，在市區裏面他不敢鬧事，多帶有個屁用？倒是把井平的屍體帶去給他們看看還好些！日本憲兵在上海神氣活現的，現在出來一個雲九，他們竟然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們還能怪誰？」

郭大業嘆息一聲，道：「這個雲九眞是害人不淺……看來工廠進口的機器又完蛋了！」

「不會的……」江杰一面穿上上衣，回過身來，臉上反而現出幾分笑容，道：「山口這個傢伙表面上向看着我們，但是幹什麼他總要自己佔一份，私心太重，比起來他的那位副手井口貞夫，就要聽話多了！」

郭大業喜道：「井口貞夫可能接替山口的位置嗎？」

「可能的！」江杰說：「這當然還要運用一點關係，要是井口貞夫能夠上台，大權可全都在我的手裏了，那時候……」

郭大業哈哈一笑，拱手說道：「恭喜姐夫因禍得福，恭喜，恭喜！」

江杰冷冷的笑着道：「現在還言之過早……走着瞧吧，只是第一步，總要先設法把雲九這個傢伙抓住，這小子不去掉，總是一個禍害！」

說到這裏，聽差的進來報告說車子備好了，兩個人才大步的向外跨出！

× × ×

一切歸於寂靜……不後不久，梯口上又現出了一個窈窕的身影——江海容！

她臉上兀自掛着淚痕，悄悄的步下樓梯，手上搭着一件雨衣，她必須要馬上去找雲九，把這件事澄清一下，她絕對不相信這件事會是雲九幹的！

「他怎麼會這麼做的？那是不可能的啊……」

在三輪車上，她想到了這些，一時心亂如麻，未幾，到達了「永豐紙廠」門口，只見大門前亂哄哄的擠滿了人，無數的警憲，在現場維持秩序！不准閑人妄入一步！

江海容聲言找友，亦遭拒絕，正自不得其門而入的當兒，卻見雲九打着把傘，由門內步出。

海容道：「李大哥——」

雲九驚異的說道：「咦！妳怎麼來了啦？」

「我是來找你的！」海容道：「你給他們說，叫我進來吧！」

永豐紙廠的傳達，含着笑走過來道：「江小姐，剛才這裏出了事，日本憲兵現在封鎖現場，不許閑人進來！」

雲九一笑道：「我出去就是了！」

就同着海容轉身步出！

雨下得很大，雲九把傘張過來，兩個人合打一把傘，順着路邊一行大樹下走出去！

「妳怎麼會想着來了？」

「問你呀！」江海容偏過頭來，盯着他。

雲九微微一笑，道：「妳的消息眞快，妳怎麼知道的？」

「我怎麼不知道！」江海容苦笑着低下頭。

雲九冷冷的道：「那個叫山口的日本人總算沒有逃開，只可恨……」

說到這裏咬了一下牙齒……

「可恨什麼？」江海容看了他一眼，又低下頭。

「可恨那個姓江的漢奸，給跑了！」雲九恨恨的道：「不過，他早晚逃不開我的掌心！」

海容全身戰抖了一下，低着頭沒有說話！

雲九站住腳步，苦笑道：「永豐紙廠原來是個漢奸工廠，你舅舅也不是個好東西！」

「你爲什麼不殺他？」海容抬頭看着他，她的臉色蒼白，微微顫抖着！

雲九呆了一下，嘆息道：「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因爲妳……」

「因爲——我？」海容凄涼的說着，臉上掠過一片神秘的苦笑！

雲九點點頭道：「我總不能狠心下手殺害妳的親人！」

海容怔了一下，心裏漠漠的浮上一層悲哀——

「原來他還不知道他所要殺的那個姓江的是我父親！」海容心裏這麼想着，對他的責怪之心，無形中就淡了許多！

兩個人都沒有說話，四隻脚踏着雨水，「鞋」都濕透了……

過了很久，雲九才說道：「這件事，我覺得對妳很不安，只是在國家民族的大意識之下，我不得不如此，我覺得我沒有做錯……」

「那你又何必不安？……」

江海容緊緊的偎着他，似有說不出的內疚，她感覺到狐獨，猶豫，傷感，莫明其妙的眼淚婆娑的淌了下來——

「妳哭了？」雲九吶吶道：「我知道我這件事做得太冒失一點了，可是我一時又忍不住……」

「不！你沒有做錯！」江海容緊緊的挽着他的胳膊，道：「無論如何，我是你的朋友……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麼會對你好？」

雲九微微一頓，苦笑道：「我……不知道……！」

海容這句話，倒一時提醒了他，他還眞不明白，一個千金小姐垂靑於一個窮小子，總不會毫無原因！

江海容凄涼的笑着，說：「我恨日本人，更恨爲日本人做事的漢奸……於是你就是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

她忽然又流下了眼淚，眼淚混合着雨水，濕漉漉的沾染了她的臉，昏黯的街燈下，散發着迷夢般的美，格外的顯出凄楚迷離，冰艷動人！

雲九苦笑道：「殺人不是一件好事，我也從來沒有想到去做英雄……不過能得到妳的誇讚，我內心卻是很感動，也使我生出一些新的勇氣！」

江海容輕輕嘆息了一聲，道：「……在全中國的人都在高呼着抗日的口號裏，你可知道我心裏多麼痛苦……」

雲九道：「妳既有這番心意，又何愧之有？」

「我……」江海容苦笑了一下，搖搖頭道：「有一天你會明白的……但是我卻不能告訴你！」

風是斜吹過來，雨把二人都打濕了。

江海容抖着身上的雨衣，笑了一下，道：「我該回去了，再見！」

她由他傘下跳出來，跑到了另一棵大樹下！

「打我的傘去吧。」雲九叫道。

「不用——我有雨衣！」

「可是妳的頭髮！」

「早都濕了——」她用力的搖着長髮，纖細的手指撥弄着：「再見，過兩天我會再來看你！」

雲九黯然的點着頭，欲言又止。

透過雨絲，他看見她頻頻的向自己揮着手，接着就轉過身子走了。

推開了竹籬院門，原家客廳裏還亮着燈光。

原經文的聲音，由客廳裏傳出來問：

「誰？」

「我——」雲九步入客廳。

經文驚喜的迎過來道：「雲大哥是你呀？我正在盼看你呢！請坐，請坐！」

雲九把手上的雨傘放下來，張媽接過來，放置在一角，笑道：「雲少爺你來的正好，我們小姐病了呢！」

「啊——！」雲九吃驚的道：「要緊麼？」

經文一笑道：「小病，不當回事，雲大哥，這幾天你還好麼？」

「好——謝謝你的關注！」雲九吶吶的道：「我因新到紙廠，一切生疏，所以沒來……」

經文道：「大哥你這麼客氣幹什麼！要不是紫玲不大舒服，我們昨天就打算看你去！」

「紫玲是什麼病？」

「誰知道！」原經文一笑道：「也許大哥去瞧瞧，她就會好多了！」

雲九站起來，說道：「我這就瞧瞧她去！」

張媽道：「在樓上，雲少爺，我帶你去！」

原經文道：「雲大哥也不是外人，何必妳來帶？」

說着偷偷的向着張媽擺了擺手，張媽明白，就笑道：「對了，雲少爺自己上去吧！」

雲九早已三脚併兩步的上了樓梯，紫玲的房門開着，這時她睡在床上，身上蓋着被子，背朝着門口，沒有動靜，也不知道她睡着了沒有！

「紫玲！」雲九站在門口輕喚了一聲道：「妳怎麼了？」

原紫玲動也沒動一下！

雲九自語道：「睡着了！」輕嘆一聲，正待轉身，床上的紫玲倏地回過身來，道：「別走——」

敢情她沒睡着，眉毛高高的挑着，一雙水伶伶的大眼睛睜得滾圓滾圓的，好像是哭過了，臉上東一溜西一邊全是眼淚！

「妳……怎麼了？」雲九吃了一驚，走過去看着她，道：「妳瘦多了！」

「我……瘦多了？」原紫玲怨氣的說着：「我還要死了呢——」

說完重重的又躺下來，把臉轉到了裏邊，像是賭氣似的，不再理他！

雲九怔了一下，大約的也明白了些。

他輕輕的嘆了一聲，道：「大妹！妳是怪我幾天沒來是吧！」

「哼……我那有……資格……？」聲音很激動，還有點發抖！

雲九苦笑道：「妳這又何苦？這麼折磨自己太不值得了！」

「是不值得——」紫玲突地轉過身來，眼睛紅紅的，淚水掛了滿臉滿腮——

「我……算什麼？人家江小姐才……值得……是不是？」她抽搐着道：「既然這麼討厭我，何必還再來？……我們小門小戶，一個窮丫頭！」

她氣頭上，語無深淺，這幾句話說得雲九面色猝變，他後退了幾步，慢慢的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大妹……妳這些話說錯了！」雲九冷冷的道：「我雲九絕不是大妹妳想像的這種人，妳也太看高我了，我一個窮小子，沒唸多少書，但生平待人以誠，知恩必報，妳和經文對我恩重如山，我一輩子都不會忘。對於別的，我想也沒想過！」

紫玲臉上閃過了一些失言的懺悔，她慢慢垂下頭，像是要哭的聲音道：「你不該搬……出去，這些日子人影都不見一個……你知道人家心裏……」

雲九眸子裏抹上了一層感傷，這些年萍飄江湖，純然的一個混小子，何曾爲女孩子這樣的關注過？面對着如此至情無邪的一個少女，焉能不爲之心動。

只是多少年以來，他早就習慣了把感情壓在內心，尤其是這種男女之間微妙的感情，豈能輕易的就表露出來？他不能，也不屑深入的想過！

定了一會兒，他吶吶的道：「妳完全誤會了，我搬出去是因爲怕連累了你們兄妹，因爲你們這裏的保鏢已經知道了我，再者，我也不願意你們爲我花費太大！」

紫玲怔了怔，眼淚還掛在臉上呢，却又忍不住哭了一下，紅着臉垂下頭——

「爲甚麼不早說呢！我還以爲你生我的氣了呢！」

抬起臉，她不由又笑了一下，臉紅得更厲害了，說不出的害臊，那麼忸怩着！

雲九一笑道：「妳明白了，氣也應該消了，我要是知道妳病了，早就該來看妳了！」

「我甚麼病也沒有……只是懶得厲害，不想動！」

說着倒立刻的下了牀，由衣架上拿起一件燈芯絨的晨衣穿上，笑着說：「咱們下樓說話去！」

先後不過幾分鐘的時間，她好像變了個人似的，輕輕撥攏着頭髮，她走下了樓梯。

張媽迎上來道：「喲，小姐，妳怎麼下來了？」

紫玲道：「睡的頭都昏了……我本來也沒有甚麼病嘛！」

原經文微微一笑，瞅着雲九道：「你看雲大哥一來，她的病就好了！」

紫玲道：「你亂說——」

張媽興緻緻的給每人捧上一杯茶，經文道：「大哥來得正好，我正在想給你商量一件事情！」

雲九問：「甚麼事？」

經文重重的嘆了一聲，道：「我曾經聽大哥說過，想轉到後方重慶去！」

「不錯！」雲九點頭道：「我是有這個打算！」

「好極了！」經文道：「我們打算跟你一塊去！」

雲九似乎怔了一下，可是原氏兄妹，甚至於張媽，每人臉上都帶着堅定，期望的表情。

他微微一笑，點着頭，說道：「那太好了！」

紫玲喜道：「那我們甚麼時候走？」

雲九道：「不必急於一時，時候到了我會來通知你們！」

紫玲道：「這裏我實在呆够了，關經理對我越來越討厭，我總覺得這個人沒安着好心！」

經文道：「而且這個工廠是屬于中支振興會社的，是一家標準的漢奸工廠，自從知道了這件事實以後，我眞希望能够早一天離開的好，免得被人家看輕了！」

雲九嘆息了一聲，道：「我現在工作的地方還不是一樣，同樣是屬于『中支振興會社』的！」

「眞的？」紫玲吃了一驚！

雲九一笑，道：「妳以爲今天晚上我來的偶然麼？如果我告訴你們，已經把中支振興社的日本頭子殺了，你們會不會相信？」

原氏兄妹禁不住對看了一眼，經文驚異的道：「你是說今天晚上？」

雲九點點頭道：「就在兩個鐘頭以前，我闖了大禍，中支振興社的日方負責人，已經被我殺了，遺憾的是一個姓江的中國大漢奸跑了！」

原經文道：「你是說江杰？」

雲九道：「他叫甚麼我不清楚，只知道他姓江，人家稱他是江總經理！」

「那一定是他！」原經文恨恨的道：這個人可是留着兩撇小鬍子？」

雲九點頭道：「不錯，就是他！」

原經文冷笑道：「這個人可恨極了，只是他手下有一羣厲害的打手，大哥，你却要注意！」

「我已經領敎過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大哥你說清楚一點！」原紫玲急着問，臉上亦變着顏色！

雲九就把剛才的一番拚殺經過說了個大概！直把經文紫玲兄妹兩個都聽呆了。

半天，紫玲才吐了一口氣，道：「好險呀——」

原經文興奮的道：「這麼一來，江杰應該知道雲大哥你的厲害，恨只恨，這傢伙的命長，這個人不死，上海市不知有多少人遭殃！」

雲九冷冷一笑道：「我剛才說不必急於一時，就是爲了這個人，我決定要除去這個人才離開上海！」

紫玲道：「這個人和關雲程兩個人狼狽爲奸，手下人又多，只怕不易對付！」

雲九道：「走着瞧吧！」

他頓了一下，又接下去道：「我原打算辭去眼前工作，可是我却又想到，這份工作是我一個很好的掩護，只是！却愧對了那位好心的江小姐！」

紫玲一笑，看着原經文道：「那位江小姐對於雲大哥眞是恩情併重，所以雲大哥永遠的念念不忘！」

雲九當然知道她的言外之音，笑了一下，也沒有說甚麼。

原經文却是就事論事的人，當下點頭道：「這是應該的，大丈夫受人點水之恩，當報以湧泉，何況那位江小姐對雲大哥如此恩重！」

紫玲本是一種奚落之意，想不到反邀得哥哥一番同情，一時心裏怪不是味兒的，輕輕「哼」了一聲，把臉轉到了一邊！

原經文轉向雲九道：「大哥今晚既然做了這件事，暫時還是安靜一下的好，免得露了痕跡，以後行事就不方便了！」

雲九道：「這一點我也想過了，今天來的目的，就是要告訴你們，暫時你們不要來看我，我會隨時來看你們再着手計劃離開的事情！」

原紫玲一聽說離開，不禁喜形于色，高笑的道：「好呀！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着手準備了！」

原經文道：「大哥，那個江杰你要小心，這個人陰險成性，我總怕大哥你會吃他的虧，大哥有甚麼地方需要我，我願意聽憑差遣！」

雲九一笑道：「差遣可不敢當，你我都是抱着同樣的一個宗旨，殺敵除奸，以後機會多着呢，眼前不必急於一時！」

看了一下外面的天，他站起來說：「我走了！」

紫玲道：「剛來就走？」

雲九道：「還是早點回去的好，免得他們多疑心！」

外面大雨雖停，天上還飄着小雨星子，雲九回頭向兄妹揮揮手，打開傘一逕的走了。

望着他踽踽前行的背影，紫玲眼睛裏顯現出一種漠漠的期念——

「哥哥——」她吶吶的說：「你認爲雲大哥這個人怎麼樣？」

原經文道：「心懷忠義，威武不屈，是個血性的男子漢！」

原紫玲道：「可是他好像有點不解……風情……」

說時她的臉可有些紅了，他們兄妹似無話不談！

經文怔了一下，一笑說道：「何以見得？」

紫玲吶吶道：「說……不出來，我是這麼認爲罷了。」

說到這裏，沒精打采的轉身步入廳內，經文暗暗一笑，心裏明白却未曾說破，可是這件事他却留在了心裏！

× ×

雲九返回永豐紙廠的時候，已近午夜時分！

看來，好像那場驚天動地的殺人事件已經平靜了下來，先時雲集的警憲已完全撤離，死的人都已經抬走了，甚至于地上的血漬，也都爲雨水冲洗得乾乾淨淨！

雲九微微有些出乎意外，因爲就現場看來，這裏簡直就好像是從來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一樣！

他左右顧盼了一下，直接來到了新居住的宿舍，那是一排平頂的矮房，雲九是居住在第一間，從外面看過去，這些房舍裏黑沉沉的，絲毫不見燈光，像是在一次殺人事件裏，人人都被鎮懾住，早早的都上牀安歇了。

推開了門，他照例的用手去摸索着垂吊在空中的電燈開關！

「嘿！」的一聲，電燈亮了，也就在這個時候，一根冰得生硬的鎗管，抵在了他的後頸上。

雲九本能的向下一伏身，飛快的把身子旋了過來，這一式身手的確是够快的！

他本可在這一刹間，用手擎住了對方的槍管，可是似乎隱藏在這間屋子裏的人很多，而且都相當的精明，他的身子方轉過的同時，左右兩隻伸出來的槍管，已同時間比在了他的兩肋之間！

三根步槍的威脅之下，一任你再有天大的能耐，也莫能施展！

面前的三個人，雲九都很眼熟，都是本廠的駐警，其中之一，正是負責工廠巡視的警衛姚忠，平常跟雲九還算談得來的，想不到這一刹那，却是翻臉不認人，這傢伙滿臉鐵青，一雙眼睛，瞪得像鷄蛋般大小！

「小子，把手舉起來！」他大聲咆哮着。

雲九一笑，强自鎭定着道：「老姚，這是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姚忠端着槍道：「你小子，可是眞人不露像呀？原來你就是雲九！」

「我是雲九！」雲九低頭「哧！」的笑了一聲，可是心裏却着實的吃驚！

「你別笑！」另一名警員道：「我們要是沒有證據，也不敢胡亂抓你！」

「甚麼證據？」

姚忠說道：「現在還不能告訴你，現在你先乖乖的上上鐐子，跟我們去見廠長去！」

雲九輕聲一笑，道：「這麼晚了，去見廠長？」

「少廢話！」姚忠大聲說：「把他銬起來！」

說時他的槍向前頂了一下，頂在雲九的胸口上，大聲道：「李鐵漢——啊！姓雲的，你可是聽着，要是你胆敢動彈一下，我可是準叫你見閻老王去！來！快給他銬上！」

其他的兩個警察放下槍，一人取出了一副手鐐，上去就銬人！

可是雲九在這一瞬間，霍地雙腕一翻，施展了一手國術中的「白鶴亮翅」，「碰！碰！」兩聲，已把兩名警察打翻在地，他身子霍地向後一倒，正想用快速的身法，竄出窗外。

可是那個叫姚忠的廠警確是够機靈的，他身子霍地向前竄了一步，手裏的槍再次一挺，就在雲九身子方一翻起的刹時，槍管已再次的抵在了雲九的前額之上！

「好哇！」他大聲嚷着：「我本來還有點不相信，這麼看起來你可眞是雲九！快給他銬上！」

被摔倒的兩個警察，其中之一爬起來，拾起地上的槍，狠狠的向着雲九身上擊了一下，紅着一雙眼，把槍頭緊緊的頂在雲九脊樑上！

在這種情形下，雲九不得不聽命于人了。

另外的那個警察，這時把一副手鐐，緊緊的鎖在了他雙腕之上！

姚忠才算放了一顆心，嘿嘿一笑，道：「雲兄弟，你先坐下來！」

雲九無可奈何的坐下來，冷笑道：「我姓李，不姓雲！」

姚忠嘿嘿一笑，道：「姓雲的，你還嘴硬！李子平，你去看看廠長來了沒有？就說姓雲的被咱們哥兒三個給逮住了，少不了弄筆奬金等咱們哥三個分分。」

叫李子平的那個警察好像很高興，答應了一聲，就往外跑！

姚忠打量着眼前的雲九，說道：「別人對你怎麼樣我不知道，可是我自從第一眼看見你的時候，就注意上你了，果然不錯！」

雲九冷笑着不發一言，心裏當然是無限懊惱！

打聽消息的警員李子平，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轉回來，道：「廠長到了，叫把李鐵漢帶過去問話！」

姚忠擺了一下槍身，道：「請吧！」

雲九站起來大步向外走，身後左右是三桿槍比着，就這麼一直來到了辦公室樓下大廳！

永豐紙廠廠長郭大業在四名廠警的保護之下，一臉怒容的坐在當中椅子上。

雙方見了面，郭大業怔了一下，站起來道：「你不是李……？」

雲九道：「李鐵漢！」

郭大業莫名其妙的道：「你不是……我外甥女江海容介紹來的那個人嗎？」

雲九冷笑道：「本來就是！」

郭大業頓時氣餒的坐下來，怒聲向着左右各人道：「簡直是胡鬧，誰的主意，還不快給他鬆開來？」

姚忠閃身而出道：「廠長，這個人就是雲九！」

「放屁！」郭大業皺着眉毛喝道：「雲九雲九，你們都他媽的攪糊塗了，快鬆開！」

姚忠臉色一變，大聲叫嚷道：「慢着——」他看着郭大業又道：「廠長，我有證據！」

「甚麼證據！」

姚忠一撩衣服，由皮帶上拔出了一把銼刀，放向桌上道：「這把銼子是在死的日本人身上找到的，原來是由他所管理施用的！」

「啊？」郭大業皺了一下眉毛，打量着雲九道：「有這回事麼？」

雲九冷冷一笑，道：「這說起來，全工廠的人都有嫌疑！」

姚忠冷笑道：「而且，我注意到了，案發的時候，你並不在場！所有工廠的人我都注意了，沒有一個人缺席，只有你一個人！」

雲九哈哈一笑道：「我看你是存心跟我爲難！」

那個叫李子平的警察，插口道：「廠長，就是這個人絕對沒錯，剛才他露了功夫，要不是姚忠的槍够快，我們三個都制不住他！」

郭大業臉色顯然是吃了一驚，冷冷一笑，道：「這件事，我還要調查一下，不過……」

他眼睛看着雲九道：「這件事不難查明白，警察署和日本憲兵隊，都有姓雲的相片，調一張來看看就知道了，在沒有弄清楚之前，李先生你先委屈一下，在本廠警衞室裏，先呆一會！我們很快就能查出究竟來！」

於是他吩咐說：「把他先帶下去！」

雲九在步出廠長辦公室的時候，姚忠又在他雙足踝處，加上一副銬子，這樣就不愁他插翅而飛了。

× × ×

雲九的像片很快的弄了幾張！

郭大業在燈下一張張過目，眞有點觸目驚心，那是幾張殘忍的打殺鏡頭，主角都是一個人——雲九——也就是工廠機房裏的總管理員李鐵漢！

那是千眞萬確的，郭大業相信絕對不會弄錯的，他眞是做夢也難以想像得到，想不到自己的外甥女竟然會勾結這個名聞京滬！談虎色變的人物，下手去殺害她自己的父親！

就以才發生的這件事情而論，郭大業自身也是危險萬分……

目睹着這些像片，再想想當夜時的那番驚險情形，郭大業可眞有點毛髮聳然，不寒而慄的！

像片是初臨上海，在車站大顯神威時候，被日方憲兵隊和陸軍警備隊所拍照下來的，由像片裏的雲九動作上看來，這個雲九果然身手矯捷，是一個不可輕視的厲害人物！

郭大業把這些像一張張放在牛皮紙信封裏，足足呆想了有五分鐘。

江海容是自己姐姐最最心痛的獨生愛女，如果這件事抖開了，以江杰那種狠心辣手的個性，很可能就會做出難以想像的事情，如果江海容爲此遭難不幸，豈非是自己一手所促成？那麼自己又將何以在姐姐面前交待？

事實上他能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仰賴着姐姐的裙帶關係，如果得罪了姐姐這個靠山，以後的前途實在不可樂觀！

「如果把這個人送到日本憲隊呢？」

——好像也不太好，萬一這個雲九一口供出了江海容是其共謀，事情的結果還是同樣的嚴重！

郭大業對這件事當眞是苦惱透了。

這時候天已經亮了，他勉强的磨到了七點多鐘，實在是忍不住了，就打了個電話到愚園路江家——

「喂，是江公館嗎？請找江小姐聽電話！」

雖然他肚子裏對於這件事已經有了個腹案，可是不得不先給江海容打個招呼！

「喂！我是江海容——」

「我是舅舅！」

「是舅舅呀——有什麼事？」

郭大業哼了一聲，冷冷的道：「海容，有件事情我要告訴妳一聲，我已經抓住了雲九！」

「雲九？」海容的聲音顯然的大爲緊張：「在……那裏……他是誰？」

這句話無寧已露出了馬脚！

郭大業嘿嘿一笑道：「海容……你還跟舅舅掉的什麼花槍？我告訴妳吧，這個雲九也就是你介紹來的李鐵漢，李鐵漢就是雲九，雲九就是李鐵漢，兩個人根本就是一個人！」

「啊……有這種事？……你有什麼證據？」

「當然有證據，有日本憲兵隊在車站的像片爲證！一點都錯不了！」

「……」

「海容——妳說舅舅該怎麼辦？」

「舅舅！」海容强自鎭定着，試探的口音在問：「你現在怎麼處置他了？已經送到日本憲兵隊了沒有？」

「那還沒有！海容……妳說該怎麼辦

呀？」

「我！馬上就來！」

「妳不必來了！」郭大業冷冷的說：「這個人我決定送給你爸爸，怎麼處置是他的事情了！」

「不——舅舅，你不能這麼做！」

「我別無選擇！不過妳可以放心，我決不會告訴妳爸爸，說這個人是妳介紹來的就是了！」

說完這句話，他就把電話掛斷了！

× × ×

「定時掌」雲九押到了江家的時候，已經是上午十點多鐘！

江杰事先早已得到了消息，愚園路住宅經過了一番佈署，堪稱得上是「門禁森嚴」！江杰的私人保鑣一共有二十二人，即使是死了兩個也是無損於事！

雲九又加了一副鎖銬，十一點正的時候，被提到了樓下江家客廳——

這個地方，一向是江杰用來審問重慶愛國份子的地方，由於江杰是負責上海的特務組織的最高負責人，間接也等於是爲日本人執行肅諜的工作，所以很爲日本人看重，某些情況之下，他也就「越俎代庖」，可以便宜行事了！

爲了「私仇」，雲九這件案子，他直接接了過來，而且瞞着日本人，如果日本人知道雲九抓住了，那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放過的，所以對外宣稱，只是在審問一名重慶份子的特工人員！

雲九被提出來，坐在一張木椅子上，手足都有枷鎖，再加上四週的警衞嚴密監視着，不愁他再能逃脫！

江杰細細看着眼前這個人，冷笑着說：「你就是雲九麼？」

雲九冷笑一聲，反唇譏道：「你大概就是大漢奸江杰吧？」

問案的人反被人問，再加上雲九的口出不遜，江杰禁不住爲之勃然大怒！

這個人不愧是老狐狸了，喜怒一時不易觀察，只見他雙手扶着椅子把「嘿嘿」的冷笑幾聲，慢吞吞的道：「這麼說你已經招供了？」

雲九沒出聲。

「很好！」江杰一隻手摸着他的鬍子，道：「這麼說昨天行刺日本川口先生和我的那個人就是你囉？」

雲九一笑，道：「你看是不是呢？」

江杰冷冷的道：「我看就是你！」

雲九道：「那就算是我吧！」

江杰「哼！」了一聲，道：「到了現在，你還跟我來這一套，你應該知道，你們重慶份子落在我江某人手裏，該是一種什麼下場！」

「大不了一死罷了！」雲九微微一笑，不當回事的道：「只是一點你還沒弄清楚，我並不是重慶份子！」

「啊—？」江杰說：「你的所作所爲，却比重慶份子更厲害，更澈底！」

雲九冷笑一聲，道：「這只是因爲我看不慣日本人的喪心病狂，和你們這般漢奸走狗的媚日無恥！」

江杰點點頭說：「罵的很好，只可惜沒有聽衆！很好，你不愧是條漢子，大丈夫敢做敢爲，這樣也省了我不少的麻煩，來呀——」

身側閃出了四名警衞！

江杰冷冷的說：「把他押下去，關在後院石頭房子裏，我要慢慢處置他！」

四名警衞押着雲九下去，江杰回過身來看着郭大業，點點頭道：「這件事你辦得很好！」

郭大業道：「這個人姐夫你打算怎麼辦？」

江杰咬着牙，面現陰鷙的道：「他不是骨頭硬嗎！我要狠狠的先折磨他一個月，給他留上一口氣，然後再把他交給日本人！」

郭大業點點頭道：「好是好，只是我就怕夜長夢多！」

江杰一怔道：「有什麼消息？」

「那倒是……沒有！」

江杰嘿嘿一笑，在他肩上拍了兩下，道：「好了，現在我們是大患已除，在日本人面前，也不啻是大功一件——」

郭大業一副諂媚的笑着，道：「只是姐夫……我廠裏的那些機器……」

「沒問題，」江杰一笑道：「包在我身上了，今天我就給你覆上去！」

說着他就拿起帽子，在一羣保鏢的保護之下，步出了客廳。

郭大業匆匆拿起了帽子，想跟上去，就見一個聽差的走過來，小聲道：「廠長，太太有請，要你去一趟！」

郭大業一怔，說道：「現在我忙，過兩天——」

那個聽差的說：「太太說你一定要現在去！」

「這——」郭大業其實心裏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只得硬着頭皮的點點頭，道：「好吧！」

上了樓，右拐一間，就是江太太的臥室，自從江太太和丈夫江杰鬧過幾次蹩扭之後，兩個人早已不同房了，江太太住樓上，江杰住在樓下！

郭大業硬着頭皮一進門，可就看見姐姐臉色陰沉的可怕，眉頭緊緊皺着，江海容坐在一旁，兩隻眼睛哭得跟水蜜桃一樣腫泡泡的。

郭大業一笑，道：「找我有事？」

江太太冷冷的道：「當然有事……最近你老躲着我是爲什麼？」

郭大業道：「沒……沒有呀！」

江太太道：「聽說你抓住了雲九，是不是？」

「不錯！」郭大業看了江海容一眼，道：「我已經把他交給姐夫了！」

「交給姐夫了！」江太太冷冷的笑了一下，道：「雲九這個人我雖然沒見過，可是這兩年他的作爲我可是聽得多了，你知道大家都怎麼批評他？」

郭大業哼了一聲，道：「可是這一次他差一點要了姐夫的命，這種人莫非妳還要爲他求情？」

「你姐夫是自作自受！」江太太冷冷的說：「我跟他之間的夫妻關係，早已經是名存實亡，我對他寒心透了！」

郭大業道：「可是你們到底是夫妻呀！難道大姐妳眞的忍心看着他死？」

「我……」江太太眼睛裏含着淚水道：「什麼話我都對他說過了……他自己要這麼做，我又有什麼辦法？」

郭大業嘆了一聲道：「姐夫這麼做，實在也是不得已！妳應該諒解他才對！」

江太太發出了一串冷笑之聲，臉上的表情萬念俱灰，郭大業第一次發現到姐姐這種冷漠灰心絕望的表情，心內着實的吃驚不小！

一旁的江海容眼淚糊糢的道：「舅舅，雲九是愛國的民族英雄，你一定要想辦法救他一救，千萬不能一錯到底……舅舅，你得想個法子！」

郭大業冷冷一笑，兩眼發直的道：「……我又有什麼法子……想不到姐夫會有妳這種女兒……」

江太太哼了一聲，道：「眞想不到，想不到我郭美如會有這樣的丈夫，又會有你這樣的弟弟！」

郭大業站起來，道：「大姐，不要忘了我這個差事，還是妳一手推薦的！」

「不錯！」江太太說：「我要你好時常勸他，你勸過他沒有？我要你設法把敵僞政府的情報消息，傳送到重慶方面去，你做了沒有？」

郭大業怔了一下，說不出話來！

江太太嘆了一聲，道：「現在說這些都晚了，你是你，我是我，不要到時候後悔不及，別怪我這個姐姐沒有事先告訴你，你走吧！」

郭大業巴不得趕快走，聽了這句話作出一副苦笑，吶吶的道：「我不是不幫忙，我實在是無能爲力！」

說完這句話就走了。

江海容傻傻地看着母親道：「媽，妳看這件事怎麼是好？」

江太太苦笑道：「我也沒辦法了！」

「可是……」江海容熱淚連連的道：「莫非就眼看着他死在爸爸手裏……」

江太太道：「妳認識他多久了？」

「有兩個多月了……」

「這些話妳爲什麼不早告訴我？」江太太畧似責怪的道：「妳也太任性……」

「媽，現在不是妳罵我的時候……妳得快想個法子呀……媽，妳只要爲我做這一件事，我會感激妳一輩子！」

江太太聽女兒這麼說，忍不住輕輕的嘆了一口氣，眼圈兒有些發紅的說道：「孩子，聽妳口氣，莫非是妳愛上了這個雲九？嗯——？」

江海容一下子撲伏在母親膝上，痛泣出聲。

含着滿眶的淚光，江太太凄愴的摩挲着女兒的秀髮，很顯然的，她已瞭解到女兒的心意，當然是已經愛上了這個雲九，夫妻之情已經可以說是完了，她不能再喪失了這個相依爲命的女兒！

再說，雲九這個人是衆人心目裏的愛國英雄，就沒有女兒這層關係，自己又豈能眼睜睜的看着他被丈夫折磨凌辱至死？

她終於點了點頭，慨然的道：「妳不要再哭了，我會想辦法的！」

江海容慢慢抬起頭來，無限感激，愧疚的叫了一聲媽——母女二人，緊緊的抱在了一團！

黑獄亡魂

抓住了雲九，這是江杰最感得意的一件事，由日本憲兵隊回來，第一件事他就是來到了後面的刑房——多年來，他這後面院子裏的一排石頭房子，被外人形容爲閻羅殿。

在他組織裏，人人都知道，凡是關進愚園路江家後院裏的犯人，就沒有一個能夠活着出來的。

江杰進到被編爲「四」號的刑房，這時雲九早已被倒翦二臂，赤膊着上身，倒吊在大樑上，由一個受過特別訓練的刑卒余四看守着他！

余四這小子是出了名的狠，早先也是江杰身邊幹保鏢的，江杰很賞識他，就把他提升到刑事房當特別刑事長這個職位，分派在他手裏的犯人，不死，也得脫一層皮！

當然是因爲江杰特別的關照，雲九就受到了刑事長余四的特別照顧！

余四對付進門的新犯人，向來是不客氣，一進門先是四十蛇籐鞭，然後是一提壺辣椒水給他滌清腸胃，要是對方還挺得住的話，接下去就是他最拿手的「張飛賣肉」，這一手最厲害，是把人頭下脚上倒吊在樑上，能够挺上一天不昏死幾回的還沒聽說過。

雲九當然更不例外，鞭也打了，辣椒水也灌了，現在正在施展第三樣「張飛賣肉」，可是犯人是出奇的硬，人吊上去了，根本就像沒事人兒似的！

江杰一進門，余四忙趕上前，諂媚的道：「總經理來了？」

看着倒吊的雲九，江杰情不自禁的笑了幾聲，道：「怎麼樣，姓雲的，滋味還不錯吧！」

雲九冷冷的道：「江杰，你這一套嚇不了我，這點小門道，你雲爺還看不到眼裏！」

江杰哼了一聲道：「當然，當然，我知道你姓雲的是出了名的狠，可是我這裏是專制狠的人——」

說到這裏斜過眼瞅着余四，道：「情形怎麼樣？」

余四道：「這小子是够狠的，灌了兩大壺辣椒水，跟沒事人似的，老虎櫈也坐了，索子倒斷了六七根，掛上也有好幾個鐘頭了。」

江杰哈哈一陣狂笑，臉上漲得一片通紅，這陣子笑可眞比哭還難聽！

「這小子是鋼打鐵鑄的不成？」他拉下臉來，鐵靑着臉道：「你難道想不到給他換點新鮮的嚐嚐？」

余四獰笑着道：「總經理放心，馬口鐵我已經給他預備下了，還有鉛筆刀，螺絲肉……只要他小子挺得住，我就一樣一樣的給他嚐嚐！——」

說到這裏，招呼着：「來呀，把傢伙給抬過來！」

立時就有兩個精壯的漢子，抬着一個大火盆，火焰熊熊的走了過來，人還沒有走近，先就被火烤得生痛。

馬口鐵燒得通紅，余四信手拿起了一根，眼睛看着江杰道：「總經理——」

江杰冷冷一笑，道：「姓雲的，你可放清楚一點，我沒把你送到日本憲兵隊，已經對得起你了，不過要想活命，那可也是休想，紅脚盆裏翻身，你得等下一輩子

，我問你幾句話，你老實的回答，免得皮肉受苦，你聽見沒有？」

雲九看了他一眼，冷笑了一聲，又閉上了眼睛。

江杰道：「我知道你是重慶派來的，你現在只要告訴我，你們這些重慶國民黨份子，在上海一共有多少人？負責的人是誰？」

雲九睜開眼冷笑了一聲，又閉上了眸子。

江杰咬了一下牙，向着余四甩了一下頭，後者手裏的那塊馬蹄烙鐵，可就老實不客氣的按在了雲九的肚子上，紅鐵烙着白肉，「滋——」的一聲，冒起了一股子白烟。

雲九的身子起了一陣子顫抖，猛的張開了眼睛，眞够硬的，他連哼也沒有哼一聲。

江杰桀桀一笑道：「姓雲的，你放聰明一點的好！」

說着話，他就手由火盆裏也拿起了一塊赤紅的馬蹄烙鐵。

馬蹄鐵向前一送，在雲九的面前比劃着——

「好漢不吃眼前虧，雲九，你犯得着麼？」

「滋——」第二塊鐵按在了雲九的大腿上，又是一股子腥臭的白烟！

雲九眼睛霍地大睜了一下，却忍不住發出了一陣狂笑之聲——

這還眞是一件新鮮事，犯人受刑的時候不哭反而笑，還沒聽說過！

江杰急往後退一步，一聲大叱道：「住口！」

雲九倒是不再笑了，他眼睛裏爆射着凌人的寒光，那麼近的盯看着江杰，眞像是一口要把他生吞了的模樣。

「姓江的，你快點殺了我吧……要不然，我非殺你不可！」

江杰陰森森的笑了一下，道：「你殺我？……也有可能，不過，我看那也是下輩子的事了！」

他丟下了手裏的烙鐵，就手拿起一把像是鑽木鑽子，這是一把特製的刑具，犯人一旦嚐到了這種刑具的滋味，可就跟死不遠了。

江杰手裏拿起了這把足有一尺長的鋼鑽子，臉上猝然現出了一片殺機！

可是，轉念一想，他就暫時又改了主意！

「雲九！我還不想馬上弄死你，你給我好好的想想吧——」

手裏的鑽子一下子扎進到雲九左面大腿裏，用力的擰了個轉兒，一塊子肉，就像螺絲一樣的擰了出來，大股的血順着他倒吊着的身子淌了下來！

余四信手洒過來一把鹽子，雲九就算是鐵打的漢子，也是挺受不住，他雖然緊緊的咬着牙，沒有叫出聲來，可是那雙怒凸的眼珠子就像要脫眶滾了出來，全身一陣子急抖，當場昏死了過去！

江杰桀桀一笑，丟下了手裏的鋼鑽子，道：「我還眞當他是鐵打的呢！余四給他止血上藥，別叫他就死了，我給這小子摽上了，看看到底誰硬！」

余四答應着就把雲九的身子給鬆下來，把一塊藥棉花塞在了雲九的傷口裏，兩個漢子給他止血纏上綳帶。

江杰冷冷的笑着，道：「今天叫他好好睡一覺，明天我們還有新花樣！你可小心的當着差！」

余四笑道：「總經理放一百個心吧，他這份德性，就是給他鬆了鎖，他也跑不了！」

一行人出了四號牢房，余四用力的把牢房的大鐵門關上，外再加了兩根鐵鎖鍊子！

江杰回上房去了，余四揣着鑰匙，帶着兩個刑卒溜到了後院的大厨房。

厨房裏，幾十個下人進出着，熱騰騰的飯菜擺滿了一大案子，是專供他們低下人進食的！

余四搓着手找了一個上首座，他的芳隣可就是伺候太太的丫環小娟，人長得挺秀氣，梳兩根大辮子，眼睛又圓又大，看人的時候滴溜溜直打轉，一眼看上去就是透着聰明！

余四身子才坐下來，小娟的眼睛已經拋了過來——

「余頭兒，你這是從那裏來，一身子血氣——薰死人！」

「哈——」余四看着她說：「還眞叫妳說對了，新來的那個姓雲的，眞叫着硬——我他媽的還眞服了他啦！」

「怎麼回事？」小娟問：「你又缺德了？」

余四三口兩口吃完了一個饅頭，又拿起一個，這才笑道：「兩塊烙鐵，外加一勺子螺絲肉！」

「姓雲的死了？」說話的是對面的馬老七，也是牢房裏當差的。

余四哼了一聲，道：「放心，死不了！總經理留着他一條命，說是要慢慢擺刹他呢！」

馬老七嘆了一聲，道：「雲九可是條漢子，余頭兒，你——」說着又嘆了口氣，却不好接下去！

余四瞪着眼，道：「這是什麼話？當一天和尙撞一天鐘，幹什麼，喝什麼，我們是奴才，奴才不聽主子的聽誰的？」

馬老七苦笑着說：「是……我也沒說什麼呀！」

「你最好少放屁！」余四厲聲道：「他媽的，姓雲的宰了我們多少人，你知不知道？」

馬老七連連陪着笑臉，却不敢再吭氣了。

這時小娟放下了筷子，向着余四一笑道：「我都忘了，剛才太太叫我抬箱子，我一個人抬不動，你幫幫我好不好？」

余四眼角起了色迷迷的魚尾紋，道：「行——等我吃完了！」

小娟扭了一下腰肢道：「吃完了誰還要你呀！」

說着就往外走，余四平素垂涎小娟的美色已非一日，有這個機會自然不肯輕易放過，當下匆匆放下筷子，嘴裏笑着說來啦，來啦，就跟了出去！

小娟在屋簷下面等着他呢——

余四偎過去嘻嘻笑道：「別施性子好不好，我的小妹子——」

小娟道：「太太有事找你，你跟我來

一趟！」

「找我——」余四一怔：「不是抬箱子嗎？」

「抬什麼箱子？跟我來吧——」小娟媚笑着。

說着她就轉過身子向內室走進去，余四心裏是透着希罕，在江家當差這麼多年，還是頭一回聽說太太召見，可眞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小娟樣子好像很神秘，帶着他鬼鬼祟祟的由後樓門進去。

推開了一間房門，回頭向着余四點點頭道：「來！」

余四跟進去，看了一眼，禁不住嘻嘻笑道：「妹子，這不是妳的房子麼！妳開什麼玩笑呀——」

「別瞎說！」小娟翻着眼睛道：「是太太這麼吩咐的，你在這裏等着，我去去就來！」

說完關上房門，匆匆的離開。

余四心裏更是納悶，一個人在小娟房子裏東瞅瞅西看看，桌子上相片框裏夾着小娟幾張像片，余四就拿過來仔細的把看着。

他這裏愈看愈愛，正自有些個意亂情迷的當兒，忽然房門開處，江太太當門而立。

余四嚇得趕忙站起來，雙手垂侍着道：「太太！」

江太太點點頭道：「你坐下說話！」又回頭吩咐小娟道：「妳到外面站着去，不叫妳不許進來！」

小娟答應着就走出去！

江太太把門關上，指了一下椅子道：「余四你坐！」

「是——太太！」

坐是坐下來了，余四心眼裏却是卜卜通通亂跳，眞想不起來這是什麼樣的一件事！

江太太在小娟的床上坐了下來，她手裏提着一個黑漆的匣子，坐下來之後，眼睛打量着余四，暫時沒開口。

「太太……」余四怯虛的道：「有……什麼吩咐？」

「你先別急！」江太太說：「我知道，你過去是跟總經理當保鏢的，身手很不錯！」

「太太誇獎……」

「有件事，我要你辦！」

「太太只管吩咐，余四萬死不辭！」

「好！」江太太直着眼睛說：「這件事你不許告訴總經理，任何人都不許漏口，你辦得到麼？」

「這……」余四肯定的點了一下頭道：「辦得到！」

江太太冷冷的說道：「我要你放一個人！」

「放一個人——？放誰？」

「雲九！」

「啊——」余四嚇得兩眼一翻，後退了一步道：「雲……雲九？」

「不錯！今天晚上就放！」

「太太……」余四苦着臉道：「這……小人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呀……太太，這個人，總經理親自交待由小人看守的，如果……」

「總經理——哼！你眼睛裏就只有一個總經理！」

「太太請您原諒……」說着話，余四幾乎都要跪下來了，哀告着說：「這件事我實在是……」

「用不着害怕！這件事我另想過了，既然要你做，當然不會讓你白做！」

「我……太太……」

「我問你！」江太太早已城竹在胸，很冷靜的問道：「在這裏一個月，你拿多少錢！」

「七……七百塊！」

「好！」江太太把手裏的小鐵箱子打了開來，由裏面拿出了厚厚的一紮鈔票，信手丟了過去道：「這裏是一萬塊錢，你收着！」

「一萬塊？」余四眼睛裏冒出了貪婪的光彩，手想去拿，摸了一下，可又收了回來。

「怎麼，嫌少？」

「不……不是……太太，做了這件事，總經理只怕饒不過我！」

「當然饒不過你！」

說着，江太太又由箱子裏拿出了一根黃澄澄的金子，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那是十兩重一根的條子。

這根大條子往余四手裏一塞，余四心裏可就實在多了。

「太太這是……？」

「這些錢你都拿着，今天夜裏就動手放人，人放走了，你也就別回來了，有這些錢也够你別處討生活去了！」

余四的臉本來是蒼白，這一會也見了血色！

他可不是傻子，這些錢他可做夢也沒夢過，有了這些錢幹什麼不好，何必非在這裏囚着！

心裏一盤算，他頓時點着頭道：「好吧，謝謝太太的恩典！」

把金子和錢往腰裏一揣，站起來道：「我這就去想法子！」

江太太道：「不要急在一時，等夜深了再下手，沉着點氣，放心，十二點正，我叫小娟在後門接應你，可千萬要注意，出了事我也救不了你！」

余四打個冷戰道：「這個我知道，太太，余四這裏先謝謝妳了！」

江太太揮揮手，余四剛要往外走！

「還有……」江太太忽然又想起一件事，道：「不許告訴雲九是誰放他的，知道吧！」

「是……我知道了！」

余四答應着，就像喝了酒似的，一路昏忽忽的踏出去，來到了自己居住的房間之後關上門，好好的收拾了一下，大東西不敢帶，只理了一個小包袱。

看着牆上的掛鐘，已經十一點多了，門外輕輕有人在叩門。

余四緊張的問：「誰！」

「是我，小娟！」一面說小娟推門而入：「是時候了！你該下手了！」

「我知道了……」

余四幹殺人的勾當有好些年了，還不曾有一次讓他像今天這麼緊張過。

站起來就往外走，小娟上前拉着他道：「我現在就去給你叫車！」

「用不着！」余四道：「你回去歇着吧，回覆太太就說這件事我一定辦成，妳也用不着幫忙，有了你反而碍事！」

小娟點點頭道：「好吧，我走了！」

余四看着小娟離開之後，才又定了定神，雖然理出了一個小包袱，他覺得還是不方便，反正錢都在身上，那點破傢私不要也就算了。

後院牢房都亮着燈，照例的有兩個江家的保鏢看守着，余四決心下手救人，也就不再多猶豫，大大方方的來到了牢房。

兩個保鏢——馬虎，宋萬，全都是熟人。

「怎麼，余頭兒還來巡夜？」馬虎看見余四走過來，就先給他打着招呼。

「不放心那個姓雲的！」余四隨口應着。

馬虎一笑站起來，道：「那小子眞他媽的是鐵打的，這麼折騰，他竟然還挺得住！」

「醒了？」

馬虎道：「早醒了，這會子還發狠呢，我好心給他倒了一碗水，叫這小子噴了我一臉！」

余四冷冷一笑，道：「這個節骨眼，他還咬牙？走，跟我瞧瞧去！」

「四」號牢房門打開了，雲九凌厲的眸子注視向二人，馬虎嘿嘿一笑道：「怎麼樣，想明白了點沒有？」

余四算計着那個叫「宋萬」的保鏢是負責後面牢房，這裏的事還不致於驚動他，他心裏可就有了主意，馬虎走在前面，余四在後面。

馬虎作夢也想不到，平常在一塊當差的牢頭兒，竟然會生了異心！

只聽見桌上鎖鏈子嘩啦！一响，馬虎還來不及回頭看，一串沉實有力的鐵鏈子已砸在了腦袋瓜子上。

這一傢伙還是眞重，余四生怕一傢伙打不死他所以手上用足了勁道，這串鏈子上還連着有好幾斤重的一副足銬子，「碰！」的一下子砸在頭上那還有好過的？馬虎連一聲也沒哼出來，當場腦骨迸裂，死於非命！

這番情形，使得被綁在側的雲九看得大爲驚心！他實在也是不明白，余四何以會對自己人下此毒手？

余四打死了馬虎之後，向着雲九磁牙一笑，道：「小子，算你祖上有德，命不該絕，我來救你來啦！」

雲九冷冷一笑，不知道他是在搗什麼鬼！

余四見狀怔了一下，壓低了嗓子道：「你可別想歪了，我可是眞來救你，要不然不能向自己人下手！」

說着就由身上掏出了鑰匙，先把雲九足踝上的一對鎖銬子打開，然後再把他雙手打開，他正想用刀子把對方身上的繩索割開的時候，却只見雲九雙手一振，「崩！」一陣子亂响，身上繩子已被掙斷。

余四心裏一驚，雲九的一雙手已左右同時遞出，有如是一雙虎爪般的，已握住了余四的兩肩之上，余四想不到對方雲九在大刑之後，兀自有如此力道，尤其是那雙手掌，十隻手指有如是十把鋼鈎，幾乎都要陷入到余四肌肉之內，只痛得余四全身一陣子亂顫。

「你要幹……幹什麼？」

「說！你想玩什麼花樣？」

「我……我是眞心的放你呀！」余四吶吶的道：「我那敢玩什麼花樣……」

「你眞心放我？」雲九冷笑着道：「是誰叫你這麼做的？」

「是……我自己！」

「說實話！」

雲九的兩隻手一加力，幾乎要把余四給舉了起來。

「是——是……」余四無可奈何的道：「是，我們太太！」

「你們太太？」雲九一面說一面把他放了下來，大惑不解的道：「她爲什麼要這麼做？」

「我不……知道……也許他是嫌江杰作孽作得太多了！」

雲九呆了一呆，頓時無話可說。

余四把一旁桌子上雲九原本穿來的一套衣服丟過去道：「快穿上去吧，遲了被人發現可就走不了啦！」

雲九想了想，只得權且相信他說的話是眞的，當時就把衣服穿好，只是身上傷處太多，尤其是灼傷之處一經觸及，頓時痛穿心肺，一件衣裳，穿了半天，才算穿上！

余四探頭向外看了一會兒，道：「行啦，快走吧，被人看見了，你活不了我也完蛋！」

說着拿起一副鎖鏈子，向着雲九道：「雲爺，先委屈一下，作個樣子！」

雲九諒他也不敢對自己施什麼壞心，當時不動聲色，余四就把一根鎖鏈子假套在雲九頸項之上，又伸頭探望了一下，就道：「走吧！」

兩個人步出牢房，順着這條廊子走下去！

那個叫宋萬的保鏢，正由那一頭走過來，見狀一呆，老遠的招呼道：「怎麼，余頭兒，半夜還提人呢——」

余四冷笑着道：「日本憲兵隊要人，我押着他！」

宋萬笑道：「姓雲的有好日子過了，辛苦，辛苦！」

余四一路推着雲九道：「快走，快走，你小子是沒長腿麼？」

宋萬還直眉瞪眼的老遠瞟着他，兩個人順着墻根一逕的穿過了院子，可就來到了後院的側門！

夜色裏可不見一個人，來到了門口，余四左右瞟了一眼就去開門，門是開的，在往昔，這裏照例是站着一個人守夜！

余四先咳嗽一聲，却不見答應，再看站崗亭子裏却空無一人，這可是太好了，他却不知道是小娟那個丫頭幫的忙！事先設法已把人調開了。

匆匆出了後門，黑巷子裏沒一個人影，余四鬆開了鏈子，向着雲九深深的打着揖道：「行啦！以前多有得罪，現在你東我西，各自逃命走吧！」

說完話這傢伙一縮頸子，轉身一溜煙似的去了！

雲九雖有滿腹的狐疑，可是人自由了，却是千眞萬確的事情，他那條受傷的腿還不十分得力，可是性命相關的逃命當兒，

也只有忍痛狂奔了。

忍着痛，一連跑出了兩條街，敵僞時期，上海市戒備很嚴，時有日本憲兵隊的巡邏車呼嘯而過，雲九是吃一次虧學一次乖，再也不能大意，一路上只是順着偏僻的巷道行走，到天近黎明時分，他已來到了原家住處附近，面對着凌晨的寒風，他長長的吸了一口氣，盤算着這條命大概是保住了！

× × ×

對於雲九的被擒，外面已經有了風聲，當然原氏兄妹是最爲關心的人了，現在雲九意外戲劇性的轉回來，使得他兄妹倆個喜之不盡！

永豐紙廠不能再留，只得再回到了原家！

當夜，原氏兄妹與雲九談了一夜的話，原紫玲親手爲他上藥包紮，直到天光大亮，經文和紫玲才上班去了。

× × ×

雲九脫獄的消息，似乎並不爲外人所知，江杰固然是暴跳如雷，可是爲了顧全面子，對外面他隻字不吐，很顯然的這檔子事是余四幹的，還殺了人，至於余四因爲什麼會做出這事情，可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 × ×

男人在最得意的時候，常常會想到女人，即所謂「飽暖思淫慾」，可是，反過來說，在最失意，最無聊的時候，也會聯想到女人，借色慾來輕鬆一下，來塡補一下！

江杰此時的心情正是如此，雲九跑了，日本人那邊還不知道，一個勁兒的打電話追着要人，好容易扯了大篇的謊話，應付了過去，這會子心裏煩得要命，想找個人聊聊，太太貌合神離，不是談話的好對像——

腦子裏女人的影子太多了，眞正令他中意的却是不多，倒是有一個人——原紫玲——

這個女孩子，自從在大上海紙煙公司見過一面之後，她的影子可就根深蒂固的留在了江杰的腦子裏。

可恨的是關雲程那個傢伙——江杰心裏在想，已經示意他了，他怎麼還老跟自己裝糊塗？

「是雲程嗎？」他搖了個電話過去：「上次跟你談的那個女孩子怎麼樣？」

「是……」關雲程先笑了幾聲，然後在電話裏說：「總經理說的是——？」

「你的女秘書！」江杰不愧是老色狼，一刀見血的說：「怎麼樣，雲程老弟你是捨不得吧！」

「那裏，那裏，總經理你千萬可別誤會……」關雲程似乎很緊張的道：「我這裏是一點問題都沒有……只是……」

江杰冷冷的插口說：「我這裏也是一點問題沒有！」

「這——」關雲程的口音有點緊張的道：「總經理的意思是……」

「嘿嘿……雲程老弟，你跟我這麼久了，還摸不透我的脾氣麼？」

「這個……我知道！」

「那麼，就今天吧！我等着！」

「總經理——」關雲程還想說話，電話「卡！」的一聲，可就掛上了。

放下了電話筒，關雲程兩眼翻着白，心裏那份蹩扭勁兒可就不用提了。

自從紫玲第一天上班，關雲程就看上她了，直到現在還沒有嚐上這一口肉，現在可好，却讓江杰那個老頭兒一上來就要嚐新，而且是「霸王硬上弓」！

着實的煩人！

他可不敢得罪像江杰這麼有實力的人，事實上江杰的話也就等於是命令，還敢不聽？——往好的一方面再想想，有了這一層的關係之後，今後在江老頭面前可就算是個紅人了，不愁進身無門了。

心裏這麼一想，可就又有這麼一點子「樂」在其中！

按了一下鈴，那個漂亮的女秘書原紫玲慢慢吞吞的推門進來，臉上可是一臉的不開心！

自從請辭不准以來，這幾天，這位小姐一直在鬧情緒，關雲程也一直是裝不知道——

一看見這麼嬌滴滴的一個大美人，想着馬上就要往人家懷裏面推，關雲程就老大的不樂。

「經理有什麼事？」

「這是一份要緊的公事！」關雲程把一個厚厚的牛皮紙信封遞給她——

紫玲接過來怔了一下道：「送到收發室！」

「不！不……」關雲程道：「得麻煩你一趟，你要自己去送一趟！」

能到外面走走也好，總比坐在他這個辦公室好！

「好吧，送到那裏？」

「送交愚園路，江總經理！記住！」關雲程特別囑咐道：「——要親自交給他本人！」

原紫玲神色一呆，道：「既然這樣，我就叫我哥哥去好了！」

「不行！不行！」關雲程若有其事的道：「裏面是一份工作報告表，非要你親自解說不可！妳去一趟，不會就誤你多少時候的！坐我的車子去！」

紫玲吸了一下嘴，無可奈何的，點點頭！

接着關雲程就吩咐司機備車，紫玲就坐着他車子去了。

她本來心裏面還有些嘀咕，怕是關雲程攪什麼鬼，直到車子眞的在愚園路江家大門口停了下來，她才放了心，下車之後，汽身自行開走了。

紫玲夾着那個厚厚的牛皮紙信封，來到了江家大門，却見大門旁邊有一個小門，掛着「傳達室」三個字的門牌，一個腰上插着槍的傢伙，正自上下打量着她——

「幹什麼來的？」

「啊——」紫玲說：「我是來送公事的！」

那個人臉上立時堆滿了笑容，道：「是……我記起來了，妳是原小姐吧。請！總經理正等着妳呢！」

紫玲心裏老大的不開心，綳着臉由側門進去，那個腰上插槍的傢伙，看上去像是個保鑣，他把原紫玲領到了樓前，這裏另有一個身後留着大辮子的姑娘在等着！

保鑣交了差，回頭就走！

「是原小姐吧！」梳辮的姑娘含着笑臉道：「妳跟我來！」

「總經理在那裏？」

「在書房！」梳辮子的人不用說是個丫環，說了這句話，她忽然回過頭來，盯着紫玲看了一眼，像是欲言又止，嘆了一口氣，又回過身子在前面帶路。

紫玲心裏面一楞，道：「有什麼不對麼？」

梳辮子的丫環聞言就回過頭來道：「小姐……妳來這裏是幹什麼的？」

「送公事的呀！」

紫玲一面說，一面把手裏的信封揚了一下——「怎麼，有什麼不對麼？」

「沒什麼……只是奇怪，平常送公事只要交到門房就行了！」

江紫玲道：「是關經理要我當面送給總經理的！」

梳辮子的丫環長得倒也清秀，一張臉白裏帶紅，眼睛黑亮的，顯得很機伶的樣子！

聽了紫玲的話，她冷笑了一聲，道：「姓關的這個人我見過，不是個東西！」

紫玲一驚，道：「大姑娘，妳是江家的——」

「唉！」這個丫環嘆了一口氣，眼睛裏閃爍着淚痕，道：「我姓秦，叫雲姑，不過是這裏的一個丫環罷了！」

紫玲道：「雲姑，妳有什麼話要對我說麼？」

「這個——」雲姑把她那雙挺機靈的大眼睛左右斜望了一眼，道：「原小姐，這是我心裏想的，對於總經理，你可要防着一點兒——」

紫玲頓時吃了一驚，口中吶吶道：「怎麼——？」

雲姑咬了一下嘴唇兒，像是要掉淚的樣子道：「這個老狗……不是個東西，看見漂亮的女人，他可就不打好主意……小姐，妳可要當心一點呀！」

原紫玲大吃一驚，頓時楞在了當場。

雲姑低下頭，吶吶的接道：「我就吃過這個老東西的大虧……」

才說到這裏，房門開處，江杰現身門前，道：「是原小姐來了麼？」

雲姑趕忙擦了一下眼淚，應了聲：「是——」然後向着紫玲小聲道：「話說完就走，別多躭擱！」

說完轉身就走了！

紫玲振作了一下，遠遠的向着江杰道：「總經理！」

江杰站在門口嘿嘿笑道：「原小姐，我等妳半天了，請進，請進！」

原紫玲惶惶走到江杰面前，把手裏的公事送過去道：「這是關經理叫我送來的公事，我走了！」

江杰一笑道：「忙什麼，進來坐坐再走吧！」

原紫玲道：「不了！總經理，我還有事——」

她巴不得馬上就離開現場，說完轉身就要離開，却聽得身後的江杰咳嗽了一聲，道：「原小姐，妳等一下！」

紫玲嚇得打了個哆嗦，回過身來……

江杰冷冷的道：「我還要問妳一些事情——妳再多留一會！」

「請！」說着回身引手比了個手勢！

原紫玲心裏面通通亂跳，表面上力持鎭定，當時答應了一聲，就進了屋子。

書房倒是不錯，四面都是書架，架子上堆滿了書，漂亮的寫字枱旁邊陳設着一套沙發，另一邊是落地的緞子幔簾，紫玲心裏略微定了一下，暗忖着也許不至於如雲姑所說的那樣吧！

坐在沙發上，心裏面直打鼓。

江杰打開了信封，看了看裏面的公事，「哼！」了一聲，道：「一本爛賬！」

原紫玲道：「總經理是說……？」

「我是說我簡直看不懂這篇爛賬，妳來看看吧！」

原紫玲心裏怔了一下，賬目是過去兩天她親自合計的，怎麼會看不懂？

她走過去審視着那張進出的價目單，江杰却走到了一旁，「碰！」一聲關上了房門，鑰匙就插在鎖孔裏，就手轉了一下門就鎖上了！

原紫玲登時一驚，倏地站起來，却發覺到姓江的一雙眼睛直直的瞪着自己，臉上帶着不懷好意的笑。

「你——？」這一刹那，原紫玲忽然發覺到了不妙，倏地撲向房門——門已經鎖上了，她用力的拉轉，却是怎麼也打不開。

江杰的手却已摟住了她細軟的腰肢，用力的一下子，把她拉了起來。

原紫玲尖叫了一聲，兩隻手照着江杰臉上就抓，可是江老頭並非無能之輩，他早年在日本受過嚴格的特工訓練，摔交，擒拿都很有一手，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少女，自然是游刃有餘！

不過是三兩下子，原紫玲已被制服。落地的緞簾子後面，掩飾着一張床。

原紫玲被重重的摔在床上，她掙扎着想要爬起來，却被江杰重重的在後頸上擊了一掌，頓時就昏了過去。

痛失原貞

似醒非醒，似睡非睡！

矇矓裏，她感覺出異常的痛苦，她是那麼可憐的被人任意擺佈着，她所能感覺到的是羞窘，驚嚇，無比的羞辱！她眞想死，如果在這一刹那眞能死了就好了——

一陣子翻天覆地的拆騰之後，她全身都酥了，緊接着人事不省的昏睡了過去！

她是那麼狼狽的闖出了江家的大門！

其實說「闖」還有點用詞不當，因爲江家上上下下，根本就沒有一個人攔阻她，甚至於門房裏的下人，對於這檔子事也都司空見慣了。

她身上仍然穿着來時的那身衣服，從外表上看過去，仍同來時一樣，甚至於一點皺紋都沒有，可是她却感到髒極了，同時穿在身上，好像是透明的一樣，只要路上任何一個人向她看上一眼，她立刻就會感覺到一陣子刺心的痛，彷彿被人家看見的不再是自己原來的身子了，像是全身赤裸着，在接受任何一個陌生人的嘲笑，羞辱！

天早就黑了。

這時候大概有八點多鐘，她只是茫然的在馬路上跑着，眼淚像是翻覆了的江水

，瀰瀰不停的淌着。

不知道甚麼時候，她看見了自己的家門！

客廳裏亮着燈——

原紫玲這一刹間，心裏才算有了安全感，身子靠在籬笆牆上，只覺得心跳得那麼厲害，嘴裏發乾，眼睛裏金星四冒……

「我怎麼說？……我對哥哥怎麼說？對雲大哥怎麼說？不——我不能夠說出來！尤其是雲大哥，千萬不能讓他知道這件事……」

越想越傷心，忍不住可就伏在牆上痛泣了起來。

忽然一隻手搭在她肩上。

紫玲大吃一驚，猛然回過頭來，却發現到站在面前的是張媽——

張媽不勝詫異的道：「咦！小姐，妳這是怎麼了？少爺和雲少爺還在等妳吃飯呢！」

紫玲噙着眼淚只是不停的搖着頭，張媽拉着她害怕的道：「小姐……小姐……」紫玲一時忍不住，忽然伏在她肩上大哭了起來。

這麼一來，可把張媽嚇壞了，大聲嚷道：「少爺快出來看看吧——小姐她回來了……」

紫玲聽她這麼一叫，倏地掙開了她的手，回身就跑。

張媽在後面大叫道：「小姐，小姐，妳別跑呀！小姐！」

紫玲飛快的向前奔着，穿過了一條馬路，眼前是一條漆黑的巷子，她張惶的跑進去，再前面是蘇州河，河水在對街的霓虹燈光之下炫耀一片異彩。

原紫玲像是喪失了魂魄般的飛撲向蘇州河邊，她撲向一座石橋，這一刹間，她腦子裏忽然閃過了死的意念，就在她即將縱身入河的一刹間，一隻有力的手，忽然攔腰緊緊的抱住了她。

「紫玲——妳怎麼了？」

抱着她的也正是她最最怕見的雲九，原紫玲倏地面上一熱，眞恨不能馬上死了的好。

她用力的掙扎着想離開雲九的手，可是無論她施展出多大的力量，依然掙脫不開。

「妳這是幹甚麼？」雲九說：「有話回去再說！」

說完就把她抱了起來，這時原經文以及張媽也都來到了近前，現場還聚了很多看熱鬧的人，這麼一來，紫玲倒不好意思鬧下去了。

「你放下我，我自己回去——」原紫玲流着淚說。

雲九嘆了一聲，道：「好吧！」

張媽忙過來摻扶着她，原經文對於妹妹這種不平凡的舉動，很是驚訝，由是也就聯想到事態的嚴重性，下意識的一顆心忐忑亂跳不已！

× × ×

客廳裏，紫玲萬般無奈的把事情說清楚了。

像是晴空裏的一聲霹靂，每一個人都被這件突發的事件嚇得呆住了。

「姓江的，你欺人太甚了！」原經文忽然發出了一聲咆哮，猛的跳起來，道：

「我去找他算賬去！」

雲九一把抓住他，兩人對視之下，原經文發覺到雲九的臉一片蒼白，顯然他內心的激動，較自己猶有過之，只是他遇事沉着，不輕易發作而已。

「難道就算了不成？」原經文聲音沙啞的吼着：「他太欺侮人了！」

「你冷靜一點！先坐下！」

雲九拍着原經文的肩頭，硬把他按得坐了下來。

「我們先把事情弄淸楚再說，這個仇一定要報的！」雲九冷笑着說：「這麼說起來，完全是你們那個關經理設計陷害的，好，第一步，我就先殺了這個傢伙！」

紫玲早已哭得連眼淚都乾了，只是呆呆的坐着發呆，張媽也陪着她在發呆。

雲九苦笑了一下，道：「大妹，你要想開一點，這件事當然會令你痛心，可是如果你爲此自殺，就太沒價值，太不值得了，你要好好活下去！」

紫玲忽然哭泣出聲，整個身子癱瘓在椅子上，張媽嘴裏嘮叨着：「報應啊……這些千刀萬剮的！」

雲九站起來，一聲不哼的來到了自己居住的房間，關上了門，一個人坐在床上細細想了一陣，江杰當然是罪魁禍首，一千個該殺，一萬個該殺，只是在殺這個人之前，先要把姓關的解決了，才能一消心中之恨，紫玲的受辱遠比他這次落入江杰手中的折磨，更令他心中悲憤難膺！

這時候差不多有九點多鐘，雲九耐着性子躺在床上又等了差不多一個鐘頭，他悄悄的起來，把身上整理了一下，然後悄悄的由後面窗戶翻出去，來到了街上。

「大上海紙烟公司」他是知道的，上海雖說是在淪陷時期，可是仍舊相當的繁榮，各大百貨公司的霓虹燈渲染得半天異彩，街上行人如織。

穿過了蘇州河，順着路邊一逕的走下去，遠遠看見了火車站，再拐個彎來到了一條敞巷子，可就看見了「大上海紙烟公司」的那塊招牌了。

工廠的兩扇大鐵門牢牢的關着，裏面一片漆黑，只有靠大門的傳達室還亮着有一點燈光。

雲九貼着牆站了一會兒，抽個冷子一長身，兩隻手已經攀住了牆緣，遂即一翻，已飄身牆內。

傳達室的門開着，負責看門的是個叫「老董」的漢子，湖北人，高個頭，這個時候正在燈下一杯杯的灌着悶酒，雲九忽然閃身來到了他面前。

老董大吃了一驚，道：「誰？」

他這裏才一站起來，雲九已迎面一掌，打得他滿臉發花，老董身子向後一仰，沉重的倒在了地上，可是還不及爬起來的當兒，已爲雲九快速的進身，一腳踏在了他的前胸之上！

帶着三分酒醉，七分的迷糊，老董打量着眼前這個人，哆嗦着道：「你是……誰呀？」

雲九鐵青着臉，道：「我問你關雲程在那裏？」

「關經理？」老董直翻着白眼，道：「我……不知道呀！他在他家，他不住在這裏！」

雲九心裏一楞，暗責自己來得慌張，應該先打聽好關雲程的住處再來——

眼前也只有一不做，二不休，說不得要勞動老董一趟，要他帶個路了。

鬆開了腳，雲九退後了幾步，道：「起來！」

老董一個咕嚕的爬起來，他打量着對面是個小伙子，個頭不比自己高，心裏頓時就壯了不少。

雲九冷冷一笑說：「得辛苦你一趟，帶一趟路……」

老董嘿嘿一笑道：「行！你等我穿上一件衣裳，外頭涼得很！」

說着他就轉身去摸掛在牆上的小褂，小褂後面懸着有一把槍，老董明裏是穿衣服，暗裏却是意在拿槍，可是他太低估了眼前這位主兒了。

他的手剛剛摸着了槍把子，還來不及拔出的一刹那，雲九冷笑聲中，已摔出了一個茶碗！

茶碗正好砸在了老董摸槍的那隻手上，叭！的一聲，摔了個粉碎。

老董痛得「啊唷！」叫了一聲，一翻身，飛起一脚，把一個長板櫈踢得飛起來，直向雲九身上撞過來，雲九一閃身，嘩啦！的一聲，板櫈砸在了牆上，爛成了好幾塊！

老董却也不甘心示弱，緊跟着猛撲過來，兩隻手照着雲九臉上就抓，吃雲九一閃身子，就勢反手，已抓住了他的兩隻手，老董雖然自負有個百十斤的蠻力氣，可是面對着雲九這個人，他可是大大的感到吃不消！

兩相較力之下，老董頓時相形見拙，被雲九兩隻手制服得如釘在了當地一樣！

這一刹間，老董才算打心眼兒裏覺出來害怕，雲九兩隻手再一用力，老董一雙腕子，就像是加了一對鋼箍般的疼痛，一張滿生橫肉的胖臉上，頓時沁出了一層汗珠。

「這位先生……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雲九冷笑了一聲，猝然鬆開了他的手，身子一轉，已到了牆邊，一抬手，把懸在牆上的槍給摘了下來——是一把三號左輪！

老董嚇得怪叫一聲，直打着哆嗦道：「先生……饒命，饒命……」

一面說一面雙膝發軟，禁不住「噗通！」的一下子跪了下來！

雲九哼了一聲，低叱道：「起來，我不殺你！」

老董哆嗦着站起來，道：「先生，我帶你去關經理公館……我帶你去！」

「在我面前你最好少玩花樣！等一會上街也是一樣！」

「是……我不敢，不敢！」

「你也許還不知道我是誰吧？」

「是……誰？」

「雲九！」雲九冷冷的一笑，道：「聽說過沒有？」

老董身子一個哆嗦，一下子坐了下來，他那張臉也許是由於過驚嚇的緣故，已經變成了慘白顏色！

雲九緩緩抬起一隻手來，彎曲的五指有如是一把鋼鉤般的向着桌面上抓去，在此形容他的手爲鋼鉤，並不過份，只見他的手指落下之時，桌面上頓時被穿通了五個窟窿，緊接着他五指收攏，但只見桌面上一陣吱吱細響之聲，已爲他抓了一個碗大的窟窿！

張開了手，滿掌都是細碎的木屑，「噗！」的一口，滿空飛舞！

老董算是眞個的見識了，兩眼睜得滾圓滾圓的！

雲九一笑道：「我們沒仇，我不會隨便殺你，但是你要是跟我作對，我就能隨時取你性命，走——」

老董那裏還敢答喳，低着頭帶着他出了大門。

「姓關的住在那裏？」

「霞……霞飛路！」

雲九點點頭，招手叫了一輛三輪車，老董這會就像是鬥敗了公鷄似的，還有甚麼好說的！

在車上，雲九一聲也不哼，反倒是由老董做主支使着三輪車伕，一直把車子拉到了霞飛路！

下了車，雲九隨便開了車錢！

這地方是上海高等住宅區，馬路兩旁種植着梧桐樹，映襯着碧瑩的街燈，顯出一片和諧幽雅的氣氛！

時間已十一點多了，大部份的住家都睡了。

關雲程是住在十一號，是一幢紅磚的西式小洋房，老董遠遠的指着關家大門，說道：「這就是……雲先生……你自己去吧！」

雲九冷冷一笑，點點頭道：「多有得罪，你回去吧！」

老董咬了一下牙，道：「雲先生……你就是不說，我也知道你是來幹甚麼的了，我佩服你是條漢子，姓關的作的壞事也够多的了，你幹了他，爲大家夥出一口氣，我老董是舉雙手讚成！」

雲九倒是沒有想到對方忽然會說出了這番話，一時不禁怔了一下。

老董道：「雲先生，你放手幹去吧，我老董給你在外面把風！」

雲九忽然由嘴角咧出了一絲笑容，點點頭道：「倒是看錯了你了，想不到朋友你還是條漢子，好，就煩老兄你在外頭給我把一趟風，十二點我要是不出來，你就走吧！」

老董挺了一下胸脯道：「我姓董，叫我老董就得了，行，我知道，十二點以前，誰也不會進去，進去一個我殺一個，絕對壞不了你的事！」

雲九點點頭，把插在腰上的槍拔出來扔過去，老董接在手裏怔了一下道：「雲先生，你不帶着傢伙？」

「我用不着——董朋友，辛苦你了——」話聲一落，他身子一個疾滾，就像是跳高過桿的姿態那個樣子，只是一滾一閃，已翻入關家的圍牆之內。

老董楞了一下，心裏是由衷的佩服，他本來是老粗一個，有勇無謀，素行全憑直覺，一旦發覺到自己的行爲錯誤時，毫不猶豫的就立志痛改前非——

他倒是眞的執行起他把風的任務，認眞的在圍牆外巡邏起來！

這時夜風蕭蕭，梧桐的樹影在朦朧的

月色裏婆娑搖曳着——

雲九矯捷的身子，已經來到了關家樓下！

他畧微定了一下神，注意着樓下一排矮小的瓦房，如果他沒猜錯的話，那爿矮房子裏必定住着關家的保鏢，非萬不得已，還是不要驚動的好！

樓下的房門是鎖着的，雲九手握着門栓，正想用大力把門鎖擰斷——

就在這一刹間，身後「嗚！」的一聲低鳴！

「狗！」——這個意念方自在雲九腦內一閃，那個伶牙利爪的畜牲，已經撲到了身後——是一隻形像猙獰，碩大雄壯的拳師狗！

這種狗，平常不咬人，只擺出一副姿態，已經够嚇人的了，況乎還是一頭受過特別訓練的惡犬，「咬人不出聲」，這是最可怕的一種狗！

雲九只覺得身後疾風襲項，他驀地一個快轉，那隻拳師狗已到了面前，一雙前爪極爲敏銳的已經搭在了雲九肩上，短而闊的厲咀，張開就咬！

這突然的來襲，使得雲九大吃了一驚，他果然身手不凡，反應力尤其敏銳，當時右手倏地一翻，如同閃電般的已搭在了那隻拳師狗的右爪上，同時身子向下一塌，用「借力施力」的巧勁霍地向外一掄，「呼——」的一股子勁風，已把眼前這頭斑斕大犬給摔了出去！

「碰！」一聲撞在了牆上，那隻拳師狗「汪——」叫了一聲，遂卽「吱—吱—」不住口的哀鳴起來，叫了沒幾聲，也就扒在地上不動了。

雲九猝然一驚——

但只見那片矮屋房門忽然打開來，由房內一連跑出來兩個身穿黃色中山裝的漢子。

兩個人手裏好似都提着傢伙，其中一人還提着電筒，一出來，手上卽發出了一道黃光，匹鍊似的在夜色裏搜索着，立時就爲他發現了那隻死狗！

這人大聲嚷道：「不好——大黃死了，方大虎，你走左邊，我向右邊，快看看去！」

叫「方大虎」的那個人，顯然就是他身旁的那個朋友，手裏提着的傢伙是一把新式的手提式。

「卡喳！」一下子，把子彈上了膛，方大虎兩隻眼睛像狼也似的在附近搜索着，同時足下一步步的向前逼近——

他走到了樓廊子下面，聽見了前面像是有銅殼子落在地上那麼「叮！」的響了一聲。

方大虎喝叱了一聲，猛的撲過去，高叱道：「什麼人！」

「什麼人」三個字方自出口，背後倏地吃人擊了一拳！

這一拳勁猛力足，足有百十斤的重力，「通！」的一聲，方大虎足下一蹌，被震得雙眼發花，他還來不及轉過身子，一隻堅硬如鋼的胳膊，已經緊緊的勒住了他的頸子。

方大虎想出聲叫人，可是背後這個人雲九，早已防到了他會有此一手，是以鐵腕力勒之下，他別說是想出聲呼救了，就連喘氣都難得很。

隨着雲九的緊勒之下，方大虎全身一陣子哆嗦，鼻咽間傳出窒息的悶哼之聲，不過是瞬息間，他已兩眼翻白，口涎滴洒着全身萎癱了下來！

這條命算是完了。

雲九方自一鬆胳膊，方大虎的屍身沉重的摔了下去。

在此同時，那道發自電筒的孔明燈光，匹鍊似的忽然向雲九身上照來——

「砰！」那個小子盲目的開了一槍。

他的燈光忽然照着了雲九，正打算再開第二槍的當兒，雲九揮手間打出了一枚銀幣。

「波！」的一聲，擊中手電筒的玻璃鏡頭，頓時燈光熄滅！

那個手執電筒的漢子，正是關雲程的得力保鏢兼司機謝虎，這小子以前見過雲九一次，而且那一次印像還留下得特別深，當然不會忘記——

他乍然看見了這張熟悉的面孔，就像是看見了鬼也似的吃驚——

「雲九——」他的嘴巴張得很大，正好够吞下一塊鷹洋，「叭——叭！」一溜子銀光夾着尖銳的破空之聲，後來的那一聲「叭！」却是實實在在的打進了謝虎張開的嘴裏。

孟子有句名言——「打落牙齒和血吞！」這句話就應驗在謝虎的身上！

他吞下的不止是牙齒和血，還有那枚銀洋。

或許是雲九的手勁兒太大了一點，這塊銀洋非但打落了他滿嘴的牙齒，而且穿通了他的喉管和食道，謝虎足下一蹌，一頭栽下去就回他姥姥家去了。

這麼一鬧，關家上上下下的人都驚動了。

樓上樓下各房裏都亮起了電燈，下房裏吆喝着又竄出了好幾個人。

雲九打量着這番情勢，却不願意跟這些人瞎打混，他跳起來攀住了樓簷一邊，全身一個倒捲，已俐落的翻到了樓上！

「誰？」——樓上的人早已準備好了，緊接着「砰！砰！」兩聲槍响，槍子兒一枚由雲九的耳邊擦過去，一枚却滑到地上，把磨石子的平台上劃出了一道淺溝，飛起的石屑唰啦啦的濺得滿空都是。

雲九嚇出了一身冷汗，人身是肉長的，饒你功夫再高，却也碰不過槍子兒。

他打量好這個開槍的小子，借着半扇門遮着身子，一連兩槍沒打着對方，這個傢伙心裏很奇怪，手裏的一桿「自來得」正想再開第三槍。

就在這一刹之間，雲九已如同鷹飛兔滾般的翻起了身，這個人還沒看清對方是怎麼來的，雲九的一隻鐵拳，已經搗在了他臉上！

只是一拳，就把這小子給打得昏死了過去！

雲九端的一身是胆，用力的一脚，把門踹了開來，身子向前一撲，已闖進了這間屋子裏！

是一間華麗的臥房，床頭燈還亮着，席夢絲的彈簧床上被褥凌亂不堪——一個蓬頭面目姣好的女人，正自擁着被子在牆角裏打抖。

這個女人乍見雲九，嚇得鬼也似的叫了起來。

雲九站住了脚步，冷冷的道：「用不着害怕，我不是找妳來的，你只告訴我關雲程在那裏？」

「在……」那個女人用手指了一下立在壁角的大壁櫃。

雲九頓時就明白過來，他先轉身把通往樓下房間的一扇門關好，然後徐徐走到了衣櫃前。

「姓關的，你用不着藏藏躲躲的，是個漢子，你就快出來！」

他的話才一出口，只見兩扇櫃門霍地推開，關雲程撲出來，他手裏拿着一把四五口徑的加拿大手槍，剛向着雲九面前一比，却吃雲九飛手一摔，已把槍搶到了手裏。

關雲程也並非全然無能，尤其是在這要命的一瞬，他猛的向着雲九身上撲過去，可是雲九早已防到了他有此一手，右手向外一伸，借力施力的只是一掄胳膊，關雲程噗通，一下子已被摔了出去。

他猛的翻起來，還不及再次撲起，雲九的手槍已經比在了他臉上！

關雲程一張臉刹時間嚇得面無人色，上下牙床嘵嘵連聲的打着顫。

「你是……誰？」

「雲九！聽說過沒有？」

「聽……說過……雲大俠……我和你有什麼仇？你幹什麼要找我麻煩？」

「好，我告訴你——」

一面說着，他就一步步的來到了關雲程面前，後者臉上像是抽了筋般的曲扭着，也許是緊張過度，在他虛白的面頰上沁出了一層汗珠。

「砰！砰！」外面有人在用力搥門。

「經理，經理！」外面人大聲嚷着道：「有事情沒有？」

雲九的槍比着他，揚了一下頦子。

關雲程立時會過意，大聲的道：「沒什麼事……你們下去……」

「有人闖進來了，經理！」

「我知道……」關雲程話聲發抖的說道：「你們快到下面去，防備着去吧！快點去……」

「是……」外面答應着，接着就沒有聲音了。

雲九冷笑了一下，接下去道：「有個叫原紫玲女孩子你認不認識？」

關雲程頓時神色一呆！

「說話！」雲九的槍，就比在他腦門上。

「認識……」關雲程的舌頭幾乎都不聽使喚了：「她是我的女秘書……怎麼樣……她有什麼不對麼？」

「你倒裝得像！說！」雲九臉上罩下了一層殺氣：「去江杰那裏，是不是你事先安排好的？」

「這個……」關雲程像是閃了舌頭一樣，一時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臉上更是紅一陣白一陣。

根本不需要再多問，雲九什麼都明白了。

「姓關的，你做的事太缺德了，一槍打死你，未免太便宜你了！」

在他炯炯而隱現殺機的目神裏，關雲程意味到「死」的卽將來臨，全身登時就像是被人抽了骨頭，只剩下肉般的鬆軟，全身都癱瘓了下來。

「雲……大俠……你得饒我……我是不得已……姓江的逼着我做的……」

鼻涕，眼淚，隨着他嗚咽的哭泣之聲，一股腦的全都湧了出來——

「沒有這麼便宜的事——」說這句話時，雲九顯得異常的冷靜，他把槍插到腰上。

關雲程心裏一鬆，可是由語氣裏知道對方並不會放過自己，下意識的還吊着一顆心。

「你做的壞事太多了，我早認識你了，現在報應臨頭，你死定了！」

「你是說——」

「殺了你！」雲九冷笑了一聲，道：「不用槍！」

「你……」關雲程忽地在地上一翻，他還來不及爬起來的當兒，已被雲九自背後一巴掌印到了後脊樑上！

關雲程感覺裏像是觸了電般的打了個冷戰，一陂栽倒，起先他身上猝然發了一陣子冷，可是轉瞬間，那種感覺就不復存在。

抖顫顫的站起來，發覺到對方雲九以着一種異樣的眼睛看自己！

關雲程一刹那間，眞有點兩世爲人的感覺。

雲九點點頭，冷冷的一笑道：「姓關的，並非我手狠心辣，實在是你爲惡多端，這是你應有的報應！」

「我……怎麼了？」關雲程有如身在夢中般的迷惑不解！

雲九冷笑道：「你聽說過沒有，京滬綫上盛傳我的那一手絕活玩藝兒？」

「是……」關雲程打着寒顫說：「定……時……掌？」

「不錯……」雲九冷冷的道：「你已經中了我的定時掌！」

他看了一下錶，正色的宣佈說道：「由現在算起，你還有整整十一個小時的活命。」

「十……一個小時？」

「不錯，就是明天中午十二點正！」

雲九冷笑着道：「十二點正，也就是你壽終正寢的時候，時間不多了，你快準備後事去吧！」

像是夢般的迷離，關雲程簡直是無從信起，他伸展了一下身子，無從體會出一絲一毫身上的痛楚！

雲九回過身來看了床上的那個女人一眼，後者早已經嚇傻了，她身上雖然裹着被子，可是顫抖得是那麼厲害！

雲九的目標是關雲程，目的既達，就不會再想過多殺一個人！

關雲程緊緊皺着眉，一屁股坐在床上發着楞——

這時候雲九已躍起了身子來，他不由來時的窗戶裏出去，更不走門，却由橫開的一扇長扁天窗裏把身子慢慢擠出去！

關雲程打量着那扇窗戶不過兩尺來長，不及一尺濶，無論如何是容不下一個人的，可是，眼前這個雲九硬是這麼就出去了。

雲九的身子似乎能同賣藝人一般柔軟

曲扭，他靜悄悄的脫離了天窗，來到了屋脊瓦面上，由上往下打量了一番，關家院子裏正有五六個保鏢手裏擎着槍，在前後左右的巡邏着，如果他躍下屋脊，無論如何難免要驚動其中之一，亂槍之下就難免要受傷！

再打量一下，他看見了一棵紫籐花樹，正好攀着在樓角下，紛亂的枝椏，一半衍生到樓閣上，另一半正好接着一邊的院牆。

他畧微觀察了一下，遂即不再遲疑，匆匆爬上了這棵紫籐花樹，向着牆外溜出去。

那個關雲程當眞是被他嚇破了胆，直到雲九身子爬上了牆頭，才聽見他大聲喝叫的聲音，只是對於雲九來說已經絲毫構不成威脅了。

雲九的身子方一躍下牆頭，即有一人飛快的跑過來接應，那個人當然是把風的老董。

他乍見雲九無恙生還，自是無限的高興，興奮的說道：「雲大俠，你……你沒有事吧！」

雲九搖搖頭，正要說話，忽聞得遠處警車聲響，警車未至之前，先有兩輛摩托車風馳電掣的疾馳而來。

老董一楞，道：「媽的，鬼子的電驢子來啦，雲爺，咱們快走，你跟我來！」

說着不容分說的拉着雲九，穿進了一條黑暗的巷子，三拐兩拐的，可就看不見了！

× ×

刺客雲九，來去如風，日本憲兵隊偕同當地的偽警空勞往返，自是無濟於事！

只是有一樣——雲九被押於江杰處的迷團，算是被解開了，日本憲兵方面很生氣，連夜掛電話問江杰要人，江杰少不得又是一番搪塞，弄得灰頭土臉很不是個滋味。

他這裏折騰了一夜，才睡下不久，關雲程就坐車來了，江杰當然巴不得見他聽聽經過，當下慌不迭的穿好衣服下了樓！

關雲程在客廳裏面色如土，正在發楞，江杰一進來，他趕忙的站起來道：「總經理來了！」

「你坐下，坐下！」

說着他自己先坐下來，把整個身子埋坐到厚厚的沙發裏，關雲程坐下來，嘆了口氣，道：「總經理這裏還平安吧！」

「我這裏還好——」江杰一隻手摸着他那兩撇小鬍子，冷冷的道：「你那裏死了兩個保鏢，悶聲不哼也就算了，何必又驚動日本人，這麼一來，日本人追着我要人，一時又抓不到那個雲九，豈不是麻煩嗎！」

關雲程心裏老大的不是味，暗罵道：那不是你這個老東西作的好事，還有臉怪我？

心裏這麼想，嘴裏却不敢得罪，當時來了個悶嘴葫蘆低下頭一聲不響！

江杰瞪着他，半天才慢吞吞的道：「是雲九本人幹的麼？你看見了？」

關雲程點點頭，嘆息了一聲！

江杰問道：「你說說，他是個甚麼長像？」

「年歲不大，身材很高！」

「這麼說來，眞的……是他了？」江杰吟哦着道：「這小子，眞有這麼大的胆子？」

冷冷一笑，他接下去問道：「他為甚麼要這麼做？他和你又沒有仇。」

「哼——」關雲程實在忍不住，也冷笑了一聲，吶吶的道：「他跟我是沒有甚麼仇，可是却與總經理有關係！」

「和我有……關？」

關雲程道：「就是因為我那個姓原的女秘書的事！」

「哦——？」江杰的臉色變了一下：

「你說的是原小姐？」

「哼哼！」關雲程連聲冷笑着道：「原小姐來了總經理就不該把她放回去，他們是一夥的——」

「啊——」江杰摸着下巴道：「原來這樣！」

冷笑了一下，他打量着關雲程道：「既然這樣他就該來我這裏，我這裏四十隻盒子槍不分日夜等着他呢。」

關雲程道：「我看他早晚會來的！」

江杰疑惑的道：「這小子是怎麼個打算？他是想把全上海鬧翻過來，好過過他的大名是不是？——無聊！」

「總經理，這個雲九臨去之時打了我一掌，說了些話，很叫我心裏嘀咕！」

江杰登時一呆，脫口而出道：「定時掌！」

「是呀！」關雲程牙關戰抖着道：「……他說我今天正午十二點……就……」

江杰又是一驚，半天才冷冷笑道：「我不信有這種邪事，過來我看看你！」

關雲程走過來，撩開了衣服，江杰前前後後看了一遍，問清了掌擊之處，用手按了按問：「痛不痛？」

「不痛！」

「放心！」江杰嘿嘿冷笑着道：「這種江湖人，最會嚇唬人，你要一直放在心上，可就上他的當了！」

「我是不信，可是他說得神氣活現，好像眞有這麼檔子事似的！」

「哈哈……老弟！你實在還嫩的很，好了，你來了，就是我這裏的客，先好好的在我這裏歇着，正午十二點正，我設酒給你壓驚，過了十二點，你可總該放心了吧！」

江杰一面說着，一面看着手上的表道：「現在都快十一點了，你放一百個心，倒是這個小子不除，我們只怕以後沒有好日子過……」

關雲程苦着臉道：「這個雲九功夫實在高，我看尋常人簡直不是他的對手，總經理，你可有甚麼打算沒有？」

「這一點我知道，這小子實在扎手得很！」

「我倒想起一個人，只要總經理出面，價錢出得起，我想這個人或許可以肯出面帮忙！」

「誰？」

關雲程道：「現在正在護國寺表演的哈瑪大師，總經理知道這個人不知道？」

江杰點點頭，說道：「聽說過——這個印度人在中國聽說發了財，他有眞功夫麼？」

「瑜伽術！」關雲程道：「我親眼見過，刀槍不入，足可抵得過這個雲九！」

江杰哈哈一笑道：「好！今天我就找他去！」

「這個人索價驚人，一天的酬勞只怕就得要十兩黃金，少了請他不動！」

「只要他有眞功夫，十兩黃金並不為多！」

「此人非但練就他們印度的瑜伽術，最厲害的是他還精於我們中國的十二路彈腿！我親眼看見他運施過這手功夫，十二根棗木椿子，全都斷在了他的腿上，聽說這個哈瑪還精於夜行術，過去保駕過印皇，傳說是眞是假可就不知道了！」

江杰聞聽之下，頓時大樂。

關雲程一談起這位哈瑪大師，他顯得很興奮，又說道：「這個人，和我多少還有點交情，等一會我可以陪着總經理一塊兒去拜訪他，至於他肯不肯來，可就不知道了！」

江杰嘿嘿笑道：「有甚麼不肯來的，要錢給他錢就是了，只要能生擒雲九，花多少錢都值得！」

說到這裏舉手拉了一下鈴，廳門開處，進來一個差人，彎身道：「總經理！」

江杰道：「準備開飯，叫苗三他們準備着，飯後我和關經理要出去！」

差人應了聲：「是！」欠身而出！

「苗三」是新由偽特工部調來的一位好手，有高來高去的本事，擅施飛刀飛槍，江杰很看重他，倚為護身符，走到那裏，都少不了要帶着他！

酒菜滿滿擺了一大桌子，這是為關經理壓驚特別準備的，一行人落座之後，牆上的掛鐘時針指在十一點五十九分，關雲程的臉青一陣白一陣，在此以前，他一直是在強言歡笑，內心却無時無刻不在揑着一把冷汗。

現在，當他注視着這要命的時刻即將轉瞬飛逝的一刹，而本身並未體會到任何的不適時，一顆心才算是完全篤定了！

江杰舉起了面前的酒杯，笑嘻嘻的向關雲程道：「雲程，到現在為止，你總可放心了吧，甚麼定時掌不定時掌，他還成了神仙了呢，來，乾一杯！」

奉陪共餐的是江家一羣食客，大家夥一齊舉杯道：「乾！」

關雲程雙手舉杯一仰而盡，心裏如釋重担，那份舒坦就別提了。

牆上掛鐘正好是十二點正，噹噹一連串的敲着。

餐桌上鴉雀無聲，大家的臉全都注視着關雲程——

看上去他臉上並沒有絲毫的異態，依然是帶着從容的笑臉——儘管這番笑態是存心做作出來的。

「奇跡」的發生並非是全偏向好的方面，有時候對於人們不希望發生的事情也一樣的會應驗！

就如同現在這一刹那——當十二響鐘聲的尾聲方敲畢的同時，座上的關經理就像突然中了風似的不自在——

首先是現露在他臉上的那絲笑容的消失，代之在他臉上的表情，却是一種說不出的痛苦表情！

這種表情在他臉上維持的時間太短暫了，不過是彈指之間，即有數縷鮮血，分別由他七孔口耳眼鼻之內齊湧而出，他身子向前一碰，叭！的一聲扒在了酒筵之上，登時一命嗚呼！

在座各人，目睹着這場近乎於戲劇性的發展與結束之時，眞不禁全都呆住了！

張開的嘴，簡直就好像閉不閤了——江杰眞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甚久之後，他才長長的吐出了一口氣，道：「哦——」

慢慢走下位子來，他來到了關雲程身邊，把他身子扶過來，用手探了一下他的鼻息，確定他眞的是死了。

江杰如喪家犬的坐下來，那張原本是通紅與高采烈的臉，一刹時變作蒼白！

「定……時……掌！」他嘴裏同似夢囈般喃喃道：「天下還眞有這種怪事？」

歸去來兮

一列汽車疾馳如飛的穿過了南京東路，直接馳向到莊嚴宏偉，寶相萬千的「護國寺」前停下來！

一共是三輛時下最豪華的轎車，第一輛和第三輛車子方一停下，即由車內跳下了八九個黑色中山服的强勁漢子！

其實這類人物，如果你很機警的去辨認一下，很明顯的就可以由他們每人左側胸上所扣別的一枚三角形紅色佩章上認出他們的身份——

這些人是眼前上海所有偽組織中，最最吃得開的特工組織裏的人物！

江杰是上海偽特工頭子，這些人毫無疑問的直接聽命於他，現在特工頭子本身遭受到生命的威脅時，這些個他手底下一手培植出來的狗腿子，當然毫無疑問的為他効命，聽令於他！

八名精於技擊，射擊準確的漢子，就是這樣被挑選出來的，他們負責的唯一使命，就是保護江杰的生命安全！

就像現在一樣的！

八個人把江杰乘坐的座車附近包圍得嚴絲合縫，之後，其中之一的苗三，才打開了車門，江杰才慢吞吞的步出了車廂！

彈了一下雪茄烟上的烟灰，江杰打量着眼前這座大佛寺，只見寺前扯着整疋的紅布，上面剪貼着一行大字為「歡迎印度瑜伽大師哈瑪先生蒞寺指導」等字樣！

說是「蒞寺指導」，其實誰都知道，這是變相的一種生意經，就連四大皆空的佛門淨土也不例外。

瑜伽大師哈瑪是個受過戒的和尚，這一點固然不錯，可是如就他在佛理上的見聞和他那一身出神入化的瑜伽術拿來作一個比較，兩者之間的差別可就太大了。

其實哈瑪這個人不應該算是一個正式的和尚，說他是佛門的一個叛徒，一個罪人，應該不為過之，因為這個和尚除了忌食葷腥與一般和尚無異以外，其他的任何方面，都與常人無異，外面甚至於傳說他在世界各地都擁有嬌妻美妾——

就這一點而論，哈瑪這個人倒也不失為坦誠，不過他的說法特別，遇到別人問他這一點時，他的回答是「參歡喜佛」！

說他是「蒞寺指導」，那是鬼話，表演賺錢那是眞的！

上海雖說是淪陷時期，可是有錢的人

仍然多的是，玩的花樣層出不窮，任你新鮮一點的玩藝兒，諸如馬戲，溜冰等外來的藝團，只要你能在這裏公開表演，包管你場場客滿！

就像哈瑪這套玩藝兒一樣——在大家口碑載道，一傳十，十傳百的訴說他的諸般神技之時，大把大把的鈔票可就流進了護國寺這所禪門寺院，滾進了老方丈和那個假和尚哈瑪的荷包！

「護國寺」一共有三進院子，在第二進院子和第三座大殿之間，這個地方平素是寺僧作課，護法的神聖地方，現在爲了迎接哈瑪大師，特別裝飾了一下，上面搭的有天棚，中間設了五百個雅座！

和尚廟裏公開賣票，供人參觀武術，這大概還是開佛典之紀元，大姑娘出嫁——頭一回吧！

票價貴得嚇人，可是問津者依然是大不乏人！

五百個座位是天天客滿，如果你沒有一點特別的辦法，想在園子裏弄一張票，可是難得很，一天只有一場，錯過一場也就等於錯過一天！人都免不了有點大驚小怪，更何況初見異術，更是渲染得神乎其技，莫怪乎不過是十幾天下來，似乎整個上海都爲之轟動了。

這一場，開演的時間照例是到了，可是爲了恭候江杰這一行貴客，是以表演的項目，遲遲還沒有開鑼。

披着杏黃彩緞袈裟的老方丈，在幾堂大師的陪同下，一行人步出了大殿。

雙方一經引見之後，這位看似有道的高僧，雙手合十深深一禮道：「江施主貴人降臨，久仰！久仰！寶座已留下來了，就請快入座吧！」

江杰嘿嘿的笑了幾聲，連連點首道：「好，好，大和尚辛苦辛苦！」

位子是留在第一排，特別雅座，所有的座位是列成環狀獨獨空出當中黃沙鋪地的場子。

場子裏設着中國武術的羅漢樁，還有十七八個倒吊着的流星錘，木架子上插着舊式的刀槍，正中地上，設置着一個大蒲團！

一個頭纏白布的印度阿三，用力的敲了一聲鑼，兩個和尚揭開了紅緞子的簾子，就見那個飲譽滬上，印度瑜伽高手出現了！

這個人四十左右的年歲，火眼銀眉，身材高大，滿臉虬髯，頭上戴着佛門的一頂金色平冠，兩隻又黑又粗的胳膊上一邊束着一枚看來像是赤金打製的金環。

四下裏起了一陣子掌聲——

這個人大概就是叫「哈瑪」的瑜加大師了，兩隻手學着中國式的抱拳，向四下作了個揖。

在他雙手高高抬起來的一刹之間，却見隨在他身後左右的兩個印度人，霍地向前一撲，兩口白光閃爍的利刃，就在這一刹那之間，雙雙向着哈瑪的兩肋之間刺過去！

五百名現場男女觀衆，看到此俱都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聲尖叫！

兩口刀看上去深深的刺進了哈瑪的兩脥，刀抽出來，却看不見一滴血！

開場的第一手，即博了個滿堂彩！

兩個印度人由兩邊把哈瑪身上的衣服掀開來，方才刀刺處，却連個印子也沒有，少不了又是一陣子掌聲！

第一排中座的江杰，連連點着頭，笑道：「好功夫，好功夫！」

苗三緊挨在他身邊坐着。

江杰偏過頭來向他問道：「你看怎麼樣？」

「這個哈瑪，不過是練過一些我們中國武術的橫練功夫，眞要上陣講打，未必就行！」

「我們再看看！」江杰似乎對於這個印度人提起了興趣，他成竹在胸，本身也是個練家子，一般的花拳綉腿，江湖把式自然是瞞不過他，可是如果對方是貨眞價實的眞功夫，也休想逃過他的眼睛。

就拿剛才那兩刀子來說，在場大多數的人，必然心裏會以爲是印度人玩的障眼法兒，可是江杰却認爲那手功夫是眞的！

也就因爲印度人哈瑪上來現了一手眞功夫，江杰才對他不敢以等閒視之。

緊接着掌聲之後，哈瑪開始表演第二手功夫——他大模大樣的坐在蒲團之上，由兩個印度人帮手用粗蔴繩狠狠的在他身上細綁！

爲了求眞起見，特別邀請座上的觀衆參加，當場就下來了十個人，這些人用蔴繩狠狠有力的纏繞在哈瑪身上，一個個手脚齊施，蔴繩死死的陷進了哈瑪的皮肉裏！裏三層外三層，的確是看不出一點破綻來！

哈瑪這一手表演的是縮骨脫繩術，眼看着他細綁在繩套裏面的身子一陣子暴縮，最後像一條蛇似的由原本緊箍的繩套裏游了出來。

全場又是一陣掌聲。

苗三點着頭道：「這一手收骨卸肌是眞功夫！」

江杰哈哈笑道：「再看看他的拳脚如何！」

說到拳脚，拳脚可就來了——

一個廟宇的管事和尚，雙手合十的向着在場衆人大聲宣布道：「各位來客，哈瑪大師父接着要爲大家表演一手奇特的功夫，這手功夫，是我們中國國術武功傳襲的精華，上面是流星貫頂，下面是風捲殘荷，哈瑪大師父在這一套功夫上曾經有十五年的苦功夫，可以說是得天獨厚，現在就請觀賞！」

四下裏掌聲如雷，那位印度瑜伽高手哈瑪，這時已脫下了上衣，只見他盤膝在蒲團上連連的運吸着氣息，氣機所過之處，如同蛇行的起着氣波，刹時之間通遍全身，遂即站起身來。

這時隨同他來的兩名漢子，已經把現場的流星錘發動起來，一陣鋼珠相擊之聲，蕩人心魄，但只見滿空中全是飛動的流星光影，縱去橫來，密如貫珠，看得人眼花繚亂！

這般情景之下，實難想像出一個人如何能僥倖其間！所有觀衆無不爲這位印度瑜伽大師揑上一把冷汗！

哈瑪在兩腿之上各自加了一層護腿，他那裏伸了一個懶腰，就聽得喨喨巴巴一陣子骨節密响，觀衆少不了又報之如雷掌聲。

在滿空飛錘流星的疾哨風聲裏，哈瑪開始下場子了——

只見他雙足躍起，活像一個大蛤蟆樣的已經躍立在場子裏的羅漢木樁上！

飛錘是由那兩個印度人所控制，拖着長鍊尖銳飛馳的流星鋼錘，每一次都是對準了哈瑪身上飛擊出手，其快如電，簡直令人目不暇給，觸目驚心！

却只見那個哈瑪在樁子上靈活的閃飛着他的軀體，當眞如「風擺殘荷」，觀衆認定了十拿九穩必然會擊中在他身上的鋼錘，在最後的一瞬之間總會由於他的靈巧，而化險爲夷！

哈瑪不愧是一代武術高手，他的武功長處是融化中國武術與印度的「百忍」瑜伽於一爐。

莫怪乎現場所有的觀衆，都被他驚險卓然的神技驚得如醉如痴！

緊接着哈瑪最拿手的彈腿功夫，跟着施展了出來——也就是中國武術所謂的「鐵犂耕地」！

碗口粗細的柏木樁子，在他雙腿連環的運掃之下，一陣子喨喳暴响，紛紛折斷爲二——

這等沉重的功力，實在是驚人之極！

老謀險霾的江杰看到這裏，禁不住霍然爲之色變，頻頻點頭讚好！

這一場「鐵錘貫頂」外帶着「風捲殘荷」，足足施展了有半點鐘之久，直到三十六根柏木樁根根折斷爲止，那印度大師高叱了一聲，倏地躍身而出，場子裏這才爆出雷似的歡呼，四下裏掌聲連天！

哈瑪十面威風的向着在場各人抱拳爲禮，頻頻打躬，場子裏散飄着一陣陣的黃煙，這一場緊張的表演也就到此爲止了。

客人陸續的離開，只剩下江杰一行九個人，老方丈特別把他們接到了會客房裏，以香茗欵待！

×　×　×

會客房裏，雙方談到了正題！

江杰開門見山的對哈瑪說：「大師父的意思怎麼樣？如果沒有什麼異議，就請開出個價碼吧！」

哈瑪嘿嘿的笑着，一隻戴着印度貓兒眼戒指的手，在鬍子嘴上摸着。

這傢伙能說一口很流利的中國話，只是却含着很重的青甘口音，想必在青海，甘肅一帶停留過一段時間！

這時他笑嘻嘻的說：「我本來打算離開上海以後，下一站去香港，那裏表演的日程已經排好了！」

「香港的行程可以取消！」

「取消？」哈瑪好奇的倒要打量一下這位貴人幾眼了，他冷冷一笑道：「對方已預付了定銀！」

「多少？」

「港幣三萬！」

「哈哈……」江杰笑得狂傲十分，印度人顯然臉上泛起了一片怒容，他還從來沒有被人當面取笑過，只是對方這個中國人，顯然是大有來頭，要不然老方丈不會對他這等巴結！

笑聲一歛，江杰冷冷的道：「小意思，這筆錢我立刻負責可以退給他！」

老方丈在一旁岔口道：「可是，敝寺也……」

江杰冷冷的道：「你這佛寺變相的營業，原是不合規矩的！」

老方丈合十道：「是——是——」

江杰道：「不過……我多少也會給你一點經貼！」

老方丈又道：「是！是！謝謝施主的恩典！」

哈瑪道：「江先生，我的酬勞是—」

江杰反問道：「你在護國寺表演，一天淨得多少？」

老方丈代他道：「哦——折合黃金總有五兩之數吧！」

「那我就給他十兩！」

印度人眼睛裏，立刻現出了光采，大笑了幾聲，道：「很好，你是一個爽快的中國人，我們可以合作！我們來好好談談吧！」

江杰冷冷一笑道：「我要請你來對付一個人！」

哈瑪怔着不解道：「一個人？」

「不錯！」江杰道：「這個人很令我們頭痛，日本憲兵和我們特工部都要抓這個人，如果你能代我們捉到這個人，除了你每天的酬勞之外，另外還有一筆很重的賞金！」

哈瑪點點頭道：「原來是這樣，只是這個人我到那裏去找他？」

「你用不着去找他！」

哈瑪一怔道：「不用去找他？」

江杰摸着小鬍子，嘿嘿一笑道：「他會來找你！」

「找——我？」印度人更不明白了。

「只要你到我那裏去，很快了，就在這幾天，他一定會出現，到那時候就全靠你了！」

哈瑪點頭道：「我明白，我明白！」

江杰一笑道：「你同意？」

「同意！」

「很好！」江杰吶吶的道：「剛才我已經看過你表演的功夫，但是爲了確定一下你眞實的對敵本領，我想對大師你作個試驗，不知大師你意下如何？」

哈瑪霍地站起身來，道：「可以！」

江杰道：「我手下兩個人，向你請教一下！」

說着偏頭招呼隨行的人道：「苗三，向八！」

苗三向八二人閃身而出，兩個人都是三十左右的年歲，是僞政府警官學校的出身，因精技擊，被江杰看中，改調在特工部，受過嚴格的擒拿摔打訓練，是最爲江杰賞識的兩個人！

江杰當時吩咐他們兩個人，道：「你們請教一下哈瑪大師的本事，千萬要小心了！」

這碼子事他們早就商量好了，苗，向二人成竹在胸，早就準備好了。

爲了測量哈瑪大師是否有眞功夫，江杰曾關照他們兩個，必要的時候儘量用重手法向哈瑪進攻！

一行人步出了會客室，來到了清靜的禪院裏！

苗，向兩個人向着哈瑪一抱拳，苗三開口道：「大師父指點！」

哈瑪哈哈一笑道：「沒關係，你們上吧，只是要小心我的變腿！」

苗，向二人心中吃了一驚，對方的腿上功夫，剛才他們已經見識了，這時聽他這麼說，當然由不住有點心驚肉跳，雙方施了眼色，各自喝叱一聲，同時向着哈瑪攻到！

二人一前一後，各施重拳向着哈瑪前心後背上重重擊過來！

「碰！碰！」兩拳都擊中了。

苗三更是得手不讓人，倏地一個轉身，快出右手，直向着哈瑪頸項之上攀來，一下子攀了個正着，這一手是擒拿手中最厲害的一手，叫做「單連環」，只要被他這一手功夫拿住的人，鮮有能逃開他手中去的！

苗三一心想要在主子面前邀功，一式得手，頓時運用功力，把身子霍然的向下一彎，另一隻手向着哈瑪胯骨上一托，用力向外一推！

他心裏滿打算着只是這一手，就不怕哈瑪不被摔得個頭昏眼花！

事實上，滿不是這麼回事！

在苗三的巨力之下，「哈瑪」這個印度人身子連動也不曾動一下，簡直「固若磐石」，相反的哈瑪不知用了一手什麼功夫，只見他腳下一彈，苗三的身子「颼！」的一下子就甩了出去！

足足摔出了有丈許以外，才落向石階上！

苗三不愧是受過特別訓練的好手，身子一沾地，霍地一滾，跳了起來，雖說是沒受了什麼傷，可是疼痛自是免不了的，只痛得𠾖牙咧嘴說不出話來！

另一面的向八，見苗三當衆出醜，不禁大怒，身子向前一欺，飛腿向着哈瑪臉上就踢！

哈瑪一伸手抓住了向八的腳尖，就空一摔，向八就空折了個轉兒，這小子因見同伴出醜，自己再跟着丟臉，以後在老闆面前，可就別想抬起頭來了，無論如何也要找回些面子來——

是以，在他身子方自一轉的當兒，這小子卻改飛右腳，用「連環腳」的腳法，只聽得「叭！」的一聲，踹了個正着！

這一腳在哈瑪來說，誠然是事出意外，在向八來說，卻是用了十分的力道！

登時間，踢踹得哈瑪順嘴淌血！驚愕間，向八乃得脫身而下——

可是如此卻惹起了這位瑜伽大師的一腔無名怒火，只見他雙眉一挑，厲吼了一聲，猛地飛起右腿，用他最拿手的「鐵犂耕地」功夫，一腳直向向八雙腿上掃來。

向八趕忙跳起來，「呼——」一聲，這一腿擦着地面，直由他腳下掃了過去，看上去確實是險到了極點！

他這裏方自慶倖萬分，那裏知道哈瑪的連環鐵腿，厲害之處乃在於可以連發十二路！

向八不過是僅僅躲過了一腿，何嘗想到哈瑪這第二腿，遠較第一腿來得更疾更快，只聽得「叭喳！」一聲，這一腿正好掃在向八一雙足踝上！

隨着印度大師哈瑪的腳底飛處，向八的一雙斷腿，有如刀斬斧剁般的平齊，在地上打着轉兒，向八的身子在一聲慘叫裏，仆倒在地！當場昏死了過去！

這般動手比武法子，直把在場各人看得瞠目結舌，簡直嚇呆了！

苗三猝驚之下，一轉手，已拔出了手槍，正要向哈瑪射發！

一旁的江杰忽然叱道：「住手！」

他怒沖沖的向着苗三道：「還不把你的槍收起來？」

這時已來了幾個和尚，把血泊中的向八搭扶起來，快速的抬向禪房療治！

那位印度瑜伽大師雖說是打贏了，可是看上去仍然滿臉的不高興，臉上被向八踢的那一腳還着實的不輕，鼻子腫起老高，半邊臉都青了。

江杰笑嘻嘻的走過來抱拳道：「大師好本事，得罪，得罪！」

一場風波，就這麼平息了，可憐的是向八的一雙腿，僅僅只爲了一場試驗，就這麼報廢了！

「哈瑪」以勝利者的姿態，被請進了江府，江杰待之如上賓，現在大家所關心的乃是那個雲九到底什麼時候再來？再來送死！

×　×　×

印度瑜伽大師「哈瑪」被江杰羅致在家的事情，已經不是秘密了，這兩天上海市很多人在談論。

人們的眼睛是雪亮的，沒有什麼事能夠瞞得過他們！

於是，江杰挾哈瑪以自重，爲的是對付雲九的消息，上海市民已鮮有不知，在雲九甚囂塵上的熱潮尚未平息下來之後，現在又多了一個「哈瑪」的談話資料！

跟往常一樣，雲九每隔幾天，總會到這個茶園子——「法香亭」來泡泡，在這裏，他能夠聽到很多消息，甚至於一些不易得到的秘聞，原因是這所茶園子的主人胡英奇，是有名的包打聽，有個親戚在特工處作事，常常幾杯老酒下肚，口頭上又沒有遮攔，什麼消息都會滔滔不絕的順口直出！

雲九下午三點鐘就來了，他一個人，靜靜的坐在角落裏，泡一杯茶，慢慢的喝着！

姓胡的就坐在他旁邊不遠，三四個人正圍着胡老闆問長問短。

大家所談論的，正是雲九正想要聽的，所以他顯得異常的平靜，不會放過他們之間的任何一句話。

茶客之一問：「那個印度人功夫怎麼樣？」

「高極了！」胡英奇道：「那傢伙全身上下刀槍不入，尤其是一雙鐵腿，能够斷木碎石！」

「我看過他表演！」說話的是一個戴着眼鏡的老客，一面連連點着頭，道：「確實是厲害，幾十根木椿子，通通在他的腿下斷折了！」

「人家的確是眞功夫！」胡英奇道：「這一次那個雲九只怕鬥不過他！」

「雲九現在到底藏到那去了？」

「誰知道？」胡老闆說道：「也許是最近風聲太緊，他藏起來，暫時不敢出來了！」

「大上海紙烟公司的關經理聽說也是死在雲九手裏的是不是？」

「那還錯得了！」胡老闆簡直是無所不知，然後，他聲音放低了又道：「這件

事烟廠的門房老董親自告訴我的……說雲九到關家還是他帶的路！」

一角的雲九不禁皺了一下眉頭，想不到消息會這麼快就露出來，看來的確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了。

胡老闆又說：「聽說姓關的是死在雲九的定時掌下面，死的時候七孔流血！」

「活該，這叫做報應！」說話的是個中年胖子：「關雲程平常缺德事做的太多了……」

雲九放下了茶杯，站起來走到櫃邊付賬離開！

他只聽「哈瑪」的消息就够了，別的消息不要聽。

×　×

燈下，紫玲黯然的在落着淚，她永遠也忘不了江杰加諸在自己身上的暴行，每一想到這裏，她就禁不住血脈賁張，難以自已——

這幾日，她茶飯不思，憔悴多了。

張媽苦着臉在她對面陪着，嘆息着道：「小姐，妳這一輩子還長着呢，可千萬不要這樣折磨自己呀……」

紫玲鬆弛的眼皮看了她一下，不發一語！

這時的時鐘指在八點鐘的位置上！

房門有人輕輕的叩着，張媽過去開門，雲九走進來，他一直走到紫玲身邊，無言的看着她——

在他的意識裏，紫玲是何等活潑崩跳的一個大姑娘，她臉上永遠都帶着鮮花般的微笑，俏皮，天眞，喜歡說些任性刻薄的話……

可是，現在呢，不過是幾天的時間，看上去她眞的完全都變了。

他對着她微微一笑，伸出手輕輕拍着她的肩：「有一個好消息告訴妳——」

紫玲忽然伏身在床犄角上哭了！

雲九呆了一下，親自把她扶起來，張媽爲她揩着淚，一面嘆息着說道：「又哭了……」

她回過頭來看着雲九道：「雲少爺……就是這個樣子，一天不知道哭多少回，落多少淚……唉！我眞担心往後日子怎麼過啊！」

「會變好的！」

雲九臉上帶着苦笑，輕輕的嘆了一聲，又道：「我已經買好了明天往南京下關的普通車票——」

「——」張媽臉上一喜道：「我們要走了？」

「不錯，妳帮着妳們小姐，收拾一下吧！」

張媽點着頭，趕忙就去整理東西。

「不——」床上的紫玲，忽然抬起臉來，大聲的嚷道：「我不走……我不……走……」

張媽愕道：「爲什麼？……小姐，這個地方妳還能等下去呀！」

「我要看着姓江的死！」忽然她兩隻手拉住雲九，熱淚簌簌的道：「雲大哥，你不是說過的嗎，要殺了江杰以後才走嗎？……怎麼現在又變了？」

她緊緊抱着雲九，把臉枕在他肩上，一時忍不住，又自哽咽着哭泣了起來。

「不錯，我是答應過妳！」

雲九輕輕摩挲着她的長髮，眸子裏噙滿了淚水，他慢慢的把她身子扶倒下來。

「好好睡一覺吧！」

紫玲點點頭，忽然緊緊握住了雲九的手，雲九安慰着她道：「妳休息吧，我會替妳報仇的！」

張媽背過身子，在手絹裏抹了一下鼻涕。

雲九在床前停留了一會，安慰了紫玲一陣，才離了房子，在梯口，正碰見原經文。

「九哥！」經文快步走過來道：「我有件事告訴你！」

兩個人來到了雲九房間，關上門後，經文煞有介事的道：「有個印度瑜伽大師哈瑪你知不知道？」

「被江杰延聘到家裏了是不是？」

「咦——」原經文愕了一下，道：「你知道了？」

雲九冷冷一笑，道：「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姓江的家裏事我焉能不知！」

原經文道：「這個哈瑪本事很大，全身刀槍難入，有這個人，只怕我們要想接近江杰，可就是不容易了！」

「先不談這個！」雲九冷冷一笑道：「我已經買了四張去南京的火車票，明天一早就開，你先準備一下吧！」

原經文先是一喜，可又皺了一下眉，道：「明天就走？」

「明天走！」雲九道：「我已經在山東同鄉會館，跟一個朋友搭上了綫，他們有一艘小火輪後天晚上開到九江，到了九江就可以再換船上四川，錯了這個機會就太可惜了！」

原經文冷冷一笑道：「可是你說過要殺了江杰那個老賊才走的！」

雲九神色微微一變，搖搖頭道：「這件事需要從長計議，談何容易！」

原經文霍然一怔，像是一腔熱念，爲人兜頭澆了盆冷水似的，他慢慢低下頭，臉上現出了一片苦笑！

「對！從長計議！」

說了這句話，原經文就從位子上站起來，向門外踱出。

雲九道：「你上那去？」

「整理東西！」說了這句話，原經文就出去了。

雲九關上門，冷靜的坐在椅子上想了一會兒，看看錶不過才九點鐘，可是他却又有些迫不及待了。

他已經決定今天晚上去江杰家了。

他把買好的火車票，和一封信，用紙鎮壓在桌子上，然後提筆寫了幾行字：

「明晨不返，即永不返，請自行乘車往南京下關，將此信面交車站東段號長汪先生，即會安排一切。

珍重

愚兄　雲九留字」

放下了筆，他卽開始準備一切，首先，他把屋子裏一張藤椅拆散，把一根根的藤條用絲帶緊緊的綁紮在一雙小腿上，特別是足踝交接之處更是紮護得密密緊緊，然後再穿好長褲！

他一向對手向來不用刀，可是這一次例外，却把一柄牛角把柄的牛耳短刀帶在身上。

他找出了一件特製的牛皮背心，其實也無所謂什麼特製，只不過是用醋浸泡過而已，這類牛皮摸起來異常柔軟，卻別有剛韌的內勁。

雲九顯然對於那位印度瑜伽大師哈瑪，留了十分的小心，今夜之戰，他內心不能存有一些疏忽！

他悄悄的把自己整理就緒，然後越窗而出，遂即翻出牆外，一逕的向着江家趕去！

× ×

愚園路江家防備得異常嚴謹，四十個保鑣外帶着八名僞警，不分日夜的輪班守衞，自從增加了印度瑜伽大師哈瑪與其兩名弟子——阿李，阿班之後，江家的防務更加強了，不要說是圖行刺，就是看上一眼，也令你胆戰心驚！

入夜以後，江家院牆邊特別加設了一個瞭望台，台上設置着一具探照燈，黃澄澄的一道燈光，就像監獄裏的防止逃犯那般模樣的在院子裏搜來搜去！

這時負責瞭望台的是一名僞警，正自雙手把着探照燈的燈架，把黃顫顫的一道燈光徐徐的在院落裏搜索着，當他的燈光由假山跳向院牆的一刹那，霍然的發現到一條站立着的人影——

守望瞭望台的僞警員，顯然的吃了一驚，他以爲是眼睛看花了，慌不迭的趕忙把探照燈拉回來——這一次他看清楚了。

一點都不錯，佇立在牆頭上的是一個人。

就在這名警員腦子裏還來不及接受這個新的印像之一刹那，牆頭上佇立的這個人，已發出了一口飛刀。

飛刀在探照燈的燈光照射之下，傳出了冷電般的一道奇光。

那名警員還不知怎麼回事呢，胸脯上已中了刀子，身子向後面一坐，就沒聲息了。

探照燈在失去了人手控制之後，接上了機器的操縱，徐徐的自行轉動起來！

牆上的人影已矯健的跳下了院牆，直向着假山石邊偎去！

假山石中央設置着噴泉，高高噴起來的水箭，在燈光旋廻的映襯之下，幻成濛濛的一天彩霧。

夜行人——雲九，端的是一身是胆，他要借着假山石來暫時掩飾身子，然後相機行事！

他由噴水池邊施展跳躍身法，如同輕烟一縷的拔上了假山石——

卻有一雙凌厲的眸子瞪視着他——這個人「阿李」，早已洞悉先機，在這裏伏伺足一有段時候了。

雲九方自一躍入院內，阿李已經看見了，他們印度人是有一般子忍勁兒，扒伏在那裏悶不吭聲。

現在阿李借着附近燈光，打量着進來的這個夜行人，已經確定了，來人正是雲九。

殺機在阿李臉頰上波浮着，他的兩隻手分別由一雙小腿肚子上拔出了兩口弓狀的彎刀，這種刀，印度人叫它作「伏刀」，出手快，刀鋒利，向前一推一按，殺人的部位正好是頦頸地方，配合着刀上的弧波，兩口刀一切一絞，再大個兒的腦袋也能立刻搬家！端的是厲害得緊！

「阿李」是哈瑪手下最得力的弟子之一，還有一個是「阿班」，這兩個人雖然在各門功夫上都不及哈瑪甚遠，可是卻也有乃師的六成功力！

「他」——阿李伏在地上的身子，簡直就像是一條蛇，如果你注意到他伏地的姿式，就會霍然的覺出，他的手，膝，胸，小腹，腿——這些個身上的重要地方，全都平平的貼在地面上，那是迥然不同於中原武功的！

阿李身上穿的是一襲黑色的衣服，再加上他原本就是黑色的皮膚，所以如果不特別注意看，簡直就看不見他，「他」全身上下全是黑的，只有一樣例外。

眼睛是紅的！

那雙眼睛幾乎貼在了地面，由那裏作四十五度的向着雲九仔細觀查着。

雲九顯然並沒有發覺到這樣一個人！

阿李在足足觀查了一分鐘之後，才像蛇似的緩緩向前游動了一尺左右，慢慢的他背部拱起來，那副樣子就像是一隻剛剛睡醒的貓！

在他身子弓起的時候，才發覺到他的雙腕以及膝頭等部位之上，纏裹着一層黑色的布條。

他現身的位置，是在雲九背部的後方，雙方距離約有一丈五六！

忽然，阿李那雙長腿用力向後一蹬，身子如同一支箭般的快，嗖！的一聲射了出去。

雲九聽見了風聲，在他還來不及回身的一刹那，阿李的一雙伏刀，已交叉着向雲九的頦頸上絞殺了過去！

情形是異常的緊迫，阿李的一雙伏刀其快如電的向着雲九頸項上搭下的一刹那，也正是雲九雙臂揚起的同時，雙方的勢子看來像是配合好的一樣！

只是阿李做夢也不會料想到，對方雲九竟然會有此一手！雲九的雙手可謂奇快如電，一搭一拿，正好抓住了阿李的一雙手腕子。

那是個何等快的一種手法，隨着雲九摔轉的身子，阿李的身子車輪似的被摔了出去！

「碰！」一聲大响，實實的撞在了一堵假山石上，阿李就算他隨同哈瑪練過橫練的功夫，但是到底是血肉之軀，那裏受得了這般的硬碰硬？

「噗通」的一下子，他身子重重的摔了下來，頭上雖然纏着布，卻也掩不住鮮紅的血，順着黝黑的面頰直淌了下來！

阿李還想站起來，可是雲九卻如同一隻飛猿般的快竄了過來！就在阿李身子方自爬起了一半的當兒，雲九的脚尖已踢中在阿李的心窩上——

在那裏藏着人身的一個大穴——「心坎穴」，中國人武術最精妙的一部份，即爲「點穴」術，這一點印度人可就瞠乎其後了。

雲九的足尖所踢中的部位，正是阿李的「心坎穴」上，這一手在舊武術上名喚「打穴」手法！

阿李當時雙眼一翻，全身打了個急顫，同時張嘴嘔了一口鮮血，一條命嗚呼哀哉！

雲九雙手向下一探，把阿李的雙刀方自拾在手中，聽到身邊一人大聲叫道：「什麼人？」

雲九身子忙向石後一閃！

這人已大聲的嚷出聲來：「有刺客，姓雲的來啦！」

雲九轉個身子，由另一個方向閃身而出，手中雙刀之一已飛快的擲出，「噗！」的一聲，正中這人後心，這個人一頭扎了下去！

可是江家已全都驚動了！

首先是一排快槍掃過來，雲九身子貼着地面一連氣的飛快滾着，一排槍子兒全都落了空！

雲九實在是沒有想到會驚動了這麼多人，對於自己來說，這的確是很失策，他必須要儘快的撲入內宅，才能有機會找到江杰，否則這一趟可就白來了。

江家大廳前，站立着四個人，大概是江杰的私人保鑣，每人手裏都端着一桿槍！雲九一經注意到就再也不假思索，他像是一隻被團困的獅子，霍地躍身而出，向着大廳撲進去。

像是一陣風，他猝然的撲到了廳前！

廳前的四個漢子，俱不禁吃了一驚，其中之一方待開槍，雲九已滾身而進，陡地一拳，擊中在這人面頰之上，同時運用右肘的力量，向外一分，擊中在另一人的肋骨之上，那人發出了「啊唷！」的一聲痛呼。

雲九身子一個快閃，同時抬起右腿，只聽得「咣喳！」一聲爆响，已被他把廳門踹開，身子快閃而入！

他身子一進廳門，向後廳折了一個觔斗，已飛快的滾向廳角——

果然不出他所料，就在他身子方一闖入的一刹那，「砰！砰」一連兩聲槍响。

槍聲在寬敞的大廳內，聽起來尤其震耳欲聾，雲九一經動手，那份機靈快敏，簡直是快到出人意外，彷彿他全身上下都生滿了眼睛一般。

就在他身子第三次竄起來的時候，立在樓梯口的江家保鑣苗三，胸脯上已着實的被雲九踢了一脚，身子一歪跌倒在地！

雲九把持着這個機會，騰身躍上樓梯，大步向樓上奔去！

苗三是負責守候大廳的，想不到一上來就吃了虧，樓上是江家的內眷，如果有個失閃，那還得了？他身子就地一個快滾，同時躍起來，緊跟着雲九身後，直向着樓上追上去！

雲九身子確是够快的，不過是兩三縱，已撲上了樓——江家設置十分豪華，樓廊上鋪着長毛鬆軟的地氈，其色大紅，天花板上垂吊着是一列七八盞美術吊燈，光同白晝，樓廊兩側小說也有七八個門。

這麼多房間，到底那一間房子裏住的是江杰，這倒眞是令人有點兒費解了。

稍一猶豫之下，背後的苗三已飛也似的由身後追到——

這小子手裏拿着一把手槍，身子一上來，「砰！」先開了一槍！

這一槍還是眞險，槍子竟擦着雲九的頭髮滑了過去，雲九擰身甩手，「咻——」的一聲，把手裏另一口印度「伏刀」擲了出去！

阿李身子還算閃得快，可是避開了當中却逃不開兩側，只聽得「噗！」一聲，這一刀深深的扎進了右邊肩窩，阿李痛得「啊！」一聲，手裏的槍也就掉了下來。

阿李這小子是够精明的，當時二話不吭的轉身就跑，雲九打個箭步，颼！的一下子縱過去。

可是就在一刹間，一扇門「呼！」的一下子拉了開來，不待雲九回過身子，這個人已向着雲九後背擲出了一口飛刀！

滾地，接刀，下樓看來是一個式子！

當他的身子方自一落下的刹時間，樓上的那個人已跟着撲到——正是那個印度的大和尙哈瑪，這個人果然身負絕技，舉手投足，皆有異常人！

這時他身子向前一探，右手五指曲伸不等的向着雲九背上打去！

「噗！」一掌打了個正着！

雲九身子被他這一掌打得平空飛起，嘩啦！一聲大响，撞破了一扇窗戶，落向院外！

哈瑪嘴裏大叫一聲，跟着越窗而出！

雲九若非事先在身上加了一件防震背心，這一掌憑他功力雖不至於就會負傷，却也當受不住！

一驚之下，對於哈瑪就存了十分的小心。

江家的保鏢和幾名僞警，似乎全體都出動了。

在雲九身子尙未站起的時候，槍聲大作，子彈啾啾有聲的在空中交馳而過！

雲九怒吼了一聲，雙手拉着一棵垂下的柏樹樹梢，借着樹梢的彈力一垂一彈，活像一隻騰空的大鳥，呼嚕嚕衣袂聲中，已向牆外落去！

他因見今夜行勢，只怕難以找到江杰，對方防備得太緊，不如暫時避一下，再定後策，可是天下事每多出人意料，就在他身子方自落下的同時，正好看見一輛黑色的轎車停在江家大門前，車門開敞着，似在等人上車！

雲九心念一動，折回身子來，飛快的向着江家大門撲過來——

汽車裏彷彿坐着兩個女人，這並非是雲九的對像！

立在車門外的一名江家保鏢，舉槍向着雲九就射，槍聲「砰，砰！」一連兩响，就在他來不及扳扣第三聲的時候，雲九的鐵拳已重重的擊在了他臉上，這一拳勁猛力足，頓時打得這人滿臉開花，身子向後一仰，倒在了就地。

坐在汽車前座的司機慌不迭的把引擎發動，還來不及開動，雲九已巧妙的擲出了一口飛刀。

飛刀由敞開着的車窗射進去，正好插中在那名司機的右太陽穴上，一時間鮮血怒濺。

坐在汽車後座的兩個女人之一，嚇得發出了尖叫之聲——

叫聲驚動了甫自內宅步出的總經理江杰！

江杰在兩名貼身的保鏢的護衞之下，方出大門，乍見此情景當眞是嚇了一跳，他手上拿着一把新式的白朗寧手槍，當時見狀，舉槍「砰！」的開了一聲，由於驚惶過度，這一槍當然失了準頭。

江杰一槍不中，慌不迭的，跳進了車廂！

雲九方自撲近車門，江杰隨行的兩個保鏢已雙雙撲上來，三個人一經交手，只聽見「噗通！噗通！」一連兩聲，兩名保鏢已被雙雙摔了出去。

雲九的手已抓住了車門的手把，只要一拉開車門，即可與江杰臉對臉正面交手，然而就在這個時候，身後傳過來一陣大笑聲。

一人大聲的嚷道：「雲九，這一次你還怎麼逃得開我的手去？」

話聲一落，嗖！的一口飛刀擲過來，雲九反身躍起，叭！的一脚，把來刀踢向半天，却已看見了來人正是那位印度的瑜伽大師哈瑪！

雲九咬了一下牙，猛地撲了上去，哈瑪也正迎上來。

兩個人乍然一合，只見彼此一陣子拳脚交加，乒乓亂響聲中，各人身上俱已着了八九下子，誰也沒有把誰打倒下去！

這番龍爭虎鬥，直把旁邊人看得眼花繚亂，大家私底下也莫不存着一種猜測，異想，不知道這中印高手的一場搏鬥之下，到底那一方獲勝？

這種想法就連車內的江杰也不例外，他此刻處境確有點進退維谷，張惶的進了車廂，才發覺到前座的司機敵情已經死了，自己又不會開車，可又不敢下車，無可奈何的只好在車廂裏向外看吧！

哈瑪由於一上來打了雲九一掌，心裏面乃存下對雲九輕視之念！

這時他厲聲的叫囂着，却把一雙胡蘿蔔粗細的手指頭直向着雲九眼睛上直扎了過去！

雲九亦想伸量一下印度人的實力，見狀迅速遞出了右手，兩隻手「拍！」的交接在了一塊，緊接着雙方用力的一陣子擰扭，只聽得「克克」一陣子骨節响聲，兩個人的眼睛都睜得大大的！

突然雲九的左手向着哈瑪的小腹上猛力穿了過去，一下子扎了個正着！

哈瑪鼻子裏「吭！」了一聲，一連後退了五六步，別看他身上有橫練的功夫，可是雲九這一手乃是取法中國古法武術的「穿雲手」手法！

這種武功練習時頗與鐵砂掌相彷彿，其法先以細砂勤練，最後易爲鐵砂，最後再換爲綿紙，功成時能够手穿之下，使整刀的綿紙迎指而穿，如加以人身，簡直和利刃沒有什麼分別，可謂厲害之極！

雲九在這種功夫上，雖未有十成的功力，可也有七成的火候，哈瑪幸虧有瑜伽氣功，否則卽算他能當場不死，却也非得受傷不可！

儘管如此，哈瑪那一張黑臉，却也痛成了猪肝顏色，全身連連的打抖，雲九的身子再次撲上去，一掌向哈瑪頂門上拍來，哈瑪身子向下一縮，忽的用右腿，施展他的鐵掃帚功夫，直向雲九下盤掃去！

雲九得悉他腿上功夫了得，自然不敢令他這一腿掃中，身子趕忙跳起來，哈瑪用連環腿法一連數腿，雲九連連的跳動着身子。

哈瑪那般快的腿法，竟是一腿也沒有踢中。

但只見哈瑪腿力過處，地面上砂飛石走，其勢端的驚人已極。

雲九算定了他這腿法其爲一十二路，要想完全躲開，其勢萬難，而且他已預定好了要取勝對方的策略，無論如何，一定要吃他掃中一腿！

哈瑪的彈腿已施展到第九路上，仍未能掃中對方，心裏之悵恨，化爲滿腔怒火，他雙手向前一伏，改爲頭下脚上之勢，雲九剛好也在這時進身，一雙充滿了內勁的手，隨時準備着予對方致命的一擊！

果然哈瑪不察中計，他身子倏地向下一翻，身子方一沾地的當兒，右腿上已貫足了力道，這一腿正是他最得意的一腿——「風捲殘雲」！

只聽得「叭！」的一聲，掃了個正着，雲九發出了一聲厲吼，身子一陣大搖，就在這一瞬間，他的一雙手掌已然一前一後，雙雙拍在哈瑪的前心後背！

這雙貫足了眞力的手掌，暗含着獨門的打穴手法，雙掌猝然的向下一落，哈瑪忽的慘叫一聲，血唇猝開，一口鮮血如同噴泉般的吐向當空。

雲九苦練了十數年的內功眞力，在傳入哈瑪體內的一剎時間，竟然把這位印度瑜伽大師的五腑六臟全都震碎，哈瑪慘叫聲中，一連踏出了六七步以外，才倒了下去！

這番情景，直把現場各人看得魂飛魄散！

雲九在生受了哈瑪的一腿之後，一雙足踝雖仗軟籐裹護，不曾當場折斷，可是却也連心的疼痛，一時幾乎站立不住！

他身子踉蹌的後退之時，却發覺到車門猝開，江杰霍地跳出來，撒腿就跑。

雲九一咬牙，猛撲過去，大喝道：「姓江的，你還想活命麼？」

江杰倏地轉過身來，用左腕架住了右手的槍，砰砰砰！一連開了三响！

槍聲中雲九只覺得身上一陣奇痛，一顆子彈已穿透了他的左面肩窩——

同時之間，雲九已施展出全身的功力，把身子躍起來，襲到了江杰的身前，江杰扳扣了一下槍，「卡！」一聲，槍裏已沒有子彈，他的臉色一變，再想回身已是不及，却被雲九的一隻手掌抓在了面頰之上，隨着雲九的五指力收之下，五根手指，已深深的陷入江杰的頭骨面頰之內，五道鮮血由江杰扭曲的臉上流淌下來。

雲九的手再往前面一送，江杰的屍身倒了下來。

忽然，車廂門開，一個少女忘命般的跑過來，大聲的叫道：「雲大哥——」

雲九陡的一驚，倏地回過來，他本來預備在殺害江杰的一剎時，滾身而遁，可是乍然聽見了這聲呼喚，使得他爲之大吃一驚！

他作夢也不會想到江海容何以會突然在這時出現，一時幾乎呆住了。

江海容忘命的前奔之時，彷彿有人在大聲的喝止她，可是她却不曾聽見！

兩個人眼看接近在一塊，就在此瞬息間，响起了一排急劇的槍聲。

是一排連發的衝鋒槍，子彈像炒豆似的爆响而起，橫掃而過——

也許子彈是掃向雲九的，由於江海容

的拚命闖進來，是以也遭了誤傷！

兩個人在眼看卽要接觸的一剎間，忽然站住不動，子彈由他二人身上掃過去，每人身上都中了七八顆，像是蜜蜂窩的孔，在一陣顫瑟之後，俱都冒出了鮮紅的血！

江海容慘叫了一聲，身子先倒下去，雲九却前進了兩步，直立未倒——

緊接着又是一排槍聲，「他」才慢慢的倒了下來！

「告訴我——」他不明白的問江海容道：「你……來幹什麼？」

江海容眸子裏淌出了熱淚，她微弱的道：「他……是我父親……」

「誰……？」

「江杰！」

雲九忽然張大了眼睛，他苦笑了一下點點頭，說：「我明白了！」

江海容在地上爬了幾下，剛剛把手抓着了雲九，遂卽氣力不繼，一口氣接不上，埋首地面，香消玉殞！

雲九忽然狂笑了一聲，連連的咳嗽不已，鮮紅的血一口一口的由他嘴裏噴出來，慢慢的聲嘶力竭，趨於寂然。

在四面燈光照耀中，江家的保鏢，護衞都走了過來，儘管是處在相對的立場，可是他們內心却無不浮起了一層傷感，對於雲九這麼一位民族義士的死，感覺到由衷的傷感與痛惜！

人羣裏步出了江海容的母親，她在目睹着那般凌厲殘酷的一場戰役之後，居然還沒有嚇昏過去！

現場倒斃的有她一生最親近的兩個人——丈夫和女兒，她抖顫的立在丈夫江杰身前注視了一會兒，才又慢慢的走向女兒海容身邊！兩行熱淚，滑腮而下！

「孩子……」她蹲下身子來，用力的抱着女兒的軀體，不過是一分鐘前，這具身子還是溫熱活動的，可是現在却已冰冷僵硬了。海容的一隻手，仍然緊緊的抓着雲九的衣服。

母親忽然明白了女兒的心意，瞭解到女兒生前的空虛，她的心一時感到無比的懺悔和內疚！

現場儘管那麼多人，却沒有一個人說話，只有無情的秋風，由現場呼嘯而過，地面上的梧桐枯葉，在風裏打着轉兒！

未幾，日本憲兵隊的警備車子呼嘯而至。

在一陣忙亂的處理之後，這一件轟動大上海的案子總算了結了！

大上海的每一個人，內心都留下了火熱的烙印，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件事，永遠也忘不了那位捨身取義，一心一意志在邦國的愛國義士雲九！

×　×

火車的汽笛聲，劃破了秋夜的沉寂！列車長比劃着手裏的三角旗子，這列黑長的破舊車廂，慢慢在鋼軌上向前移動，轟隆，轟隆的開動了。

車行指標：「上海——南京」！

車廂裏冷清清的沒有幾個人，在靠着後面窗戶的座位裏，只有三個人——

原經文，紫玲，張嫣！

三個人的臉，都像冰般的寒冷，他們呆痴的對看着，有如泥塑木雕！（完）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血劍

孫玉鑫・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仁中僞裝小客店小二，監視古董行踪，那晚驀見西門薇薇單身到來投店，爲惡徒安胖子欺凌，石仁中挺身護花，把安胖子驚退，詎就這一瞬間，店主柳玉嫂已偕古董前往黑鷹派聚會之處，石仁中迫得強闖龍潭，黑鷹派會主七公公欲爲他們化解，石仁中不允，黑鷹派中高手疤面老九也要爲其兒向石仁中報仇，請令出戰，石仁中施展大力接引手把疤面老九劍芒引開，一掌拍出，把疤面老九擊得踉蹌後退站立不穩，柳玉嫂趨前扶住，七公公命她毀了他，柳玉嫂一呆，問：毀了老九——

＊＊＊＊＊＊＊＊＊＊＊＊＊＊＊＊＊＊＊＊＊＊＊＊＊＊＊＊＊＊

奸狡黑鷹派　嫁禍香君崖

此刻茅屋中突然顯得緊張了，七公公的臉上一片沉凝，雙目如刄般的盯着柳玉嫂，不再有何指示——

柳玉嫂抿着嘴唇，道：「七公公，毀了老九——」

七公公僅僅在喉中嗯了一聲，沒再說別的……。

柳玉嫂苦澀的道：「這不太好——」

七公公冷笑道：「婦人之見，你懂什麼？」

柳玉嫂道：「小女子柳某人雖看不出什麼端倪，但疤老九對黑鷹派不能說有功勞可也有苦勞，我實在想不通，七公公何以不設法救他，反而……」

七公公輕輕嘆了口氣，道：「他活着不如死了好……」

柳玉嫂一呆道：「爲什麼？」

七公公道：「他已傷及全身脈穴，現在血液正在倒流，心田將因壓迫而脈穴暴裂而死，那時，他會死的很慘……」

柳玉嫂說道：「難道，就沒有辦法救他——」

七公公道：「當世中能解救他者，只怕倘無其人……」

「唉——」柳玉嫂長嘆道：「這就是武人的下場……」

語辭雖極平淡，座中諸人聽進耳中俱似尖針戮進心窩之中似的，奇痛不已，雖然，他們在往昔的英雄歲月中，曾叱吒風雲，各霸一方，但，最終之前俱落的同樣命運，誰也逃不了那一死的難關……

七公公道：「疤面老九的後事，我會傳命善加厚葬。」

柳玉嫂嗯聲道：「也罷——」

他金蓮輕移，走到疤面老九躺着的地方，忽然飛起一脚踢了過去，只聽悶哼一聲，疤面老九便倒在地上寂然不動了。

這個女人剛才還說的感情溫厚，情辭甚善，可是此刻她那絕命的一脚施展開來，狠厲兼具，一點容情都沒有，令人懷疑，她剛才那一席話是否眞是肺腑之言，抑或——

柳玉嫂拍拍手掌，道：「七公公，料理完了。」

七公公道：「很好——」

柳玉嫂嘿嘿地道：「自己人已料理完了，七公公也該跟外人談談……」

七公公一揮手道：「慢着，在傳統上，疤面老九是因公而死，本派歷代沿傳，不論與對方有多大仇恨，一定要先厚葬死者，石老弟的事且先不談，把疤面老九葬了再說——」

柳玉嫂道：「七公公，這……」

七公公道：「本派的祖規，妳難道不懂——」

柳玉嫂低聲道：「懂——」

七公公憤憤地道：「懂還嚕嗦什麼！快傳岳龍來……」

他不愧是一方之主，在指揮調派間，露出不凡的領導能力，柳玉嫂不敢吭聲，急忙傳命下去。

不多時，一個氣宇軒昂，甚是文雅的中年文士飄逸的走了進來，朝七公公施禮，道：「你喚我——」

七公公道：「岳龍，把疤面老九抗出去，我要以派禮葬他——」

岳龍道：「値得麼？」

七公公道：「他爲本派戰死，自然値得——」

岳龍道：「可曾涉及私怨——」

柳玉嫂道：「他和姓石的動手，完全是在切磋武功……」

岳龍說道：「那姓石的，就不該弄死他——」

柳玉嫂道：「是啊，所以……」

七公公道：「閉上你的嘴，站到一邊去。」

顯然，自從疤面老九敗在石仁中手裏後，這個老人就開始煩躁了，誰也說不出什麼道理，總覺有一口悶氣壓在每個人心口窩上——

柳玉嫂道：「是。」

她知趣的很，果然站在一邊，不再說話。

七公公轉首道：「岳龍——」

岳龍道：「七公公，你吩咐——」

七公公道：「老九在派裏雖非身居高位，可也在千百人之上，念在多年交情上，以派禮厚葬他……。」

岳龍道：「七公公這樣吩咐，屬下自

應遵辦──」

說完，抗起疤面老九的屍體，大步朝外面踏去。

柳玉嫂叫道：「岳龍，去把刀手準備好──」

岳龍道：「七公公沒有吩咐──」

七公公瞪眼道：「柳玉嫂，你想幹什麼？」

柳玉嫂道：「疤老九的仇，難道不報了……」

七公公道：「跟誰報仇？」

柳玉嫂道：「那個殺死他的人──」

七公公呵呵地道：「那是說，你自己了……」

柳玉嫂一呆道：「這……」

七公公道：「妳一腳踢死了老九，這個仇自然由你身上報起──」

柳玉嫂道：「七公公祖護外人──」

七公公怒道：「我祖護過誰？」

柳玉嫂道：「姓石的……」

七公公嗯了一聲道：「柳玉嫂，瞧你這點出息勁兒，連點容量都沒有……」

話語聲中，遠處突然傳來一陣撲翅之聲，七公公目光在屋中一掃，俱肅默的端坐在那裏。

只聽屋外的岳龍道：「啓禀七公公，鷹羣已將老九的屍肉全喫光了……」

七公公嗯了一聲道：「他能餵了神鷹不愧在本派混了這許多年──」

石仁中聽得大駭，他絕沒想到，黑鷹派的祖規，竟然這樣的慘酷，人死不僅不予土埋，而竟令那些視屍如肥的畜牲再糟塌，這種奇酷的葬屍之法，的確是聞所未聞──。

他脫口道：「你們把他餵了鷹──」

這話在他說來，決無其他不敬之意，但，聽進座中諸人耳中，居然激起他們怨恨般的怒意，每個人目光奇冷的盯在他身上，彷彿他犯了大忌一樣。

七公公捋髯說道：「石老弟，這話不對。」

石仁中道：「在下冒犯了──」

七公公道：「老九身爲本派弟子，死也爲本派鬼魂，本派奉鷹如神，把他獻給我們恭奉的神，這在他來說，還是無上的光榮呢。」

石仁中道：「在下茅塞已開……」

突然，岳龍用一個瓷盤盛着一顆血肉模糊的頭顱呈遞上來，他恭身的跪在地上，道：「請七公公驗明正身──」

七公公嗯了一聲，說道：「可送往武人殿──」

岳龍道：「謝恩典……」

他寒凝的瞪了石仁中一眼，捧着瓷盤行去。

七公公道：「石朋友，黑疤老九已葬在武人殿，本派歷代帮友弟子，爲公殞命者，俱葬在殿上……」

石仁中道：「老九是適得其所──」

七公公道：「你忽畧了一件事。」

石仁中道：「正想請教……」

七公公道：「老九長住武人殿，固爲所願，但，武人殿的壯士之仇，本派就要負責追討了……」

石仁中聞言哈哈大笑道：「七公公，話講明了，眞够爽快呀。」

七公公道：「首先不能容你的就是岳龍──」

石仁中一怔道：「岳龍──」

七公公道：「這是本派傳下的規矩，誰替死者捧顱，誰就是討命的人……」

石仁中道：「岳朋友如果不是在下敵手……」

柳玉嫂叱道：「黑鷹派的當家的還在這裏，由不得你狂下去……」

石仁中冷冷地道：「柳玉嫂似乎比那位岳朋友還着急呢──」

柳玉嫂咬牙道：「對你，我恨得牙齦挑刺──」

岳龍這時已換了一套衣服進來，他頭上紮着一條白布，腰裏掛着一柄劍，雄偉的佇立在衆人面前。

他朝七公公一施禮，道：「屬下岳龍要向石朋友討回疤老九這條命──」

七公公道：「由你吧，本派的規矩你可不能廢了──」

岳龍抱拳道：「屬下知道。」

他昂然的一轉身，瞪着石仁中，在這一眼中，含有無數變化，似乎把仇與恨俱揉和在一起了！

石仁中淡淡地道：「岳朋友，疤老九是傷在我手裏，那是咎由自取，閣下如果一定要替他找回這個過節──」

岳龍沉聲道：「石朋友，你可知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石仁中嗯聲道：「江湖上不變的道理，誰都知道……」

岳龍道：「這不結了，亮劍吧。」

石仁中說道：「岳朋友，在下有幾句話……」

岳龍道：「高手相搏，理字佔先，你有話盡管說──」

石仁中深長的吸了口氣，道：「岳朋友，你該知道，在下來此的目的並非與貴派過不去……」

岳龍道：「這和本派過不去有什麼區別呢？殺了疤老九，逼上黑鷹派，在江湖上，這個臉已經丟的很大了……」

石仁中道：「岳朋友要這樣說，這誤會可太大了。」

岳龍一怔道：「什麼意思？」

石仁中道：「在下此來，不過是和古董畧有過節，貴派硬要把事情拖往自己身上，這其中的意味就耐人尋了……」

岳龍哈哈笑道：「石朋友，你可知道古董與本派的關係？」

石仁中搖頭道：「在下不知──」

岳龍沉聲說道：「他是本派的巡方使者──」

石仁中淡淡地道：「怪不得貴派肯這樣賣命呢──」

岳龍冷冷地道：「你與古董過不去，就是跟本派過不去──」

石仁中冷笑道：「這麼說是在下不對了……」

岳龍冷聲道：「是非不足論，手下見功夫。」

石仁中說道：「在下若不和閣下動手呢？」

岳龍憤憤地道：「在下就一頭撞死在你的腳下。」

石仁中一楞道：「有那麼嚴重麼？」

他雖然很敬重岳龍是條漢子，但對他激烈的性格却有所吃驚，在目前這情況下，他爲了父親的仇踪實不能再自亂脚步，因爲有太多的仇恨正需要他去解決呢──

岳龍說道：「有，這是我們武人的本色……」

石仁中道：「目前江湖上的武人俱把殺人當成一種手段，輕則重傷，重則即死，實非眞正的武道精神。」

岳龍哼了一聲道：「你少跟我談這個。」他突然一扯長劍，道：「今天的廢話實在太多了，你還是拔劍吧。」

一縷冷凝的劍光清冷的射了出來，耀眼而奪目。

岳龍一抖劍刃，空中顫吼着一連串嗡嗡之聲，在那顫動的响聲中，隱隱含有一股殺伐之氣……

石仁中暗中一驚，忖道：「自古劍爲百兵之王，情動而形外，此人馭劍傳情，殺氣凛然，能在刹那間激起鬥力，劍道上一定有不凡的功夫……」

他搖頭道：「岳朋友，在下不是爲拚命來的──」

岳龍道：「在下却爲拚命而鬥──」

石仁中道：「値得麼？」

岳龍道：「有什麼不値呢，我輩武人生就註定了自己的命運，不是死在刀下，就是死在劍底，決不可能有生老病死的機會……」

石仁中道：「動手搏命，總要有個動機──」

岳龍冷聲道：「殺了你，替疤老九報仇──」

石仁中道：「這麼單純──」

岳龍一怔，望了七公公一眼，道：「不錯。」

石仁中道：「我看你不敢說。」

岳龍怒叱道：「胡扯，我有什麼不敢說的？」

石仁中道：「咱們各自有數……」

岳龍哼聲道：「動手吧，在下已經不耐煩了……」

石仁中冷冷地道：「岳朋友，你不後悔──」

岳龍挺胸道：「在下已下定決心，非殺你不足快……」

石仁中哦了一聲道：「聽岳朋友的口氣，你我彷彿有深仇大恨──」

岳龍道：「不錯，疤老九的死已註定我倆的仇恨了。」

石仁中淡淡道：「疤老九是你的什麼人？」

岳龍道：「朋友，這還不够麼？」

石仁中長嘆道：「這也許是貴派的傳統，在下只有領受了。」

他緩緩朝前踏出了半步，穩當的有若山嶽峙立在那裏，目刃寒閃，注定在岳龍的身上。

岳龍道：「你不拔劍……」

石仁中道：「岳朋友盡管出手，在下自會應付……」

岳龍見他停立當地，紋絲不動，沉凝的有若泰山絕頂的老盤石，動亦不動，頓時想起他師父九絕老人臨終之前，諄諄的教言：「劍道即心道，馭劍爲下乘，心劍始爲絕，遇上這種能以心使劍者，避之則吉……」

他寒慄的道：「在下得罪了。」

心中警兆一生，格外小心，長劍緩緩朝前一推，似一縷飄風樣朝着石仁中胸前點來。

這一招絕辣無比，能攻也能守，兼可試出對方功力之深淺，岳龍在這種場合裏展出頭一招，在行家眼裏已看出此人之不同於一般了。

石仁中含笑道：「岳朋友，是九絕老先生的門生──」

他對岳龍攻來的頭一招，隱含着數個不同的殺招，攻中帶守，守中可攻，十分注意，身子畧畧一退，足移三步，腰中長劍像耀閃在半空的寒星，一顫而出。

哐察聲中，將岳龍的長劍蕩了開去，岳龍只覺半條手臂發麻，幾乎抬不起來，他暗中大驚，頓時體會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那句話裏的眞正意味了。

岳龍斜移半步，道：「九絕老人正是先師……」

石仁中道：「若非九絕先生，只怕教不出這樣高明的劍手。」

這句話是石仁中肺腑之言，決無半點對九絕老人有不敬之意，可是，在岳龍耳中聽來，有若針戳一樣的刺痛，但見這個年青人氣的全身發抖，一雙日光由冷而寒，手握長劍，鐵靑着臉，一言不發的瞪着石仁中。

旁邊的柳玉嫂冷笑道：「嘿，石仁中呀，你也未免他媽的太狂了，我們黑鷹派裏誰不知道岳龍是個血性漢子，你的武功再高，也不能侮辱九絕老人呀──」

她這一句話，恰像火裏潑上油，可有得燒啦。

石仁中怒道：「你這娘們怎麼這樣說話。」

柳玉嫂瞪着眼，說道：「怎麼，我說錯了。」

石仁中不悅的道：「你多嘴多舌，準是個長舌婦──」

這一罵，眞比挖柳玉嫂的肉還疼，她像是千年狐狸坐針氈，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怒叱一聲，㕚腰瞪眼的衝了過來，步子一移，跺的地上咚咚直响。

她潑辣的吼道：「姓石的，有種你再說一遍──」

石仁中笑了笑，說道：「多俗呀，老婆娘──」

柳玉嫂恨聲道：「俗，呸，老娘要你知道我的厲害──」

她要起狠來，還眞有一套，瞪眼跺脚，㕚腰吹嘴，那股潑辣勁，尋常的人準吃不完要兜着走。

柳玉嫂雙掌一分，凌厲的拍出一掌，這一掌，勁道十足，蠻有一股威力。

可是，柳玉嫂的掌勁勢力正足，尙未落下之時岳龍突然揮來一劍，疾速的劃向她的手腕。

岳龍寒着臉沉聲道：「退出去。」

對方這狠厲的一劍甚是快疾，柳玉嫂雖然潑辣也不敢硬接，嚇得急忙一移，總算躲了過去。

柳玉嫂怒道：「你幹什麼？」

岳龍冷冷地一哼，道：「在下沒請你帮忙……」

柳玉嫂一跺脚，道：「你眞不識好人心——」

岳龍道：「你站一邊去，我和姓石的事不要任何人插手。」

他看上去年紀僅有二十幾歲，在九絕老人的薰陶下却有着一般的劍術名家風度，場中諸人看在眼裏俱暗暗佩服。

柳玉嫂臉色蒼白，哼了一聲，擰過身去。

岳龍重新佈劍，沉凝的道：「石朋友，請——」

石仁中見岳龍氣度軒雍，劍術也極爲不凡，不禁有種憐才愛慕的心意，他斜馭長劍，含笑道：「岳朋友，咱們何不到此爲止……」

岳龍大聲道：「什麼話？疤老九的一條命還揑在我手裏呢——」

石仁中長嘆一聲道：「唉，岳朋友，你要堅持己見，這場面不好收了。」

他有悲天憐人胸懷，也有慧眼識英雄之氣概，奈何岳龍已騎虎難下，明知山有虎，還要虎山行，這是岳龍此刻心境的寫照。

岳龍大聲道：「石朋友，你不必再多費口舌，黑鷹派的弟子寧可玉碎，決不瓦全，你我之間，唯有手底下見功夫了。」

當下不再答話，即抱守元一，凝神靜氣，一雙目珠寒冷的瞪在石仁中身上，這正是內家的靜氣功夫，能在一刹那間靜下氣來，使內華鬱藏，斂隱於體，岳龍不僅已達到收放自如的地步，還可在這一靜的刹那間，培養出一股無形的戰鬥力……

在他體內也就是說已具有一股豐厚的精神力量，促使他勇氣倍增，勁力十足，決不會畏懼任何一方，因爲，他眼中的殺機已充塞在他的意識裏了。

石仁中暗凜，道：「閣下如果眞要孤注一擲，在下只有奉陪了。」

岳龍那兩片薄薄彎彎的菱形唇角輕輕的抿了一抿，輕緩咧了咧嘴，一聲沉重的大喝已從他喉結中傳了開來，緊接着一片耀眼奪目的光彩凌厲的閃顫而來。

一蓬冷艷的芒刃，挾雜着寒凝的劍氣排山倒海的一湧而來，那凶猛的威勢，竟令人無法阻遏。

場中人俱被這一式絕辣的劍術所傾絕，七公公的沉靜功夫在黑鷹派中可說是穩定如石，但在此刻，他也情不自禁的站了起來，仰首注定場中，看看石仁中到底有什麼辦法阻擋住這樣凶霸的劍招，當然，他們對岳龍的劍術實力，也只有重新估計了。

石仁中沉聲道：「九絕劍……」

他不愧是年青輩中劍術名家，面對這樣凌厲的攻勢，居然能鎭定如恆，絲毫不爲對方那疾烈無匹的劍光所動，好整以暇的任那蓬劍光疾瀉而下。

柳玉嫂大叫道：「好呀，岳龍，這一劍够他受的了。」

但七公公却叱道：「閉嘴。」

這一答一對之間，也不過是一刹那間的事，可是在場中激鬥的兩個人，却有如度日如年的感覺，岳龍的長劍落的快，對方的兵刃也發的快。

令人懷疑，石仁中的劍出手時間較遲，可是却比岳龍的劍較早攻向對方，這就令岳龍寒顫了。

岳龍寒慄的急撤長劍，躍身欲退，但見石仁中的長劍在空中一陣虛劃，雙方劍影陡然隱歛而去。

石仁中緩緩收回了長劍，一言不發的靜立當地，而岳龍却似木鷄一樣的呆呆楞在地上，任身上衣衫片片的飄零，那神情好不令人鼻酸。

柳玉嫂定睛一望，暗中倒吸一口涼氣，此刻的岳龍面色蒼白，嘴唇發紫，身上的衣衫，自前胸碎裂開來，一條條的長綢，隨風飄舞，被劍刃整齊的劃成一道一道的……

良久，岳龍沉痛的道：「石朋友，在下輸了。」

雖然僅僅幾個字，但在一個成名的武林客嘴裏說將出來，那還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像岳龍這樣身手的人，平常眼高於頂，何曾向人低過頭，而今，在黑鷹派總瓢把子七公公之前，公然說出這種話，的確是有點英雄氣短，羞愧不已……。

石仁中黯然的道：「我也沒贏呀。」

顯而易見，石仁中不願讓對方太難看，故意給對方留點情面，岳龍內心雖然十分感激，可是在衆目睽睽下，他只有將那一絲感激之情深埋心底了。

岳龍嘆息道：「石朋友，你何必給我留面子……」

石仁中道：「在下說的句句是實，決無半點……」

話語未落，柳玉嫂已吼道：「岳龍，你是不是忘了疤老九怎麼死的？」

岳龍臉上變色，說道：「柳玉嫂，你別逼我——」

柳玉嫂叫道：「這還是假的，疤老九是咱們黑鷹派的老弟兄，咱們眼睜睜的看着他受傷，看着他死，現在，兇手就在咱們的面前，難道說，咱們黑鷹派的人全死光了，就沒有人能替自己的老弟兄爭這口氣——」

七公公叱道：「柳玉嫂，說話別太放肆——」

柳玉嫂道：「七公公，我說的都是實話呀——」

這個女人太會做作了，她和疤老九彷彿有一層較普通人親密的感情，說起話來激動奮昂，一把鼻涕一把淚，那神態彷彿死的就是她丈夫一樣——

岳龍嘆道：「石朋友，咱們還得再較量一場——」

石仁中一怔道：「爲什麼？咱們不是已動過手了。」

岳龍苦笑一聲，道：「不錯，本來在下應該知趣的放下武器，低頭認輸，可是，目前，恐怕不行了，在下如果還要在黑鷹派呆下去，就必須拚個結果，那怕是在下一死……」

石仁中一震道：「這何苦？那樣會兩敗俱傷……」

岳龍黯然的道：「那是沒有辦法的事，誰叫我遇上你呢，也許咱們命裏有這麼一次的相會，是死？是生？全看咱倆個人的運氣了……」

話語一落，長劍已再次舉起，可是臉上再也沒有先前那一股子凶悍的殺機了，不論是誰？此刻只要一接觸到岳龍的神色

，就會了解此時岳龍那種不願戰而不得不戰的心境，自古英雄皆寂寞，這時候，岳龍的心底裏是寂寞的，萬古寂情埋心底，一柄長刃縱豪情，這就是他……

石仁中嘆道：「沒有辦法停下麼？」

岳龍搖搖頭道：「沒有。」

柳玉嫂大聲道：「是好樣的別婆婆媽媽……」

石仁中一斜劍，道：「也罷，岳朋友，不論你今日的處境是何等的困難，對你，在下尚有一份深厚的情感在……」

岳龍激動的道：「我也一樣——」

石仁中道：「請吧，別讓等着的人失望了……」

他故意把話說的响亮，讓每個人都聽在耳中，柳玉嫂和古董都是江湖上的老狐狸，假裝聽不懂其中的意思，處之泰然的眼望他方……

岳龍點點頭道：「閣下請別再手下留情了，否則人家還以爲咱倆是在這兒耍猴呢——」

在這年青人的臉上流露出一絲憤怨而不滿的神色，一振長劍，照着石仁中的肩臂之處削了過來。

石仁中晃身斜退，躲過這一劍，微微一舉寒刄，輕描淡寫的也推來一劍。

岳龍神色一凝，慢條斯理避了過去。

兩人都是以慢打慢，急得旁邊人在乾着急。

柳玉嫂冷笑道：「像這樣的打法，天亮了也不會有結果——」

七公公叱道：「你能不能閉上嘴？」

柳玉嫂一呆道：「我難道又說錯。」

七公公道：「你當然說錯了，他們兩人用的打法是劍法中最上乘的內家手法，看上去緩慢無力，實是鋒利無比，一招之



石仁中和岳龍各展絕學相搏。

下就能立判生死。」

柳玉嫂道：「有那麼厲害？」

七公公道：「你是坐井觀天。」

他長長的嘆了口氣，又繼續道：「岳龍的武功在本派中可說是佼佼者，藝出九絕老人的嫡傳弟子，年青輩中可謂高手，但是，他和石仁中兩人相比，差上半截，決不能以道里計……」

此刻一個老者上前，道：「七公公，你再不阻止，岳龍非死不可——」

七公公嗯聲道：「若論單打獨鬥，岳龍決非姓石的敵手。」

他示意那老者坐下，沉聲喝道：「住手。」

這一聲沉喝着似乎平淡無奇，但那個响聲却震盪在每一個的耳中嗡嗡直鳴，像個巨雷樣的那麼劇烈——

岳龍額際汗珠滾滾，抽劍躍身疾退，石仁中平身斜移，劍式倒轉，平穩的定立在地上。

岳龍道：「七公公——」

七公公道：「先退下歇息——」

岳龍道：「七公公，我……」

柳玉嫂道：「七公公，這不行呀，岳龍是替疤面老九討索死仇的人，你叫他退下歇着，誰再……」

七公公道：「你怎麼樣？」

柳玉嫂聞言一呆，恁她刁鑽鬼巧，也沒想到七公公會突然有此一招，楞了半天，一直不知該怎麼說——

當然，她也有先見之明，憑自己手上這點功夫要與石仁中一爭長短，似嫌薄弱了點，可是，此時箭在弦上欲罷不能。

她暗暗一急，眸光不禁落在古董身上，那意思太明顯了，古董却恍如未見一樣的置之不理。

七公公道：「柳玉嫂，你怎麼不說話了。」

柳玉嫂道：「我……我……」

她恨的一跺脚，對着古董，大聲道：「姓古的……」

古董道：「什麼事？」

柳玉嫂罵道：「我道你斷了氣呢，還好意思問我什麼事？你也不看看，人家找上門來了，你還在裝歪……」

古董立道：「你怎麼說這種話？」

柳玉嫂一瞪眼，說道：「怎麼？我說錯啦。」

古董道：「這兒有七公公在，那有你我插嘴的地方——」

他不愧是個老狐狸，一句話，便輕輕的把所有的責任推在七公公的身上，暗裏却向柳玉嫂直擠眼色。

誰知道柳玉嫂苦在心裏，急在臉上，跺脚道：「唉，老不死的，你……」

硬着頭皮，柳玉嫂道：「七公公，假如咱們黑鷹派的人都折損光了，我柳玉嫂義不容辭的該給疤面老九討回這筆血海深仇，可是現在不同，在場的衆家弟兄那個不比我高明——」

七公公冷冷地道：「你已然知道不比別人高明，那你就乖乖的閉上你的嘴，站一邊去，我自然會得處理，而現在，你自己光說不練，餿主意又多……」

這一席話說的柳玉嫂面紅耳赤，一陣白，一陣紫的，站也不是，走也不是，那副狼狽可眞到了極點，有道是英雄氣短，女人氣小，柳玉嫂表面上雖然唯唯諾諾的站在那裏，暗中却在籌思着報復七公公之策。

柳玉嫂臉色蒼白的說道：「我……七公公……」

七公公道：「你還有話說？」

柳玉嫂一跺脚，說道：「我跟姓石的，拚……」

有道是男人皮厚，女人皮嫩，柳玉嫂到底是個女人，在衆目睽睽之下要不出再絕的招兒，硬着頭皮，將自己的一條命送出去了。

七公公沉哼一聲，道：「好，這才像個樣兒——」

柳玉柳道：「姓石的……」

石仁中淡淡一哂，道：「柳玉嫂，你這是逼我……」

他面色一陣冷寒，又道：「在下不願與女流動手。」

柳玉嫂暗中一鬆，道：「好呀，這可是你說的……」

她見石仁中不願和她動手，先前那股緊張勁兒不禁鬆了一鬆，立刻拖動着圓不隆咚的大臀部，扭扭揑揑的朝七公公面前站了過去。

她得意的說道：「七公公，你看見了沒有——」

七公公道：「看見什麼？」

柳玉嫂哆聲說道：「姓石的，不敢跟我鬥……」

石仁中冷冷地道：「在下非不敢，而是不願……」

柳玉嫂是得理不饒人，她看出石仁中是個說一不二的人，也知道自己這條老命能保住了，嘴上立刻輕薄起來，她大聲嚷嚷的道：「嘿，不是老娘吹，江湖上誰見了祖奶奶不退避三舍，唉，現在的人哪，看見老娘不說話，把我當啞巴呢……」

七公公道：「閃開——」

柳玉嫂道：「七公公，你不是叫我和姓石的……」

七公公冷哼一聲，道：「人家不屑於和你鬥——」

柳玉嫂道：「呸，他敢麼？」

石仁中淡淡地笑道：「在下雖不願意和女人動手，但却喜歡教訓教訓那些三姑六婆的長舌婦，柳玉嫂，殺人不過頭點地，你別盡要嘴皮子……」

柳玉嫂心底直冒涼氣，道：「老娘不怕你。」

石仁中道：「柳玉嫂，是非只因多開口，你的話太多了。」

柳玉嫂大聲喝叱道：「你……你敢教訓我——」

這個女人素以潑辣刁蠻聞名，否則，她要是沒有幾把刷子，也不可能獨當一面的開店應市，週旋在一羣亡命天涯，玩命要狠的江湖梟雄之間……

她又拿出那套潑辣的本領，發狠的雙手叉腰，三步併作兩步的跑到石仁中面前，指着石仁中的鼻子——

她怒罵道：「你別盡他媽的逞能，老娘不吃這一套——」

石仁中道：「原來黑鷹派裏盡是這種人物——」

這話份量不輕，場中的人全是一震，俱神色一變，勃然而怒，尤其是岳龍，早蹩住一肚子冤枉氣了，聞言大吼一聲，移身走到場中。

他憤怒的道：「柳玉嫂，你給我滾一邊去——」

柳玉嫂一雙細眉一皺，雙脚一跺，怒聲道：「好呀，姓岳的，你他媽的打不過人家，盡找我姓柳的出氣，你他媽的，認爲我好欺負……。」

岳龍怒道：「如果不是你，咱們會弄的這樣丟人現眼——」

柳玉嫂吼道：「你怪我——」

岳龍道：「當然是你——」

柳玉嫂似乎是忍無可忍，揮手重重的給了岳龍一巴掌，女人撒潑，男人認霉，岳龍這一巴掌挨的不輕——

岳龍大怒，大喝道：「柳玉嫂，你要自重……」

柳玉嫂喝叫道：「住嘴，柳玉嫂是你叫的——」

岳龍怒哼一聲，道：「你立刻滾出這兒，否則——」

柳玉嫂道：「你要怎麼樣？」

岳龍道：「那我就對不起了……」

他輕輕一幌身子，玄秘的伸手抓住柳玉嫂的手臂，毫不留情朝着外面甩了出去，手勁之大，勁頭之足，使得柳玉嫂連應變的機會都沒有。

她整個龐大的身子像紙鳶似的平空飛了出去。

柳玉嫂身在空中，大嚷大叫道：「死鬼——」

底下的話尚未全落，已砰地一聲，整個身子像塊死牛肉一樣，重重的跌摔在地上，痛得柳玉嫂眉黛緊鎖，龇牙咧嘴的直嚷着痛——

岳龍拍拍手道：「對付這種女人，只有這個辦法。」

他還眞有兩下子，甩出柳玉嫂後，氣不喘，血不湧的走回原地，靜靜的望着他方，彷彿剛才的事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

古董望着柳玉嫂坐在地上，聳然動容，道：「怎麼樣，摔痛了沒有？」

柳玉嫂哇地一聲道：「死人，姓古的，我算看着你了，你的女人讓人家欺負了，你還有臉在那裏裝羊……」

古董說道：「岳兄弟下的手，是重了點——」

岳龍鼻子裏重重的哼了一聲，偏頭望着他處。

柳玉嫂大叫道：「死鬼，我給人家欺負了，你還站在那裏發楞——」

古董說道：「是咱家兄弟，又不是外人……」

柳玉嫂哎喲一聲道：「咱們兄弟，呸，他要知道自家兄弟就不會這樣對付老娘了。」

七公公說道：「柳玉嫂，你說够了沒有——」

柳玉嫂道：「我……」

她雖然潑辣凶狠，但在七公公面前，到底還有幾分懼意，一見七公公的臉色鐵青，登時嚇得不敢再說下去了，臉上却湧現一股憤怨之色……

七公公道：「石朋友，黑鷹派和閣下的過節已不是言語能解開了，雖然老夫不願意和你爲敵，可是形勢上……」

石仁中道：「七公公，疤面老九的死並不能遷罪於我……」

七公公道：「不錯，這件事並不能全怪你，所以老夫遲遲未發作，不過，你在本派公然傷我手下……」

石仁中道：「七公公，你是個明理之人，不錯，疤老九是因我而死，可是岳朋友已替他找過場子了……」

七公公道：「石朋友，老夫想知道一件事——」

石仁中說道：「你請說，在下知無不言——」

七公公道：「你來黑鷹派眞正的目的是什麼？」

石仁中道：「爲仇——」

七公公說道：「你是指，古董和你之間——」

石仁中道：「不錯。」

七公公嘿嘿地道：「在老夫的感覺裏却不是這麼一回事。」

石仁中哦了一聲道：「在下願聽聽你的高見。」

在石仁中的下意識裏，七公公爲人雖較和緩，但骨子裏却是個陰險難纏的高明人物，否則他不會坐視不亂，至今猶不付諸行動。

七公公道：「如果老夫料的不錯，你的目的並不在於古董……」

石仁中道：「七公公眞是高人，所見所聞俱非常人能比——」

七公公捋鬚笑道：「老夫若連這點眼力都沒有，也枉在江湖上混了——」

石仁中寒聲道：「不錯，古董的生死不足輕重……」

古董大聲道：「姓石的，你追的我好苦……」

當古董想起自己被石仁中那無匹的武功挫服，再給予自己三天逃命的時間，在這段日子裏自己眞有如喪家之犬，食不知味，寢不能安，那種精神上的壓力，眞有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感覺……他一想到這些，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噤，畏懼的偷偷望了石仁中一眼。

石仁中冷聲道：「如以當年你逼我的手段，這點威脅就不足道了。」

古董寒聲道：「你爲什麼不一刀殺了我……」

石仁中道：「殺了你，我就找不到這裏了。」

七公公道：「咱們現在是三頭六面，有什麼話你直說吧——」

石仁中道：「七公公不吩咐，在下也要說了——」

古董臉上變色，說道：「七公公，他是……。」

七公公一怔道：「什麼？」

古董道：「他是……」

石仁中沉聲喝叱道：「古董，閉上你的嘴——」

古董不知怎的，往日的豪情和雄心，在這年青人面前一絲也發作不出來，聞言後，嚇得急忙低下頭去，似是在躲避着什麼。

七公公冷哼一聲，道：「石朋友，你眞威風——」

石仁中一怔道：「在下不懂閣下的意思——」

七公公道：「我的手下對我都沒有這樣駭怕，而你，不過是個武功較高的年青人而已，居然連古董都怕你……」

石仁中一笑道：「這不是怕，而是良心的譴責……」

七公公嗯聲道：「石朋友，你來這裏到底爲什麼？」

石仁中道：「是要向貴派打聽一點事情……」

七公公道：「什麼事？」

石仁中道：「石龍君這名字你不會陌生吧——」

七公公啊聲道：「石龍谷主——」

石仁中冷冷地一哂，說道：「那是家父——。」

七公公臉上變色，道：「石龍君是令尊——」

石仁中冷冷地道：「你不會現在才知道吧。」

七公公道：「不錯，我聽古董說過，不過我不相信……」

石仁中道：「你不相信什麼？」

七公公冷冷道：「你不是石龍君的兒子——」

石仁中哈哈大笑道：「天下稀奇古怪的事兒或許是無奇不有，但決沒有冒充別人兒子的事兒，七公公，你懷疑什麼？」

七公公道：「當年快意堂曾宣佈石家的人無一倖免——」

石仁中大聲道：「有鬼捕之稱的古董

在這裏，你何不問問他——」

七公公回頭看了古董一眼，說道：「古董——」

古董恭聲道：「屬下在——」

七公公道：「在快意堂裏，追捕人犯，你是首屈一指的頂尖人物，當年石龍君的那檔子事，你拿了白花花的銀子，追殺石家的後裔，據說你完成了……」

古董道：「屬下不敢瞞你，當時，屬下爲了冒領快意堂所頒的獎金，回快意堂騙說把任務完成了，當然，要騙快意堂，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動了點手脚——。」

七公公嘆聲道：「看樣子石家的案子要鬧的天翻地覆了……」

語聲一頓，道：「石朋友，你懷疑老夫和令尊……」

石仁中道：「在下不願放棄可追尋的線索……」

七公公道：「石朋友，老夫無可奉告，你走吧。」

石仁中道：「七公公，你眞的無可奉告？」

七公公道：「眞的。」

石仁中道：「好，七公公，在下相信這事會水落石出……」

說着，緩緩的將長劍插進劍鞘，閃身而去。

居然沒有一個人去攔阻石仁中……

誰也沒有想到七公公會放過了石仁中，尤其是柳玉嫂，簡直是想不透其中的道理，忍着痛，移身走到七公公的面前，臉上現出了一股憤恨之色。

柳玉嫂忿忿地道：「七公公——」

七公公道：「嗯。」

柳玉嫂道：「你放過他——」

七公公冷聲說道：「以你之見，該怎麼辦呢？」

柳玉嫂道：「宰了他。」

七公公道：「誰動手……」

柳玉嫂呆了一呆道：「咱們黑鷹派有這麼多人……」

七公公冷冷地道：「黑鷹派裏雖然有的是高手，能在百招之內不被石仁中擊敗的人却絕無僅有，而能打敗他的，或能殺死他的人，可以說只有一個……」

柳玉嫂道：「那個人就是七公公。」

七公公自負的道：「不錯，老夫也許有辦法殺死石仁中，可是老夫也要化費相當大的精力，萬一……」

話聲一落，忽然低低的嘆了口氣。

柳玉嫂急聲道：「萬一怎麼樣？」

七公公道：「萬一連老夫都不是他的敵手，黑鷹派這個跟斗豈不是栽定——」

他一召手，道：「岳龍——」

岳龍上前說道：「七公公，有什麼吩咐——」

七公公一抬手，從手裏擲出一隻小令旗。

岳龍急忙接在手中，楞楞的望着那枝小令旗。

七公公道：「傳命下去，不准有人阻攔石仁中，也不准有人和他交手，由他自由離去……」

岳龍道：「是。」

他轉身昂首，踏着大步直行而去。

當他身形消逝之時，七公公說道：「柳玉嫂，你知道我爲什麼要把岳龍支使開去麼？」

柳玉嫂搖頭道：「不知道。」

七公公道：「諒你一輩子猜不到。」

他長長的吸口氣繼續道：「岳龍敗在石仁中手裏本來必死無疑，石仁中却不傷他分毫，使岳龍這種性格的人，無法不感恩圖報，所以我故意把他支開——」

柳玉嫂道：「七公公，你老眞有知人之明——」

七公公微微一笑道：「古董——」

古董上前道：」七公公召喚屬下，必又有所用——」

七公公哈哈大笑道：「你果然鬼靈精的很，一猜便着——」

古董道：「屬下在七公公手下已非一朝一日了，對七公公的脾氣雖無法全猜到但也有幾分了解——」

七公公哼聲道：「你知道我叫你幹什麼？」

古董學乖道：「屬下雖有觀察事物之能，對七公公的事却始終猜測不透，除非是七公公親口說將出來……」

七公公嗯聲道：「你給我跑趟路。」

古董一楞道：「什麼地方——」

七公公道：「香君崖——」

古董嚥了一口吐沫，說道：「絕命夫人……」

七公公道：「不錯，正是去絕命夫人之處——」

古董說道：「去絕命夫人那裏，幹什麼？」

七公公道：「當然有用意了……」

古董道：「七公公，我想請你調派別人——」

七公公道：「不行，這件事除了你，別人都辦不了。」

古董一呆道：「爲什麼？」

七公公道：「石仁中在這裏得不到什麼線索，決不會肯這樣罷手而去，也許他在暗中觀察我們……」

古董變色道：「他還不放過我——」

七公公緩緩說道：「他當然不會放過你，因爲你是他唯一的線索，他所以說在三天內要殺死你，故意逼你逃到我這裏，他曉得，你會逃向當年參與那件事的人物那裏——」

古董道：「這和絕命夫人，有什麼關係？」

七公公冷笑道：「你懂個屁，江湖上誰不知道絕命夫人和石龍君有仇，這個仇雖不爲一般人所知道，從想像中一定不難發現絕命夫人有着不尋常的事情，這時候如果叫石仁中去找她，這結果就不難想像到是如何的精彩了……」

當這個老狐狸把他的想法說到此處之時，再笨的人也聽出了眉目，古董眉飛色舞，彷彿抓到寶一樣——

古董道：「絕命夫人會殺石——」

柳玉嫂道：「哎呀，七公公，你這一招比……」

七公公大笑道：「這比我們殺他豈不省事多了。」

古董道：「我怎麼騙石仁中去香君崖呢？」

七公公道：「這太簡單了。」

古董道：「這不簡單。」

七公公道：「簡單，你素有神捕之名，一雙眼睛和耳朶在江湖上幾乎無人能比，憑你先天的本領，一定可以找到石仁中目前藏身的地方，用若即若離的辦法引他去香君崖——」

古董道：「他會跟我去麼？」

七公公道：「會，你一離我這裏，不用故意去找他，他可能就已跟上你了，記住，你只要把他帶去香君崖就行了，千別再落入他手中——」

古董道：「是。」

七公公道：「立刻就走——」

柳玉嫂道：「這麼快——」

七公公道：「婦人之見，你懂什麼，石仁中此刻如果看見古董匆匆忙忙的從這裏跑了，一定誤會他去什麼地方送信，那還不快馬加鞭的一路跟下去……」

柳玉嫂道：「着啊，果然好計——」

× ×

路是黑的，山也是黑的，連天也是黑的——

沙沙——一連串步履聲輕脆的傳了過來，踏碎了夜的寧靜，驚起夜鳥的鳴叫，振開雙翅急飛而去——

這時，自那黝黑的樹林裏忽然湧出了七八個人，手上俱拿長刃，一字排開，守在路當中。

那個獨行人似乎是沒有看見面前所站定的七八個人，低着頭，一直走去。

此刻，這年青人的眼神忽然閃射出一股令人寒慄的光芒，在四處淡淡的掃了掃，薄薄唇角微微一翹——

夜中有人沉聲說道：「站住，請退回去——」

那年青人道：「七公公他都不敢阻我，而你……」

只聽一個漢子沉聲說道：「你是石大俠——」

那年青人道：「不錯，在下正是石仁中……」

那漢子道：「對不起，石大俠，這裏有一封信——」

石仁中一怔道：「信——」

那漢子雙手遞過一封信，石仁中順手拿來，藉着淡淡的星光，只見信上潦草的寫着數字：「古董已去，速追——」

在信尾上寫着岳龍二字，這顯然是岳龍寫的了。

石仁中含笑道：「煩你告訴岳大俠，在下心領了——」語音一落，人似一個虛幻的影子，直掠而去，那些人望着那迅快的身影楞楞的呆在地上。

石仁中的人影一去，遠處傳來一陣大笑。

只聽七公公的話聲道：「怎麼樣？他果然上當吧。」

噗哧一笑，柳玉嫂嬌聲道：「要是讓岳龍知道，不氣死才怪——」

話聲愈去愈遠，夜已深沉了。

而在這時——

岳龍沉凝的自林中另一端出來，目中竟含着淚水——

他仰望着空中，長嘆道：「石朋友，願你無恙……」

他憤憤的揮出一拳，一棵古柏應聲而倒，此時對空無語，誰又知道岳龍此時的心中是何等痛苦——

夜已深——

黎明將來臨——

陡直的削壁，高聳入雲，一片斷崖斜插半空，遠遠望去，彷彿要從半空之中斷裂下來一樣……

狡猾的古董在那削壁之前，故意停了下來，回頭看看是否有人追來，非常令他失望，四野寂寞，茫茫無人，他捉摸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把石仁中誘來香君崖——

突然，一道銀光有若電閃似的自左切入，冷絲冰寒的劍氣襲在頸子，有種刺痛的感覺——

他陡然一震，道：「你……」

底下的話還沒說出來，眼前已站定一個綠衣紅褲的小女孩，手上一柄寒劍不及三尺，却耀眼奪目，逼人眼神，她長得秀眉大眼，嘴唇細薄，說起話來，一定是有理不饒人，唇薄舌利，決非善與之輩。

那少女冷冷地道：「你是誰？」

古董道：「在下姓古——」

那少女道：「香君崖沒有姓古的朋友，你幹什麼的？」

古董寒顫的道：「小姐，我誤入貴寶地……」

那少女厲聲道：「眞是誤入麼？」

古董嗯聲道：「不錯呀，我是走迷了路……」

少女瞪眼道：「眞人面前說假話，你找死——」

劍尖朝前略推二寸，已刺着古董的皮肉了，森寒的劍刃頂在肉上，不用說，那滋味不太好受。

古董道：「小姐，你我往日無仇，幹嘛這麼兇——」

少女哼聲道：「說——」

古董道：「你要我說什麼？」

那少女冷冷道：「我問一句，你答一句——」

古董道：「你問吧。」

少女道：「你由那裏來？」

古董道：「東邊來——」

少女冷冷地道：「來幹什麼？」

古董眼珠子一轉，說道：「是躲避仇家——」

那少女似是一楞，道：「避仇——」

古董道：「不錯，我被一個姓石的追的無路可走，所以才跑到這裏……」

那少女道：「他爲什麼追你——」

古董道：「我跟他結了點樑子……」

那少女道：「香君崖並不是你逃避仇家的地方……」

古董道：「這個在下知道，不過，姑娘，你知道追我的是什麼人麼？」

少女眼珠子直轉，說道：「這我那曉得——」

古董道：「他姓石，姓石的江湖上只有一家……」他故意把「石」字的字音拉得很長，目光瞅着那少女，看看到底有甚麼反應……

（未完）

「香羅帶」作者高庸君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

俠情脫俗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龍鳳會中人，因為岳秀已揭穿了他們盤踞王府的陰謀，提早發動要把持七王爺的決心，召集潛伏在王府中的高手，澈夜向七王爺住居的荷軒展開攻勢。他們雖然人多勢衆，兼且水陸並進，又用強弩火箭，但仍被岳秀，譚雲、王召、歐陽俊、朱奇、唐嘯等的頑強抵抗，無法侵進水軒一步，最後，龍鳳會中人又請來了一名劍道高手冷白，正面向岳秀搦戰，一番拚搏，各逞奇功，難分勝負，冷白久戰不下，又向岳秀游說，岳秀堅決拒絕，雙方戰鬥又起，冷白劍招奇詭，但岳秀却能恰到好處的將對方變化堵住——

劍芒殘敵體　絕色懾羣豪

冷白的劍招，原本有極精奇的變化，但被岳秀一劍封住，整個的後續變化，都為之停頓下來。

兩個人，又恢復對峙之勢。

但環伺在一側的黑衣人，却在冷白劍勢攻出的同時，直向荷軒衝去。

岳秀冷笑一聲，突然飛躍而起，寒芒電掣，打一個迴轉，血光迸飛，跑在前面六個黑衣人，已有四個被攔腰斬作兩斷。

但劍勢太快，快的如一道閃光，四個黑衣人來不及揮兵刃封架，來不及打出左手中扣着的暗器，人已濺血橫屍。

但仍有兩個漏網魚，直向荷軒衝去。

兩個人影，疾如流矢一般，迎向了兩個衝向荷軒的黑衣人。

兩個黑衣人，一揚左手，打出個鷄蛋大小之物，右手兵刄，也同時迎向來人。

攻向兩個黑衣人的，正是胆叟朱奇和頑童唐嘯。

兩人懸空一沉身軀，避過了迎面襲來的兩件暗器，閻羅判和子母金環，已然迎向了兩人的兵刄。

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兩個黑衣人手中的單刀，全被封架開去。

胆叟，頑童的子母金環和閻羅判，在封開了兩個黑衣人的刀勢之後，子母金環和閻羅判以疾快變化，各自攻出一招。

兩個黑衣人，在胆叟，頑童全力的施為之下，手中兵刄已被封開，金環，判芒，已然再次臨頭。

兩人封架不及，一個被判芒穿胸而過，一個被金環砸碎了半個腦袋。

六個衝向荷軒的人，一齊橫屍慘死。

但那兩件鷄蛋大小的暗器，直向荷軒上撞去。

江湖浪子歐陽俊，揚手打出兩隻燕子鏢，懸空擊落了兩件暗器。

但聞蓬然一聲，兩枚暗器，立刻暴烈，化成了一團藍色火燄。



一團火燄，落在了一具屍體之上，立刻熊熊燃燒起來。

七王爺一皺眉頭，道：「這些東西是何物所製，如此惡毒。」

譚雲道：「用陰燐製成的惡毒之物，江湖上也不多見。」

七王爺點點頭，道：「看來他們已把所有的惡毒之物，全都用上了。」

寫來很慢，其實，這些變化，也不過一轉眼的工夫。

胆叟，頑童，擊斃了兩個黑衣人後，立刻又退回原位，守在荷花軒的門口。

冷白被岳秀一劍封住了變化之路，心中忽然生出了驚慄之感，不禁一呆，一時間，忘記了出手攻敵。

也幸得他這一呆，才使岳秀騰出手來，殺死了四個攻向荷花軒的人。

眼看岳秀長虹經天一般的劍勢，另外六個黑衣人，嚇的站在了當地，呆呆的不敢再向前衝進。

冷白如夢初醒，長長吁一口氣，道：「閣下的劍勢，果然是高明的很。」

岳秀道：「冷兄，你不是龍鳳會中人似乎用不着替他們賣命了。」

冷白苦笑一下，道：「岳秀，每個人都有一個心願，尤其像你我這樣的人，我在未遇到你岳秀之前，我對心願的實現，充滿着信心，但不幸的世上竟有你這樣一個人，所以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岳秀說道：「冷兄，我不太明白你的話。」

冷白長長歎息一聲，道：「我是個很自負的人，我相信自己劍術上的成就，也有些自負才貌，我不想有一個人，能強過我，……」

岳秀淡淡一笑，接道：「冷兄，言重了。」

冷白厲聲說道：「更不幸，我你竟然碰了頭。」

突然，揚手一劍，刺了過來。

岳秀揮劍一封，道：「冷兄，咱們各行其是，本不相干！」

冷白已然不聽岳秀的解說，劍招迅速一劍快過一劍，迅辣詭異的劍勢，無一不是指向岳秀的太穴要害。

岳秀連封開冷白一十八劍，不禁心頭火起，而且，也感覺到對方的劍招，一劍重過一劍，顯然是全力拚命的打法，只好也全力施爲，展開反擊。

這兩大劍手，全力施爲之後，劍氣寒芒，遠波到一丈開外。

餘下的六個黑衣人，竟然被那擴散的劍氣所阻，無法越雷池一步。

這時，岳秀和冷白，都已融合於重起的劍氣寒芒之中，已然無法分出敵我。

七王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惡鬥，只看得提心吊胆，驚愕萬分，側頭問道：「譚少俠，我那岳兄弟能不能勝過敵手？」

譚雲道：「岳兄武功精博，浩瀚如海，冷白決非敵手。」

一語甫落，突然寒芒歛收，劍光消隱，緊接着耳際間響起了一聲慘叫。

七王爺心頭一震，大聲叫道：「岳兄弟，你好麼？」

回聲傳入耳中，道：「小弟很好，有勞王爺懸念了。」

定神看去，只見岳秀捧劍而立，那冷白却全身浴血，倒摔在七八尺外，握劍的右臂，齊肩而斷，跌落在身體旁側。

但冷白確有過人的慓悍，那樣重的傷勢，竟然一挺身站了起來。

他全身的衣服，大部爲鮮血染濕，站起來，有如一個血人般。

原來蒼白臉上，更顯得有些蒼白了。

七王爺目睹這些江湖人的亡命豪勇，不禁爲之一呆。

岳秀冷冷說道：「冷白，不要太逞強，你傷的很重，如若不及早止血，敷藥，失血過多，會要你的命。」

冷白悽厲一笑，道：「岳秀，你這一劍，不但斬了我一條右臂，使我變成殘廢，也同時，斬去了我所有的希望，你最好能把我立刻殺死。」

岳秀道：「我岳秀不會殺一個已無再戰之力的人。」

冷白道：「你記着，我還有左手，我還有兩條完好的腿，和一口氣在，只要我活着，我們這仇恨就不能算了，你不但殘了我的身軀，也傷害了我的心。」

岳秀淡淡一笑，道：「冷白，那是以後的事了，至少，你現在應該先療好你的傷勢，你如想找我岳某人報仇，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先保住性命。」

冷白似是心中有着無比的激動，傷疼，氣怒的混合之下，人再也支持不住，一交又跌摔在地上。

岳秀俊臉上，泛出一片冷肅的殺氣，環顧了幾個站在一側的黑衣大漢，道：「你們如是相信手中的暗器，快過我的長劍，儘管出手，我不願殺你們這些奴才，想活命，都給我退回去。」

他劍劈四人，重創冷白，技震全場，使幾個還活着的黑衣人，心神已爲鎮住，竟然身不由己的向後退去。

但聞幾聲慘叫，那向後退去的黑衣人，忽然間都倒了下去。

六個白衣仗劍的女婢，長劍上還沿着鮮血。

她們殺人的手法不但快，而且還很辣，六個黑衣大漢，都是被腰斬作兩截。

一看六個白衣女婢的出劍手法，岳秀就不禁一皺眉頭。

那是一種很詭異的出劍手法。

茶花叢中，緩步行出來了七王爺的夫人。

娟娟，秀秀兩個女婢，分侍左右，手中也都執着長劍。

銀姥，鐵姥，緊隨在身後。

她穿着一身鵝黃色的羅裙短衫，赤着手，未帶兵刄。

蓮步細碎，緩緩行向了岳秀。

六個白衣執着劍的女婢，橫劍前導，行近岳秀時，分列兩側。

黃衣女，回顧躺在地上的冷白一眼，道：「扶他下去。」

鐵姥應一聲，抱起冷白，轉身奔去。

微抬星目，掃掠了岳秀一眼，道：「閣下好威風啊！好煞氣！」

爲了七王爺的顏面，岳秀不能太失禮，一抱拳，道：「在下岳秀，見過王嫂夫人。」

朱夫人冷冷說道：「用不着做作，我

是誰，你已經很淸楚了。」

岳秀道：「不論你是誰，但至少，你還是七王爺夫人的身份。」

朱夫人冷笑一聲，道：「不錯，我是這座王府中的主人，朱毅只不過還具有一個名義罷了。」

岳秀道：「這是妳的想法，但七王爺還是七王爺，他沒有一點損失的安居荷軒，就是妳夫人佈下了天羅地網，我岳秀也自信能保七王爺衝出此地。」

朱夫人道：「別把話說的太滿，你岳秀一個人，也許還有脫圍希望，帶着朱毅，決辦不到。」

岳秀道：「我們只要守住這荷花軒，就可能有大批的官軍救援。」

朱夫人淡淡一笑，道：「岳秀，你可是在做夢麼？」

岳秀道：「夫人別忘了，咱們已放出了求援的信號。」

朱夫人道：「你也別忘了，這王府中，雖只有我這一個掛名的王爺夫人，但却有三個七王爺。」

岳秀心頭大懾，暗道：「果然是設計的很精密，他們早已選好七王爺替身。」

心中念忖，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平靜，道：「眞金不怕火，七王爺只要能安居荷軒，就算你有很多的替身，那又奈何？」

朱夫人道：「只要一個替身，就可以喝退官軍……」

語聲一頓，接道：「你閃開去，我要朱毅親自談談。」

但聞七王爺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岳兄弟，要她來給我談談也好。」

岳秀應了一聲，回顧了朱夫人一眼道：「可以，但只許你一人接近荷花軒。」

任是她朱夫人鬼計多端，但對岳秀仍有着三份畏忌，冷冷道：「分開了我的奴婢，侍衞，你才單獨對我出手。」

岳秀道：「只要妳不對七王爺施下毒手，岳某人保證不會出手攻襲。」

娟娟手中精鋼長劍爲岳秀以內家眞力貫注劍尖震斷。

朱夫人道：「岳秀，君子一言。」

岳秀道：「駟馬難追。」

朱夫人道：「好吧！你閃開。」

岳秀道：「你沒有帶兵刄麼？」

朱夫人道：「你要不要搜搜我？」

岳秀道：「搜倒不用了，不過，我要告訴你一件事，妳如對七王爺有什麼不敬之處，在下立刻可以取妳之命，大約妳會相信我的話了。」

朱夫人冷哼一聲，舉步向前行去。

岳秀長劍一擺，放過了朱夫人，攔住了銀姥，鐵姥，娟娟，秀秀。

娟娟一探手，肩上的長劍也出了鞘，冷冷道：「你閃開。」

岳秀暗運眞力，全身的勁力，都貫注在劍上，一口平常的寶劍，在岳秀眞力貫注下，閃動起一層濛濛的白芒。

冷然一笑，岳秀緩緩說道：「娟娟，妳自信比妳的主人功力如何？」

娟娟道：「武功一道，博雜萬端，我們主人之高，自非我所能及，但我相信可以和你對上幾劍。」

岳秀道：「好！只要能封閉我攻妳的一劍，我就放妳過去。」

娟娟道：「你是男子漢，說話可得算數。」

岳秀道：「衆目睽睽，岳某人豈能言而無信。」

娟娟冷笑一聲，說道：「岳秀你太狂了。」

岳秀淡淡一笑，道：「姑娘接下了我這一劍，再說不遲。」

劍勢緩緩推出，刺向娟娟的前胸。

娟娟本想偷巧，避開岳秀一劍，然後，再去拿話擠他，使他就範，放過自己。

那知岳秀早已料到此點，劍勢攻出，緩慢異常。

在娟娟看來，岳秀的劍勢，很可能攻她全身任何一處。

在無法選擇下，娟娟只有揮劍攻去。

雙劍交觸，娟娟感覺到右腕上起了一陣强烈的震動，手中一柄精鋼寶劍，竟如朽木一般，斷作兩截。

岳秀長劍輕揮，閃起了兩朶劍花，寒芒一閃，冷森的劍芒，已然逼在娟娟的咽喉之上。冷冷說道：「娟娟，妳們非我之敵，仍要稱强，那是自尋死路。」

明明知道了岳秀手中是一把凡鐵打造的寶劍，但竟把自己的長劍斷作兩截，這不但使得娟娟心中震驚，就是秀秀和鐵姥等，也爲之心神震動，不敢再妄行逞强。

再說朱夫人直行到荷花軒外，却爲朱奇，唐嘯攔住了去路，道：「夫人可以停步了。」

七王爺冷冷一哼，說道：「妳究竟是什麼人？」

朱夫人微微一笑，道：「你連自己的妻子也不認識了麼？」

七王爺冷冷說道：「我沒有妳這樣的妻子，妳是一個大逆不道的叛徒，禍連滿門，罪誅九族。」

朱夫人笑一笑，道：「眞有那樣大的罪麼？你還只是一個王子的身份……」

七王爺怒聲接道：「不信，妳就試試看？」

朱夫人道：「不談這些公事了，咱們還是論論私情吧。」

七王爺道：「什麼私情？」

朱夫人道：「有一件事，我覺得對你十分抱歉！」

七王爺道：「妳抱歉的地方太多了，萬死不足以恕。」

朱夫人道：「夫婦之間，那有這樣大的仇恨，賤妾抱歉的這些年來，我一直在生着一種病，不敢以眞正的面目和你相見，想不到近日，我的病勢已愈，正準備和七王爺以眞正面目相見，想不到被岳秀一搞合，鬧出了這樣一場紛爭……」

七王爺接道：「如不是我那岳兄弟一搞合，只怕我的老命，已送在了你們的手中。」

朱夫人道：「七王爺言重了，咱們怎麼會傷害到七王爺……」

七王爺一揮手，接道：「够了，够了，咱們不用再談下去了。」

朱夫人笑一笑，道：「王爺，你還沒有見過我的眞正面目，這樣決定了，不覺着太過決絕麼？」

七王爺道：「妳給我滾開去，我不想再見到妳。」

朱夫人道：「哎喲！我的七王爺。幾年的夫妻了，什麼事都可以商量嘛。」

七王爺冷峻的說道：「住口，就算你舌燦蓮花，我也不會信妳的話了。」

朱夫人無可奈何的說道：「王爺如此決絕，看來賤妾是無法說服你王爺了。」

七王爺道：「所以，妳用不費多費口舌。」

朱夫人道：「不管怎麼說，咱們總是夫妻一場，我應該以眞正的面目和你見見才是。」

一面說話，一面伸手取下了臉上的人皮面具。

七王爺只覺眼睛一花，眼前出現了一張絕世無倫的面孔。

胆叟，頑童，却是見博識廣的人，行走江湖，閱人多矣！但也沒有見過這樣美媚入骨的女人，不禁一呆。

譚雲，歐陽俊，也都看的心頭震動了一下。

七王爺更是看得心頭鹿撞目瞪口呆。

他絕沒有想到，爲自己作了數年王妃的人，竟然是如此的美麗。

目睹七王爺如醉神情，朱夫人忍不住嫣然一笑，道：「王爺，當眞的不肯回心轉意麼？」

七王爺用口水潤一下乾焦的雙唇，道：「妳……妳……妳究竟是什麼人？」

朱夫人輕顰了一下柳眉兒，緩緩說道：「我是你的妻子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王爺夫人。」

七王爺道：「妳不是常大將軍的女兒麼？」

朱夫人笑一笑，說道：「王爺，我是不是常大將軍的女兒，你也無法肯定，是麼？」

七王爺道：「他和我夫妻數年，我怎會認不出來呢？」

朱夫人笑道：「你如眞的能認出常姑娘，那就一眼可以分辨出，我是不是常姑娘——」

目光一掠譚雲等人，接道：「目下，守在你身側的，都是武林中人，你不用顧慮什麼？不論什麼說話，都可以暢所欲言了。」

七王爺道：「就算是王府中人都在此地，我也一樣暢所欲言。」

朱夫人嬌態橫生的微微一笑，道：「那很好，咱們現在可以談談了。」

七王爺道：「有什麼好談的？」

朱夫人笑一笑，說道：「賤妾請教王爺的第一件事是，王爺是否承認妾身的身份？」

七王爺道：「妳有什麼身份？」

朱夫人道：「王爺夫人的身份。」

譚雲低聲說道：「王爺，和她扯下去，看看她的用心何在？」

七王爺原本想發作出來，但聽得譚雲的一番話後，緩緩說道：「我如承認了妳的身份如何？」

朱夫人淡淡一笑，道：「認了我，咱們還是夫妻。」

七王爺道：「不認呢！」

朱夫人道：「這我就很難說出口，」

七王爺道：「不妨事？妳有什麼話，只管請說！」

朱夫人道：「你不怕太難聽麼！」

七王爺道：「不妨事？不論什麼難聽的話，妳只管說出來。」

朱夫人道：「唉！你既然不怕難聽，我就據實而言了。」

七王爺心情已經平靜下來，冷漠一笑，道：「很好，小王到想聽聽妳有什麼高明的辦法？」

（未完）

小李飛刀第二代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九月鷹飛

＊＊＊＊＊＊＊＊＊＊＊＊＊＊＊＊＊＊＊＊＊＊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丁靈琳與郭定擧行婚禮時，南宮浪伺機行刺，在千鈞一髮中突由窗外射進一柄刀救了郭定，丁靈琳知道發刀人是葉開，不顧一切追將出去，她知道追不上葉開，便決定一死，就在她持釵自刺之際，葉開終於現身搶救，騙她日後定會去找她，丁靈琳信以爲眞，也堅信能說服郭定，遂抱着喜悅心情返回鴻賓客棧，當她躍下禮堂，驀地呆了，滿屋死屍，郭定也已被害，她一慟昏倒，醒來時，見床邊站着葛病，知是他救了她，葛病說他早知道事要發生，但認爲金錢帮已插手，魔教四天王不能不顧忌——

＊＊＊＊＊＊＊＊＊＊＊＊＊＊＊＊＊＊＊＊＊

夜芒驚魅影　鐵傘蘊乾坤

葛病黯然嘆息，又道：「但我却想不到這件事中途竟又有了變化。」

「你是不是認爲葉開一定會在暗中照顧的？」

葛病只有承認。

「所以你想不到葉開會走，也想不到我會走。」丁靈琳聲音很虛弱。

她整個人都似已空了。

葛病嘆道：「我應該想到他可能會走的，因爲他並沒有看見那塊石牌，也沒有看見那袋珠寶。」

丁靈琳忍不住問道：「他們送那袋珠寶來，難道也有特殊的意思？」

「有。」

「是什麼意思？」

葛病一字字道：「他們送那袋珠寶來，是來買命的！」

丁靈琳駭然道：「是買命的！」

葛病道：「魔教中的四大天王，一向很少自己出手殺人。」

丁靈琳道：「爲什麼。」

葛病道：「因爲他們相信地獄廻輪，從不願欠下來生債。」

所以他們每次自己出手殺人前，都會先付出一筆代價，買人的命！

丁靈琳忽然又問道：「你怎麼會知道我走了，葉開也走了的呢？」

「有人告訴我的。」

「什麼人？」

「那個吹笛人。」

想起了那悽慘的笛聲，丁靈琳不禁打了個寒噤：「他親眼看見了這件事？」

葛病長嘆，道：「從頭到尾，他都在看着，所以若不是遇見了我，他只怕終生都要變成個瘋痴的廢人。」

無論誰看見這種事，都會被嚇病的。

丁靈琳又問：「他也看見了那四大天王的眞面目？」

「沒有。」

「爲什麼？」

葛病道：「因爲四大天王爲復仇殺人時，臉上總是戴着魔神的面具。」

「復仇？他們是爲了誰復仇？」

「玉簫。」葛病道：「玉簫是死在郭定手下的。」

「玉簫也是四大天王之一？」

「他就是愛慾天王，班察巴那。」

丁靈琳用力握緊了雙手，身子還是在不停的發抖：「郭定殺玉簫，是爲了我。」

「我知道。」

「我若不追出去，葉開就不會走。」

「…………」

丁靈琳又在流淚：「葉開若不走也許就不會發生這件事！」

葛病却搖搖頭，道：「你用不着埋怨自己，這一切本就在他們的計劃之中。」

丁靈琳不懂。

葛病道：「那黑衣人並不是南宮浪，我認得南宮浪。」

丁靈琳又吃了一驚：「他不是南宮浪是誰！」

葛病道：「他也是魔教中的人。」

丁靈琳道：「他忽然出現，就是爲了要逼葉開出手。」

葛病嘆道：「他們的確早巳算準了葉開一定會出手救郭定，也算準了只要葉開一現行踪，你就一定會追出去。」

——他們當然也算準了只要丁靈琳一追出去，葉開就一定會走。

魔教中的四大天王行動之前，一定都早巳有了極完美周密的計劃。

所以他們只要出手，就很少落空。

丁靈琳恨恨道：「這麼樣看來，那個故意揭破黑衣人陰謀，故意說他是南宮浪的人，很可能就是四大天王之一。」

「很可能。」

葛病忽然又問：「你聽不聽得出他的聲音？」

丁靈琳聽不出。

「我只覺得那人說話的聲音，比尖針還刺耳。」

「你聽不聽得出他是男是女？」

「是男的。」

「一個人說話的聲音，是從喉嚨裏一條帶子般的器官發出來的。」葛病緩緩道：「男人成長之後，這條帶子就會漸漸變粗，所以男人說話的聲音，總比女人低沉粗啞些。」

丁靈琳從來也沒有聽見這些事，可是她每個字都相信。

因爲她知道葛病是天下無雙的神醫，對人類身體的構造，當然比任何人懂得的都多。

她巳聽說過，魔教中有種功夫，可以使一個人喉嚨裏這條帶子收縮聲音改變。

葛病道：「所以一個正常的男人，說話的聲音絕不會太尖銳，除非……」

丁靈琳搶着道：「除非他是用假嗓子說出來的。」

葛病點點頭，道：「你再想想，他說話爲甚麼要用假嗓子？」

丁靈琳道：「因爲他怕我聽出他的聲音來。」

葛病道：「爲甚麼？」

丁靈琳道：「因爲我一定見過他，聽過他的聲音。」

葛病道：「那天去賀喜的都有些甚麼人？其中又有幾個是你見過的？」

丁靈琳不知道。

「我根本沒有機會去看，」她咬着牙：「有機會看見的人，現在巳全都被殺了滅口！」

葛病也不禁握緊了雙拳。

魔教行動的計劃，不但周密，而且狠毒。

「但他們還是留下了一條綫索。」葛病沉思着說。

「甚麼綫索？」

葛病道：「主持這次行動的兇手，當時一定在那喜堂裏。」

丁靈琳道：「一定在。」

葛病道：「當時在喜堂中的人，現在還活着的一定就是兇手，兇手很可能就是四大天王。」

丁靈琳眼睛裏發出了光：

「所以我們只要能查出當時在喜堂中有些甚麼人，所查出現在還有些甚麼人活着，就知道四大天王究竟是誰了。」

葛病點點頭，他的眼睛並沒有發光。因爲他知道這件事說來雖簡單，要去做却很不容易。

「只可惜我們現在既不知道當時在那喜堂中有些甚麼人，更不知道現在還活着的有些甚麼人。」

丁靈琳說道：「但我們至少可以先查出，有些甚麼人送過禮？死的又是些甚麼人。」

葛病的眼睛也亮了。

丁靈琳道：「每個來送禮的人，我們都巳記在禮簿上。」

葛病立刻問道：「那禮簿呢？」

丁靈琳道：「想必還在鴻賓客棧的賬房裏。」

葛病道：「現在天還沒有亮，那些死屍想必也還在喜堂裏。」

丁靈琳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葛病道：「離鴻賓不遠。」

丁靈琳跳起來，道：「那我們還等甚麼？」

葛病看着她，目中露出憂慮之色。

她受的刺激巳太多，現在若是再回到那喜堂裏，再看見那些鮮血和屍體，甚至很可能會發瘋。

他想說服她，要她留下來，可是他還沒有開口，丁靈琳巳衝出去。

這女孩子，竟遠比他想像中的堅强得多。

× × ×

禮堂中沒有人——連死人都沒有。

葛病的担心，竟完全是多餘的，他剛到了鴻賓客棧，立刻就發現所有的屍體都巳被搬走。

帳房裏也是空的，沒有人，更沒有禮簿，所有的禮物也全都被搬空。

丁靈琳怔住。

現在夜還很深，她離開這裏並沒有多久，魔教的行動，實在快得可怕。

葛病忽然問道：「四大天王送來那袋珠寶，本來是不是也在這帳房？」

丁靈琳點點頭。

葛病道：「那麼這件事就一定不是魔教中人做的。」

丁靈琳道：「爲甚麼？」

葛病道：「因爲那袋珠寶本是他們用來買命的，現在命巳被他們買去，他們就絕不會再要回這些珠寶！」

丁靈琳道：「所以屍體也不是他們搬走的！」

葛病道：「絕不是！」

丁靈琳道：「不是他們是誰？除了他們外，還有誰有這麼快的手脚？」

要搬空那些屍體和禮物，並不是件容易事。

別人要那些屍體，也完全沒有用。

丁靈琳實在想不通，葛病也想不通。

風從窗外吹進來，吹到她身上，她忽然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風吹進來的時候，竟突然又有一陣笛聲隨風傳了進來。

笛聲凄凉而悲哀，丁靈琳立刻又想起了那吹笛人蒼白的臉。

她忍不住問道：「你剛才沒有把他帶走？」

葛病搖搖頭。

「他爲甚麼還留在這裏？」

「他又看見了甚麼？」

葛病和丁靈琳巳同時穿窗而出，他們都知道，能回答這問題的只有一個人。

他們一定要找到這個吹笛的人。

× × ×

沒有人。

死人活人都沒有。

有的燈火巳殘，有的燈光巳滅了，冷清清的客棧，冷清清的院子。

屍體雖然巳被搬走，院子還是充滿了血腥氣，晚風更冷得可以令人血液凝結。

那吹笛的人呢？

渺渺漂漂的笛聲，聽來彷彿很近，又彷彿很遠。

他們在屋裏時，笛聲彷彿就在院子裏，他們到了院子裏，笛聲却又在牆外。

牆外的夜色濃如黑。

他們掠過積雪的牆頭，無邊的夜色中，只有一點孤燈，閃爍如鬼火。

燈下彷彿有條幽靈般的人影，彷彿正在吹笛。

這個人是誰？

是不是剛才那個吹笛人？

他爲甚麼要一個人在孤燈下吹笛？莫非是特地在等他們？

如此惡夜，他還孤零零的留在這裏等他們，是爲了甚麼？

這些問題，也只有一個人能答。

× × ×

孤燈懸在一根枯枝上，隨風搖幌。

丁靈琳看過這種燈籠，是鴻賓客棧在晚上迎客用的燈籠。

但她却看不清這個人。

她想衝過去，葛病巳拉住了她，她可以感覺到這老人的手心全是冷汗。

一個人年紀越大，越接近死亡的時候，爲甚麼反而越怕死？

丁靈琳咬着嘴唇，壓低聲音，道：「你不妨先回客棧，我一個人過去看看。」

葛病嘆了口氣。

他知道她誤會了他的意思，他並不是在爲自己担心，而是在爲她。

「我巳是個老人，巳沒甚麼可怕的，只不過……」

丁靈琳打斷了他的話，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一定要過去看看。」

笛聲忽然停頓，黑暗中忽然有人冷冷道：「我知道你們一直在找我，現在爲甚麼還不過來？」

聲音尖銳，比尖針還刺耳。

丁靈琳手心也溜出了冷汗。

她聽過這聲音！

無論誰聽過這聲音，只要聽過一次，就永遠也忘不了。

這個人難道就是魔教中的四大天王之一。

葛病臉色巳變了，低聲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孤燈下有人在冷笑。「你爲甚麼不過來看看我是甚麼人？」

丁靈琳當然要過去。

她縱然明知道一過去就必死無疑，也非過去看看不可。

但葛病却還是在緊緊握着她的手，搶着道：「我遲早總會知道你是誰的，我並不着急。」

丁靈琳道：「我着急。」

她突然回身一撞，一個肘拳打在葛病的肋骨上，她的人巳衝過去。

燈光却忽然滅了。

寒風吹過大地，大地一片黑暗。

可是丁靈琳巳衝到這個人面前，巳看清了這個人的臉。

一張蒼白而扭曲的臉，一雙充滿了驚嚇恐懼的眼睛，眼睛巳凸出，正死魚般瞪着丁靈琳。

丁靈琳也看過這張臉，看過這個人。

這正是那個痴痴的站在血泊中，巳被嚇瘋了的吹笛人。也正是喜堂中唯一還活着的人。

難道他就是殺人的兇手？

丁靈琳握緊雙拳，忽然發覺一滴鮮血正慢慢從他眼角沁出，流過他蒼白的臉。

寒風吹過，她忍不住又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她忽然發現這個人竟巳是個死人！

× × ×

死人怎麼會說話？

死人怎麼會吹笛？

死人絕不會說話，更不會吹笛。

他手裏根本沒有笛。

剛才的笛聲，是從那裏發出來的？

丁靈琳一步步向後退，剛退出兩步，突然間，一隻手伸出來，閃電般握住了她的手。

冰冷的手，冰冷而僵硬。

死人怎麼還能出手？

丁靈琳的身子也巳冰冷，幾乎又要暈了過去。

她沒有暈過去，因爲她巳發現這隻手是從死人身子後面伸出來的。

但這隻手，實在太冷，比死人的手還冷。

不但冷，而且硬。

比鐵還硬。

這實在不像是活人的手，丁靈琳用盡全身力氣，也揮不脫。

死人身後又傳出了那比尖針還刺耳的聲音。

「你是不是眞的想看看我是誰？」

丁靈用力咬着嘴唇，嘴唇巳被咬出血來。

「你若知道我是誰，你就得死！」他的手更用力：「現在你還想不想看我？」

丁靈琳突然用力點頭。

一個人若是活到她這種情況，死還有甚麼可怕嗎？

她看着這個人的手，這隻手在黑暗中看來，就像是金屬般發着光。

他的衣袖是藏青色的，上面綉着青色的山峯！

「布達拉」天王。

孤峯。

丁靈琳的心也在發冷。

她甚至希望自己遇着的是鬼。

在江湖中人心裏，魔教中的四大天王，實在比厲鬼還可怕。

她不怕死。

可是她也知道，一個人若是落入魔教手裏，那遭遇也一定比死更可怕。

她從這個人的手，看到衣袖，再慢慢

的往上看……她終於看到了他的臉。

一張死人般蒼白冷漠的臉。

在丁靈琳眼中看來，這張臉，也比死人更可怕，她終於忍不住叫了起來，大叫道：「是你！」

「你想不到是我。」

「你……你就是布達拉？」

「不錯，我就是布達拉，就是孤峯之王，高不可攀，孤立雲霄的山峯，無論誰看到了我的眞面目都只有兩條路可走。」

兩條路？

除了死條路外，居然還有條別的路？

「你並不是非死不可的，只要你肯入我們的教，就是我們的人，就可以永遠活下去。」

「永遠活下去？」丁靈琳突然冷笑：「我至少已看過七八十個你們魔教的人，像野狗一樣被人割下了腦袋。」

「他們就算死，也死得很愉快。」

「愉快？有什麼愉快？」

「因爲，殺他們的人，都已付出了代價。」

想到喜堂中的血泊和屍體，丁靈琳幾乎忍不住要嘔吐。

孤峯天王道：「現在你雖然活着，也是生不如死，可是只要肯入我們的教，無論你是死是活，都沒有人敢欺負你！」

丁靈琳又用力咬住了嘴唇，這句話的確已打動了她。

最近她受的委屈實在太多。

孤峯天王看着她，兀鷹般的眼睛裏，帶着種輕蔑的譏削之意，冷冷說道：「我知道，你並不是眞的想死，沒有人眞的想死。」

丁靈琳垂下了頭。

她還年靑，還沒有眞正享受過人生，爲什麼一定要死？

一個受盡了委屈折磨的女孩子，有機會去折磨折磨別人，豈非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這誘惑實在太大。

能拒絕這種誘惑的女孩子，世上本就不多，何況，丁靈琳本就是個爭强好勝的人。

孤峯天王當然知道這一點，淡淡道：「你不妨考慮考慮，只不過我還要提醒你兩件事。」

丁靈琳在聽着。

孤峯天王道：「要入我們的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你能有這麼樣一個機會，實在是你的運氣。」

他慢慢的接着道：「只因爲現在是本教重開教門，另立教宗的時候，你錯過這次機會，一定會後悔終生的。」

丁靈琳忽然問道：「你是不是要我拜在你的門下？」

孤峯天王傲然道：「能拜在我的門下，更是你的運氣。」

丁靈琳道：「我是不是對你有用？」

孤峯天王沒有否認。

丁靈琳道：「我對你有什麼用？」

孤峯天王道：「以後，你自然會知道的。」

丁靈琳道：「現在……」

孤峯天王打斷了她的話：「你對我有用，我對你更有用，人與人之間，本就是在互相利用，你能够有被人利用的價值，所以你才能活下去。」

丁靈琳遲疑着，道：「你說你還要提醒我一件事？」

孤峯天王道：「你也不必再等葛病來救你，他絕不會救你的，他也不敢。」

丁靈琳又忍不住問：「爲什麼？」

孤峯天王道：「因爲他也是本教中的弟子，多年前就已入了教。」

丁靈琳怔住。

孤峯天王道：「你不信？」

丁靈琳實在不信。

她認得葛病雖不久，可是她對這個人一向都很尊敬。

因爲她知道葛病是葉開的朋友，是個極孤高，極有才能的人。

她絕不相信葉開的朋友，會是個臉上一直戴着僞善面目的卑鄙小人。

可是葛病已走過來，垂着手，站在孤峯天王身旁，就像是奴才站在主人身旁一樣。

丁靈琳的心沉了下去！

孤峯天王冷冷地說道：「現在你信不信？」

丁靈琳雖然已不能不信，却還是忍不住要問葛病：「你眞的是魔教門下？」

葛病居然承認。

丁靈琳握緊雙拳，冷笑道：「我還以爲你一直都在關心我，幫着我，我還以爲你是我的朋友，想不到你竟是這種卑鄙無恥的小人。」

葛病的臉上全無表情，就像是已變成了個聾子。

丁靈琳道：「你知不知道我一直都很尊敬你，不但尊敬你的醫道，也尊敬你是個君子，你爲什麼要自甘墮落呢？」

孤峯天王冷冷道：「加入本教，並不是自甘墮落。」

丁靈琳長長吐出口氣，道：「好，很好，你趕快殺了我吧。」

孤峯天王道：「你已決定。」

丁靈琳道：「不錯。」

孤峯天王道：「你寧願死？」

丁靈琳道：「是的。」

孤峯天王不禁顯得很驚訝，道：「爲什麼！」

丁靈琳又叫了起來道：「因爲我現在已知道，無論誰只要一入了你們魔教，都會變成個見不得人的卑鄙小人。」

孤峯天王的瞳孔在收縮，緩緩道：「你不想再考慮考慮！」

丁靈琳斷然說道：「我已不必再考慮了。」

孤峯天王看着她，忽然嘆了口氣，道：「葛病。」

葛病道：「在。」

孤峯天王道：「她這條命，好像是你剛救回來的。」

葛病道：「是。」

孤峯天王道：「所以你已不必再買她的命。」

葛病道：「是。」

孤峯天王道：「現在你不妨再把這條命拿走。」

葛病道：「是。」

他慢慢的放下萬寶箱，右手的乾坤傘

，已向丁靈琳眉心點了過去。

萬寶箱是救人的，乾坤傘，却是殺人的！

他殺人的動作快而準確，完全不像是個老人的出手。

他比大多數人都瞭解，一個人身上有些什麼地方是眞正致命的要害。

眉心之間就是眞正致命的要害！

沒有人能受得了他這一擊。

可是丁靈琳反而沒有閃避，反而冷笑着迎了上去。

她知道自己無法閃避。

她的手腕還被握在孤峯天王鋼鐵般的手裏。

乾坤傘的鐵尖，已閃電般到了她眼前，她看見寒光在閃動，忽然又聽見「蹦」的一聲輕響，就彷彿有兩根鋼針相擊。

接下去的事，就快得使她連看都看不清。

她只感覺得孤峯天王的手突然鬆開，突然凌空躍起翻身。

她還彷彿看見孤峯天王身子躍起時，伸手在葛病背上一拍。

這一拍快如閃電，她實在也沒有看清楚。

她唯一看清楚的事，是孤峯天王已走了，葛病已倒了下去。

但她却還是好好的站在那裏。

她實在不懂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夜色更深，風更冷，那破舊的燈籠，還在枯枝上搖幌。吹笛人的屍身也還在枯枝上搖幌。

孤峯天王却已消失在黑暗。

葛病正伏在地上，不停的喘息，不停的咳嗽，每咳一聲，就有一片鮮血濺出。

風吹過他背上時，他背上的衣服突然有一片被吹成了飛灰，露出了一個掌印。

鮮紅的掌印。

丁靈琳從來也沒有見過這麼可怕的掌力，但却已總算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

她還活着，還能好好的站在這裏，只因爲葛病非但沒有殺她，反而救了她。

冒着生命的危險救了她。

而葛病自己現在却已命如遊絲。

這種救命的恩情，也像是一把針，忽然刺痛了她的心。

無論是悲傷也好，是感激也好，一種感情，若是太强烈，就會變得像尖針般刺人。

她蹲下來，抱住了葛病。

她的心在刺痛，胃在收縮，但却完全不知道應該怎麼幫助這個救命的恩人。

她的眼淚已滴在他身上。

葛病喘息着，總算忍住了咳嗽，忽然道：「快……快打開我的箱子。」

丁靈琳立刻抓起了箱子，打開。

葛病道：「裏面是不是有個黑色的木瓶。」

裏面是有的。

丁靈琳剛找出來，葛病就搶過去，咬斷瓶頸，把一瓶藥全都倒在嘴裏。

然後他的喘息才漸漸平息。

丁靈琳也鬆了口氣。

「萬寶箱，乾坤傘，閻王沒法管。」連閻王都沒法管的人，當然不會死。

他既然能救別人，當然也能救自己。

可是葛病的臉色看來却還是那麼可怕，連眼睛裏的神采都已消失。

現在他的臉絕不比那吹笛人的臉好看多少。

丁靈琳又不禁爲他憂慮！

「我扶你回客棧去好不好？」

葛病點點頭，剛站起來，又跌倒，又是一口鮮血吐了出來。

丁靈琳咬緊牙，恨恨道：「他爲什麼要如此狠心，爲什麼要下這種毒手？」

葛病忽然勉强笑了笑，道：「因爲我對他也下了毒手！」

丁靈琳不懂。

她根本就沒有看見葛病向孤峯天王出手。

葛病道：「你看看我的傘。」

丁靈琳看見了。

葛病道：「你看看傘柄。」

丁靈琳這才發現，傘柄是空的，頂端還有個尖孔般大的洞。

她終於明白：「這裏面藏着暗器！」

葛病在笑，痛苦却使得他的笑看來比哭還令人悲傷：「這裏不但有暗器，而且是種很惡毒的暗器。」

他的乾坤傘，本就是殺人的。

葛病道：「我對你出手時，傘柄正對着了他。」

丁靈琳完全明白：「你用傘尖刺我時，傘柄裏的暗器就射了出來。」

葛病點點頭，彷彿想大笑。「他做夢也想不到我會對他出手的，他畢竟還是上了我的當。」

丁靈琳眼睛亮了：「他已中了你的暗器？」

葛病又點點頭，道：「所以他的掌力雖可怕，我們也不必怕他了。」

喜堂裏燈光陰森而黯淡，可是鴻賓客棧裏，已只剩下這地方還有燈光。

所以丁靈琳只有把葛病帶到這裏來，這裏雖沒有床，却有桌子。

地上的血漬已乾了，她從隔房裏找來幾條棉被，墊在葛病身上。

他的臉色還是很可怕，只要一咳嗽，嘴角還是有血絲沁出。

幸好他還有個救命的萬寶箱。

丁靈琳看見他臉上的痛苦表情，忍不住問：「箱子裏還有沒有別的藥可以讓你吃了舒服些？」

葛病搖搖頭，苦笑道：「要命的藥有很多種，可是眞正能救命的藥，通常却只有一種。」

丁靈琳也勉强笑了笑，道：「不管怎麼樣，你總算已救了你自己的命。」

葛病看了她一眼，慢慢的閉上眼睛，彷彿想說什麼，却沒有說出來。

丁靈琳道：「我知道你一定很快就會好的，因爲你實在是個好人！」

葛病又笑了。

丁靈琳却情願他不要笑，他的笑容連看的人都覺得痛苦。

冷風如刀。

丁靈琳已將門窗全都關了起來，刀鋒般的冷風，却還是一陣陣從門縫窗隙刮進來。

她忽道：「你知道我在想些什麼？」

葛病道：「你想喝酒？」（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星在萬花舘中與如意嫂重會，一夕纏綿，醒來知小丁已走，忙趕回巫睛子處，獲知有人不知用何方法，暗中把一萬五千両黃金放置在巫睛子房中，留條要僱用他們暗殺天絕老魔聶三公，僱主沒留名，如何運入黃金也全不知道，聶三公是武林絕頂高手，這宗生意確叫他們傷透腦筋，最後老余拍胸，承諾在兩日時間中定想出辦法來。落燈日，盧六爺果宴請聶三公和吳德全、冒大勇於萬花舘，飲宴間，聶三公要他們猜猜他會叫那位姑娘，吳德全和冒大勇都猜是叫舘主人羅芳——

****

冤哉天絕魔　魂斷萬花樓

天絕老魔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羅芳面孔更紅了。

那些姑娘掩口而笑，有幾個已在咬耳低語，不知道在說些甚麼。

老魔笑了一陣，轉向盧六爺道：「輪到你啦!!」

盧六爺搖頭道：「我看我最好還是棄權。」

天絕老魔道：「爲甚麼?」

盧六爺道：「因爲眼珠僅有一對，如果硬要將兩顆眼珠分作三份，未免太殺風景。」

天絕老魔道：「你意思是，你猜的人，也跟他們一樣?」

盧六爺道：「不錯。」

天絕老魔再度大笑，一邊笑着，一邊已將那隻錦盒收了起來。

所有的人都不禁爲之微微一呆。

羅芳笑了。

這顯示在這以前，幾乎連她自己都沒有把握，就是要她加入打賭，她無疑也不會猜別人。

盧六爺怔怔地道：「我們猜錯了?」

天絕老魔道：「錯了。」

盧六爺道：「那麼是誰?」

天絕老魔笑而不答，但一雙目光已緩緩移去一個女人身上。

那個大脚嫲子!!

×　×

羅芳本來可以告訴老魔，那只是一名下人，不陪客人喝酒，但是她並沒有這樣做。

因爲她淸楚這老魔是個甚麼樣的人。

她這座萬花館還要開下去。

她本人也並沒有對人生感到乏味，她還年輕，對目前的生活她沒有不滿意的地方。

所以她只走去那個嚇呆了的大脚嫲子身邊，不知道低低說了幾句什麼話，好在她的話還有力量。

那個大脚嫲子聽了她的話，便低着頭戰戰兢兢的走了過來。

天絕老魔兩眼發亮，臉上浮滿笑意。

這大脚嫲子年紀還很輕，她雖比不上那些姑娘的細皮嫩肉，但身段仍很窈窕。面孔也相當端正，尤其一身整潔的粗布衣服，看上去頗具清新之感。

這女人無疑還是第一次陪客人喝酒。

換句話說，這女人除了她的男人，一定還沒有別的男人動過。

這正是他最滿意的地方。

羅芳跟着走過來。

他告訴老魔，這女人叫吳姐，剛剛死了男人，來這裏還不到兩個月。

老魔更滿意了。

吳姐當然不會喝酒。

老魔在這種地方倒是蠻體貼的，他一點也不勉强她，他其實並不歡喜一個會喝酒的女人。

喝酒是男人的事。男人喝了酒，才會興奮，女人應該由男人來興奮。

喝過幾杯酒之後，老魔漸漸興奮起來，他開始要大家靜下來，聽他講笑話。

一些老得掉牙的笑話。

追魂蜂吳德全和兩頭蛇冒大勇開始按時發出笑聲，聽時微笑，聽完大笑，笑過了便堅邀再說一個。

老魔當然不會使他們失望。

在衆多錦衣劍士之中，老魔所以會選中他們二人作陪客，便是因爲他們二人對老魔的笑話感興趣。

他們是不是眞的對老魔的笑話感興趣呢？

這只有他們二人自己心裏明白。

但有一件事，絕錯不了，樹大好遮蔭，跟着這老魔跑，總是有利無弊。

如今連無情金劍遇事都要先看看他們二人的臉色，便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而聽老魔講笑話，只要懂得訣竅，實際上也不是一件苦事。

因爲老魔說至精彩處，總是自己先笑。所以，你聽着時，一雙眼望着他，心裏儘管去想別的事，只須記住一聽到他笑，馬上配合着發出笑聲就行了。

那些沒有被點中的姑娘已經散去。

只剩下羅芳，還在屋子裏不斷的進進出出，幫着招呼。

招待這樣一席特別的客人，她別的都不指望，只指望別出岔子，辛苦一點，倒是小事。但是，最後還是出了岔子。

× ×

當天絕老魔正開始要說第五個笑話時，一個院子裏的姑娘，忽然跌跌絆絆的從外面奔了進來。

奔進來的這個姑娘是金妮。

羅芳臉色變了。

因爲金妮頭髮散亂，胸口衣服已被撕破，臉頰上還留有好幾條紅紅的手指印，大家用不着問，也知道出了什麼事。

羅芳沉下面孔道：「是不是東廂剛來的那三個客在鬧事？」

金妮喘着氣，兩眼發紅，要不是當着許多客人，眼淚可能早就流下來了。

她哽咽着點了一下頭。

羅芳接着道：「你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們，他們竟敢出手打人？」

金妮拭了拭眼角道：「他們……要……叫兩個姑娘……我告訴他們……這兩個姑娘已經有了客人，他們就突然發起脾氣來，說這裏瞧不起他們哥兒幾個。」

羅芳道：「他們要叫的姑娘是誰？」

金妮道：「艷秋姐和香荷姐。」

追魂蜂吳德全和兩頭蛇冒大勇兩人，臉色也不禁微微一變，眼光中已露出躍躍欲試之色。

羅芳一哦道：「他們過去來過？」

金妮道：「沒有。」

羅芳道：「那麼他們怎知道這裏有這兩個姑娘？」

金妮道：「他們說是聽朋友說的。」

羅芳道：「你有沒有告訴他們，艷秋和香荷現在陪的是什麼客人？」

金妮道：「我說過了。」

羅芳道：「他們如何表示？」

金妮道：「他們一聽兩個姑娘陪的是劍王宮的劍士，火氣更大，其中一個立卽問我，這兩名劍士有沒有長尾巴？」

羅芳道：「這話什麼意思？」

金妮道：「他們說，長了尾巴的，他們惹不起。如果沒有長尾巴，就叫他們快快把兩個姑娘讓出來！」

冒大勇忍不住一拍桌子，罵道：「渾蛋！」

吳德全站了起來，冷冷道：「這是那一路的朋友，吳某人倒想會會，走！」

天絕老魔也跟着站了起來，呷呷怪笑道：「對，走，咱們也出去瞧瞧熱鬧，說起爲爭姑娘大打出手，不禁使老夫又想起過去一個笑話……」

這個時候當然沒有人聽他的笑話。

所以他也沒有說下去。

不過，有一件事，他倒是始終沒有忘記，他始終沒有忘記摟着那個吳姐。

吳姐已在發抖。

但老魔却不放過她，拉着她笑道：「不要怕，你也出去看看，看這種熱鬧比看什麼熱鬧都過癮。」

× ×

院子裏已經站着三個人。

當然就是那鬧事的三個客人。

兩人併肩而立，站在院心，一個年紀看上去不大，却長了滿臉鬍子的漢子，則遠遠倚在一株梧桐樹幹上，手上拿着一把葉柳刀，正揑着刀尖，以刀柄輕輕的敲着指節骨，神色至爲悠閒。

他彷彿也是看熱鬧的。

× ×

這三個人，羅芳果然一個都不認識。

併肩站在院心的兩人，一個看來很斯文，只是一張面孔靑得可怕，好像已有幾年沒有見過陽光。

這人手上沒有拿兵刄。

另一個，手上拿着一把短鐵尺，正在冲着第一個走出西廂房的追魂蜂吳德全微笑。

一種只有在殭屍臉上才會有的笑容。

這人當然不是在笑。

追魂蜂吳德全停下腳步，冷冷問道：「朋友是那條道兒上的？」

拿短尺的漢子道：「鄭都道！」

吳德全道：「咱們之間，無怨無仇，朋友爲何出口傷人？」

拿短尺的漢子道：「大爺們高興！」

吳德全嘿了一聲道：「那就沒有什麼話好說的了。」

拿短尺的漢子道：「本來就沒有話說，先開口的是你。」

吳德全緩緩抽出佩劍。

靑臉漢子向一邊讓了開去。

那個滿臉鬍子的年輕漢子，仍在玩弄着那柄柳葉刀，一雙眼光則在西廂門的幾個姑娘身上打轉。

一場惡鬥卽將展開，他似乎一點也不關心。

院子裏地方很寬。

兩頭蛇不是一個歡喜閒着的人，吳德全長劍出鞘，他的手也伸向劍把。

靑臉漢子站下了。

冒大勇大步走了過來道：「朋友是不是也想玩玩？」

靑臉漢子道：「想得很。」

冒大勇道：「朋友不用兵刄？」

靑臉漢子道：「用。」

冒大勇道：「什麼兵刄？」

靑臉漢子道：「鏈子。」

冒大勇道：「爲什麼不亮出來？」

靑臉漢子道：「我亮出來的時候，你也不會看到它。」

冒大勇道：「爲什麼？」

靑臉漢子道：「沒有一個人能看到替他掘墳的鏈子！」

這道理冒大勇當然懂得。

他過去也聽過這一類的俏皮話，而他回答這種俏皮話的方法只有一個。

用他的劍。

× ×

劍王宮的錦衣劍士，在與敵人交手時，經常都保持着一種良好的傳統風度，就是除非萬不得已，絕不先行出手。

但是，這一次先出手的，却是兩頭蛇冒大勇。

這位兩頭蛇什麼都忍受得了，就是忍受不了別人的話中帶刺，同時他也不是錦衣劍士中，那些始終堅持在對敵時必須保持良好風度的劍士之一。

所以，靑臉漢子的話還沒有說完，他的劍尖已如飛點出。

點向靑臉漢子的咽喉！

這一劍出手既快又準，劍光閃閃，如蟒吐信，辛辣無比！

靑臉漢子沒有馬上還手。

他一閃身，冷冷說道：「少在這裏耀武揚威，伙計。仗着有人撐腰，算不了英雄。你伙計如果眞的有種，咱們不妨去園子外面，另外那個地方比劃比劃！」

說完冷冷一笑，雙肩一晃，領先長身往園外掠去！

兩頭蛇自然不甘示弱。

足尖一點，飛身追出！

天絕老魔點點頭，輕輕嘆了口氣道：「好一個聰明的傢伙！」

另外那個正以一支短尺與追魂蜂吳德全殺成一團的漢子，好像被同伴提醒了似的，突然一尺格開劍鋒，大喝道：「對了，伙計，咱們也到外面去，別在這裏嚇壞了這些娘兒們。」

追魂蜂嘿嘿一笑道：「老子沒有長尾巴，你也沒有長翅膀，隨你要什麼花招，老子陪你到底就是了！」

兩人身形分開，然後雙雙騰身，如流星趕月般，也跟着先後出園而去。

只是這一次却改了方向。

靑臉漢子和兩頭蛇冒大勇，是從西北角出去的，如今這個拿短尺的漢子，却領着追魂蜂吳德全去了相反的東南方。

天絕老魔忍不住又嘆了口氣道：「原來這個傢伙也不笨。」

現在園子裏就只剩下那個長滿鬍子，在玩着一把小刀子的漢子了。

這漢子顯然不及他的兩個伙伴聰明。因爲他眼看着他的兩個伙伴已先後離去，居然仍像沒事人兒一樣，倚在那株梧桐幹上，以刀柄輕輕敲着指節骨。

天絕老魔不禁露出好奇之色，望着那漢子道：「你老弟怎不學學你那兩個伙伴，也找個藉口離去？」

那漢子沒有開口，腳下已在開始移動，不是走向園外，而是向老魔站立的地方走過去。

天絕老魔輕輕一哦，眼中的好奇之色，登時轉變爲一片欽佩之色。

他不斷點着頭，自語似的喃喃道：「唔，有種，有種，老夫已好多年沒有見過這等角色了！」

那漢子忽然停下腳步。

停在兩丈開外。

一個安全而又能使飛刀發揮最大威力的距離！

他停下來，低頭瞧瞧手上那口小刀，然後緩緩抬頭，雙睛不稍一瞬地盯着老魔的胸和咽喉。

彷彿在選擇落刀的位置。

老魔只是莞爾而笑。

吳姐戰慄着顫聲道：「刀……刀……留心他……手上的那把刀！」

老魔微笑道：「那不是一把刀。」

吳姐發抖聲音地道：「是……是……是刀！」

老魔輕輕拍着她的肩頭道：「別怕，那只不過是小孩的玩具而已，能殺人的才叫刀！」

那個來自鄉間的吳姐當然無法領會他說話的這番道理，這時已拚命掙脫老魔的手臂，瑟縮着躲在老魔的身後。

天絕老魔顧不得再理那女人，抬頭輕輕咳了一聲道：「你老弟身上就只這麼一把刀？」

那漢子冷冷地道：「帶是帶了很多把，只是並不一定用得着。」

天絕老魔笑道：「那麼你爲什麼還不出手？」

那漢子道：「我是在等你那個娘兒離開。」

天絕老魔笑道：「她現在已經走開了，你還等什麼？」

那漢子道：「我沒說還要等。」

他果然沒有再等。刀光一閃，那口柳葉刀脫手飛出，如銀鍊般直奔老魔胸口七坎要穴！

天絕老魔含笑依然屹立如故，就好像根本沒有看到那口飛刀正向自己的胸口飛來。

「刷」——一聲輕嘶，光歛形收，刀鋒破衣直入，不偏不倚，正好打在它要打的地方，老魔胸口的七坎穴上！

那漢子臉上開始綻開一絲笑意。

充滿了殘酷意味的笑意。

但這絲笑意尙未完全擴展開來，便告突然凝結。

凝結在一張扭曲的面孔上。

那漢子此刻臉上的表情，就像一個餓漢在吞下一口紅燒肉時，沒留意肉裏竟夾

着一根又硬又尖的魚刺，等到他感覺情形不對，這根魚刺已卡住了他的喉管一般。

誰都不難看出他剛才這一刀已貫足了十成勁力。

誰也不難看出那是一口犀利的飛刀。

絕沒有人能在這樣近的距離之下，以血肉之軀來承受這一刀！

但他並未因而輕敵。

他也並未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這一刀上。

所以，當第一口飛刀出手之後，他便以靈巧的手法，又取出第二口飛刀。

第一口飛刀的作用，只是分散敵方的注意力，只要敵人注意力分散，他這第二口飛刀便能在對方身形移動，或是企圖以其他方式化解之際，選擇對方的要害，發出致命的一擊！

可惜他的希望完全落了空。

他沒想到對方竟未閃避，更沒想到這口飛刀，竟如對方所形容的，眞的變成了一把玩具刀！

他呆呆地望着自己發出去的那口刀。

望着它的刀柄從老魔胸口上緩緩向下滑垂，就像在望着牆壁上一根沒有釘牢的鐵釘。

老魔哈哈大笑。

他顯然非常欣賞那漢子此刻臉上那副窘駭交集的表情，幾乎比自己說了個發笑的笑話，還要來得得意。

他大笑着說道：「我說如何……」

那漢子駭然木立着，似乎已忘了這時正是他逃命的好機會。

天絕老魔話只說了半句，語音突然停頓。

臉上的笑容也突告凝結。

他的面孔也在慢慢扭曲。

他也好像在喉管裏突然卡住了一根又硬又尖的魚刺。

那漢子神色一動，臉上忽又露出會心的微笑。

老魔猛然向前衝出一步，大吼道：「剪魂手！」

這三個字紅光閃閃，令人心悸，因爲它們是滲和着一大口鮮血噴出來的。

老魔在倒下之前扭轉身軀，他無疑想在絕氣之前看看究竟是什麼人向他下的毒手。

是誰懷有這種超絕武功，居然逃過了他的眼睛？

他看到了！

然後，他張開嘴巴，一股濁氣上湧，又噴出一大口鮮血！

他慢慢倒下去。

血像排弩噴出，像雨點般落下，瞬息間便像一幅紅綢似的，蓋住了老魔臉上那種至死也無法相信的訝異表情。

誰會想到下手的人竟是那位吳姐呢？

× ×

事情來得太突然，也太意外了。

盧六爺臉如金紙，雙腿不住發抖，他如不是倚在欄杆上，早就倒下去了。

他幾乎連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的時間也沒有，事情就發生了。

好在他是一個老江湖。

他知道事情既已發生，退避絕非上策，他這些年來養尊處優，功夫早就擱下了，何況以他那點功夫，即使再年輕三十歲，也不一定就能派得什麼用場。

所以他這時只希望這是天絕老魔個人的恩怨，一切與他無關，而要使別人相信這一點，只有一個辦法，力持鎭定。

羅芳微笑着向他走過來。

盧六爺咳了一聲，說道：「我實在想不透……」

羅芳微笑道：「沒有關係，這是我們這種地方常有的事。」

盧六爺深深噓了口氣，這女人親切的笑容，使他感到很大的安慰，如果今天能够太平無事，他決定要好好的酬謝這女人一番。

羅芳輕輕摟着他的腰，又道：「我們喝酒去。」

盧六爺點頭嗯了一聲，忽然微微一怔，駭異地瞪大了眼睛。

圍在他腰幹上的手臂，突然變成一道鐵箍。

羅芳附在他耳邊道：「請盧爺原諒，我們這兒的生意還得做下去。」

盧六爺沒有表示意見。

他兩眼向上翻，臉孔漸漸紅漲瘀紫，終於腦袋一歪，無力地擱去羅芳肩上。

羅芳扭過去喊道：「紅紅！」

她沒有看到紅紅，因爲紅紅這時正倒在吳姐懷裏，紅紅剛才走向盧六爺時，面孔所以會發紅，便是因爲她當時就認出了吳姐已不是原來的吳姐，而是她的情人：小丁！

她當然沒有聽到羅芳的呼喚，應聲走過來的，是另一個姑娘，金妮。

金妮臉上的紅指印尚未完全消退。

羅芳望着她道：「剛才你被他們打了幾個耳光？」

金妮笑道：「兩個。」

羅芳滿意地點點頭道：「兩個雖然少了一點，但也算不錯了。」

金妮笑道：「我本來要他們多打幾個，他們說預算只有這麼多，要他們自己掏腰包，他們可掏不起。」

羅芳嘆了口氣道：「要是換了小丁，就不會像他們這樣小氣了。」

金妮道：「那十兩金子，是整塊的，我臨時放在東廂房，等等我去拿來。」

羅芳道：「不，這些是你的辛苦錢，你自己留着，不必交給我了。」

金妮感激地道：「謝謝大姐。」

羅芳道：「盧六爺大概受驚過度，得了中風症，你把他扶去一邊，然後去前面喊老張進來，把這裏收拾收拾。」

金妮道：「是。」

那個長滿鬍子的年輕漢子，已經自地上檢起他那口飛刀，微笑着慢慢的走了過來。

他拍拍小丁的肩膀，笑道：「佩服，佩服，還是你小子行！」

小丁抬頭笑道：「你藍兄表演得也不錯，要不是你藍兄表演得那麼逼眞，鬆懈了老鬼的警惕之心，我又怎能如此順利得手。」

藍姓漢子忽然嘆了口氣，說道：「但我最欽佩的，還是我們那位百寶盒余老三，我怎麼也沒料到他竟能把事情推算得如此準確，幾乎每一個小節，都在他的算計之中。」

小丁思索着點點頭，想說什麼，忽又住口。

因爲羅芳已經到了他們身邊。

藍姓漢子連忙從懷中取出一張銀票，含笑雙手遞了過去道：「今天這裏的損失，全由我們賠償。」

羅芳沒有客氣，打開銀票看了一眼，便將那張銀票納入衣襟。

藍姓漢子道：「戔戔之數，希望大姐能够滿意。」

羅芳沒有表示滿意或不滿意，只輕輕嘆了口氣，說道：「我只希望下次不要再有這種事情發生，如果實在避免不了，也務請高抬貴手，別把地點選在我們這座萬花館。」

× ×

天色忽然陰沉下來。

燈光昏暗。

酒菜已冷。

申無害默默地倚在床柱上，默默地望着那兩盞六角宮燈出神。

他知道這桌酒菜是特地爲他所準備，他也知道這些菜都是她親手燒的，如果他不動筷子，一定會使她失望。

沒有一個女人不希望自己燒的菜被男人吃個精光。

尤其是自己喜歡的男人。

這比什麼讚美都强。

討好一個女人，有很多方法，但絕沒有一個方法比欣賞對方燒菜的手藝來得更簡單而又有效！

申無害並不是不懂得這個道理，只是他的的確確沒有胃口。

天氣雖突然變壞，屋子裏面，仍很暖和。

可是，他依舊覺得冷，冷得他很不舒服，他感到寒冷的，不是手足四肢，而是他的一顆心。

天絕老魔死了。

死在小丁手上。

儘管這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但直到現在，他回想起來，仍然有着一股難以置信的感覺。

江湖上少掉一個天絕老魔，沒有人會感到遺憾，因爲這老魔的確不是一個好東西。

如果他有機會，他無疑也會下手除掉這個老魔。

但是，這絕不能因而抹殺一項事實：這老魔實在死得太寃枉！

而這一點，正是他寒心的地方。

那個什麼百寶盒老余想起來實在太可怕了。

更可怕的是，他如今就跟這樣一個人，稱兄道弟，鎭日生活在一起。

他不知道他的身份還能繼續維持多久，他只知道，遲早總有這麼一天，他會被這個傢伙認出，他正是他們繪像兜緝的天殺星！

更說不定目前這傢伙就已知道了這個秘密。

他之所以沒有立即加以拆穿，也許只是因爲三個月的限期未到，或者只是因爲他行事謹愼，不像血掌馬騏那樣鹵莽，沒有把利害得失考慮清楚便貿然付諸行動。

當然也可能還有其他的原因。

不過，不論是爲了什麼原因，都將不會對他有利，只要這廝活着一天，對他就是一個莫大的威脅！

威脅一過成爲事實，他無疑就會變成第二個天絕老魔！

× ×

如意嫂靜靜地望着他，隔了很久很久，才輕輕地道：「你如果覺得這地方不安全，就該另外找個地方，靜靜的躺下靜靜的思考，這樣你的思考力才會集中，才會對你所要想的有所帮助。」

申無害緩緩轉過臉去，凝視着她，沒有開口。

她懇切地接着說道：「如果你認爲這個地方還够安全，你就應該把你想的事，說出來，說不定我也許能爲你分担一點憂愁。」

申無害長長嘆了口氣，道：「我想的不是一件事。」

如意嫂道：「否則你在想什麼？」

申無害道：「我在想一個人。」

如意嫂道：「想誰？」

申無害道：「這個人你不認識。」

如意嫂道：「也是死士？」

申無害道：「是的。」

如意嫂道：「是死士我就認識。」

申無害微微一怔，道：「那些死士你都見過？」

如意嫂道：「沒有。我見過的只有一個小丁，而且也只見過一次。」

申無害道：「就是前天跟我一起來的那一次？」

如意嫂道：「是的。」

申無害道：「那麼，你怎麼說那些死士你個個認識？」

如意嫂道：「我雖不認識他們，但我大姐認識，我大姐認識的人，便與我認識沒有分別。」

申無害道：「她跟你提過這些人？」

如意嫂道：「她什麼事都不瞞我。」

申無害眼中微微一亮，道：「那麼，死士中有個叫百寶盒老余的人，你有沒有聽她提過？」

如意嫂點頭道：「有。她在我面前提得最多的，就是這個人！」

申無害道：「她對這個百寶盒老余的看法怎麼樣？」

如意嫂道：「她說這個人是個罕見的奇才，足智多謀，胸羅萬有，一身武功也不弱，只是有一點必須注意。」

申無害道：「哪一點？」

如意嫂道：「這種人千萬不可當朋友交，誰要交上這種朋友，早晚非倒大楣不可。」

申無害點點頭，沉吟了片刻，才又接着問：「到目前爲止，那些死士知不知道羅大姐有你這樣一個妹妹？」

如意嫂道：「不知道。」

申無害道：「也沒有人知道你仍然住在這裏？」

如意嫂道：「是的，剛才小丁還在向紅紅打聽，紅紅告訴他，說我已因身體不適，回了原籍。」

申無害道：「是羅大姐吩咐過她，才這樣說的？」

（未完）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琴殘劍斷

曹若冰・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和芮詩純在馬家坊賭場，故意惹事，迫該賭場場主鐵彈子毛鐵雄出面，麥亮宇和芮詩純全力把一干歹徒收拾下來，迫問出萬花香妓女玉妃就是勾欄院和賭場的最高負責人後，將毛鐵雄等一一殺斃，放火將賭場焚去，他兩人若無其事地，站在對街觀看坊衆救火。這場火，被發現的早，救火的人也很多，沒有能釀成災害，火勢被壓下去了，終於熄滅，只賸下一道一道濃烟，還在不停的在冒着，這時，府衙門來了人，是兩名捕頭帶着衙役，那是因爲有人報了案，所以他們趕來了——

＊＊＊＊＊＊＊＊＊＊＊＊＊＊＊＊＊＊＊＊＊＊＊

鐵腕鋤奸黨　夤夜探香窠

兩名捕頭和四名衙役進入火場現場，把十四具屍首搬出來排在一起，十四具屍首大都燒焦了，一股股的焦臭氣味冲鼻，令人欲嘔。

兩名捕頭逐一的看了看屍首之後，他們心裏都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於是，他們留下兩名衙役在現場看守着，急急地走了。

這情形，看熱鬧的人也都明白，兩位捕頭是回府衙去向府台大人禀報去了。

十四條人命，是件大案子，他們不得不趕快禀告府台大人，請府台大人定奪！

×　　×　　×

麥亮宇和芮詩純離開了「馬家坊」，沿着大街往北走，拐彎，進入了一條僻靜無人的小巷中，直往裏走。

「妙手大聖」莫秋心師徒就跟在他二人身後五丈開外。

突地，麥亮宇脚下一停，轉過了身子，朝莫秋心師徒二人淡然一笑，道：「二位，這巷子裏很淸靜，正是談話的好地方，請走過來一點談談吧。」

莫秋心嘿嘿一笑道：「禹兄弟，你實在高明得令人害怕！」

「是麼？」麥亮宇笑道：「我要是眞高明令人害怕，賢師徒就不敢跟我了。」

說話間，莫秋心師徒已走近麥亮宇對面丈內地方停步站定，麥亮宇立即話鋒一轉，望着小猴兒說道：「小兄弟，你不是要問問我麼，現在這兒沒有外人，你可以大胆地問了。」

小猴兒兩隻眼睛一睜，瞪得好圓好圓，道：「你已經知道了？」

麥亮宇微微一笑道：「賢師徒的談話我都聽見了。」

小猴兒道：「在那麼嘈雜的地方，離你那麼遠，你都能聽見？」

麥亮宇道：「這雖然是我的聽力比一般人敏銳些，但也是賢師徒的聲音稍高了些。」

莫秋心接口道：「旣然我師徒的談話你都聽見了，那你就自己說吧，別要我們

間了。」

麥亮宇眨了眨星目，說道：「我只能告訴賢師徒，賢師徒猜料的一點都沒錯，那事兒是我幹的！」

莫秋心道：「禹兄弟，你手下太狠毒了！」

麥亮宇道：「老人家可是認為那些人不該殺？」

莫秋心道：「該殺的只是一部份，那些個爪牙，只不過是江湖上微不足道的小脚色，應該罪不該死！」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老人家可知我是在甚麼情形下殺那些人的？」

莫秋心搖頭道：「老朽請教？」

麥亮宇道：「我在牌九桌上賭了兩把，帮一個輸家贏回了被他做弊玩假吃掉的數目。」

莫秋心道：「那數目很大麼？」

麥亮宇道：「數目不大我就不會伸手管了，我以一顆價值五千兩的珠子讓他們估價作賭本，老人家猜他們估了多少？」

莫秋心道：「最少也得估個半價，二千五百兩。」

麥亮宇笑道：「老人家這算是有良心的估價，事實上他們只估了一千兩。」

「一千兩？」莫秋心雙目一睁，搖了搖頭道：「他們太黑心，太吃人了！」

麥亮宇接着說道：「我沒有和他們爭價，又拿出了四顆大小同樣的珠子，作價五千兩下了注，我倒了倒牌，結果那兩粒骰子失去了控制，莊家拿了副癟十，我拿了個三點兒，贏了五千兩，我的賭注也就因而變成了一萬兩，第二把，莊家仍然沒有控制住那兩粒骰子，又拿了副小牌，在亮牌的時候想要手法，被我適時按住了他的手，他無可奈何，只好又賠了一次。」

莫秋心眨眨眼睛道：「你對賭道門路很精麼？」

麥亮宇搖頭道：「我對賭道根本是個門外漢，生平這還是第一回玩賭。」

莫秋心凝目道：「那你怎懂得……」

麥亮宇微微一笑道：「說穿了實在不值一笑，老人家是當世武林高人，應該想得到練武的人講究的是眼明手快心細，對賭道我雖然是個門外漢，但是眼睛却够明亮，心也够細的，況且那個莊家的『郎中』手法又甚低劣，他玩假豈能逃過我的眼睛注意！」

這話不錯，是理，也是實情，一個江湖上玩假賭詐的「郎中」，小脚兒，他的手法豈能逃得過一個武林高手的眼睛的注意？

莫秋心點了點頭，道：「後來可是他們因而惱羞成怒和你動了手？」

麥亮宇道：「後來趙賬房把我請到了後院子裏，關上了門，竟想要我身上的那五顆珠子，并且還要把我們擱在裏面，殺人滅口！」

「哦！」莫秋心眉頭微皺了皺道：「他們太也無法無天了！」

麥亮宇淡淡地道：「老人家，毛鐵雄是關東綠林道上的瓢把子，他本來就是個無法無天的人！」

語鋒一頓又起，說道：「那些個爪牙，我本意并不想要殺他們，可是為了一些事情，我却不得不殺他們！」

莫秋心目光一凝，問道：「是甚麼事情？」

麥亮宇道：「我問了毛鐵雄些話。」

莫秋心道：「甚麼話？」

麥亮宇臉容倏地一肅，冷聲說道：「老人家，你問得太多了。」

莫秋心道：「怎麼？不該問麼？」

麥亮宇道：「老人家久闖江湖，經多見廣，應懂得『適可而止』這句俗話！」

莫秋心眨了眨眼睛道：「禹兄弟，你人品氣宇兩皆不俗，想必也該懂得那『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的俗話吧！」

麥亮宇劍眉微微一揚，旋卽淡然一笑道：「老人家，你別和我來這一套，和我來這一套也沒有效，我問了毛鐵雄一些甚麼話，要是能說出來，我早就告訴老人家了。」

莫秋心目光凝注地道：「為甚麼不能說？」

麥亮宇道：「因為事關重大！」

語聲微頓了頓，又說道：「關於我們二人的事情，我要勸告老人家別問別管，從現在以後，也最好別再跟踪我們，否則後果對賢師徒將是有害而無益！」

莫秋心臉色不由微微一變，道：「你這是威脅老朽？」

麥亮宇淡淡地道：「老人家要認為這是威脅，我可就不好再說甚麼了，不過，話出於我之口，入於老人家之耳，聽與不聽，那就任憑老人家自己了。」

莫秋心默然想了想，道：「老朽請問師承？」

麥亮宇搖頭道：「老人家原諒，我無可奉告。」

莫秋心眉鋒方自微微一皺，芮詩純突然接口說道：「莫秋心，我給你看一樣東西，你要是自認惹得起我們表兄弟，你就儘管管我們的閒事好。」

話聲中，抬手探腰，寒光閃動，芮詩純手裏已握着一把劍葉窄而特長的軟劍。

莫秋心心中不禁陡地一驚，道：「你是大漠王齊家的弟子？」

芮詩純淡淡地道：「我是來自大漠，但却不是齊家弟子。」

莫秋心一怔，說道：「那麼你這把軟劍？……」

芮詩純道：「大漠王破例所贈，并且還親自傳了我三招奇絕武林的劍法。」

莫秋心神情詫異地道：「齊家劍法向不外傳，大漠王竟然破例親自傳你劍法，這……」

芮詩純微微一笑道：「這因為我有一位深受大漠王尊敬的義父，他老人家也是大漠王的莫逆知交，如此你明白了吧！」

莫秋心道：「老朽請問令義父當今武林那一位？……」

芮詩純道：「他老人家外號人稱『窮神』！」

「呵……」

芮詩純話鋒一頓又起，說道：「我這位老弟的師承，來頭更大，放眼當今天下武林，連大漠王和我義父在內，都惹不起他。」

這話，聽得莫秋心心頭不禁駭然一震！暗想道：「他是個甚麼師承來頭？連大

漠王和『窮神』竟都惹不起他？……」

他心念電閃飛轉暗想間，芮詩純接着又說道：「好了，話我已經說明，聽不聽勸告那就隨你了！」

話鋒一頓，轉對麥亮宇道：「表弟，我們走吧。」

麥亮宇微一點頭，舉步瀟洒地朝巷外走了出去。

望着麥亮宇和芮詩純的身影，莫秋心師徒兩個全都發了怔！直到麥芮二人走出了巷口，拐了彎，小猴兒這才眨了眨他那雙靈活的眼珠子，問道：「師父，您老人家相信？」

莫秋心道：「小猴兒，你可是認為他吹牛？」

小猴兒道：「師父，您想不想證實一下？」

莫秋心道：「怎麼證實？」

小猴兒道：「那姓時的既是『窮神』的義子，窮家帮弟子決不會不知道，我們只要找此地窮家帮分舵程分舵主一問就明白了。」

「對！」莫秋心一點頭道：「小猴兒，你的確不差，腦筋够靈活的。」

小猴兒嘻嘻一笑道：「不然怎配做『妙手大聖』的徒弟。」

莫秋心忽然想起甚麼地竟倏地一搖頭道：「不行，小猴兒。」

小猴兒愕然一怔，瞪目問道：「為甚麼？」

莫秋心道：「別問為甚麼了，我說不行就是不行！走，回去。」

× ×

天剛黑，華燈初上。

麥亮宇芮詩純二人來到「萬花香」。昨兒晚上是生客，今次晚上已經是熟客了。

在昨兒晚上的那間精舍內，艷奴和玉妃兩位姑娘接待着麥芮二人，在低斟淺酌的談笑中，玉妃姑娘忽然轉變話題的望着麥亮宇，甜笑地問道：「禹公子，聽說您午后曾在『馬家坊』賭場裏豪賭了一場，是麼？」

麥亮宇神情洒脫地點頭一笑道：「那算不得是甚麼豪賭，只不過是一時高興，賭了兩把而已。」

玉妃姑娘眨眨美目，說道：「公子贏了麼？」

麥亮宇道：「贏了。」

玉妃姑娘道：「贏了多少？」

麥亮宇道：「一萬五千兩。」

「呵……那麼多！」艷奴姑娘美目大睁地說。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名義上雖然是我贏了那麼多，但是實際我却一個也沒有落着。」

艷奴姑娘詫異地，凝目問道：「為甚麼？」

麥亮宇道：「有一位賭客在那裏一共輸了一萬三千兩，看情形可能已經傾家蕩產了，所以我都送給了他。」

「哦！」艷奴姑娘道：「公子，您眞大方。」

玉妃姑娘接口問道：「公子什麼時候離開賭場的？」

麥亮宇道：「申牌時分。」

玉妃姑娘道：「公子知道賭場裏已經出了事麼？」

麥亮宇點頭說道：「十四條人命加上一把火。」

玉妃姑娘眨眨美目，說道：「不知那是什麼人幹的，想想那人的心腸可直狠！眞毒！」

麥亮宇微微一笑道：「姑娘想知道那個心腸狠毒的人是誰不？」

玉妃姑娘美目倏然一睁，道：「公子知道那兇手？見過他了？」

麥亮宇道：「那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玉妃姑娘陡地一驚！顫聲沉道：「公子您說什麼？」

她眞會裝，眞會做戲，其實她早知道眼前的這兩位自稱來自北京的俊公子，就是「馬家坊」後院裏殺人放火的兇手！

麥亮宇淡淡地說道：「姑娘沒有聽清楚？」

玉妃姑娘嬌靨兒有點發白，點着螓首：「妾身聽清楚了，公子這話大概是開玩笑嚇唬人的吧！」

麥亮宇搖頭道：「這是什麼事兒，我怎麼會開玩笑，嚇唬人！」

玉妃姑娘說道：「這麼說，那是眞的了？」

麥亮宇道：「本來就是眞的。」

玉妃姑娘定了定神，美目一凝，問道：「那是為了什麼事？」

麥亮宇道：「因為他們玩假賭，在賭具作弊吃人。」

玉妃姑娘說道：「但是他們並未吃到公子，並且，還讓公子贏了一萬五千兩銀子。」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姑娘知道我是怎麼贏他們的麼？」

「不知道。」玉妃姑娘螓首微搖地眨了眨美目，說道：「不過，妾身可以猜的出來，必是公子技高一籌，他們那玩假賭作弊的手法，瞞不過公子的一雙眼睛，對不對？」

麥亮宇道：「姑娘聰慧過人，一猜中的，確實不愧『才女』美譽。」

玉妃姑娘甜美地一笑，道：「公子過獎了。」

話鋒一頓又起，問道：「公子就為了他們作弊玩假賭吃人才殺他們的麼？」

麥亮宇道：「這只是原因之一。」

玉妃姑娘詫異道：「另外還有什麼原因？」

麥亮宇道：「我有個親戚在他們那兒被他們吃掉了好幾萬兩銀子，回家以後自殺死了。」

玉妃姑娘道：「這麼說，公子是來報仇的了？」

麥亮宇道：「是，也不是。」

玉妃姑娘道：「這話怎麼說？」

麥亮宇道：「開賭場仗的是眞不是假，只要是貨眞價實的眞功夫，我決不會動馬家坊的一草一木，我那個親戚他也就是該死！」

「哦！」玉妃姑娘眨眨美目道：「這等說來，公子的本意，只是來看看，如果他們賭的是眞功夫，公子便不會得殺他們了？」

「不錯。」麥亮宇點頭道：「我發現他們不但賭假作弊吃人，並且還幹那刼財害命的勾當。」

玉妃姑娘嬌靨兒上陡現詫異之色地道：「有這等事情？」

麥亮宇口中「嗯」了一聲，接說道：「俗話說『强盜要財不要命』，除非萬不得已才要命，但是他們却是錢財要，命也要，就以午後的事情來說吧，我幫那個黃胖子贏了一萬五千两，結果他們却看上我身上的五顆珠子，將我們騙進了後院開上後院門，今兒個幸虧我們表兄弟一身所學尚還差强人意，要是換兩個普通一點的人，以十四對二的比例，命早就留在馬家坊的後院裏了。」

話鋒微頓，星日倏然一凝，問道：「姑娘和馬家坊的東家很熟麼？」

玉妃姑娘道：「說不上很熟，他也是我們這兒的客人。」

麥亮宇道：「他常來？」

玉妃姑娘道：「並不常來，一個月裏頂多只來三兩回。」

麥亮宇冷聲道：「他每回來都找姑娘麼？」

玉妃姑娘螓首微搖地道：「我和這兒的院主講好了的，我可以陪客人坐談終宵，侑酒獻曲，但却不賣身，所以，有時雖然也找我聊聊，却是找別的姑娘的時間居多。」

麥亮宇道：「艷奴姑娘呢？」

玉妃姑娘道：「和我一樣。」

芮詩純含笑接口道：「二位姑娘原來都是出污泥而不染的風塵奇女子，紅粉隊裏的翹楚，實在令人欽佩！」

玉妃姑娘甜美地一笑道：「不敢當，謝謝公子的誇獎，只要您二位不以風塵見薄，我和艷奴姊姊就很知足了。」

芮詩純道：「姑娘眞會說話，也眞會客氣。」

話題忽地一變，問道：「姑娘還記得昨兒晚上談過的事情嗎？」

玉妃姑娘貶貶美目道：「可是介紹江湖朋友的事情？」

芮詩純點頭道：「怎麼樣了？」

玉妃姑娘道：「本來我想在今兒晚上替二位公子介紹兩位的，可是一位恰值有事出門去了，另一位則遭了不幸。」

芮詩純道：「那遭了不幸的一位，也就是馬家坊的東家，是不是？」

玉妃姑娘螓首微點地，說道：「毛大爺，乃是長安城裏有名的武林高手，眞想不到……」

忽然搖搖頭，輕聲一嘆，閉口不語。

芮詩純神情故作惋惜地道：「姑娘，這件事情實在不能怪我們。」

玉妃姑娘道：「我明白，不過平常看他爲人倒是挺和氣，挺大方的，長得白白胖胖的，儀表頗爲不俗，怎樣也想不到竟會是那種人。」

芮詩純笑笑道：「這就是所謂『知人知面不知心』，儀表相貌好的人一定就是眞正的好人，換句話說，一個人的好壞，是不能由其相貌儀表上作衡量決定的！」

「公子說的是。」玉妃姑娘甜美的笑了笑，貶貶美目道：「如此說來，二位公子也不一定是好人了？」

芮詩純道：「我並未說過，我們是好人。」

玉妃姑娘道：「但是我却深信二位公子也決不是什麼壞人。」

麥亮宇接口說道：「姑娘最好還是防着我們表兄弟一點兒。」

玉妃姑娘道：「防什麼，二位公子難道還會欺負我一個風塵薄命女子不成？」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那可很難說，二位姑娘麗質天生，才貌雙絕，乃是紅粉隊裏的翹楚，萬花羣中的魁首，我表兄弟在愛慕之餘，難保不……」

說至此處，話鋒倏地一頓，住口沒有接說下去，但是一雙星目含着一種奇異之色地望着玉妃姑娘。

玉妃姑娘才智絕世，這話的意思是什麼，她怎會不明白，芳心不由微微一跳，立刻紅暈了一張嬌靨。

那艷奴姑娘却以眼角瞟覷了芮詩純一眼，一張嬌靨兒也是紅紅的。

芮詩純感覺自己的臉兒有點兒發燒，不由立刻站起身子，說道：「已經快二更了，我們應該走了。」

艷奴玉妃連忙同聲說道：「時間還早着呢，再多坐會兒再走不好麼。」

麥亮宇也站起了身子，搖了搖頭，笑說道：「二位姑娘放心，我們表兄弟暫時還不會離開長安，還會再來找二位姑娘聊天的。」

芮詩純沒有再開口說話，翻腕留下了一顆光彩耀人眼目，姆指般大小的珠子，舉步向外走了出去。

× ×

離開「萬花香」，不知爲了什麼事，芮詩純心裏似乎很不高興，一直默默地走着，沒有開口說話。

麥亮宇有點忍不住了，側臉望了他一眼，問道：「芮兄，你怎麼不說話？」

芮詩純冷冷地一哂，道：「我沒有話好說。」

麥亮宇一聽這口氣有點不對勁，心中不禁微微一怔！詫異地道：「芮兄，小弟得罪你了麼？」

芮詩純道：「沒有。」

麥亮宇道：「那麼，你和小弟生的什麼氣？」

芮詩純道：「我沒有生氣。」

麥亮宇道：「既是沒有生氣，語氣爲何和往常不一樣？」

芮詩純道：「我不高興。」

麥亮宇道：「爲什麼？」

芮詩純道：「不高興就是不高興，無須爲什麼！」

麥亮宇心念電轉了轉，說道：「芮兄，小弟如果有什麼不對，或是得罪了你的地方，你一定要多多原諒，因爲小弟絕對無心的！」

芮詩純輕咬着嘴唇兒，沉默了刹那，道：「我問你，你那番話是什麼意思？」

這話，問得似乎有點兒沒頭沒腦，麥亮宇心中不由得愕然一怔！問道：「什麼話？」

芮詩純道：「就是最後你對玉妃姑娘說的那番話。」

麥亮宇恍然一「哦」，道：「芮兄是在爲那番話生氣？」

芮詩純冷冷地道：「你那些話是什麼意思？」

麥亮宇笑笑道：「那是小弟使用的一枝伏筆！」

「伏筆？」芮詩純一怔！不解地問道：「什麼伏筆？」

麥亮宇低聲說道：「今夜小弟想做一回壞人，來一次突襲香閨！」

芮詩純星目倏然一睜，驚聲說道：「你……」

麥亮宇微微一笑道：「芮兄別驚，小弟要去突襲香閨，並不是想偷香竊玉。」

芮詩純明白麥亮宇的意思了，貶貶星目道：「有必要這樣做？」

麥亮宇點頭道：「小弟認爲這樣做是最好的辦法！」

芮詩純目光微凝，問道：「你可是打算向她逼問？」

麥亮宇道：「不錯，必要時小弟會讓她嚐嚐分筋錯骨，逆血倒穿的滋味！」

芮詩純道：「對那麼一位才貌雙絕的美姑娘，你下得了手？」

麥亮宇雙眉微微一揚，說道：「下得了手下不了手那得要看是什麼事情，月來相處，芮兄應該了解小弟的性情，像這種事情，小弟沒有個什麼下不了手的！」

這麼一說，芮詩純默然了。

× ×

二更一刻。

這時，正有一大片烏雲掩遮了月兒的光輝。

一條黑影，騰空飛掠，好快，像一道輕烟似的掠進了「萬花香」的後院，撲上了一座小樓。

這條黑影是誰？他正是麥亮宇。

麥亮宇剛撲上小樓，驀聞樓內傳出一個邪氣的聲音：「心肝，下去怎麼這麼久，害得我已經『翹候』好久了……」

一聲嬌「啐」地：「死鬼，你就沒有一句正經話，只記得這件事。」

邪氣的聲音說道：「我這是老實人，說老實話嘛，不信，妳可以看一下，驗明正身……」

吃吃的蕩笑，嗔罵道：「你要死了，好噁心，難看死了，你實在皮厚拿你……喲！」

可能是被那個邪氣聲音的男人伸了一下怪手什麼地，話未說完，忽然一聲嬌「喲」，接着是一聲蝕骨消魂蕩心的嬌笑。

麥亮宇聽得不禁劍眉雙皺，心裏眞有着欲嘔的感覺，暗罵：「狗男女！」

快走，落得耳根清淨。

於是，他身形一長，輕如貍奴般地掠上了另一座小樓。

「萬花香」的後院中有五六座小樓，玉妃姑娘住在那座小樓內，麥亮宇絲毫無知，他只好一座一座的找。

他一掠上這座小樓，立刻聽一個淫浪的女聲：「爺，你太兇太狠了，你饒了奴吧！」

「那怎麼成。」一個帶着喘息的男聲：「這一回非叫妳要死不要活，叫……親哥哥不可！」

淫浪的女聲說道：「好……人……奴的……親哥哥，太累了，你的身體，也要緊……」

「緊……」喘息的男聲：「妳越緊……越好……」

這些淫聲浪語，只聽得麥亮宇臉孔發燒，渾身感覺不自在，他眞想破窗而入，一掌一個將這對狗男女送上「極樂世界」去，但是爲免打草驚蛇，他只好打消此念，再度長身掠上又一座小樓。

這座小樓內，沒有那些淫聲浪語了，靜悄悄地，燈光隱透，燈既未熄，顯見樓內的人尚還未睡。

麥亮宇提氣輕身，不帶一絲聲息地攏近樓窗旁，身子緊貼着牆壁，凝神運功傾聽。

他聽到了，樓內正有人在談話，那聲音，他也聽清楚了，談話的二人正是玉妃姑娘和巧娘。

「妳明白我的意思了沒有？」是玉妃姑娘的聲音。

「屬下明白了。」是巧娘的聲音回答說。

從巧娘這句自稱「屬下」的答話中，證實了趙希平說的，確是實話，玉妃姑娘是這「萬花香」和「馬家坊」的總負責的人。

只聽玉妃姑娘說道：「妳既然明白，我也就不多說了，不過，我還要關照妳一聲，這件事關係重大，千萬不能露出去，不然對我們兩個都不會有好處！」

巧娘答道：「這個屬下知道，您請放心好了，屬下決不會露出去替自己找麻煩的。」

玉妃姑娘道：「妳知道就好，妳去休息吧，我也要休息了。」

巧娘應了一聲，一陣輕盈的腳步聲響，巧娘拉開門，下樓去了。

麥亮宇屏息貼牆靜立，直到聽不到巧娘的腳步聲響，這才悄無聲息地轉到門口，閃身而入。

陡地，他不禁愕然一呆！怔住了！

旋而他雙眉微微一揚，道：「姑娘恕我冒昧。」

玉妃姑娘坐在一張茶几旁的椅子上，嬌靨上毫無一絲驚訝之色的望着他，甜美地一笑，說道：「相公請坐。」

麥亮宇回手關起門，神情瀟洒地一笑：「謝謝姑娘。」

話落，跨步在茶几這一邊的椅子上坐了下去。

玉妃姑娘伸皓腕拿起茶几上茶壺茶杯倒了杯茶，含笑說道：「相公請用茶。」

麥亮宇道：「謝謝。」星目倏地一凝，道：「姑娘好沉着！」

玉妃姑娘美目一眨道：「妾身沉着什麼？」

麥亮宇道：「我突然不速而至，姑娘一點兒也不感覺意外？」

「不。」玉妃姑娘螓首微微一搖道：「妾身早就猜料到相公會來。」

麥亮宇冷冷道：「也猜料到我的來意不？」

玉妃姑娘道：「相公要和妾身單獨一談，是不是？」

麥亮宇點頭道：「姑娘高明，我確實是這麼個來意。」

話鋒一頓，目光一凝，問道：「姑娘可願和我開誠地一談不？」

（未完）

半世英雄

掃開迷霧見天魔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鶴與景慧卿不辭勞苦，終於尋到了天魔谷，竊窺得有人戴着鬼面具，進入谷中，景、岳二人遂設計擒下一個青年，剝了他的衣衫及面具，由岳鶴冒充那人，跟隨在一個戴着竹笠和面具的老人進入谷中，直到此時，岳鶴才在以旁敲側擊的方式，探知了自己冒充者的身份是天魔教中的副香主浪子張青，人數未到齊，天魔還沒現身，岳鶴只好依照別人模樣端坐等候。景慧卿把擒下青年拖向秘洞，青年問她跟天魔教結仇經過，景慧卿坦率說出，那青年知她便是景慧卿後，說出他自己姓名叫浪子張青——

景慧卿說道：「在天魔幇中，担任何職？」

浪子張青笑了笑，說道：「對不起，我要先看看妳的容貌，然後才能回答妳的問題。」

景慧卿起身出洞。

再轉回洞中時，已恢復本來面目，她故意擺出迷人的姿態，嫣然一笑道：「和傳說中的一樣麼？」

浪子張青臉上流露出「驚艷」之色，叫道：「不一樣！」

景慧卿一怔道：「哦？」

浪子張青道：「妳比傳說中的美得多了！」

景慧卿笑哦一聲道：「你誇獎了，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個美人……」

浪子張青道：「不，妳是我所見過的美人中，最有女人味的美女！」

景慧卿臉上一紅，正色道：「你說話要小心，惹惱了我，對你沒好處！」

浪子張青道：「我說的是眞的。」

景慧卿道：「現在，回答我的問題如何？」

浪子張青道：「好，妳的問題我可以回答，我在天魔幇的職位是副香主，不過馬上就可升爲正香主了。」

景慧卿道：「天魔是誰？」

浪子張青笑道：「這個問題，我卽使願意回答，也辦不到。」

景慧卿道：「怎麼說？」

浪子張青道：「因爲我也不知天魔是誰。」

景慧卿「哼」的一笑道：「身爲天魔幇的副香主，竟不知幇主爲誰，這不是笑話麼？」

浪子張青道：「事實確是如此，不要說我，就是正香主也一樣不知道。」

景慧卿道：「你們從未見過他？」

浪子張青道：「見過，但見到的是個掛鬼面具的人，本幇副香主以上的人，都掛着鬼面具，因此彼此都不認識。」

景慧卿道：「什麼原因使你們肯効忠一個不認識的『天魔』？」

浪子張青道：「錢。」

景慧卿道：「他給你多少錢？」

浪子張青道：「每月一千兩銀子。」

景慧卿抿嘴一笑道：「像你這樣的人，如單獨去爲非做歹，每月收入似不止一千兩銀子吧！」

浪子張青道：「對，如果只是每月一千兩銀子，我也不幹。」

景慧卿道：「還有什麼？」

浪子張青道：「還有權力，權力這東西比金錢更可貴，它可以使人得到用金錢無法得到的一切！」

景慧卿道：「你有多少權力？」

浪子張青道：「蜀境一地，我可以爲所欲爲，除正香主之外，沒人能管我。」

景慧卿道：「這是對外面言，對內呢？你在天魔幇中是否也可爲所欲爲？」

浪子張青道：「對內，我當然得聽從天魔的指揮，但這並不困難，天魔要我幹什麼，我幹什麼就是了。」

景慧卿冷笑道：「他要你站着，你就站着，他要你坐着，你就坐着，是麼？」

浪子張青道：「正是。」

景慧卿道：「那麼，你的綽號要改一改了，改爲『奴才』比較恰當！」

浪子張青道：「不要罵人。」

景慧卿道：「如果我是個男子，不論爲正爲邪，我決不去依靠別人，更不做狐假虎威之事，那太沒出息了！」

浪子張青笑道：「景姑娘，咱們來談談別的吧——那個冒充我入谷的，可是岳鶴。」

景慧卿道：「不錯。」

浪子張青道：「聽說妳一直跟他在一起？」

景慧卿道：「他是我的乾弟弟。」

浪子張青道：「眞的麼？」

景慧卿道：「我比他大七八歲。」

浪子張青道：「在他的心目中，妳也是他的乾姊姊而已麼？」

景慧卿道：「是！」

浪子張青忽然愉快的笑道：「既然如此，我很願幇妳入谷去救他回來。」

景慧卿道：「謝了，他一身武功已不在當今任何一位掌門人之下，萬一遇險，必能全身而退。」

浪子張青道：「絕對不能！」

景慧卿見他說得那麼肯定，不由也爲岳鶴担憂起來，當下注目問道：「你認爲他已失手被擒？」

浪子張青道：「是的，除非天魔願意釋放他，否則絕無生望！」

景慧卿一笑道：「危言聳聽！」

浪子張青道：「我不騙妳，不論他有多大本事，一旦闖入天魔谷，只有死路一條！」

景慧卿道：「那裏面遍佈機關？」

浪子張青道：「沒有。」

景慧卿道：「不然是什麼？」

浪子張青道：「人！」

景慧卿道：「很多？」

浪子張青道：「也不太多，但單是天魔的『十常侍』，他就無力應付。」

景慧卿道：「何謂『十常侍』？」

浪子張青說道：「天魔身邊的十位高手。」

景慧卿道：「他們很厲害？」

浪子張青道：「是。」

景慧卿瞅望他半晌，忽然抿嘴一笑道：「剛才，你說不論我如何處置你，你決不吐露半個字，現在怎麼反說這麼多？」

浪子張青道：「因爲我喜歡妳。」

景慧卿登時滿臉飛紅，揚眉喝叱道：「狂徒，你活得不耐煩了？」

浪子張青笑道：「如妳肯嫁給我，我願就此叛離天魔幇，並助妳解救岳鶴。」

景慧卿喝道：「住口。」

浪子張青道：「這是我的眞心話，我張青浪迹江湖已近十年，成天在刀頭上打滾，最近已感厭倦了，很想安定下來，而妳剛好是我夢寐以求的姑娘。」

景慧卿翻腕拔出寶劍，怒叱道：「你再說一句看看！」

浪子張青面無一絲懼色，哈哈笑道：「願否隨妳，何必生氣啊！」

景慧卿道：「你死到臨頭，還敢口出輕薄，莫非以爲我不敢殺你？」

浪子張青道：「我絕無輕薄之意。」

景慧卿冷哼一聲道：「你給我閉住嘴巴，少開口！」

浪子張青嘆道：「看來我張青眞是時乖命蹇，有時想做個好人都不成……」

景慧卿注視他片刻，忽然化怒爲笑道：「我問你，你說你們在天魔谷中安排了一個陷阱，那是怎麼個情形？」

浪子張青緩緩道：「天魔谷中，有三間破舊的茅屋，那就是陷阱。」

景慧卿已見過那三間茅屋，故知他這話不假，當下追問道：「怎麼說？」

浪子張青道：「凡是外人，混入谷中，他一定會進入那三座茅屋之中，那屋中，什麼也沒有，只有一位黃袍人，等在那裏面……」

景慧卿道：「什麼黃袍人？」

浪子張青說道：「他是『十常侍』之一。」

景慧卿道：「他怎樣？」

浪子張青道：「他若見有人入屋，會不動聲色的遞給那人一條黃巾，命他綁在左臂上。」

景慧卿道：「然後呢？」

「然後命他去天魔洞報到。」

「那又怎樣？」

「一入天魔洞，他就會發覺只有他一人臂上打着黃巾，但已經太遲了。」

「我聽不懂。」

「今天奉召入谷開會之人，已事先得到通知，入谷之後，應直接進入天魔洞，而那天魔洞外人絕對找不到，因此混入天魔谷之人，一定以爲那三間茅屋便是本幇上下聚會之處——」

「我明白了。」

「所以，我說岳鶴已經被擒，並非虛言恐嚇。」

「那天魔洞是怎麼個情形？」

「我沒進去過，不知道，我得到的通知是：入谷之後，沿左方谷壁而行，到達某一地點，自有人啓開洞門，讓我進去，入洞便可見到一間大廳，入廳按次序坐下卽可。」

「當天魔發現岳鶴臂上打着一條黃巾時，他會怎樣？」

「他根本見不到天魔！」

「怎麼會？」

「天魔獲悉有外人冒充本幇人士入谷時，不會現身相見。」

「那麼，誰會對岳鶴採取行動？」

「十常侍。」

「他們會怎樣處置岳鶴？」

「這就要看天魔的意思了，不過我認爲天魔八成會下令立刻處死。」

景慧卿沒有再開口，而在洞中踱來踱去。

她臉上木無表情，但是誰都會看得出她已憂心如焚！

浪子張青笑道：「我覺得妳和他都很笨……」

景慧卿停步道：「什麼？」

浪子張青道：「如果我是岳鶴，當探悉天魔將在天魔谷召開天魔大會時，我絕不入谷涉險，我會趕快向五老會報告，讓五老會來處理。」

景慧卿說道：「我原也打算如此，但他堅持要入谷去一探究竟，我也奈何他不得。」

浪子張青道：「如今他已命在旦夕，妳打算怎麼辦？」

景慧卿凝視着他，像要把他看穿似的，過了一會，才問道：「你眞願脫離天魔幇，助我救人？」

浪子張青道：「只要妳肯嫁給我，我情願爲妳賣命。」

景慧卿冷笑道：「我怎能信任你。」

浪子張青說道：「這就要看妳的胆識

了。」

景慧卿道：「你不過想哄騙我釋放你罷了，別以為我不知道！」

浪子張青道：「既然如此，那就別談了。」

語畢，閉上眼睛，似想睡覺了。

景慧卿納劍入鞘，在他對面坐下，自言自語地道：「他說天黑之前，會回到此處……」

浪子張青恍似未曾聽見，仍閉目不答腔。

景慧卿道：「你出身那一門派？」

浪子張青淡淡答道：「螳螂派，後來被逐出門牆。」

景慧卿道：「為何被逐出門牆？」

浪子張青道：「因為我不守規律，時常鬧事。」

景慧卿道：「你在江湖上幹的壞事大概不少了，是不是？」

浪子張青道：「是的。」

景慧卿道：「什麼壞事都幹麼？」

浪子張青微微一笑，道：「妳指的是什麼？」

景慧卿冷聲道：「殺人放火，刦財刦色。」

浪子張青道：「殺人放火我幹過，刦財亦偶而為之，刦色却沒有。」

景慧卿一哼道：「扯謊！」

浪子張青笑道：「眞的，我從不刦色，那太下流了，常言道『盜亦有道』，我是『有道』之盜。」

景慧卿道：「關於天魔帮，你還能告訴我什麼？」

浪子張青道：「我知道的不少，但抱歉得很，我不能再告訴妳了。」

景慧卿道：「岳鶴回來之後，我們將把你解赴五老會讓五老會去發落。」

浪子張青笑道：「我敢跟妳打賭，岳鶴絕對回不來，不信等着瞧好了。」

景慧卿沉思有頃，忽然臉上一紅，現出難為情的樣子問道：「你餓不餓？」

浪子張青覺得她這話問得奇怪，不禁睜開眼睛道：「餓了又怎樣？」

景慧卿道：「我帶着不少乾糧，可以給你一些。」

浪子張青大感興趣，笑道：「我不太餓，不過却很想吃一些。」

景慧卿便取出一些乾糧，扔到他跟前，道：「吃吧！」

浪子張青沒有動，苦笑道：「景姑娘，妳這不是存心戲弄我麼？」

景慧卿一呆道：「戲弄你？」

浪子張青道：「我穴道受制，動都不能動，如何吃東西呀！」

景慧卿恍然一笑道：「對了，我倒忘了你穴道受制，不能動彈。」

浪子張青道：「我想，妳是不會替我解開穴道的，是不是？」

景慧卿沉思有頃，道：「如果你肯賭個咒，我也許可以解開你的穴道……」

浪子張青道：「怎麼賭咒？」

景慧卿道：「我解開你的穴道，你如乘機逃走，你就是……就是兔崽子，怎麼樣？」

浪子張青笑道：「可以！」

景慧卿於是起身過去，揚足在他腰上踢了一下，然後退開數步，說道：「好了，你可以吃乾糧了！」

浪子張青等到全身血氣暢通之後，霍地一跳，哈哈大笑道：「景慧卿，人說妳是個冰雪聰明的姑娘，我看却不盡然！」

× ×

這時，在天魔洞中的岳鶴，也有了一番意料不到的遭遇——

當十八位正副香主到齊之後，洞中深處突然响起一聲鑼鳴！

接着，對面的龍鳳錦帳徐徐而開，由裏面魚貫走出十個人來。

這十個人，一律身穿黃袍，面上也掛着青面獠牙的鬼面具！

他們步入廳上，即在紅案後面一字排開，看上去眞像一羣妖魔鬼怪！

原坐在廳上的十七個正副香主，也立刻站了起來。

岳鶴當然也跟着大家站起，他不知道眼前這十個黃袍人，乃是天魔的「十常侍」，以為他們即是天魔，心中大為驚奇，暗忖道：「我的乖乖，原來天魔竟有十個之多……」

他迅速的將十個黃袍人逐一打量一遍，發現當中兩個，身材很像鐵傘客司馬如龍和三脚羅漢葛萬里，不由心頭一懍，又暗忖道：「哼，敢情他們兩個即是天魔帮的『天魔』人物！」

這時，當中那個身材酷像鐵傘客司馬如龍的黃袍人開口了，他吐出緩慢而低沉的聲調道：「諸位請坐！」

十八正副香主一齊坐下。

那黃袍人接着道：「司儀何在？」

司儀未應聲而出，不知人在何處。

那黃袍人目光烱烱的環掃衆人一遍，又道：「司儀還沒到麼？」

岳鶴心想自己是十八人中唯一臂綁黃巾之人，很可能即是今天「天魔大會」的司儀，故很想應聲站起，但又怕弄錯自招麻煩，一時心亂如麻，不知如何是好。

那黃袍人的視綫終於停住在他「面」上，沉聲道：「那位副香主，你莫非睡着了？」

岳鶴一看他望着自己，已知自己確是今天的司儀，當下不敢遲疑，豁然一哦，站了起來。

那黃袍人乾笑一聲道：「你怎麼？」

岳鶴模仿着「浪子張青」的聲音，說道：「很抱歉，在下一時精神恍惚，未聽清楚……」

說着，拱手行禮。

那黃袍人默望他半晌，忽又發笑道：「不要緊，現在開始執行你的任務吧！」

岳鶴離座而出，站到紅案左側，却不知如何執行任務，困窘極了。

那黃袍人斜目睨視他，笑道：「你在等神麼？」

岳鶴把心一橫，張口大聲道：「大會開始，請天魔就位！」

此語一出，在座十七位正副香主突然一齊哈哈大笑起來。

岳鶴情知出了紕漏，但情勢發展至此，他反而穩定下來，當下揭去臉上的鬼面具，沉着一笑道：「諸位莫笑，在下的確要見天魔！」

敢情衆人均已知道他是岳鶴，故見他

揭下鬼面具，均無驚奇之色，仍然大笑不止。

那黃袍人笑道：「岳鶴，你一定吃了熊心豹胆，所以才敢到這裏來！」

岳鶴一揚劍眉，大笑道：「笑話！此地又非龍潭虎穴，何必吃熊心豹胆！」

那黃袍人獰笑道：「你認為此地是甚麼？」

岳鶴道：「烏鴉之巢！」

那黃袍人道：「哦？」

岳鶴臉一仰，傲然道：「烏鴉忽聚忽散，聚時一驚可散，我何懼之有！」

那黃袍人縱聲大笑道：「小子好大的口氣！」

岳鶴逼視他一眼不瞬，冷冷道：「你——是鐵傘客司馬如龍吧？」

那黃袍人點頭笑道：「不錯！」

岳鶴轉顧另九個黃袍人，微哂說道：「還有一位三脚羅漢葛萬里，也在這裏面吧？」

一個身材雄壯的黃袍人聞聲笑道：「老夫便是！」

岳鶴道：「你們十人便是天魔帮的天魔？」

三脚羅漢葛萬里哈哈笑道：「錯了，我們乃是天魔的十常侍！」

岳鶴道：「那麼，叫天魔出來！」

鐵傘客司馬如龍揭下臉上的鬼面具，含笑道：「要見我們帮主，十分容易，只要你小子能够擊敗我們十人，屆時我們帮主自會現身與你相見。」

岳鶴冷笑一聲道：「好的，請劃下道兒來！」

鐵傘客司馬如龍手一揮，道：「到洞外來吧！」

於是，岳鶴隨着他們二十七人走出天魔洞，來到天魔谷中央的一片空地上。

鐵傘客司馬如龍見衆人已將岳鶴團團圍住，乃舉步而出，在岳鶴對面站定身子，面露奸笑道：「我們帮主，本不急於取你小子之命，不幸你小子今日却自投羅網，這叫做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却自來！」

岳鶴手按劍柄，昂然道：「少廢話，你進招吧！」

鐵傘客司馬如龍陰惻惻地道：「老夫闖蕩江湖數十年，迄今尚未與晚輩動過手，今日因是奉帮主之命，不得不打，這樣好了，老夫空手攻擊你二十招，若不能收拾你，便算你勝了一場。」

岳鶴道：「你不必客氣，我的劍專斬倚老賣老不知自愛之輩！」

鐵傘客司馬如龍一聽此言，不禁老羞成怒，馬步微沉，瞋目喝道：「好，你上來！」

岳鶴正欲拔劍出鞘，却見一個青衣人飛身而出，向司馬如龍抱拳一禮道：「司馬常侍，殺鷄何用牛刀，這小子讓在下來收拾好了！」

鐵傘客司馬如龍點頭道：「好，但不可輕敵。」

說罷，移步退開。

青衣人隨即轉身正對岳鶴，沉聲說道：「小子，你把我的張副香主弄到哪裏去了？」

岳鶴笑道：「何不用劍來問？」

青衣人怒道：「好，先給你小子一點顏色看！」

話聲中，劍已出鞘，搶前一步，驟然一劍便向岳鶴雙足掃去。

劍出如電，顯非凡手。

岳鶴「哼！」的輕笑一聲，並不縱起躲避，只將長劍一沉，以「燕子抄水」之式，迎着對方來劍揮出。

「錚！」然一响，雙劍一橫一豎擊個正着，各被震退一步！

青衣人發現岳鶴的功力不如想像之強，心中更無顧忌，當下長笑一聲，身形陡地向前一傾，手中長劍再度橫掃而出。

岳鶴不慌不忙，脚下畧一移動，便已避過對方的劍招，繼之長劍向上一挑，喝道：「去吧！」

劍光如電一閃，便聽青衣人慘叫了一聲，棄劍掩臉顛退下去！

原來，岳鶴挑出的一劍，不但劈開了他臉上的鬼面，而且在他臉上劃開一道筆直的傷口，由下唇、人中、鼻子而至眉心，深達一寸。

在場衆人都料不到岳鶴只發一劍就將青衣人擊垮，不禁相顧愕然。

岳鶴未乘勢追擊，收劍倒執肘後，俊逸一笑道：「還有哪一位願下來賜教？」

「我來！」一人暴喝一聲，縱身躍入鬥場。

這人，也是十七個正副香主中的一個，年約五旬左右，身穿灰布袍，跳到岳鶴面前之際，手上已握着一口通體烏黑的長劍。

岳鶴一看即知他的劍淬毒，但面上毫無懼色，微笑道：「報上名來！」

灰袍人粗聲粗氣道：「要知老子是誰，也用你的劍來問！」

岳鶴笑道：「好！」

躍前一步，脚尖點落地面時，忽然又步蹲下，長劍向上疾刺出去！

這一招，名曰「盤龍刺虎」，乃是他的家傳絕學。

灰袍人一見劍到，口發一聲沉嘿，迅速移步旋身，便見一道黑影劃空投出，疾若奔電的迎上岳鶴的劍。

「錚！」的一聲銳响，猶似閃電交擊，爆起一片刺目的金光火花！

於是剎那間，兩人展開一場慘烈無比的拚鬥，但見黑白雙劍霍霍如龍翻騰，光芒竟將兩人的身形全籠在內！

轉眼間，兩人已打了二三十招，灰袍人求勝心切，陡地長嘯一聲，縱空三丈，手中黑劍虛空一攪，身子一翻而下，連人帶劍朝岳鶴凌空擊落。

這情形，很像雲中龍飛竄下來一般，凌厲已極！

岳鶴微微一笑，身形向左飛旋三匝，接着挫腰蜷伏於地，反手一劍向上刺去。

「啊哎！」灰袍人好像被毒蛇咬了一口，電撲而下的身子登時縮成一團，着地之後，一直滾出兩丈開外才停下來。

他掙扎欲起，但沒有成功，因為他腰上已中了一劍，開了一個窗口。

岳鶴仍未乘勢進擊，收劍立定，轉顧司馬如龍，說道：「司馬常侍，還是你下來吧！」

司馬如龍眉頭一皺，揮手命人將重傷

的灰袍人抬下，然後舉步欲出。

三腳羅漢葛萬里笑道：「司馬兄且住，讓老夫來打發他！」

聲落，人已一閃而到岳鶴面前！

岳鶴知他一身修爲不在司馬如龍之下，故一點不敢大意，當卽橫劍護胸，凝神備戰。

三腳羅漢葛萬里拍拍手掌，哈哈笑道：「小子，老夫也空手跟你玩二十招，你如能接滿二十招而不落敗，便算你贏了這一場！」

岳鶴肅容道：「請！」

三腳羅漢笑道：「你先來！」

岳鶴未再開口，腳下慢慢移動，準備運劍出擊了。

三腳羅漢知他劍法厲害，也不敢懷有輕敵之心，兩人四目相視，宛如兩隻鬥鷄，在場上游步起來。

場面，靜得針落可聞！

老少倆一邊游步，一邊變換姿式，凜烈的戰鬥氣氛充塞全谷，看得使人有透不過氣之感。

良久，雙方仍未發動攻勢，似乎彼此都在尋覓可乘之機，發出致命的一擊。

每一瞬間，都隱伏着重重殺機！

又靜靜對峙一會之後，三腳羅漢忽然跨出一大步，故露空門。

岳鶴却不爲所動，仍不發招進攻。

三腳羅漢笑了笑，身軀慢慢彎曲，作半蹲之式，右手駢指遙指岳鶴心口，似有率先發動之意。

岳鶴一見之下，身形立時一側，雙腿交叉，上身畧向前傾，豎劍緊貼於胸，含笑以待。

原來，三腳羅漢擺出的架式名叫「金蟾吐虹」，意在試探岳鶴是否看得懂，而岳鶴擺出的架式名叫「哪吒獻圈」，正是破解「金蟾吐虹」的妙招。

三腳羅漢又笑了笑，右足向前跨出，雙掌齊張，擺出「潛龍待縱」的姿態。

岳鶴長劍斜垂於地，擺出「順水推舟」之式。

三腳羅漢一看無隙可乘，反倒沉不住氣，突然裂帛般大吼一聲，縱身猛撲而出，雙掌曲如鋼鈎，張牙舞爪般的疾攻上去！

岳鶴仍是不慌不忙，舉劍直點而出。

這一劍看雖平凡，其實蘊藏着無窮的變化，三腳羅漢乃是經驗豐富的老江湖，如何看不出，故身子撲近岳鶴跟前之際，忽然一刹而住，繼之空中身形一弓一直，雙腳「呼……呼！」兩聲，接連向岳鶴頭上橫踢過去。

他號稱「三腳」，最厲害的功夫，就在雙腳之上，踢出的腳變化莫測，又快又準！

岳鶴連忙倒退半步，長劍疾揚，一招「轉身射雁」飛點其臀部。

那知，劍鋒到處，原在空中的三腳羅漢忽已不見，緊接着，却有一股勁風襲臨後腦！

岳鶴懍然一驚，當卽大喝一聲，上身前傾，右腳倒抬，盲目的踢了出去。

這「臨機應變」的一踢，居然恰到好處，三腳羅漢不願兩敗俱傷，只得縮手飄退。

岳鶴却毫不放鬆，一腳迫開他之後，立卽轉身運劍攻出，一口氣劈出五劍！

三腳羅漢身形左右晃閃，避過第五劍時，乘機飛身出腳，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領——詭譎莫測的連環腿！

只見他雙腳起處，一刹間腿影如網，翻翻滾滾的連踢出去。

岳鶴長劍直劈橫掃均告落空，心中發慌，忙的頓足往後縱退。

但不退還好，一退之下，反露空門，只聽「砰！」然一响，左腰上已被三腳羅漢一腳掃中，整個身子登時應聲飛起！

三腳羅漢以爲這一腳已够他受了，當下毫不顧忌的飛步趕上，乘他身尚懸空之際，一拳對準他背部擊去。

這時，圍觀衆人也都認定岳鶴已難逃劫數，那知就在三腳羅漢的拳頭卽將擊中岳鶴的背心之際，驀見劍光一閃，一片鮮紅的血隨後濺出，如雨落下！

三腳羅漢只覺右腕一凉，待看淸自己的一隻右掌已整個失去時，才駭然大叫一聲，頓時暴逃數丈，一屁股坐倒地上，面如土色。

他做夢也料不到會有這種結果，在任何人的眼光裏，他和岳鶴的交手，就如老鷹之搏兎一般，是絕對有勝無敗的，但是現在却因一時的大意，反而被砍斷了一隻手掌，對他來說，等於一生英名至此付諸東流。

他人坐在地上，雙目瞪視着岳鶴，面上起了陣陣痙攣，面色由白轉紅，好像血液直衝腦門，突然大叫一聲，仰身倒下，頓時昏迷不省人事！

鐵傘客司馬如龍大驚失色，急忙跳上前，駢指點了他腕上血脈，然後將他扶坐起來，口中急喊道：「葛兄！葛兄！你怎麼了？」

他知道，斷去一隻手掌絕不致使三腳羅漢昏死過去，一定是有甚麼併發症發生了。

三腳羅漢沒有動，似已死去了。

圍立於場邊的另八個黃袍人見三腳羅漢的情形有異，也紛紛趨前探視，其中一人翻開三腳羅漢的眼皮看了看，立刻說道：「死了！」

司馬如龍駭然道：「死了！」

那黃袍人點點頭，道：「葛兄急怒攻心，引起心脈阻塞，是以猝然而逝。」

司馬如龍放下三腳羅漢，立時起身向岳鶴迫去，表現於面上的殺氣，可以嚇死人！

岳鶴穩若泰山，橫劍以待。

司馬如龍一直走到他面前尋丈之處才停住腳步，雙目迸射出嚴厲無比的光芒，注視他足有一盞熱茶的時間，才開口冷冷道：「小子，你眞有種！」

岳鶴聳了聳肩，說道：「這算不了甚麼。」

司馬如龍面上殺氣更盛，一字一頓道：「你發招！今天老夫不親手劈死你，誓不爲人！」

岳鶴笑道：「有僭！」

左足前移半步，長劍改豎胸前，却不立刻進招。

他的神情，與司馬如龍恰成對比，氣定神閒，毫無一絲火氣！

司馬如龍的體內似有一股火在燃燒，目光灼灼如炬，雙手十指曲張着，發出必卜聲响。

岳鶴默立有頃，忽然長劍一振而出，以一招最平凡的「仙人指路」斜攻上去。

司馬如龍大笑一聲，站着不動。

岳鶴見他不動，心知他已看出自己發出的是虛招，故劍到中途，招式立變，化點爲掃，驟然一掄，再橫攻其腰。

他變招極快，但見劍光一閃，已攻到司馬如龍身前，但司馬如龍仍然岳立不動，一直等到他劍刃掃近之際，才擰身橫錯一步，右掌迸發，反切他左頸。

掌出如刀，又快又重！

岳鶴朗笑一聲，身形畧側，長劍疾抬，迎着他的手掌衝去，同時右足一抬，踢向他左太陽穴。

司馬如龍橫身一飄，倏忽轉到他身左，右掌揚處，一股勁風應手湧出。

岳鶴知他已打出眞功夫，不敢硬接，連忙縱起避開，再由空中發招，長劍倏砍倏鑽倏挑，一連攻出三劍。

這三劍一氣呵成，發出「咻！咻！咻！」極其刺耳的劍聲！

司馬如龍沒有縱身躲避，身子就原地一傾一側一蹲，居然避開了三劍，緊接着他也「呼！呼！呼」的擊出三拳，每一拳都似一記怒雷，擊向岳鶴的要害。

岳鶴也不退避，身如泥鰍左右扭閃，一邊避招，一邊揮劍進擊！

兩人這種有進無退的打法，頓使在場衆人看得心驚肉跳，目瞪口呆。

但見兩人出手，越來越快，到後來竟只見到一團劍光和掌影，而看不見一點人形！

激戰將近百招，始漸分出强弱，岳鶴劍法雖然神妙，却壓制不下司馬如龍雄渾的劈空掌，漸漸被迫得往後倒退了。

司馬如龍一佔上風，氣勢更兇，雙掌連續推出，步步進逼，似欲一鼓作氣擊斃岳鶴。

岳鶴一面倒退，一面沉着迎戰，但退到場邊時，後腳跟忽然碰着一顆嵌在地面的石頭，這一碰之下，身子頓時失去平衡，一顚倒了下去。

司馬如龍厲笑一聲，乘機猛進，右手五指，張如鷹爪，對準岳鶴心窩，直插而下！

岳鶴大叫一聲，長劍向前一送，身子迅捷的往旁翻開。

但他的「孤注一擲」並未成功，只見司馬如龍左肘一抬，「拍！」的一聲，打掉他的長劍，再趕上一步，右手原式不變，仍向他心窩抓來。

岳鶴來不及起身招架，只得再往旁翻開。

司馬如龍不容他有喘息的機會，緊追而上，又一掌猛抓下去。

但突然間，他全身一震而止，抓下的右手無力的垂在地上，面上升起一片驚駭錯愕之色！

岳鶴一跳而起，走去檢回長劍，環望衆人笑道：「還有哪位肯下來賜教？」

八個黃袍人和十五個正副香主呆住了，個個如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

岳鶴微微一笑，移步靠近司馬如龍身後，右腳一勾，將他掃倒地上，笑道：「在下本無意殺人，但是……」

底下的話，已被一片驚呼聲淹沒！

原來，司馬如龍倒下之後，衆人才發現他腹部插着一把匕首！

由於刀中要害，故倒地不久，卽告氣絕，但他面上仍佈滿驚駭錯愕之色，似乎不相信自己會死。

全谷頓時沉靜下來。

過了好一會，一個黃袍人才舉步走出，口中發出極其難聽的桀桀怪笑道：「岳鶴，你剛才那一手，可是令師『天外怪叟』傳給你的救命秘手——圖窮匕現？」

岳鶴道：「不錯。」

那黃袍人冷冷一笑，道：「司馬如龍死得活該，他應該想到你有這一手絕活兒的才對！」

岳鶴道：「你是何人？」

那黃袍人揭下臉上的鬼面具，含笑道：「數月前，咱們曾見過一面，你還記得吧？」

岳鶴一見到他的面貌，不由一怔道：「是你！」

原來，此老竟是數月前曾在金谷潭邊垂釣的老人，那時岳鶴與景慧卿得知「金谷老人徐公美」是鄧盛龍的老友之一，便去金谷欲找「金谷老人徐公美」探聽鄧盛龍的消息，到了金谷一個水潭邊，見到此老在潭畔垂釣，便向他問徐公美的住處，他回稱徐公美已死，岳鶴與景慧卿聽了也就掉頭離開，此事在岳鶴的腦中已漸淡忘，現在一見此老竟然也是天魔的「十常侍」之一，心裏就猜想到他是何許人了。

這時，黃袍人又桀桀怪笑道：「你小子也許不知老夫爲誰，且容老夫自我介紹一下——」

岳鶴截口道：「不必，我知道你是金谷老人徐公美！」

金谷老人徐公美笑道：「不錯，你小子確有一些小聰明，一猜就猜着。」

岳鶴一瞥另七個黃袍人，冷冷一哂道：「還有一位醉羅漢，是否也在此？」

一個黃袍人合十一禮，開聲道：「我便是！」

岳鶴冷笑道：「你們二位，還有三尺判牟錫山和神拳鄧盛龍，據說交稱莫逆，是麼？」

金谷老人答道：「對呀！」

岳鶴道：「然則，你們何以要嫁禍於牟錫山？」

金谷老人不答，却仰天大笑起來。

岳鶴一哼道：「你笑什麼？」

金谷老人一邊笑一邊答道：「笑你是個傻小子！」

岳鶴道：「你們本是武林中的長者，却不潔身自愛，竟自甘墮落爲虎作倀，這才是聰明人不成？」

金谷老人忽然臉色一沉，冷笑道：「小子，老夫不準備跟你理論，你還是納命來吧！」

「吧」字甫落，人已直欺而上，左掌暴探，一下就拍到岳鶴面門之前，發招之快，武林罕見！

岳鶴早在戒備之中，故不慌亂，一見掌到，長劍疾吐，迎着對方的手掌迅疾刺去。

金谷老人怪笑一聲，竟不撤招閃避，五指箕張，也迎着他的劍鋒抓來。

岳鶴一見即知他的掌法蘊有極厲害的殺着，當即一撤長劍，移形換位，再變招一劍點向他腹上分水穴。

金谷老人仍不躲避，右掌「呼！」的一聲，反向岳鶴心口拍去。

岳鶴見他對自己發出的劍，視若無睹，心下納罕，不信他能臨危化解，當下將身一偏，避開他攻到的一掌，手上長劍原式不變，仍刺向他腹上分水穴。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他偏身避掌之際，他的長劍已然刺入金谷老人的腹部！

但是，他突然感到長劍竟似刺入一團軟軟的橡膠泥中，心中大驚，慌忙運力一拉長劍，倒縱欲退。

就在這時，他只覺得軟痲穴上一痛，剎那間全身力氣盡失，委然倒了下去！

金谷老人拔出吸在腹上的劍，倒轉劍鋒，抵上岳鶴的咽喉，桀桀獰笑道：「小子，今天你殺了三脚羅漢和鐵傘客，死可無怨了吧？」

說完，便欲運力刺入！

「徐常侍且住！」

驀地，一聲清响突由天魔洞那邊遙遙傳來！

隨着喝聲，便見一條人影由天魔洞中飛出，如鷹冲空，直掠而來！

轉瞬間，來人已飛臨場上空中，竟如一隻巨大的蝙蝠，輕飄飄的落到場上。

這人，身穿一襲大紅袍，臉上亦掛着一個靑面獠牙的鬼面具，渾身充滿一股凛烈的魔氣！

岳鶴軟麻穴受制，躺在地上動彈不得，但因來人飄落在他脚跟前，故他一眼就見到，心中暗暗驚奇，忖道：「哼，此人莫非就是天魔？」

來人雙脚一落地，即向金谷老人笑道：「此子殺之無益，留着尚有用處！」

金谷老人道：「何以慰葛萬里及司馬如龍在天之靈？」

來人道：「待擒住景慧卿，再一起殺之未遲。」

金谷老人點點頭。

來人轉臉對着岳鶴，冷冷一笑，道：「岳鶴，你的聰明才智及勇氣，遠超過本帮主的想像，眞不愧是『劍君子岳一實』的兒子！」

岳鶴覺其聲音甚熟，似是自己熟悉之人，但却想不起他是誰，當下開口問道：「你就是天魔？」

來人頷首道：「然！」

岳鶴說道：「可敢揭下面具，讓我見見？」

天魔道：「可以，只要你據實回答我幾個問題。」

岳鶴道：「你問問看，可以答的，當不會令你失望。」

天魔道：「你從何得知天魔谷這個地方？」

岳鶴道：「范桂英臨死吐露的。」

天魔罵道：「那該死的賤人，我早就看出她靠不住！」

岳鶴冷笑道：「如果你不派人殺害歐陽長風，她仍是你的忠實部下。」

天魔沉哼一聲，接着冷冷問道：「你和景慧卿，是從悟莊直接到此的麼？」

岳鶴道：「不錯。」

天魔笑道：「很好，這表示除你們兩人之外，尙無第三人知道這地方。」

岳鶴道：「馬上就有人知道了。」

天魔嘿嘿一笑道：「不，本谷秘密，絕不至外洩，因爲你小子入谷之後，我就已派人出谷追擒，量她一個丫頭，手上又挾持着浪子張靑，不可能走得很遠，我的人一定能够擒她回來！」

岳鶴道：「你的問題完了沒有？」

天魔道：「完了。」

岳鶴說道：「那麼，揭下你的鬼面具吧！」

天魔道：「你不想考慮考慮？」

岳鶴道：「考慮什麼？」

天魔道：「見到我的面貌之後，你就非死不可了。」

岳鶴道：「我既已落入你手裏，死已是不可避免之事，現在我只希望把一切弄清楚。」

天魔點頭一笑，說道：「好，我讓你見見！」

說着，揭下鬼面具，扔到一旁。

他的相貌並不驚人，是一張端正而清癯的臉孔，但是岳鶴一見之下，却驚得目瞪口呆，半天說不出話來。

原來，這個在武林中興風作浪的天魔，的確是他最熟悉的一個人物！

他，是白鶴派的掌門人，三尺判牟錫山！

已於去年重九死於古堡的三尺判牟錫山！

岳鶴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駭望對方良久之後，才失聲道：「你——原來沒死！」

三尺判牟錫山仰天哈哈大笑，道：「很意外，是麼？」

岳鶴很激動，道：「我不懂……」

三尺判牟錫山笑道：「你想不通的事情很多，老夫可以逐一爲你解惑！」

他話聲一頓，面現奸笑道：「首先，你想不通的一點是：老夫乃是白鶴派的掌門人，又是五老會的五位盟主之一，何以棄原有之名望地位不要，却要另組天魔帮爲非做歹，對麼？」

岳鶴道：「理由何在？」

三尺判牟錫山道：「理由有二，第一：五老會由五位掌門人共掌，遠不如由一人掌管來得痛快，第二，當朝一位權貴謀反，囑老夫網羅武林高手以助之成事，事成之後，許老夫以統管三軍之職，老夫認爲這比當掌門人强得多了，因此一口答應下來。」

岳鶴大吃一驚，問道：「那位權貴是誰？」

三尺判牟錫山道：「不能說，其實說亦無益，因爲其人壯志未酬身先死，已於三月前染惡疾暴斃了，這對老夫眞是一個無情的打擊，害得老夫騎虎難下。」

岳鶴道：「何謂騎虎難下？」

三尺判牟錫山笑笑道：「老夫本來打算消滅五老會，故設計謀害四老及暗組天魔帮，同時使自己成爲『已死』之人，不料就在起事之前，他忽然死了，所以老夫的一切籌劃已成白費，更難堪的是再不能

以牟錫山的面目出現，只好繼續扮演天魔的脚色，此即所謂騎虎難下也！」

岳鶴道：「當年殺害我父親，又是怎麼回事？」

三尺判牟錫山道：「老夫殺害令尊，乃是奉命行事，非干私仇。」

岳鶴一聽他果是殺害父親的元兇，渾身血液當時沸鼎起來，咬牙切齒道：「怎說是奉命行事？」

三尺判牟錫山道：「那位權貴早在十年前便在計劃造反篡位，當時他首先派人去找令尊求助，因爲令尊乃是蓋世無匹的大俠，若得他鼎力相助，必能成事，不料令尊非但不答應，反把那使者痛罵一頓，於是那位權貴便來找我，並要求老夫除去令尊，以防令尊洩漏他的秘密，老夫自覺一人之力無法制服令尊，乃另邀四人。」

岳鶴截口問道：「那四人是誰？」

三尺判牟錫山道：「一爲醉羅漢，冒充少林掌教，二爲司馬如龍，冒充武當掌教，三爲金谷老人，冒充黃山掌門人，四爲萬妙姑，冒充靑蓮掌門人，她已於兩年前病故了。」

他畧一停頓，含笑又道：「老夫因是五老之一，乃就便竊取了一面『五老令箋』，冒用五老之名邀請令尊赴鬼堡相見，就那樣把令尊幹掉了！」

岳鶴恨不得跳上去挖出他的心，但因穴道受制，無力行動，只好按捺住胸中的怒火，沉聲道：「之後整整十年，那位權貴爲何不起事造反？」

三尺判牟錫山道：「因爲他有種種困難不能順利解決，故按兵不動，直到一年多前，他認爲時機已將成熟，乃通知老夫成立天魔帮備用，剛好那時老夫聞知你在着手追查殺害令尊的兇手，後又見你化名周正軒前去白鶴山莊求我收容，老夫知你心意，便將計就計收你爲徒，後來你與景慧卿計劃誘騙五老去鬼堡準備採取行動之事，亦爲老夫探悉，老夫便決定乘機除去四老，於是就在鬼堡的花廳之中，老夫以毒針打死了他們，自己亦僞裝死亡——」

岳鶴想起當日鬼堡發生的事情，又忍不住打岔道：「可是，一直到我們下山之時，你的『屍體』都在花廳之中，那麼那天利用我們的繩子逃下絕峯的是誰？」

三尺判牟錫山擧手一指金谷老人，笑道：「是他！他在你們之前先到達鬼堡，潛伏堡中準備接應老夫，後見諸事進行順利，他便先逃下絕峯，臨走，故意在削壁上題字，使你們誤以爲兇手即是神拳鄧盛龍！」

岳鶴道：「後來你怎麼逃下絕峯？」

三尺判牟錫山笑道：「那很簡單，老夫早就準備好一綑繩，你們下山不久，老夫就跟着下山了。」

說畢！仰天狂笑不止！

岳鶴罵道：「老匹夫！你別得意，我雖不能殺你，但天理循環報應不爽，相信你的死期也不遠了！」

三尺判牟錫山大笑道：「老夫的確惡貫滿盈，但『三尺判牟錫山』已死，老夫還怕什麼呢！」

他大笑一陣之後，突然轉對在場的一干正副香主，以嚴厲的聲色道：「諸位，前此你們亦不知天魔爲誰，現在你們知道了，今後可願繼續追隨老夫？」

衆香主一齊躬身答道：「我等願忠心追隨帮主，不敢懷有二志！」

三尺判牟錫山點了點頭，道：「很好，老夫已決定進攻五老會，若能一擧成功，當論功行賞，絕不會虧待你們，現在把這小子押入水牢裏去吧！」

當中二個香主便上前將岳鶴挾架起來，但正要走的時候，忽見一人由谷口那邊如飛而至，奔到場上，向三尺判牟錫山報道：「啓稟帮主，浪子張靑逃回來了！」

三尺判牟錫山聞報神色一振，道：「噢，人在何處？」

那人答道：「刻在谷外，因他信物已失，守門神不准他進來。」

三尺判牟錫山揮手道：「傳令讓他進來！」

那人應是，轉身疾奔而去。

三尺判牟錫山接着示意那二香主暫勿將岳鶴押入水牢，目注岳鶴沉笑道：「岳鶴，你已一敗塗地，浪子張靑既已逃回，景慧卿必不敢逕返五老會，而會試圖入谷救你，這一來她遲早也將爲本帮擒住！」

岳鶴默然無語。

他想不通景慧卿何以如此粗心大意，竟被浪子張靑逃掉，這實在是一次最嚴重的挫折，如果張靑不被逃脫，自己還有一綫生機，現在則完全沒有了。

三尺判牟錫山見他無話可說，乃轉對金谷老人道：「派出追趕景慧卿之人，不知何以無消息？」

金谷老人道：「帮主只派出十人，只怕不够，九宮山廣達數百里呢。」

三尺判牟錫山道：「那丫頭總不會離此太遠，等下問問張副香主，然後再作定奪。」

（下期續完）

新派奇情中篇故事

文·單于紅
圖·黃鳴

梟魅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不眨眼君之楓失足落河，幾遭溺斃，得皇甫安及其孫女皇甫霏霏救起，詎因頭部曾遭撞擊，致失明和失去記憶，在皇甫霏霏細心調理下，傷勢已癒，但雙眼和記憶仍無法恢復，那日，皇甫安往鎮甸採辦粮食，回來遇襲受傷，勉力返抵家門，已告不支死去。君之楓和皇甫霏霏往三水鎮查緝兇手，在酒樓上遇三惡霸十字鏢龍靑天，生死判官筆邢大忌和飛天霸毛孔，向皇甫霏霏調戲，君之楓鼓勵皇甫霏霏，要她獨自出手懲罰强徒，皇甫霏霏毅然應命，與毛孔發生激鬥——

****

聯手除三害　獨力鬥六邪

身子在空中揮動中，毛孔一探手，自腰尖已亮起一道寒光——他的手中已多了一隻短棒，這隻短棒金光四閃，顯然是以純鋼鑄打的，底端還有一環護手的鋼圈，吆喝聲中，隨着手臂大幅度的揮抖，金剛棒已漾着森氣，比毛孔的身形要早一點的戮向皇甫霏霏了。

本能的反擊意識已逐退了原先的生疏與胆怯，皇甫霏霏在抛起身形的當中，一隻尺許長的劍身也自她柳腰間的黃橙色劍鞘跳出！順着斜昇的勁勢，取了一個怪異的角度，用足勁道，再快盈速度，驀然罩下！

「噹！」

裂耳摧金聲中，竄起兩撮火舌，在長劍與金剛棒觸擊的一刹裏，皇甫霏霏纖小的身子在空中像是一浮，就在這祗容一髮的空間，她已再度把她的傢伙用力旋了一個小弧，帶着一朵劍花，直指毛孔的腦瓜子。

一張憤怒瞪睜的瞳孔陡地滲入一撮驚懼，咬着牙，毛孔倏地如風車般的舞動他的兩腿——他的脚仍然在半空中，驟見他急降的身子，像是一停，彷彿浸透在空氣裏，貼黏在空間一樣子！於是他便有足夠的時間來揮動手中的金剛棒，一口氣，他幾乎使出了十個劈斬……。

登時一串如連珠炮的撞擊聲，簡直聽不出有停頓，急跳的火星方從劍與棒的隙縫中冒出，就這樣，不過眨眼的工夫，皇甫霏霏與毛孔已眞確是在半空中硬拆了十幾個照面了。

斜翻了一個滾，皇甫霏霏重重的把雙脚落在自己的那張桌上，乒乓嘩啦的，桌上的碗碟全都被掃在桌下，喘了一下息，她把凝着神的眼角，迅速的往旁一抛，祗見君之楓仍端坐在着，且手裏端着酒壺，很悠雅的，慢條斯理的對嘴咕着，彷彿對眼前的厮殺，他一點也不關心。

毛孔被迫降在屋角裏，他那張小臉已幾要冒火了，他磨着牙，他並沒有落下風，但也沒佔上風，然而他顯然是爲自己方才輕敵，而致被抓傷了小腿感到羞憤，他望望血涔涔的傷口，暴躁的幌了一下鋼棒，嚷道：「臭丫頭，這裏地方狹窄，碍手



妨脚的。咱到外頭樂個痛快！」

話聲中，他已一抖袍袖，滑掠而出，站立街心，站在街道的觀戰者，忙不迭讓開一個大空間。

「怕你的不是人！」

冷冷一嗤，皇甫霏霏已電速的射出她的嬌軀。

甫方沾地，毛孔的身子，已隨着他嘴中的陰笑劃起破空之聲，一幕光牆，帶着五彩繽紛和陽光反射的燦爛，那支金剛棒已透過稀薄的空氣，直指皇甫霏霏高聳的胸脯了！

一聲驚呼，踣踉而又狼狽的，皇甫霏霏不待她驚慌的腦中有任何指示，事實上也來不及了，在勉强又吃力的閃挪中，她緊咬着牙，狂奔中，她匆促而且顯得胡亂的反手一劍掃出！

一聲叮噹夾着一聲悶哼，皇甫霏霏雖是解開了毛孔那該算是偷襲的一招，然而她顯然在反擊中並沒有把自己的重心放置好，長劍抵住鋼棒所產生的反彈勁道，把她原本幾乎便要傾跌下去的嬌軀豁出去！

拋出三尺外，一咬牙，皇甫霏霏把揮動的左臂抵住地面，嘿氣開聲，兩腿像蜷鬚般的縮起，在同個刹那裏，她抵住地面的手掌也驀然用勁，把嬌軀從傾斜中硬生斜翻中，毛孔的鋼棒也正巧擊在方才她原落在的那個地方，顯然，毛孔是慢一點。

拐斜的落在人羣邊緣，人羣立刻又往後而退，皇甫霏霏抽着氣，鼻尖也早泛上汗水了，臉蛋上不容否認的還存着一撮驚悸，透了一口氣，一股憤怒掩蓋了她的驚悸，一伸手，指道：「你算甚麼東西？狐狸也要比你光明正大的了！」

「叫吧！騷貨，再不叫，恐怕是沒機會了！」

依然是那樣，在吼中毛孔已騰空躍起，在他刺耳的狂笑聲中，金剛棒一個變幻，倏沉又拐，取了一個近半直角，漾着銀光，刷然而砸下！

「雜種！」狠罵一聲，皇甫霏霏昂立不動，一掄手，劍梢如毒信噬蛇，銀光一斂，很輕鬆的擋住了那支鋼棒。

胆怯與生疏已完全驅逐，她已全神灌注在這場厮殺，一邁左足，右脚接着跟進，她開始覺得不呆滯了，輕巧把螓首往後斜翻，一道銀光平平的從她鬢角滑過，緊接着，她挑起了劍梢，如水波般的横掃出去，在嗡聲中，毛孔終於狂閃急跳，帶着喋喋暴叫。

俄頃，兩人業已對拆有四十招以上。

兩眼一直注視着場中的變化，捻着唇角的痣毛，生死判官筆轉首向十字鏢龍青天道：「老龍，那妮子顯然是剛出茅廬的小不點子，我看她方才還發抖呢。」

瞇了一眼，龍青天道：「可不是，瞧她臉色發青，分明便像個楞頭青，可是，現在她似乎愈來愈有勁了哪，一招一式遞得一點也不含糊……」

聲音轉沉，道：「老毛可能拿她不下哩。」

兩隻手套進抽口，邢大忌道：「那妮子已穩定她的情緒和陣脚，而老毛却愈打愈浮氣，兵家過招，那能浮氣？攪不好，老毛眞要落敗呢？至少他便已掛了彩。」

哼着聲，龍青天道：「他就是爲了被掛彩才躁氣哪！」

嗤了一聲，邢大忌道：「死活該，誰叫他自己輕敵？」

凝着神情，龍青天道：「咭，那丫頭身手越來越矯健了……顯然她不曾有過很多的打鬥經驗，否則……」

「否則老毛早就被放平了！」翻着眼，邢大忌接着道。

撫着下巴，龍青天道：「倒是不知這妮子是何來路？」

猛然拍了一下手，邢大忌似是想起甚麼似的瞪大了眼，哦了一聲……

嚇了一跳，龍青天道：「中風啦？」

轉過身子，朝向酒樓裏，邢大忌陰沉道：「老龍，這場架是怎麼幹起來的？」

楞了一楞，望了望他，龍青天哦聲道：「打就打，還管他媽的爲甚麼？老邢，你吃了老鼠藥啦？怎麼胆小起來了？」

瞇着眼皮，邢大忌道：「咱今天可眞渾了頭哪，放着正主子不辦，去攪他娘的小鱉脚子！老龍，方才我們不是一直拿他們要寶嗎……」

猛然一悟，也轉過身子，龍青天急道：「還有一隻點子哪！」

沉沉一笑，邢大忌道：「咱之所以會招惹那妮子，完全就是爲了那傢伙，眞他媽的那傢伙看起來就是很不順眼！大酒樓裏，坐高座，身上又他娘的一副土相，這不講，還擺着去他奶的臭架子，高堂雅座竟還頂着那頂臭斗笠，彷彿他就是多神秘哪，簡直就土老八一個！」

搓了一下乾癟而枯瘦的手掌，龍青天道：「是了，本就想砸那土蛋，不想妮子先發起狠來，竟把他給放在腦後了。」

一撇皙白的唇角，痣毛一陣顫動，生死判官筆邢大忌道：「瞧他那副楞頭青像，簡直就他娘的死了人，僵楞楞的坐在那兒，放着馬子被貶，可眞土龜一個哪。」

緩緩一笑，接道：「那副樣子，看了就叫人渾身不自在！」

抖動袍袖，整身花袍便像風掀動般的波動起來，十字鏢皺着光稀的禿眉道：「放他閒着，可眞不知把咱當成個甚麼吃的了！」

語音甫頓，繡織淡玄色花紋的袍袖倏然一揚！抖動間，一枚金閃閃泛着冷芒的十字鏢——那是兩片薄如蟬翼的鋒利鋼片鑄打的，它很精細的成對角的鑲鏤成十字形，業已從龍天青叠滿皺紋青筋横佈的手背上急跳而出！

十字鏢從他站的地方至酒樓內端坐的君之楓，雖將有一丈遠，但它急飛的速度彷彿把一丈拉成了一尺的距離，一瞬眼，便已飛至君之楓面門沒幾寸的地方了……

冷芒中，又漾着一叢淡淡的青光，顯然十字鏢並非僅此而已——它淬有劇毒！

懶懶的抬起手，君之楓很從容的舉起筷子，他的樣子不過像是準備挾一塊羊烤肉或是甚麼佳餚，他讓那雙雪也似的象牙筷正在空中一停……

滋一聲輕響，那撮冷芒像是很湊巧的竄進那雙筷子的中間，而那兩隻筷子之間的隙縫又像祇能讓那鏢鋒擠進，就這樣，看來是很驚險却如此平淡的結束了——君之楓就憑着一對筷子，很輕鬆的，至少看來並不吃力的便夾住那支十字鏢。

皙白的食指觸着面頰，斗笠下的那張嘴蹙了起來，君之楓便這樣的輕輕吹着氣，好像，好像筷子上夾着的是一塊冒着熱氣的肥肉——突然！沒有事前的任何一個準備動作，門外的龍青天和邢大忌仍浸溶在一堆驀來的驚異裏的時候，祇見君之楓握着筷子的三隻指頭輕描淡寫的向前一仆，好像是挾到了蒼蠅或甚麼穢物似的，又顯得很自然而合理的把十字鏢拋出！

那一拋，簡直就像一隻箭由弓弦使勁射出一樣，竄起的斑燦流光，比原先龍青天打出的又不知强了多少倍！

幾乎是傑叫着，龍青天狂挪猛斜，事實上他也祇能這樣，因爲那滴銀光已疾奔至令他心裂魂飛的距離了……

絲一聲，那揮舞着的袍袖一陣輕動，那點金光便隱沒在花色的布裏，顯然是龍青天閃得快，要不便是他運氣太好了——那支十字鏢並沒有射他的軀體，它祇刮下了他袖口的一角。

猛像是被拋在冰天雪地裏，龍青天的身子，那連蓬鬆的衣服也一起僵住了！又像是驀然被裂火爊烤，折叠的額紋滲出了冷冷的汗水，乾癟癟的嘴唇張着，黃裏帶黑的門牙又像是猛然見着甚麼幽魂鬼魅似的，硬繃繃的，而又顯得醜怪非常的露見着……

短短的，但非常徹底的楞了一陣子，生死判官筆邢大忌暗中打了一個冷顫，他皙白的面孔已不再是那麼一時閒情與狂張的樣子了，而且隱隱約約的湧上一層驚悸，抖顫着喉結，他的語氣雖很厲暴，却也難掩隱語音的微微走樣——它簡直成了另高音：「好啊！你，你這土烏龜原來是眞人不露相，爺倒差點走渾了眼哪！」

吃吃一笑，端坐自如，君之楓道：「你早就走眼了，事實上你也走了頭，在你決定惹我的時候便已註定要這樣，誰也沒有辦法扭轉或挽救這個結局，沒有！」

「扯你娘的蛋！」

老練的經驗很快使他鎭定下來，慣有的囂張又使他馬上狂傲起來，一抖身，十字鏢龍青天已躍進來，君之楓不過三尺不到，用力踢碎一張桌子，他暴喝道：「能够種，便脫下你他娘的臭笠帽，亮亮你那不能見人的面孔！」

飄身跟進，邢大忌峙立龍青天身旁，一指怒道：「有狗胆，便報出你他媽的龜名，爺可不願料理一個沒名沒姓的人！」

抖動手中的筷子，一咚一咯的敲着桌面，君之楓浮着笑，却冷兮兮的道：「很不巧，在下正是沒名沒姓，你如願意，不妨叫聲爹好了。」

白皙的面色一青，邢大忌道：「不想你們儘是些見不得人的渾種！連最起碼的名字也不敢報，你娘是太沒眼了哪，竟生了你這狗操的！」

微笑依如，君之楓道：「名字是代表一個人的尊嚴，焉能報予斗筲之人聽聞？再說，爺報你們名字等於是白報，又何必多此一擧？」

挑了一下白稀稀的眉頭，龍青天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皮笑肉不動，君之楓道：「因爲你們的腦瓜子卽將不能記識任何東西了！」

怒傑大笑，一頓首，邢大忌道：「很好，閣下的狂勁和土勁一樣令人難以忍受……喝，渾小子！」

怒喝聲中，邢大忌的身子已像激星電石般的狂撲前去！

「還有令你根本不能忍受的呢！」

淡淡說着，手中象牙箸一顫，陡如脫弦利箭，自君之楓的掌間急跳而出，勾劃起的兩道斑燦，如暮夜殞石溜光，且還震起絲然的破空之聲！

似料有此着，斗大的黑痣隨着唇角嗤傲的一撇，蜷彎的黑毛大大的震動了一下，猝然旋手，五指箕張，如半空裏伸出的魔爪，一把抓向那兩隻如星馳的筷子！

痣毛仍在抖動，唇角得意的微笑正與更濃，正當邢大忌指甲烏黑的手掌抓住那兩點白光之際，已見君之楓的唇角已浮着一絲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陰笑，他一個微小得幾乎看不出的動作開始之時，那桌面狼藉的八仙桌已如昇空的風箏，兜着一大把逆轉的空氣，呼着喀啦啦的聲音，已飛至邢大忌面前！

嘴角的微笑驀然收束，似乎僅存的空間也祇能讓他如此，一聲叭啦啦大响夾着一聲悶躁的哼音，邢大忌偌大的身軀一把衝將那張桌子，桌子是破碎了，而他老兄也一骨碌的翻彈了出去！

失去重心的身子像中箭的蒼鷹，儘管邢大忌大幅度的揮着兩臂，他甚至嘶嘍嘍的張口叫着但他却未能使他的身子不撞在屋牆上！

一聲沉重的碰响，生死判官筆業已摔落在地上，他顯得笨拙的掙扎着起來，一張微方的樸克牌臉已緊緊的收凝起來，並且泛着一絡的憤怒，自然，也有一撮「罩不住」的難堪。

憤憤的抹去額上的塵土，一抹，更糟，幾乎是半個臉黑污污的了，尤其再加上涔涔的汗水，可就有點像黑臉將軍張翼德他老兄了，祇是他沒有他那股磅礴的豪魯氣魄，他祇是低啞啞的抖着嗓子，好像是吃了隔夜發酸的臭豆腐，邢大忌已消失了方才的狂味了，至少不再那麼趾高氣揚，他色厲內荏的大叫道：「小，小子，你敢撒野？强龍不壓地頭蛇，你以爲我們是好吃的？」

端坐不動，唇角依然含着微笑，笑意裏有譏笑的揶揄，君之楓道：「地頭蛇？你連鱉脚烏龜也稱不上！」

「操你奶的，野種！」

骯髒的字眼從龍青天乾癟癟的嘴中浮跳出，花紋的袍袖，風吹般的倏然飛舞，枯瘦而無血色的五指，已從裏頭電速的伸縮了兩次！

在每一次的伸縮中，一排五隻金閃閃，亮光光，帶着絲絲的破空聲响，像黑夜中擊敲火石子冒起的火星的十字鏢，幾乎是整整齊齊的排列着，如斑斑流光的急跳飛來！

龍青天一共拋了四次手——左右手各兩次，而且拋手的當中，他細瘦如竹竿的身子也在依原地來往做水平綫的快速挪動，也就是說，他所打出的十字鏢並非全在一個方位飛來，換句話講，那二十道寒芒幾乎是成了一百八十度做半個與全綫的攻擊！

這確實是很厲害，這幾乎可以說是不

能閃躲的。

然而被射擊的是君之楓，他便是不眨眼，不眨眼！

一聲冷嗤，他端坐的身子已站了起來，也沒看他是怎麼動的，幾乎可以說那張圓形沒有扶手的椅子，宛如就一直在他的手中，他沒有閃，一點也沒有，他祇是揮轉着椅子，轉得像一扇風車，在呼嚕嚕的響着……

於是，在呼嚕嚕聲中，接着響起了很多刺耳的喀喀之聲，整整二十道的寒芒便就這樣的湮沒無踪了——它密密麻麻的紮在那張添有橘紅的圓形椅面上，一隻也沒走漏！

龍青天連最「起碼」的驚異表情未及漾起，君之楓的唇角——事實上也祇能看到他的嘴而已，鼻子以上的臉全都被那隻棕葉搓成的弧形大斗笠遮住了——的微笑倏地變成怪異的笑，嗯，那便是獰笑，猙獰如鬼的笑！祇見他叱喝一聲，單掌大張，用力一拍椅脚，陡又竄射起一片寒森森的芒牆——二十隻十字鏢竟也「認人」似的電射龍青天！

那四射的冷芒，當然，不比慣用此道的龍青天所打出的角度，方位怪異，也不至於到無可閃避的威力地步，但是，有一點却凌駕龍青天之上——速度！那凌快如飛的速度，比龍青天快了至少要有一倍以上，而龍青天的速度就很快了。

就像是一叢飛蝗，也像是一窩毒蜂，祇是它會發光，就聽「嘶」一聲仍飄浮在緊湊而又像是顯得稀薄的空氣中，便驀然掀起了一聲殺猪拔毛的尖嗥聲！

帶着一大灘急噴的血光，龍青天瘦長的身子如被颷風吹倒般的狂栽過去！很乾脆，他就這樣的叫了一聲，便寂寂然的一動也不動！

也許是太快了吧，他的兩隻灰澀的眼瞳，顯然還沒接到腦中「死亡的命令」，仍然睜得大大的，祇是它沒有轉動，而且也沒有神光，暗澀的眼球並不能拿新鮮的死魚眼來比擬，它簡直就像發了霉的酸葡萄，他平仰着，就和常人甜息睡覺一模一樣，祇是多了一點，那一點足可令胆小的人叫娘，胆大的人喊天——他的胸前整整被二十隻閃閃發光，而又添加了一層紅艷艷的血光的十字鏢紮着，整個心窩便就這樣「開通」了，嗯，有一半以上完全「擠」進肉裏去，另一半仍可見到尖端……說句風涼話，到底還是「物歸原主」啊。

一下子掉進了冰窖中去，生死判官筆邢大忌連汗毛也根根的豎立起來了！他彷彿「血管硬化」，即連頸子上的脉搏也停止了跳動，唇上的痣毛，也像一刹的蜷曲了起來，他老兄就好像成了硬化的「木乃伊」。

十字鏢龍青天的尖嗥雖不過一下子，但却引起了街外觀看皇甫霏霏與飛天霸毛孔的「觀衆」的注意，他們一蜂窩的湧進屋簷裏，却又像是見了鬼似的驚呼四奔，並且還雜着「阿彌陀佛」和「娘呀」的叫聲……

正苦拿不下皇甫霏霏的毛孔，下意識的一溜眼，這一溜，他整張原本就顯得非常「擁擠」的五官，驟像猛然叠扭起來的抽搐着，顯然他的夥件龍青天的死帶給他很大的震驚……這一驚，當然，當然也一分神，這一分神，好了！

焉敢怠慢？簡直就像是沙漠裏發現了綠洲一樣，皇甫霏霏飛也似的猝然迴旋，一道爍眼的閃芒，自半空中斜側勾起一個角度詭異曲弧，那柄尺半來長的長劍，漾着嗡嗡作响，宛像白龍吐着嘯吟飛躍，眨眼，冷森森的劍尖，業已要抵住毛孔的喉頭了！

尖聲叫着，毛孔慌亂的轉身狂退，踉跟裏，他拚出全身力氣，旋動着他的金鋼棒……

皇甫霏霏幾乎要得意的笑起來，她紅媽媽的嘴唇已噙着很自得的微笑了，她感到她此刻是多麼的雄壯，多麼的驕傲——因爲，她很成功的把劍尖戳進了毛孔的喉管！

驀然竄起一聲暴號厲叫，毛孔碩壯的身子觸電般的大大顫動了一下，手中方揚起的鋼棒，像一隻烤紅的烙鐵，被他疾疾的拋開，和另一隻手一起掩捂着脖子，他急跳着，像噴泉的血水，從他的指縫間分成好幾道激出，幽幽而淒厲的尖嗥已變成了低啞渾濁的呻吟，最後，他長長的哦了一聲，把踉蹌的身子翻轉了過來，兩隻卽將變成玻璃珠的眼睛，灌注了他所有的怨毒，顯然是不甘心的怒瞪了一下皇甫霏霏，然後一陣急劇的顫動，他狂叫一聲仆仰過去！

兩隻染滿大紅的手掌也隨着他跌下的身子攤了開來，於是，他的頸項便一覽無餘了——那粗厚的脖子業已被切至一半的地方，至少有十幾條的血筋和喉管便這樣暴露出來，自然，還冒着洶洶的熱血。

竟傻住了，那絲得意的微笑也凍住了，皇甫霏霏顯然是爲她的「處女作」嚇得呆住了，她驚惶的腦子在想，殺人和殺兎子並不一樣……

這是一個很平常的現象：大凡一個方出道的毛頭，他們打第一架之時，一定會有微微的懼怕，而一見把對手擊敗的慘像也會驚住，因爲人的「死相」，比任何一種動物的死像來得醜劣，恐怖，和駭人多了。

嗯，皇甫霏霏便是這樣。

她幾乎要昏厥過去，她用力的閉了閉睜得發澀的眼眸，重重的透了一口氣，喃喃的，她像是禱告：「毛孔，你做鬼也不能來找我，我照樣殺死你，叫你做『資深的老鬼』！」

發楞間，她已聽到屋內的怒叱聲，甩了甩頭，一挪身，如燕也似的，飄進酒樓內……

躍至屋簷下，已見門檻邊躺着一具血淋淋的死屍，又見生死判官筆邢大忌站在那兒，把身形一個斜拐，一把衝破那糊着花格子的木窗，皇甫霏霏顯得很刁蠻般的旋了一個轉，停落在君之楓身旁，未站好，已開口，得意的道：「智哥，那叫毛孔的雜毛已送上路去了。」

微微一笑，君之楓道：「我已聽到他的鬼叫聲。」

一掠微亂的鬢角，皇甫霏霏神氣道：「如何？」

輕聲一笑，君之楓道：「值得誇獎一番。」

甜蜜的露着淺笑，當然也露着兩個酒窩，皇甫霏霏朝十字鏢龍青天的屍首望了一眼，訝道：「呀，你什麼時候有那玩意兒？我怎不知道。」

嘖了一聲，君之楓道：「不，那是他老兄自己的。」

望着那一片血肉糢糊，而且仍漬着血水的胸膛，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冷顫，皇甫霏霏道：「那怎會往他自己身上插？」

君之楓正想回口，皇甫霏霏眨了一下眼眸，接着又道：「我知道了，他是活得不耐煩自栽了，對不？」

一陣好笑，君之楓道：「妳眞聰明。」

轉了一下眸子，皇甫霏霏忽又道：「呀呀，不對，他方才兇得吃人樣，不可能會這麼乖的，而且，那傢伙怎又沒跟着自戕？唷，瞧他那副樣子，是怎麼啦，僵楞楞的，失心啦？」

打了一個冷顫，宛似從另一個夢境轉過神來，生死判官筆邢大忌轉着已逐漸被驚駭侵蝕的眼珠子，望了望門檻邊的十字鏢龍青天，又望望四乂八仰的躺在街心的飛天霸毛孔，他一陣自疑，這，不會是眞的吧？方才，還在一起喫酒的哪！

龍青天的死便使他驚楞了一陣子，好不容易回神過來，正待與君之楓搏一生死，忽又見皇甫霏霏把毛孔也給送上天去，使得他再度淪於驚怔的漩流裏，直至皇甫霏霏朝他指指點點，他才如夢回醒。

現在，他並沒有開口說話，可是唇邊的痣毛却很奇怪的在顫動着，哦，他是在發抖了。這也難怪，在三水鎭裏，他從就沒遇見這種厲害的對手，事實上就連看也沒看過，三水鎭簡直就是他的天堂，但現在，他的兩個朋友却已轉往地獄去了……

咳嗆着，邢大忌面色很難看的道：「你，你眞狠的哪，咱與你並無深仇大恨，竟出此毒手，不怕遭天譴雷劈？」

鄙夷的一嗤，君之楓冷冷道：「閣下是先兵後禮，竟也說天道人倫來了？」

一頓，語音轉寒：「你既知咱並無仇恨，又爲何挑惹我們？就爲了我這副『土相』？就憑你那幾手三脚貓功夫？你不土，你簡直是你奶奶生的哪！」

「我操！」驀然厲吼，滿腔的駭懼陡地變成被羞辱的憤怒，邢大忌一個猝旋，身形已平飛在半空中，他一面往懷裏探手，一面烈吼道：「無名小卒，我操你祖宗八代！」

話聲中，他已欺近了君之楓，一個翻滾，一隻黑漆漆尺來長的鐵鑄兵器已自他懷裏急跳而出——那模樣好像很够份量，沉甸甸的，一尺以上的長度是「筆桿」，剩餘的便是「筆毛」，「筆毛」細小，呈三角尖錐，隻隻鋒銳非常，顯然是用純鋼倒鑲上去的，而且在揮動間還漾起一絲絲濛濛的閃光，毫無疑問的，是淬有一沾膚便要叫人斃命的玩意兒……。翻騰間，那支生死判官筆已夾着千鈞之勢直逼君之楓那頂大斗笠！

「祇有你也祇能和無常小鬼作樂了。」淡淡回着話，可是身子却急急的閃挪着，君之楓一滑左足，頎瘦的肩膀微抖，剛好讓邢大忌的傢伙從他頸邊離沒兩寸的地方呼嘯而過……

沒有停頓，彷彿他上面一個動作是與這個動作相關連的，他微踮着脚跟，左掌已跟着猛旋暴劈！

這，正是他的「大辣手」，祇是他記不得這個名稱了。

雖僅一隻手，但那漾起的掌風手影，便像是來自南天門的千臂金剛，祇見它還刮着一片呼呼的風聲，佛彷是無數隻的魔手，一起在四面八方，取盡所有的角度和佔盡所有的優勢的方位同時出擊……

登見生死判官筆被漫天的掌影瀰蓋遮住了——

臉上憤怒的表情又倏地被那股子的駭震所取代了，邢大忌簡直就不知道怎麼辦是好，他一味狂嗥的躲閃着，但那些手影就像是幽魂不散似的，緊緊隨着他週身，並且堵住了他所有的退路。

又是憤怒，又是驚懼，又是無奈，他停止身子的挪閃，就在他一定身的刹那，暴然一掄生死判官筆，也不等他娘的三七二十幾，對準一隻卽將抓住他胸襟的手掌，奮力擊出！

顯然他這一算是沒錯，邢大忌筆鋒方點，君之楓的身形便一窒似的停頓下來——這一停頓，邢大忌已歪歪斜斜的奔竄了去，他停在櫃台邊重重的喘着息，被他倚靠着的櫃台也發出喀斗斗之聲呢。

「邢大忌，你奶奶確是幫你取了一個好名字，今天，便是你大忌的日子啦！」

一頓之下，君之楓又一幌雙肩，話聲中，他已整個人飛騰了起來，一伸腰子，一隻裂着邊口的長統絲鞋的脚，已在往裏一勾之後，筆直的蹴向邢大忌的胸膛八卦了……

顯然祇有他閃避的份，事實上連讓他想挪動一下生死判官筆的空間也沒有，就這樣，邢大忌顚着痣毛，狂聲大喊的往旁猛跳暴撲而去……

那隻脚便平着他老兄的背樑，祇差一髮的擦身而過，碰隆隆，乒乓乓，一陣聲响，整張桃花心木製的櫃台激噴起了一片木屑，抽屜裏的銀子也叮叮的撒了遍地，但就偏是沒人敢去檢。事實上，屋外的觀衆早就一溜而盡的了，只剩寥寥的數人和店家的掌櫃在觀看，但也在對街遠遠一隅！掌櫃的臉上一陣發青，顯然那櫃枱被踢碎，他痛入骨髓裏去了哪……。

毫無疑問的，那一脚是很够份量，那堅硬的桃花心木竟被蹴了一個大洞，以致君之楓的左足穿進了那塊木板裏去，他甩了甩脚，依然緊套住他的脚踝，大怒非常，右脚一用力，便踩碎了那塊木板……

然在這當兒，生死判官筆已可以很從容的站穩他的陣脚了，並且還有足够的時間讓他提氣，騰身和出招。

幾乎是和暴喝揚起的同一工夫，邢大忌已連連揮動他的手臂有十餘呎了，而那支判官筆也在空中打轉了有將近二十次，驟然祇見沉蕭的空氣像是猛然凝旋猛廻，就配合着緊迫的漩流，那十幾道織成的一片光墻，便像天塌下般的罩迫向君之楓，邢大忌漾起了既是猖狂又是得意的獰笑：「小脚魚，見吾之人便大忌，你還會例外麼？」

看不到他的臉，祇見笠緣下那張堪稱小的小嘴仍舊是緊緊抿着，忽然，它用力撇了一下——撇下一片狂傲和輕蔑，那種

意味還沒消失，甚至可說它方興起，君之楓暴然一伸雙臂，頭上那頂大斗笠猝然被他摘了下來，而且在用力的掉旋着——

斗笠旋轉的當中，它不僅呼唏唏的响着，而且還漾起一層淡淡的，虛濛濛的，似有若無的罡氣，游離般的附在斗笠的週圍！

這，如果君之楓能記憶過去的話，該知道他現在所使的便是使武林同源，江湖兩道聞之股慄的「一柱通天地玄玄罡氣」了！

但祇見那十幾道流光擊碰在上面宛似擊在一張敗革上，噗滋滋的响着，又像擊在一張鋼鑄的盾牌，絲毫不能崩潰它一角，大斗笠依然完整無缺，端好無恙。……

流火暴斂，邢大忌所擊出的十六筆竟告完全失效，驚聲大叫，邢大忌抽身狂退，他幾乎是傾跌的往後奔竄着，那股子罡氣，差點沒使他狂跳的心臟悶過去……。

佇立不動，淡濛的罡氣也頓告消失，君之楓已露出他的廬山眞面目——它並非像十字鏢龍靑天所講的「醜面孔」，恰反其如，而是一張超過標準俊帥的臉龐（如果俊帥有標準的話），祇是他兩眸緊閉着，以致不能窺見代表一個人靈性的靈魂之窗，他那張臉雖帥，但却漾着太多的冷漠和冰煞，而且顯然他是因使出「一柱通天地玄玄罡氣」，臉上也顯得有點過度的蒼白，是以，他雖給人一股子神豐俊采的感覺，同時也令人感到高不可攀和有點煞氣沉沉的感覺——

臉上沒有笑容，嗯，就像一張「白板」，握笠帽繩索的手微微抖動了一下，斗笠也跟着一陣輕旋，漾起幾稀的簑葉影廓，咬了一下下唇，君之楓冷冷的道：「閣下可認識你家少爺？」

忘却了驚駭，兜着滿盈的訝異，吶吶的，生死判官筆邢大忌低抑而又沙啞的道：「你，你是一個盲人？」

淡漠的點了一下頭，君之楓道：「不錯，看看瞎子你是否也吃得下？」

旋唇角的皮勾動了一下，道：「你，認識我麼？睜大眼，細細看。」

着實的打量了一番，搖了搖頭，邢大忌道：「我沒見過你，當然，也不認識你了。」

面無表情的從懷裏掏出一把短刄，君之楓道：「這東西，你可知道是何人使用的？」

瞪大眼望着那柄像是鍍上一層黃金雕工精細，全身亮澄澄的短刃，邢大忌幾乎忘記一答，他已沉浸在那隻名貴的破刃——恰容一隻手掌握住的把柄，有一個姆指大的雕鐫鷹頭，鷹的兩隻眼睛顯然是用兩顆藍寶石鑲進去的，閃光非常，尖刻的鷹咀也鑄上一顆尾指大的紅寶石，閃射出一片虹光，而橙黃的刃鞘也零亂的散佈着——當然是用鑲鏤進去的——一小塊一小塊的琥珀和翡翠，閃漾着閃爍不定的流光，與劍柄上的虹光，藍光，以及劍鞘上的金光滙集揉合一股非常悅目的瑰麗霞光……

這還不止，當君之楓猝然抽出刃身之時，陡見一片强烈如日照當頭的光亮，赫然暴放！

邢大忌瞠睜的眼球倏覺一陣刺痛，本能的閉住眼皮，而且也舉手遮住額前，顯然那光亮程度能叫人在短間內無法窺視。

頓了半晌，邢大忌試圖着睜開眼睛，慢慢的他感到自己的瞳孔已能適應那强烈的光度，然而他一睜眼又陡地驚住了！

那，那强烈的光亮是出自那不過五寸長的一點，薄如蟬翼的刃身上是沒錯的，可是只有一面是這樣的，換句話說，另一面身並沒有光亮！

這很令人驚奇嗎？噢，一百個當然！不是麼？一面有光，一面無光，這不正是適合使用者麼——如果在和人過招的時候，持用者祇須把發光的一面向着對方，當對方驚惶閉眼之時，不是可以很輕易的將對手打敗麼？

這構造太玄太奇了！

是的，君之楓這把短刃便叫「一剎刃」——它奪命於人不過一剎間，它是君之楓父親傳給他的，連他的武功也是，祇是君之楓肯下功夫勤練，並且天賦稟性便是塊練武的料子，他從六歲便開始學習武功，從未間斷，而且他天性愛懷疑，不喜自步固封，他更參閱所有的武笈，溶滙從他父親學得的武功，他沒有把他父親的武功全部襲用，汰短截長，取諸各家路子，而凝塑自成一家無敵武功。

這把一剎刃在江湖上幾乎可以說是沒人見過，打從君之楓的父親便很少用過。說深透一點，君之楓的父親並不很慣用此把兵器，因為使用此兵刃幾乎可以說是一件很吃力很吃力的事情，君之楓是靑出於藍，冰寒於水，武功超過他的父親不知幾許，可說把一剎刃運用至隨心所欲，出神入化之境，然自君之楓出道以來，使用一剎刃的次數也祇不過是僅僅的兩次。

第一次是在君之楓出道江湖不久，在江西「赤高石山」遇上武林的大魔頭「左鑿子」而互峙對決，彼時君之楓打鬥經驗尙稱淺膚，在險象叢生之下，君之楓全力使出「一剎刃劍法」，方在萬分驚險之下，斬斃左鑿子，而一戰功成，從此名揚江湖！

第二次是君之楓在兩年以前因賭與「十三龍虎神帮」結怨，「十三龍虎神帮」彼時在江湖上是鼎沸一時，為首的十三個頭子個個皆為武功到無人可及之處，君之楓惹上他們之時，魔咤女夏秋心還沒與他分散，兩人聯手迎擊「十三龍虎神帮」的圍攻，君之楓與夏秋心使出渾身解數——其中君之楓便亮出了「一剎刃」，方把十三個凶神惡煞誅絕，然兩人已滿身浴血，傷痕斑斑了，事實上，也就是因為君之楓和夏秋心打跨「十三龍虎神帮」，才致有今日之聲威的……

現在，君之楓已是失去記憶的人，當記不得從前的事情了，他一直試圖自己能恢復記憶，當然他很想，他記得他被皇甫安祖孫救起之後，曾經亮起此一剎刃，博得他倆的驚訝和震異，便知此一剎刃乃是武林中天下無變的名器，而他深信是有人認得這把兵器，換句話說，君之楓是想靠這把一剎刃知道自己是誰。

是以，他亮出了一剎刃讓生死判官邢大忌能認識這把兵器。……

一聲細响，君之楓把一剎刃歸鞘，流光頓斂……

緩緩揣入懷裏，君之楓慢條斯理的把

斗笠戴上，撇了撇唇角，冷沉的道：「如何，閣下認得少爺之兵器麼！」

用力閉了閉眼，邢大忌顯然感到瞳孔不太適應一剎刃的光亮消失，吶吶的，他道：「不，不認得。」

顯然是有點失望，旋又是冷冷的一笑，君之楓開口道：「少爺有點事想請教你閣下，未知尊意如何？」

焉敢回絕，唯唯喏喏的邢大忌連聲道：「請說，請說，祇要在下所知道的，無不奉告。」

冷冷的牽動唇角，君之楓淡漠的道：「閣下是否便是此裏之地頭蛇。」

猛然一楞，顯然邢大忌是料不到君之楓竟會問出這等問題，一時之間，不知是羞怒，或是尷尬，邢大忌竟也茫然似的怔立當地……

「適才你閣下不是說强龍不壓地頭蛇麼？」

在旁沉默良久的皇甫霏霏眨了眨眸子，她的俏臉昂漾着一股驕悍，顯然她是仍沉浸在自己能斬誅飛天霸毛孔的喜悅裏，跨前了一步，她拂了拂微顯亂的髮鬢，嗤着聲，乜着眼，顯得很尖酸苛薄的道：「顯然，嗯，你是以地頭蛇自命，自豪，自足，自滿，自傲，對不？」

一時羞紅滿面，刑大忌被諷辱得無地自容，當然，按照以前他的性子，一定是暴跳如雷，睜眼豎眉的了，可是現在不同了哪，他敢嗎？除非他老兄想死！

冷冷一哼君之楓道：「是也不是。」

打了一個哆嗦，那敢說不是，邢大忌顫着痣毛道：「是，是。」

「很好。」像是滿意的說了一聲，君之楓接着道：「昨天這裏出了一條人命，你知道不知道？」

「出了人命？」微微一怔，邢大忌道：「這裏？沒有啊，昨兒我整天在這裏，就沒聽說過有命案發生。」

斗笠下的唇角撇了撇，君之楓冷沉的道：「少爺的這裏是指這整個鎮上以及它的周圍。」

轉了一下眸子，邢大忌沉思了一下道：「是怎樣的一個人？」

一旁的皇甫霏霏滿含悲切的道：「他是我爺爺，叫皇甫安，有六十歲了，昨天一早扛着一頭大熊和提着一籮鯉魚到鎮上來賣錢，他老人家一定到過這裏來的。」

眨了眨眼，邢大忌道：「扛着大熊？這是一個顯目的目標，可是，我眞沒有見到呵。」

停了一下，問道：「是什麼打扮？」

兩眸一瞬也不瞬的注視着邢大忌，皇甫霏霏顯然是想看穿他心底，她道：「皂色的大袍，墨色長統布鞋……」

說到這裏，門檻外有一人在叫道：「有有，我有看到這樣的一個人。」

皇甫霏霏聞聲轉頭望去，但祇見門外站着一名掌櫃模樣的老者，皇甫霏霏急切的道：「你有看到我的爺爺？」

說着，一把衝前去，掌櫃的却嚇得驚聲大叫，連忙往外跑，顯然他老兄是被方才那場厮殺嚇壞了。

皇甫霏霏揪住他的衣袖，大惑不解的道：「你是怎麼了！」

兩脚像是沒勁似的往地下一跪，掌櫃的臉色蒼白，渾身發抖，不住磕頭道：「姑娘饒命，小的並沒有殺害妳爺爺，眞的沒有！」

恍然大悟的哦了一聲，皇甫霏霏趕忙把他扶起，柔聲說道：「掌櫃伯伯，請您放心，我不會加害您的，我祇是想請教您老人家幾個問題。」

戰戰兢兢的立起來，掌櫃拂了拂衣袖，畏怯的道：「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妳爺爺，他的扮相和妳姑娘所說的相符，但他並沒有扛着一頭大熊和鯉魚，我想，可能是賣出去了吧。」

急切的，皇甫霏霏兩眼紅紅的，哽着聲問道：「他老人家是什麼時候來的？」

轉了一下眼珠，掌櫃的想了一下道：「正午的時候，他是來用餐的，用完便走了。」

頓了頓，掌櫃怯怯的問道：「他，他眞的被人害死了？」

點了點頭，一道淚痕，已緩緩流下，皇甫霏霏滿面悲切的說道：「是的，他老人家是被人用箭射死的，身上的錢都被搶光了……」

「用箭？」一旁的邢大忌突然問了一聲。

「是的！」用力的點了一下頭，皇甫霏霏轉過身子，抹乾淚痕，說道：「箭矢上還有毒。」

「莫不成是……」邢大忌說了一聲，翻着兩眼，捻着痣毛，像是在沉思……

「是誰？快說！」

一騰身子，單手如電一探，一把揪住邢大忌的胸襟，皇甫霏霏幾乎是迫不及待的叫道：「說！是誰？」

邢大忌正在沉思，猛不防被她揪個正着，臉色駭然大變，本能的，也是下意識的，驀然狂叫一聲，奮力一掙，單手在他左脚往後一滑之際，電速的往上一探……

顯然，邢大忌的功夫是要比皇甫霏霏行的了，要不便是皇甫霏霏一心想探出殺她爺爺的兇手，而一時竟忘了邢大忌也是她的敵人……

總之，邢大忌單手一探，皇甫霏霏壓根兒連躲閃的餘地也沒有，君之楓聞她一聲嚶嚀，左腕一陣痺痛，已被邢大忌如鷹爪之五指深深扣住……

皇甫霏霏心頭大駭，猛力一掙，忽然蛾眉猛皺，痛叫一聲，顯然是邢大忌已搶先一着，祇見他面帶陰狠之色，五指加勁扣下，幾要扣入皇甫霏霏的肌膚內……

「霏霏！」一旁的君之楓顯然是發現有了不對勁，叫了一聲，身形一動，便要拔起……

「他奶的，你敢動一下，爺便宰了這妮子！」

邢大忌見狀忙不迭急喝了一聲，他已完全把皇甫霏霏控制住了，祇見皇甫霏霏滿面痛苦之色，姣美的臉龐已滴出了斗大的汗珠，明顯的她已作聲不得……

「媽的，雜種！」咬着牙，君之楓投鼠忌器，雖然他看不到，但他明白皇甫霏霏已落入對方手中了，他全身沸騰，他幾乎忍將不住的衝前去，他罵道：「姓邢的，如果你不是烏龜，你就……」

不待他說完，邢大忌仰頭一陣大笑，打斷了君之楓的話題，笑聲一停，轉為陰

狠得意之色，邢大忌冷冷的睨看君之楓道：「土老包，再兇吧，爺操你媽的，你他娘的敢不敢哼一聲？」說着，手上又是一用勁。

「哎！」一聲難耐的痛叫，皇甫霏霏幾乎要跪下去，她半彎曲着身子，她是痛得站不起來了。

咬了咬牙，深吸了一口氣，然後緩緩吐出，君之楓竭力平靜心頭的驚惶，他撇了一下唇角，又回復了他慣有又冰又冷的語氣：「姓邢的，你，待怎地？」

「怎地？哈哈……！」邢大忌間了一聲，忽又仰天大笑，彷彿是君之楓的間話太天眞，他傲嗤了一聲，不可一世的道：「你以爲我會饒過你們嗎？你以爲我會讓你活着，還他媽的來養你嗎？你眞是痴人說夢話，太天眞，太幼稚了哪！」語音一頓，吞了一口口水，接着又道：「爺不妨明白的告訴你，老土，你們死定了……」

不等他說完，君之楓忽然冷哼一聲，向前緩緩跨了一步……

邢大忌見狀大驚，連忙開聲喝道：「站住！你他媽的不要這妮子的命了？」

「你閣下敢麼？」淡淡的，又是冷冷的，君之楓依然向前走去，口中說道：「伙計，你不會的，你絕不敢這樣做的，對不？」

睜着眼，邢大忌顯然是有些恐懼了，但他依然粗聲喝道：「我不敢？他媽的，你再走前一步，你便永遠不能聽到這妮子說話了！」

「是嗎？」站住了腳，君之楓悠然的聳了聳肩，唇角緩緩掛起一絲神色自若的微笑，他此刻看起來好似胸有成竹，一點也不緊張的樣子，他淡淡的道：「老大啊我說，你眞他娘的生了一副死腦筋，你殺了那妮子，你怎麼辦呢？噢，你不會這樣做的，是不？她死了，你也不能活着，能麼？我眞懷疑哪！」

「住口！」情急似的一聲大吼，邢大忌額角上已跳出了兩條青筋，他幾乎是咆哮着道：「你少硬嘴，你捨不得這妮子死的……」

「我捨得！」淡淡的打斷了他的話，君之楓忽然笑了兩聲，笑得狀似輕鬆非常，他像是不耐煩的道：「我捨得，我當然捨得，我爲甚麼捨不得呢？她祇不過是我的一個姘頭而已，一隻穿爛的鞋子哪！」

「智哥！你……」睜大了眼，忘記了苦痛，皇甫霏霏幾乎不敢相信君之楓竟會說出這等話，他掙扎着，她幾乎是咬牙切齒而又滿面悲切的嘶叫道：「你，竟如此不仁不義！」

聳了聳肩，君之楓抿緊了唇角，淡漠的道：「生命關頭哪，誰顧得了？」

說着，搓了一下手，接着又道：「不過放心，這斯殺了妳，我也不會讓他活着，這一點，我可以向你保證。」

「我，我眞瞎了眼！」咬着銀牙，忿怒而圓睜的美眸，已湧出一汪子的眼淚，皇甫霏霏怨恨的瞪着君之風，她幾乎是使出全身力氣叫道：「我恨你，恨你，做鬼也恨你……」

緊抿的唇角令人難以查覺的撇動了一聲，冷冷對邢大忌道：「姓邢的，快些下手吧，你也就祇有這麼一個塾本的了，但是別忘記，你老兄的死，不可能像那妮子那麼輕鬆的，你相信嗎？我這隻手保證能剝下你的皮，抽出你的筋，這沒甚麼，聊表我對那妮子的歉意吧了！」

抽了一口冷氣，邢大忌眞有點呆住了，他張大着咀，眞的，他千算萬算也料不到君之楓竟會不在乎皇甫霏霏的生死，他滿心以爲挾住皇甫霏霏可以使君之楓就範的，可是，現在……

噢，天，邢大忌的頭皮幾乎要炸了！

他猶疑着，他徬徨着，他甚至恐懼着，自己也得死，不殺，也不能活啊，但說不定……啊，他簡直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了……

正思疑着……

驀然——一片如在黑夜裏驟然爆出的閃光，像針般的刺向邢大忌的眼瞳，那光芒，如閃電似的光芒，太刺眼了，太亮了！就像方才一樣，邢大忌大叫了一聲，不容他這樣——他，邢大忌把眼睛閉起來了，閉得很用力！

皇甫霏霏，當然，她也閉下眼來，但當她正驚疑之時，耳中陡然聽到君之楓急切的叫聲：「霏霏！快！用力掙！掙啊！」皇甫霏霏考慮也不考慮，咬住牙齦，拚出全身所有功力，陡然一掙，順着勢，單腳如電般，踹向正在大驚失措的邢大忌的小腹……

「哎！他媽的！」大驚失色，邢大忌痛叫了一聲，祇感小腹一痛，手中的皇甫霏霏已被掙脫了出去！

他大驚，他忙不迭睜開眼……

但他祇睜了一半眼，便見那撮流光牆芒，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向他逼近！

他狂嗥一聲，下意識的往後暴退……

然而，顯然他是慢了一點，不，以其說邢大忌慢，勿寧說那道電光似的閃芒太快來得恰當，哦，它不僅快，而且準……

「嗷——！」一聲宰猪似的尖嗥自刑大忌猛張的口裏嘶出，他叫得很用力，致唇角的那條痣毛正在急劇的顫動不已……

幾乎是同一時間，當那撮光芒倏地隱沒在邢大忌的心臟之時，一道殷紅而刺目的血水如箭般的衝竄而起！

邢大忌驟然像觸電般的抽搐不已，他渾身顫抖，他圓睜的眸孔已瞥見閻王正含笑的向他招手……

凄厲的，悠長的，也是恐怖的慘號聲，終於漸趨微細，最後，像是那麼難耐的，邢大忌蠕動了一下喉結，哦了一聲，兩眼瞪得已全是眼白的眼球，一滾、一翻便就這樣再也永遠不能睜開了！

他已不再抽搐，也不再顫抖，當他吐出最後的一口氣之時，枯瘦的身體像是洩了氣的球一樣，咚的一聲，仰倒地下，已一命嗚呼矣！

流光又現，斑彩如燦，祇見君之楓昂然的握着那把絕世名器——一刹双，它，竟然一滴血也沒沾，依然光亮依然刺眼。

嗆！一聲細微輕响，一刹双已歸鞘，暴光頓斂，君之風慢條斯理的把它掄入懷裏，他輕輕的吁了一口氣，現在，他好輕鬆啊！

「智哥！」一面漾着死裏逃生的餘悸和恍然大悟的神情，皇甫霏霏快步的跑到君之楓跟前，她喘着息，她凝視着君之楓，

她說不出她心中此刻是甚麼感受，她祇知道她的語聲在顫抖得很厲害：「智哥，你沒怎樣吧？」

搖了一下頭，斗笠下的唇角浮起一絲興奮，而且很美的微笑，君之楓柔聲道：「霏霏，妳受驚了。」

像是羞赧，又像是受了委屈般的低下螓首，皇甫霏霏輕輕撫着方才被邢大忌扣住的左腕，祇見那裏已浮腫了一大塊，而且還淤了血，她默默的揉着，不知怎地，皇甫霏霏忽地兩眼一紅，晶瑩的淚水緩緩流出了眼眶，而且還輕輕的啜泣起來……

唇角輕輕的抽搐了一下，君之楓顯得有點不知所措，他搓着手心，像是很着急，又像是很木吶的道：「霏霏，妳，怎麼了？」

倏覺失態，皇甫霏霏忙不迭停止抽泣，拭乾淚痕，她一面拭着臉頰，一面啞着聲道：「沒，沒有，智哥，我……太高興了，謝謝你，救了我。」

紅紅的嘴唇張了張，顯然君之楓不知道想說些甚麼，終於，他開口了，依然很木吶：「是不是方才我說的話使你……」

「不！」

用力的搖了一下頭，皇甫霏霏當然已明白君之楓的話意，而她確也會爲「她祇不過是我的一個姘頭而已，一隻穿爛了的鞋子」那句話感到憤怒與怨懟，可是現在，她當然也明白了君之楓的意思，那是爲了救她啊！皇甫霏霏含着笑，她眞摯的道：「智哥，我怎會怪你？我好蠢呵，竟然不知道你是爲了要救我，故意說出那等話，分散邢大忌的注意力……」

微微一頓，語音轉爲激動，皇甫霏霏接着道：「智哥，原諒我，原諒我無知錯怪你。」

唇角激動的撇了一下，君之楓微笑着道：「不，是我太委屈妳了。」

旋像是不解的問道：「但，霏霏，方才妳怎麼哭了呢？」

「我，我也不知道。」羞赧的低下頭，接着又抬起，皇甫霏霏顯得有點不好意思的撫着衣結，她細若蚊聲的道：「我……我不知道怎麼說，總之，心裏怪怪的，想哭，我就想哭了，我想，也許是我從死亡邊緣溜了一轉回來，那種感受難以抑制吧，智哥，你不笑我吧？」

温情的笑了一下，君之楓柔聲道：「霏霏，我了解妳的心情，現在，都過去了，妳把它當做一場惡夢般的淡忘它吧。」

含着淺笑，皇甫霏霏若有所悟的說道：「不，我不會忘記它！我還要牢牢記住呢，智哥，這，便是『江湖』，對不？」

哦了一聲，君之楓捂了一下鼻尖，像是很快慰的笑着道：「霏霏，妳不再是初出道的毛頭了。但在今後的日子，在這弱肉強食，陰狠詭譎，無奇不有的江湖上，霏霏，妳將會領悟得更多的。」

此刻，門外的街道上已滿滿的圍着一片黑壓壓的人影，像鐵桶般的圍住整個酒



皇甫霏霏配合君之楓的攻勢，奮力一掙，起腳踢中邢大忌胸腹。

樸，但顯然的每個都祗是好事的觀看着，他們嘰嘰雜雜的叫着，就偏是沒有一個人敢進來，人越來越多了，聲音也越來越哄雜。

皇甫霏霏那曾經此場面，她幾乎要嚇呆了，但她鎮定了下來，向君之楓說道：

「智哥，外頭人好多哪。」

聳了聳肩，君之楓淡淡的道：「這是正常現象，別理……」

他字沒出口，君之楓煞口不言，皇甫霏霏正感奇怪，方想開口，耳膜裏已隱隱約約的聽到一陣急如旋風的馬蹄聲……

輕輕的滋了一下嘴，君之楓平靜的道：「霏霏，鬆着心，大概是他們同條線的人。」

頷了一下螓首，皇甫霏霏鎮定的道：「智哥，你方才不是說我已不是毛頭了嗎？」輕頷了一下斗笠，君之楓微笑着，像是在讚許皇甫霏霏……

他們沉默了下來，而那股子的馬蹄聲越來越清楚了，它聽起來就像是一首雜亂無章的樂曲，頗撼人心胸……

圍在外頭的觀衆此時也聽到了，像是見了鬼似的，一蜂窩的嘩然而散，刹地，連個鬼影也無。

「嘶——！」幾聲昂烈的馬嘶聲，急劇如雷的蹄聲驀然中斷，門外，哦，已現出六騎——

懶懶的伸了一下腰子，君之楓淡淡的道：「霏霏，願意爲我描述這些上門的朋友麼？」

眼瞳的焦點一直落在門外，皇甫霏霏神色自若的吁了一口氣，她閃動了一下眉睫，嬌聲道：「智哥，六個，嗯，樣子不很和氣哪。你可能說對了，大概和那三個傢伙是同路人……第一個下馬的年歲四旬的光景，身裁高大，腰垂金刀，哪，那副長像太令人不敢恭維了，一叢像猪毛的鬍鬚長在他那猙獰可怖的面孔上，你想他好看嗎？」

微笑着，君之楓舐了一下唇角，道：「噢，當然不會很好看。哦，他正朝裡面走來了，對不？」

頷了一下首，皇甫霏霏道：「是的。尾隨他後面的是年紀相仿的胖傢伙，他好肥哦，智哥，你祇要想想豬走路是怎麼一回事，便不須要我多介紹了。」

輕聲笑起來，君之楓道：「再次一名是個瘦竹竿，對不？那走路的脚步和那胖兄很不相稱哩。」

驚異的哦了一聲，皇甫霏霏道：「你說得對極了，他何止瘦哪，渾身乾癟癟的，簡直瞧不出有一點油氣；喲，智哥，他肩後的兵器好生怪哪，彎彎曲曲的……哎呀呀！不對！智哥，那是一條又粗又黑的蟒蛇！」

像是吃了一驚，君之楓楞了一下，又淡淡的道：「怪不得有股腥氣，我還以爲他是毛坑裡剛爬出來的呢。」

吸了一口氣，皇甫霏霏道：「智哥，第四位好像好多了，五官雖稱不上端正，但也不致於至醜陋的地步；三十左右的模樣，腰間纏着一條鞭子……再下一名，喲，好像是誰欠了他錢似的，要不一定是他家死了人，智哥，我不得不作這樣的揣測，瞧他那張臉呵，死板板的，像是石板刻的哪！」

笑了一下，君之楓緩緩的道：「該是最後一名了吧？」

「也是絕無僅有的一名。」很吃驚的眨了眨眸子，皇甫霏霏低沉着聲，說道：「你絕對不能想像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智哥，你見過少了一隻手，少了一隻眼，少了一個耳朵，而且還缺了鼻子和上唇的人嗎？」

君之楓驚異的說道：「噢，但願我相信他是一個人。」

話落之時，那六名陌生者已魚貫進入，他們的樣子很冷漠，他們並不注意君之楓和皇甫霏霏的對話；除了爲首的一名之外，其外的自顧找了一個位置坐了下來，甚至躺了下來，悠閒得很狂傲。

皇甫霏霏幾乎又要害懼起來了，她啞噤了一陣子，旋又回復原狀，來者不懼，懼者不來，她鎮定了自己之後，很大方的，很得體的道：「諸位是來喫酒的麼？很不巧這裡發生了一點意外，有掃諸位雅興了。」

中年大漢離皇甫霏霏約有五尺之外，他像是沒有聽見皇甫霏霏的話，他輕揚着手中的馬鞭，閃着冷芒的兩眼緩緩的查視着邢大忌和龍青天的死狀，接着又轉首望了一下躺臥在血泊中的毛孔；他轉過頭，清癯而又削瘦的面孔微微泛起一絲驚異，旋又消逝無形。他輕拍了一下黑色勁裝上的塵土，方才啓口道，語音很緩和：「姑娘，你們是什麼人？」

眨了一下眸子，皇甫霏霏道：「剛出道的毛頭吧了。敢請多多指教。」

顯然是對皇甫霏霏的答話很不滿意，黑衣漢子兩目倏睜，手中的馬鞭朝地下用力一拍，一聲脆響，捲起一陣灰烟；翻了一下三角吊眼，中年大漢捋了捋鬍子，冷冷的睨着皇甫霏霏道：「俺大爺是誰，妳丫頭認得吧？」

眨眨眼，皇甫霏霏裝傻的道：「如果把閣下那叢鬍子剃掉的話，可能眼熟也說不定。」

「放肆！」陡地一聲暴吼，黑衣漢子怒不可遏的揚起手中的鞭子，刷的一聲，毫不客氣的便捲向皇甫霏霏的頸項！

「現眼了！」一聲冷叱，一旁默立着的君之楓由斜側裡一個旋轉，單手一撩，一探，已牢牢抓住鞭梢……

「大胆小子！」怒喝着，黑衣大漢驚怒非常，想是他料不到君之楓會上手，當下手上加勁，用力一扯！

可是，恁他如何用力，君之楓硬是紋風不動……

大驚，更怒，黑衣大漢的鬍鬚幾乎是根根立了起來，他狂吼着，用盡所有功力，再次用力往後一扯！

「呔，我操他娘的！」

然君之楓似有意捉狹，倏然一放，黑衣大漢一個拿不穩，身子咚咚的直往後退，一聲叭啦，碰上門板，差點拋出門檻外；黑衣漢子滿面羞怒，他鼓漲着眼，怒道：「狗小子，你別想活了！」

此時，另外的五名顯然也緊張起來了，他們不再那麼幽閒，由門檻上站起來的胖傢伙，滿臉殺氣的走上前來；他可眞胖，每當他走一步路時，腮邊的兩團肉便像

吊桶般的一上一下的震動起來。他走至君之楓跟前，挺着如鼓大的肚皮，陰肅的道：「閣下，何人？」

不耐煩似的撇了一下唇角，君之楓冷聲回道：「何人又怎樣？報名又怎樣？不報名又怎樣？」

陰陰的哼了兩聲，胖子顯然是要比黑衣大漢來得沉住氣，他一翻眼後，方又冷冷的道：「有種，可惜不能傳下去了。」

嗆一聲，亮出腰間長劍，皇甫霏霏跨前一步，揚聲叱道：「明人眼裡不揉砂，胖猪，你待怎地，儘管劃下道來。」

胖子一點也不動怒似的，但臉上的那股子殺氣却愈來愈濃，愈來愈重了。他咬了一下牙，緩慢但語音冰寒的道：「說得是，閣下大發慈悲把我三位不成材的朋友送上天，咱送。可嚕囌的，對不？」

驀地，不字方滾出他的舌尖，依然在空氣裡飄浮之際，胖子陡然一聲桀笑，像是要追趕那個「不」字似的，旋風也似的一抛而起，祗見他厚厚而渾圓的身子倏地像沉浸在稀薄的空氣裡，刷一聲響音，胖子已幾乎要把他的雙脚踹至君之楓的心口了；胖子似乎非常得意自己的倏然出招，他高聲桀叫着：「狗小子，爺『不倒翁』這厢有禮啦！」

「不倒翁？」揶揄的一笑，君之楓猛地如電也似的一彎身子，單脚一滑，一蹬，整個人便像裝了彈簧似的飛躍起來，胖子便踢了一個空，叭啦一聲，收腿不住的踹碎一張八仙桌子，然當他正驚惶之時，斜飄在半空裡的君之楓倏然一個怪異的迴旋，嗖的一聲，他的兩腿竟也幾乎要踹在胖子不倒翁的心口上了！君之楓也學着他的口音，怪樣的桀叫着：「瘟豬，小爺要叫你永遠不起來呢！」

萬想不出君之楓竟也「回」自己「鍋」，胖子不倒翁壓根兒沒第二個轉念，他暴叫一聲，連忙抽身暴退！

算他閃的快，君之楓那隻脚便平着不倒翁胸口滑過，讓不倒翁逃竄了出去……

可是君之楓急飛的身子依然像脫弦之箭般的快速，不知是他收束不住勢子，抑或他看不見？由於君之楓躍起的弧度太大，所以一把踹到了牆上！

心頭大駭，君之楓猛地像是失去重心的墜了下來！「小孫子，爺『奪命鞭』侍候你啦！」

如毒蛇吐信般的鞭梢，隨着陰狠的語音劃破了空氣，漾着絲絲刺耳的破空聲，鞭梢筆直像把劍尖般戳向君之楓的腰眼！

發招之人正是皇甫霏霏爲君之楓「介紹」的第四位。他平庸的臉孔上閃着詭譎得意之色，顯然他像是很有自信的在君之楓身上開了一個洞……

芳容失色，一旁的皇甫霏霏想出手救駕已是太慢，她不禁驚聲呼叫起來！

然而，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出乎在場的每一個人的意料之外——祗見君之楓眼看便要血濺五步之際，單手倏然一撩，就像方才抓住黑大漢的馬鞭一樣，牢牢的抓住鞭梢！

正楞着之間，奪命鞭忽感手中的鞭子幾要脫手，心頭委實驚異，不想君之楓身在半空中，竟還有能力扯自己的鞭子！當下奪命鞭想也不想的也用上功力一扯！

「龜孫子，謝啦！」揚聲叫着，君之楓似乎就是要奪命鞭這一扯，祗見他藉着奪命鞭的用勁，平衡了他失去重心的身子，兩脚輕鬆的一沾地，手中倏地又是一放！

「哇，我操！」一個穩不住，奪命鞭也像那黑衣大漢一樣直豁退了去，差點便沒絆倒於地。

剛想喘一口氣，一撮刀光倏又向君之楓下盤掃去；去勢凌厲，且又是悶不啃聲的暗招，君之楓不禁抽了一口氣，有點倉惶似的急往旁躲去……

出刀之人正是那名黑衣大漢，他毫不停留的再次旋轉刀鋒，身子閃電般的急速跟進，毒辣至極的斬向君之楓的喉嚨，口中方咧道：「爺『黑鬍子』領教！」

「他娘的狗崽子！」怒罵了一聲，君之楓兩脚速滑，硬是往橫閃去……

然剛讓過黑鬍子的刀鋒，一股破空之聲又自他斜側傳來……

「『鐵面狼君』請招！」

出招者正是第五名那位臉上死板板，毫無表情的那位仁兄閣下。

冷哼一聲，君之楓不慌不忙的一提氣，斜斜身竄起，鐵面狼君足有兩尺以上的劍身便平滑他的脚底而過……

緩緩站起，君之楓輕喘了一口氣，正想有所動作，忽又覺耳邊一股絲絲之強烈破空聲傳來，他心頭大駭，他無法猜知那是何種兵器，不過他敢肯定出手的人一定是那少了一隻手，一隻眼，一隻耳朵和缺了鼻子與上唇的仁兄。

果是不錯，那位生理缺殘的怪人正使勁的舞着他的拐杖，事實上那支拐杖便是他的兵器——它看起來像劍，實則祇是一條尺半長的鐵板而已，然而它的末端安裝有像箭矢的箭頭，所以它透過空氣的迴流，使君之楓聽起來像劍又似箭，又像是他完全沒見過的兵器破空聲。

顯得有點吃力的，君之楓堪堪的，驚險萬狀的總算閃了過去，然那缺殘者像是幽魂不散似的窮追猛打，單手一掄，刷一聲，拐杖劃起陣陣濛影，電掣的戳向君之楓的胸臟！

心火頓冒，君之楓不禁大吼一聲：「來者何人？」落話之前，君之楓已踉踉蹌蹌的再度閃開去……

冷森森的一笑，缺殘者開口道：「爺『半片人』是也！」

說着，那把奇形怪狀的杖尾已又如毒蛇吐信般的直鑽向君之楓心胸……

「咱到外頭逞強去！」

顯然情勢是對君之楓很不利，他不僅看不見，而且內頭窄小，君之楓無法儘情施展全部功力，所以他轉念之下，當下一個旋身，便想躍身射起；豈料他剛一動身，脚下却被一張糜爛的桌子絆個正着！

君之楓心頭猛是大駭，他祗覺得自己的身子已收束不住的直衝了去！

碰！一聲，君之楓跌了個四脚朝天，而且還翻了兩個滾；他深吸了口氣，就想躍身挺起，但，一撮尖銳的破空聲和陰冷的嗤笑已傳至他的耳鼓！

「小子，你乾脆躺着不是更好嗎？」

君之楓心頭不禁一凜，暗喊了一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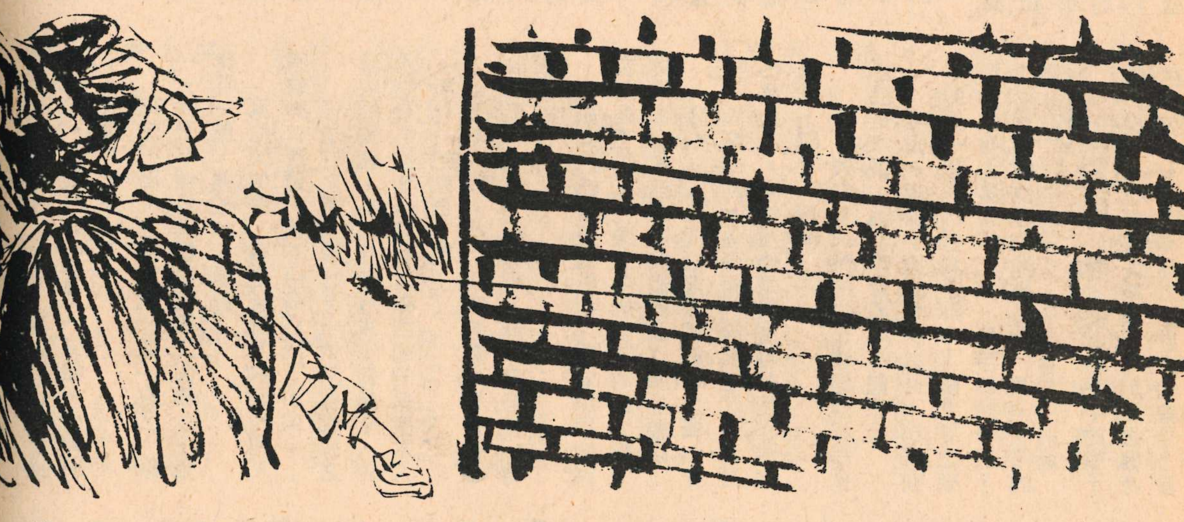
「糟！」

（未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林　非·文
盧　令·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駱伯傖等追躡火燄島少島主羅凡座舟，爲羅發覺，發轟天雷把駱伯傖等追踪小舟轟沉，駕駛小舟的老漁婦抱着破板隨波逐流，爲隱居荒嶺的獨眼老婦祖孫救起，方欲盤問，羅凡偕霍玉蘭率四手下來到，欲購粮食，總管逞强欲闖內院，爲獨眼老婦畧顯神功震退，羅凡知遇高人急率衆退，方出門外，驀見假風鈴魔劍楊君達偕冉肖蓮率部下百餘追踪來到，迫令羅凡交出康浩，羅凡不允，假楊君達命莫家四劍聯手合攻羅凡，甫三招，莫家四劍中的老二和老三均受外傷，涔涔滲下血水——

聚禽除虎倀　驅鳥探龍潭

醜潘安羅凡仍然昂首挺立場中，但右手衣袖也破了一個洞孔，頭上髮髻亦遭削斷，亂髮垂額，破袖拂盪，雖未傷及皮肉，却也險之又險了。

不過，他腰際長劍仍然插在鞘中，醜臉上也依舊盪漾着冷峻狂傲的神色，似乎對適才電光石火的一擊，絲毫也沒有放在心上。

夜風拂過，場中寂然無聲，只有遠處江面上，不時隨風傳來一聲聲凄厲吶喊。

那艘雙桅海船已陷入一片大火中，火光照耀下，隱約可見大船四週，有許多羊皮筏子，以及無數豕逐狼奔的人影。

復仇會主楊君達得意的笑道：「羅賢侄，時至如今，你總該認輸低頭了吧？」

羅凡眼一翻，冷哼道：「本少島主並未落敗，閣下何必高興得太早。」

楊君達舉手一指江面，道：「你座舟被焚，歸路斷絕，已成釜中游魚，如再妄逞匹夫之勇，那就是自取毀滅了。」

羅凡道：「區區一兩隻船，咱們火燄島還燒得起，待擒住閣下之後，本少島主少不得要你連本帶利一併賠還。」

楊君達大笑道：「井底之蛙，妄論青天。你的武功劍術，跟莫家兄弟僅在伯仲之間，如在本座劍下，只怕難過五招。」

羅凡抗聲道：「大話人人會說，你怎麼不敢出手試試？」

楊君達軒眉道：「本座是憐你被女色所迷，受人挑撥，不忍遽加誅除，意欲收你爲本會所用……」

「哼！」

羅凡向地上重重吐了一口唾沫，厲喝道：「要動手就快，再說廢話，休怪本少島主要罵你了。」

楊君達目光閃動，笑容漸漸消失，輕嘆一聲道：「好吧，一個人决心想死，那是山也擋不住的，本座就成全了你吧！」

語聲一沉，斷然道：「四位分堂主聽令，限七招之內，取他首級！」

莫家四劍一齊躬身，道：「遵令。」

四個人同時側身半轉，劍尖斜舉前伸，左手挽緊貼着劍柄亮出「衆星拱月」之勢。

醜潘安羅凡一見，狂態立斂，右脚微微後移，身軀半蹲，並將腰際長劍連鞘摘下，豎捧在手中。

顯然，雙方對這生死相搏的一擊，都未敢掉輕心……那雖然僅是短短七招，在雙方內心的感覺，却遠比七百招更漫長，更沉重。

莫家兄弟八道冷電般的目光，炯炯投射在醜潘安羅凡身上，表面看來，四人只是凝神蓄勢靜立未動，實際上，各人已將生平所練過的出手招式，在腦海中施展了何止千百遍。

皆因高手相搏，勝負决於一念。尤其莫家兄弟和羅凡雙方所擅長的，都是快速劍法，一擊出手，招式連綿相繼，其間决不能有絲毫疏失，只要任何一方偶一大意，露出了破綻或間隙，勢將立即招來對方凌厲無情的搶攻，一旦失却先機，勝負之數便已經决定大半了。

但莫家四劍凝注醜潘安羅凡足有頓炊之久，無論從那一個方向觀察，那羅凡的「捧劍蹲身」之式，幾乎無懈可擊，是以遲疑再三，始終不敢貿然發動。

雙方觀戰的人，也都屏息環伺，鴉雀無聲，暗暗替他們捏着冷汗。

楊君達冷眼旁觀，眉峯暗皺，忽然揚目望了望遠處江面，喃喃說道：「看來那艘船已經燒得差不多了！」

這句話聲音雖然不高，聽在羅凡耳中，却不期心頭一震，不由自主，向江面上飛快掃了一瞥……

就在他心神微分的剎那，莫家四劍突然趁機發動。

但見人影交錯，快逾電閃，老大莫維仁和老四莫維理同時騰身射起，由羅凡頭頂疾掠而過，老二莫維義和老三莫維信則一左一右，飛快的貼地翻滾，揮劍砍向羅凡的雙脚足踝。

四人分擊上下左右，出手既快又狠，劍芒才動，人已到了近身。

這時候，楊君達的話音猶未落盡，也就是醜潘安羅凡顧盼江面的轉瞬之間，霍玉蘭眼見羅凡一瞥之失，竟已陷身險境，不禁駭然驚呼失聲。

寒光閃現，人影橫空……可是，「蓬」然聲中，莫老大和莫老四却像兩截木頭似的，由空中直摔了下來，莫老二和老三也雙雙僵臥在地上，動也不動了。

羅凡手中長劍分明才拔出一半，見狀微微一楞，也沒有開口，逕自還劍入鞘，舉步向霍玉蘭走去。

霍玉蘭喜出望外，欣然道：「羅大哥，你贏了！」

羅凡似笑非笑的點了點頭，突然一個踉蹌，險些摔倒地上。

霍玉蘭一驚，急忙探手攙扶，問道：「你……怎麼了？」

醜潘安羅凡沒有回答，四肢漸漸僵硬，片刻間，也和莫家四劍一般模樣，莫名其妙的昏厥了過去。

這一來，全場震駭，如見鬼魅，莫不

驚惶四顧，人人自危。

冉肖蓮低聲道：「會主，這是有人陰施暗算。」

楊君達點點頭，揚目喝道：「何方高人，請現身相見……」

「不敢當！老婆子早就站在這兒。」

隨着語聲，那獨眼老嫗一手扶着阿毛，一手拄着竹杖，從屋簷陰影下，緩步而出。

阿毛手中提着一束形如魚網的籃子，網口已經打開，裏面隱約有個蜂巢般的東西。

楊君達臉色微變，抱拳一拱，道：「楊君達在此，敢問老人家是——」

那獨眼老嫗霜眉一挑，接口道：「楊大俠，你再仔細看看，眞的連老身都認不得了麼？」

楊君達遲疑了一下，强笑道：「請恕楊某眼拙失禮，老人家的面貌倒是有些面善，只是一時記不起曾在何處相識了。」

獨眼老嫗道：「楊大俠眞是貴人多忘，二十年前巫山作客，百禽共舞迎賓的盛事，居然記不起來了麼？」

楊君達一怔，喃喃道：「……二十年前……巫山作客……百禽共舞……」言下不勝困惑。

獨眼老嫗冷冷一笑，接道：「讓我老婆子索性再說明白些吧，有一首小詩，楊大俠總該記得？」

楊君達惑然道：「哦？一首詩？」

獨眼老嫗點了點頭，漫聲道：

「巍峨巫山陽，烟雲鎖長江。
萬花簇鳳闕，百禽舞龍崗。
彈劍歌壯志，把盞試新釀。
得意須盡歡，縱醉庸何傷？」

吟聲盪漾耳際，滿院肅然，無數目光，都投注在楊君達臉上。

那楊君達神色連變，却沒有開口。

獨眼老嫗緊接着又道：「這首詩，是楊大俠在巫山作客時，即席揮毫所撰，現在還由老身保存在百禽宮中……楊大俠怎會記不起了呢？」

楊君達身形微震，脫口道：「哦！原來老人家竟是『鳩母』……」

獨眼老嫗笑了，笑得好深沉，微微頷首，道：「不錯，楊大俠總算記起來了……老身正是當年的『鳩母』巫九娘……百禽宮中一日歡叙，匆匆已有二十年，故人無恙，只是我老婆子越活越老邁……」

楊君達乾咳了兩聲，忙道：「是的！是的……哦！不！不！不！九娘音容仍似當年，一點也看不出老邁……」

「是嗎？」巫九娘霜眉微軒，笑問道：「如果音容仍似當年，楊大俠適才怎會認不出來？」

楊君達靦覥道：「夜色晦暗，事出意外，楊某再也想不到九娘會遷居此地，所以……所以……」

日光一轉，落在那少年阿毛身上，改口問道：「這位小兄弟，是九娘新收愛徒嗎？」

巫九娘搖搖頭道：「不！他是老身劣孫，名叫齊效先。」

楊君達輕哦了一聲，臉色晴陰不定，似乎頗感驚訝！

巫九娘笑道：「楊大俠沒有見過這孩子，應該還記得他的母親才對？」

楊君達道：「時隔多年，楊某性又健忘，只怕已經記憶不淸了，看這位小兄弟的面貌，的確跟他父親一般英俊，皮膚也跟他母親一樣白皙和漂亮……九娘你說對不對？」

巫九娘聽得一楞，停了片刻，才頷首微笑道：「很對！很對！楊大俠可否俯允老身一樁不情之請，咱們先把這裏的事作一了斷，然後再延楊大俠入蝸居深談。」

楊君達毫未遲疑，含笑道：「既是九娘出面，楊某人但憑吩咐就是。」

「言重了。」巫九娘微一欠身，說道：「請楊大俠看在老身薄面，約退貴屬，放這姓羅的娃兒離去，一切恩怨是非，留待他日再算，楊大俠以爲如何？」

楊君達笑道：「九娘吩咐，敢不如命，但楊某有一事不明，敢問九娘與東海羅家之間……」

巫九娘搖頭道：「老身與火燄島素無交往，只是不願這爿茅舍籬院沾染血腥而已。」

楊君達似乎有些意外，但却並未追問，爽朗一笑道：「難得九娘代爲緩頰，算他們造化了……」

探手從袖中取出一面朱色金邊的三角形小旗，迎風一展，沉聲道：「孩子們，撤圍。」

籬外一聲轟應，火炬齊滅，院子裏二十四名劍童俏婢也紛紛向兩側閃讓，空出一條通路。

巫九娘將一粒蠶豆大小的藥丸拋給了霍玉蘭，說道：「這是蜂毒解藥，用一小碗無根水化開，一半內服，一半外敷，靜養半個時辰，蜂毒便可盡除了。」

霍玉蘭斂衽爲禮，道：「多謝老前輩賜藥，他日相逢，當必圖報。」

巫九娘笑道：「圖報倒不必，回去以後最好多勸勸他，年紀輕輕的，不可過份恃才傲世，目中無人，再說，寃家宜解不宜結，凡事要退一步想……」

霍玉蘭沒等她說完，逕自轉過身去，向楊君達怨毒的瞪了一眼，冷冷道：「姓楊的，咱們再見了。」

說完，螓首一昂，大步穿過人叢，向籬門外走去。

四名紅衣大漢攙扶着醜潘安羅凡，緊隨在後。

出得籬門，霍玉蘭身形微頓，揚目望了望江面上那業已半沉的雙桅海船，輕吁一聲，突然加快腳步，疾奔而去……

巫九娘搖頭嘆息道：「這孩子，怨毒之念，竟如此深重！」

楊君達道：「也難怪她，在她心裏始終認定是楊某殺了她的父兄，爲報殺父之仇，以至不擇手段。」

巫九娘斜睨問道：「楊大俠是否眞殺了她的父兄呢？」

楊君達正色道：「楊某生平傷人無數，何在乎承認多殺一個霍宗堯，這純是他人陰謀嫁禍，意圖陷害，委實並非楊某所爲……」

巫九娘點頭道：「不錯，楊大俠乃是頂天立地的奇男子，平生行事，敢作敢當，但是——」

說到這裏，語聲微頓，臉上却浮現出一抹深沉的詭笑，然後壓低了聲音，接道：「這是說楊君達楊大俠，却不是指的閣下。」

楊君達詫異地說道：「九娘的意思，是……」

巫九娘臉色一沉，道：「我的意思你還不明白麼？你假冒風鈴魔劍楊君達，這事能瞞得了旁人，却瞞不過我老婆子！」

楊君達哈哈大笑，說道：「九娘眞會說笑話，我明明就是楊君達，何曾有半點虛假……」

巫九娘沉聲喝道：「在老婆子面前，你還敢支吾狡辯？」

楊君達道：「這眞是天大的笑話，天大的寃枉……」

「閉嘴！」巫九娘一聲冷叱，怒目道：「我老婆子業已決心不再過問江湖是非，今夜算你這匹夫僥倖，你要是聰明的，最好趁老婆子還沒改變主意以前，挾着尾巴快滾！」

楊君達搖頭笑道：「既然九娘心有成見，我也不多解釋了，咱們立刻就走——可是，我這四名屬下身中蜂毒……」

巫九娘取出一隻小藥瓶，恨恨擲在地上，揮手道：「快滾！快滾！快滾……」

楊君達袍袖一捲，凌空將藥瓶攝到手中，含笑抱拳道：「楊某遵命告退，但願有一天，能爲九娘解釋這個誤會——」

巫九娘沉聲喝道：「你再說一個字，老婆子就叫你們一個也別想活着走出這座院子！」

楊君達果然沒有再出聲，只向驚愕怔楞的冉肖蓮使了個眼色，默然坐回軟轎之內。

二十四名劍童俏婢，急忙負起莫家四劍，簇擁着軟轎，匆匆退去。

不片刻，人轎一行已遠遠消失在夜色中……

偌大院子，如今只賸下巫九娘祖孫二人，此外，就是鸚鵡小珠子和在夜空中盤旋的兩頭神鵰了。

巫九娘拄拐僵立了許久，才漸漸由激動中平靜下來，仰面長吁了一口氣，輕聲道：「阿毛，去把院門關起來吧！」

齊效先「噢」地應了一聲，忙去掩閉籬門，再回來從簷前摘下燈籠，却發現巫九娘獨眼中蓄滿淚水，頰上並留着晶瑩淚痕。

少年一愕，不期問道：「奶奶，你怎麼了？」

巫九娘搖頭道：「沒有什麼……奶奶只是忽然想到了你那苦命的娘……」

齊效先怔楞的道：「可是……我娘像什麼模樣？我怎麼一點都記不起了呢？」

巫九娘伸出顫抖的手，無限愛憐地撫摸着他的頭頂，苦笑道：「傻孩子，那時候你還太小，什麼事也不知道，整天就知道張着嘴哭，扭着頭找奶吃……」

齊效先臉上一紅，赧然道：「奶奶，你老人家又取笑人家，不來啦！」

巫九娘唇邊掛着淒笑，熱淚却又忍不住滾滾直落，仰面呢喃道：「你娘去世的時候，眉丫頭才一歲多點，你還沒有足月……可憐那苦命的孩子，臨終之前，攬鏡自照，兀自痴痴的問：『娘！你看我現在是不是白皙多了？』……」

齊效先詫道：「娘爲什麼要問這句話呢？」

巫九娘道：「她天性是個好强的人，談智巧，論武功，都敢誇一聲『武林才女』，平生唯一恨事，便是肌膚不够白皙，容貌畧嫌粗黑……」

齊效先接口說道：「但剛才那個姓楊的會主，怎麼又說我的膚色，跟娘一樣白皙？」

巫九娘冷笑道：「所以奶奶才敢斷言他是假冒的，他若眞是楊君達，豈會記錯你娘的容貌？二十年前，你爹還未到百禽宮，他根本沒有見過你爹的面，居然說你的面貌跟你爹一樣英俊……這不是放屁胡謅是什麼！」

齊效先道：「奶奶既然看出他是假冒的，就不該輕易放走他……」

巫九娘不耐煩的道：「咱們已經決心不再沾惹江湖是非，管它是眞是假！你年紀還小，這些道理告訴你，你也不懂，去把鵰兒鎖好，早些休息去吧！」

齊效先口裏答應着，忙撐燈伴送巫九娘返回茅屋，祖孫兩個才進屋門，忽又同時一楞——原來茅屋中竟然挺立着一條魁梧高大的人影。

那是一個形狀可怖的藍袍人，臉上塗滿紅黃混雜的藥物，雙手和頸脖都纏着白色布帶，滿頭焦枯短髮，一身粗布藍衣，除了兩隻眼眶和一張嘴巴之外，混身上下，幾乎全被藥物和布帶封裹得一絲空隙也沒有。

齊效先急急上前攙扶，驚問道：「孫爺爺，你怎麼起來了？」

那藍袍人却奮力掙脫扶持，巍顫顫欠身施禮，激動的說道：「激流拯命大恩，呵護療傷厚德，孫天民有眼無珠，竟不知恩人就是九娘……」他臉上塗滿藥物，說話時兩頰牽動，藥物紛紛墜落，露出鮮紅的新肉和疤痕，使他看來就像一具剛從泥土中掘出來的屍體。

巫九娘淡淡一笑，說道：「我就知道遲早瞞不過你的，却沒想到會拆穿得這麼快。」

孫天民道：「九娘一向隱居巫山納福，如今竟寄身江邊草舍，在下也是萬萬猜想不到。」

巫九娘道：「其實，這般機緣湊巧，無非命運的安排，人生聚散本無常，雪泥鴻爪，說不上什麼恩德，孫二俠又何須耿耿於心呢。」

說着，向齊效先點點頭，道：「扶孫爺爺回房去休息吧，時間不早了，有什麼話，明天再談也是一樣……」

不料孫天民却忽然倒退了一大步，拱手一禮，道：「不！孫某是特來向九娘告辭的……」

巫九娘一怔道：「什麼？你要走？」

孫天民沉重地點頭道：「是的，孫某身受活命之恩，大德不敢言謝，但亦不願因此連累九娘……」

巫九娘幽幽道：「原來剛才咱們的談話，你都聽見了？」

孫天民道：「實不相瞞，孫某確已字字入耳。」

巫九娘道：「你可是覺得咱們太自私了，所以一怒要走？」

孫天民肅然道：「不敢，孫某雖是粗人，但深信九娘決心遠離江湖是非，必然有不得已的苦衷。」

巫九娘仰面長嘆，道：「你能諒解這一點，就不必急於離去了。想當年，『鳩母』巫九娘雖然算不上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却也不是什麼正人君子，如今居然畏首畏尾，學那縮頭的烏龜，豈非可笑復可憐？不瞞你說，咱們這都是拜那位風鈴魔劍楊君達之賜。」

孫天民駭然一震，失聲道：「這……怎麼會跟楊君達有關……」

巫九娘淒然笑道：「你覺得奇怪，是不是？說起來，已經是二十年前的舊事了，迄今為止，我老婆子仍然說不出是應該感激他？或是應該痛恨他？你若願意聽聽這段秘辛，不妨先坐下來，咱們挑燈長談，藉消長夜如何？」

孫天民不知該怎樣回答才好，只是身不由己，在一張竹椅上坐了下來。

齊效先連忙點亮了燈，又替巫九娘搬來一把竹椅，自己也尋了個矮凳，坐在傍邊，興緻勃勃等着聽故事哩。

巫九娘目光一轉，冷冷道：「眉丫頭，想聽就出來坐着，別鬼鬼祟祟躲在門帘後面。」

「噢！來啦。」

門帘掀處，月眉低頭尷尬地走了出來，手裏早拿着一把矮凳。

轉過竹椅背後，忍不住向弟弟阿毛輕輕一伸舌頭，才緊挨着坐了下來。

巫九娘頭也沒回，就像腦後也長了眼睛似的，輕嘆道：「你們別以為奶奶閒得慌，說故事磨牙消遣，告訴你們，這就是你們親娘的死因，也是你爹負氣出走的根原。」

月眉姊弟心頭猛地一跳，連忙收斂了嘻笑。孫天民也不期屏息靜氣凝神傾聽。

巫九娘將竹拐倚在椅把上，整個身子背靠椅中，深深吸了一口氣，又緩緩吐出來，然後，獨眼虛闔，用一種低沉而有力的聲音開始說道：「那是一個燠熱的夏季，太陽炎熱像火球，整日裏，烤得人懶洋洋的。偏偏每年這個季節裏，山中草林枯槁，最容易發生野火燒山，咱們百禽宮隱藏在深山裏，雖可畧避褥暑却最怕失火。

「所以每年夏季，也是宮中最忙碌的時候，咱們必須將全宮上下百餘名宮女，分成許多小隊，日夜輪流在週圍五十里方圓內巡察，隨時提防野火燒山。

「辛勞疲憊，再加心情的緊張，肝火也就特別旺，說句不怕孫二俠見笑的話，那時百禽宮門下弟子，的確太驕橫跋扈了些，單只每年夏季，宮牆百里之內，等於劃為禁地，凡是無心闖入或在附近生火引炊的人，多半都慘遭殺戮，也不知造了多少孽……」

月眉忽然岔口笑道：「其實也不多，總共才一百零七個人……」

「不許胡說，聽下去！」巫九娘叱止了孫女兒，又繼續說道：「……那一天傍晚，沐浴方畢，咱們兩個老的正跟女兒蓮姑坐在後宮庭院裏納凉，忽見一名宮女氣急敗壞進來，禀報道：『峯下有個野男人正在放火燒山，巡邏的姊妹們阻擋不住，迫的用號箭告急，請命定奪。』

「當時，老頭子就冒了火，喝問道：『她們一隊有十個人，竟連一個野男人也對付不了嗎？』

「那宮女答道：『回老爺子的話，那人武功十分高强，姊妹們已被他擒去三個，還打傷了四五個，實在制他不住。』

「老頭子虎的一聲跳了起來，恨恨道：『什麼人敢到百禽宮來撒野，老夫倒要看看他有幾個胆子。』

「說着就要親自趕去，却被蓮姑攔住，勸道：『區區一名狂徒，何勞爹爹出手，女兒去替你老人家擒了來吧。』

「於是，回頭問那宮女道：『人在哪兒？』

「那宮女道：『在江邊採雲崖上。』

「蓮姑點點頭，吩咐取來佩劍，帶着兩名貼身丫環出宮而去。

「老頭子兀自餘怒未消，一叠聲交待女兒道：『丫頭，要活的，咱們得把他吊在宮外旗杆頂上，給那些不知死活的傢伙做個榜樣……』

「那時，咱們倆都已經年逾半百，膝下無子，只有蓮姑一個女娃兒，年紀都快三十歲了，仍然待字閨中尚未匹配……」

齊效先聽得神往，傻楞楞冲出一句話，問道：「奶奶，那時候娘為什麼不嫁人呢？」

這句傻話直問得孫天民忍俊不禁，幾乎笑出聲來。

月眉瞪了他一眼，低喝道：「關你什麼事？多嘴！」

齊效先不服氣，抗聲道：「她是我娘，怎麼不關我的事？哼！」

巫九娘强忍住笑意，叱道：「你們還想不想聽下去？如果不想聽了，就滾回房去睡覺！」

姊弟倆連忙應道：「想聽！」

巫九娘道：「那就老老實實聽着，不許岔嘴，誰要是再多話，別怪奶奶拿拐杖敲他。」

月眉姊弟同「噢！」了一聲，雙雙閉上嘴。

巫九娘默然片刻，重又接續上未盡之言：「……蓮姑那孩子，天資秉賦，無一不是上上之選，自幼聰敏，善伺人意。正因為如此，才弄得歲月蹉跎就誤了青春。

「一則，她眼高於頂，自負多才，視天下男子皆如糞土，若非傾心中意的人，焉肯委身下嫁？

「二則，咱們老倆口對她也過份鍾愛看重，沒有十全十美，忠誠可靠的如意兒郎，又怎捨得讓她遠離膝下？

「三則，百禽宮僻處深山，隔絕塵寰，一向不與武林同道交往，正派中人不屑下顧，邪派門中雖也有備綵登門求親的，咱們又看不上眼，似此年復一年，婚姻大事無形中就延誤下來了。

「女孩兒誰沒三分心事，年紀稍大，難免易生感觸，平日裏，蓮姑那孩子總是强顏歡笑，好像毫無憂愁，但我這當娘的心中明白，每到夜闌人靜的時候，花前月下，她那一聲喟嘆，一鎖眉頭，其中不知包含着多少無言的感傷。

「無奈境況如此，我這當娘的除了替她難受，又能有什麼辦法？

「可是，那一天，機會來了——」

巫九娘說到這裏，精神一振，獨眼忽睜，眼中竟閃出奮然的光彩。

她一面坐直了身子，一面張目四顧，好像在尋找什麼東西。

月眉十分乖巧，急忙奔去後面臥室，捧出一杯溫茶，雙手遞到椅前，笑道：「奶奶請用茶。」

巫九娘藹然一笑，道：「好！好！也給孫爺爺沏一杯茶。」

孫天民道：「謝謝，我口倒不渴，只是急於想聽九娘的故事！」

巫九娘微一凝神，笑意忽又消逝，舉杯喝了一口茶，仰面長吁道：「孫二俠，並非我老婆子欲言又止，有心賣什麼關子，委實這件事的發生，關係太以重大，它給咱們百禽宮帶來了歡樂和希望……也帶來了惡運和毀滅……

「就在那一天，蓮姑臉上第一次有了真正發自內心的笑容……也就在那一天以後，她的一生，從此完了……是愛？是恨？是情？是仇？真叫我老婆子，不知從何說起……」

孫天民神情一肅，點了點頭，道：「那想必是一段令人惋惜的遭遇。」

巫九娘沉痛地接道：「豈止令人惋惜，簡直叫人悔恨終生永世也無法彌補。」

孫天民黯然嘆息道：「孫某性雖粗俗，亦不難體會九娘此時的心情，假如有什麼礙難之處，那就不必再說下去了……」

巫九娘望了月眉姊弟一眼，輕吁道：「不錯，這段經過，本來不宜讓孩子們知道，但時隔已二十年，事情又與他們的父母有關，與其隱瞞他們一輩子，倒不如索性乘此機會告訴他們的好。」

於是，把空杯交給了月眉，接着又再述說下去。

「……那天蓮姑匆匆趕往採雲崖，並未多久，竟欣然而返，只是去的時候滿腔怒火，回來的時候却滿臉笑容。

「在她身後，跟着一個書生打扮的中年男子。

「那書生大約三十出頭，一身天青色儒衫，神采飛揚，豐神挺拔，那股飄逸洒脫味兒，別說人間凡夫俗子，便是圖畫中的神仙也不多見。

「當時我老婆子看得滿頭霧水，呆呆的坐着，連說話都忘了，老頭子也怔了半响，才指着那書生問道：『蓮丫頭，這傢伙是誰？』

「蓮姑笑嘻嘻道：『爹！他就是採雲崖撒野的那個人……』

「老頭子一挺身跳了起來，大喝道：『好小子！你是吃了熊心豹胆，竟然敢傷我百禽宮弟子？來人呀！給我先綁起來再說！』

「誰知那書生却含笑一拱手，道：『老前輩先別生氣，這實在是一場小小的誤會……』

「老頭子叱道：『誤會？你倒說得輕鬆，老夫先吊你三天三夜，且看是不是誤會——』

「這時候，才發覺左右宮女們只顧掩口竊笑，竟沒有人遵命動手。

「老頭子氣得一跺脚，吼道：『叫你們綁人，笑什麼？』

「一名宮女連忙躬身答道：『老爺子請息怒，這位公子如今是客人，婢子們不敢失禮。』

「老頭子叱道：『胡說，他是誰的客人？』

「宮女答道：『是小姐的客人。』

「老頭子一楞，回頭望了望女兒，蓮姑才含笑說道：『爹！不錯啦，是女兒他請來咱們宮裏作客的。』

「老頭子詫道：『他不就是那放野火，打傷人的狂徒嗎？怎麼一下又成了客人了？』

「蓮姑笑道：『那本來是場誤會嘛，人家在採雲崖等朋友，生了一小堆火，乃是當作聯絡之用的，被咱們巡山弟子看見，才鬧出誤會來……』

「老頭子不以為然道：『乾旱之季，山中嚴禁烟火，這是本宮的禁例，怎能說是誤會？』

「蓮姑遲疑了一下，訕訕笑道：『可是，他不是有意犯禁——』

「老頭子不通竅，兀自搖頭道：『不管有意無意，犯禁就該重懲，抗命拒捕，就該立斬……』

「老婆子冷眼旁觀，見蓮丫頭粉頸低垂，神情顯得很尷尬，忽然心裏一動，會過意來，連忙站起來攔住老頭子，道：『既是無心之過，還提它作什麼……』

「偏是老頭子心眼跟牛一樣，仍在嘀嚷着道：『無心之過也是過，為什麼不該提？以後人人放了野火，都說是無心的，那還成話嗎？這道理我不懂……』

「我老婆子氣他不過，只得低聲罵道：『只要蓮丫頭願意，便是把這百禽宮全燒光了，也用不你老糊塗担心。現在你懂了麼？』

「老頭子兩眼連翻，怔了半天，這才恍然領悟過來……」

孫天民和月眉姊弟聽到這裏，不約而同鬆了一口氣，敢情他們對故事中那位書生，都已經暗生關切之情了。

巫九娘語聲微頓，臉上也泛現出淡淡的笑意，追述道：「老頭子號稱『百禽翁』，善解鳥語，却對女兒的心事猜解不透，被我老婆子一言點破，懂雖懂了，竟忘了禮數。

「他猛可上前，一把拉住書生的手臂，上上下下打量了幾遍，忽然拈鬚哈哈大笑，點頭說道：『好極了！好極了！小伙子，你的運氣不錯。』

「說完，也沒有問問人家姓甚名誰，逕自笑着向後宮去了。

「這些沒頭沒腦的話，那書生聽不明白，咱們娘兒倆却心裏有數，當時，蓮丫頭臊紅了臉，竟也忘了招待客人，沒辦法，這件事只好由我老婆子承担下來。

「我一面吩咐宮女們準備酒宴，殷勤欵待，一面婉轉探詢那書生的姓名和身世，有沒有娶過妻室……結果，一切都令人滿意了。」

孫天民一直沒有岔過嘴，這時忍不住問道：「那書生，莫非就是風鈴魔劍楊君達？」

巫九娘點頭道：「不錯，就是他。」

孫天民輕哦了一聲，嘴唇蠕動，好像還想說什麼，却沒有說出來。

巫九娘狀如未覺，喃喃接道：「……

那時候，楊君達年紀不過三旬出頭，聲名正如日中天，儼然武林第一高手，非單一表堂堂，談吐也迥異俊流，尤其最難得的是，雖屆而立之年，却尚未婚娶。

「這一切一切，都是那麼如人心意，簡直可說是老天爺特意安排造就的好姻緣。我老婆子看女兒也是千肯萬肯，立即傳令大開盛宴，聚集全宮女官鼓樂，張燈結綵，排演本宮最隆重，最豪華的『百禽迎賓舞』。

「席間，老婆子眞應一句俗話——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便私下跟老頭子商議，老頭子答得好，他說：『又不是我嫁給他，妳跟我商量有屁用。』

「我聽了又好氣又好笑，便道：『老頭子，我可是問過你了，到時候你這做爹的可別又怪咱們母女擅作主張，沒跟你商量。』

「老頭子道：『妳也別太興頭，好歹先問問女兒的意思去。』

「我毫沒遲疑就道：『女兒的心事，我這做娘的還能不知道嗎？沒的說，她是千肯萬肯了。』

「老頭子道：『就算咱們都肯了，妳也得問問人家小伙子願意不願意？』

「我忍不住好笑，說道：『這種天上掉下來的肉餡餅，他還會不吃嗎？論名聲，咱們百禽宮不輸他風鈴魔劍。論才學，蓮丫頭只比他强，論品貌——』

「說到『貌』字，我老婆子心裏忽然動了一下，偷眼望望正在談笑風生的蓮姑和楊君達，下面的話，竟遲遲無法出口。

「憑良心說，楊君達英俊瀟洒，如玉樹臨風，堪稱翩翩濁世佳公子，而咱們的蓮丫頭雖然滿腹才智，可惜膚色稍嫌粗黑，身裁也矮胖了些。

「他們倆坐在一起，就像一株挺拔的翠松，旁邊栽着一朵黑牡丹。」

「老婆子不是偏袒護短的人，這情景看起來的確顯得不配襯，但當時見他們交談甚歡正談得投契，再轉念想想，世上那有十全十美的匹配？俗語說得好：『駿馬偏馱痴漢走，巧婦常伴拙夫眠』。一個女人縱然再美，終有一天會老的，那楊君達如果只是個以貌取人的俗夫，也就算不得出類拔萃的人物了。

「不過，話雖如此，總得愼重些，當面問個確實，才好決定辦事。我老婆子終是女流，很多話不便出口，這項差使，還得老頭子親自出馬才成。

「當夜盛會至深宵盡歡而散，楊君達已醉意濃重，由老婆子安置在前面客室歇息，回到後宮寢殿，我就把蓮丫頭叫來，直截了當地問她作何打算？

「蓮丫頭避免羞赧，總算是個明理的孩子，她沉思良久，坦然答道：『楊公子天縱奇才，百世難逢，女兒還有什麼可挑剔的，但夫妻朝夕相處，斯守終生，必須彼此相敬相愛，不能有絲毫勉强，您老人家最好先問問人家楊公子。』

「我見她說得坦誠，心裏反而無限憂感，因道：『既然妳這麼說，娘就替妳作主了。婚姻大事非同兒戲，總得你們兩情相悅才行，這件事能成功固然可喜，萬一有甚麼支節，妳也不要太認眞，天下好男兒多的是，娘會替妳物色一個比他强過十倍的，決不讓妳受一分委屈。』

「第二天一大早，老頭子被我催促不過，親自去了前宮客室……」

巫九娘述說至此，臉色忽然變得陰沉僵硬，嘴角那一抹笑意，也充滿了森冷和凄涼，孫天民和月眉姊弟一聲不響的傾聽着，誰也沒有開口。

茅屋中突然寂靜下來，良久，良久，才聽見她一聲長嘆，接着說道：「……他去了整整半日，咱們娘兒倆也盼了整整半日，那時的心情，當眞是如坐針氈，渡日如年。

「但時間越久，也就表示事情越不順利，咱們娘兒倆面面相覷，口裏沒說什麼，心裏都有了不祥之感。

「直到近午，老頭子才邁着大步回來了。

「果然，他呼吸重濁，氣喘吁吁，一臉恚憤之色。」

「我明知不妙，仍然迫不及待地問道：『事情怎麼樣了？』

「老頭子悶不吭聲，只是搖了搖頭。

「可憐蓮丫頭竟『哇』地一聲，掩面哭了起來。

「老頭子非單沒有安慰女兒，反重重一跺脚，吼道：『有什麼好哭的！難道天下男人都死光了？沒有他，妳就嫁不出去了嗎？』

「我一聽這話也火了，冷叱道：『你這老糊塗，去了半天，就帶回來這幾句放屁一樣的廢話？』

「老頭子氣呼呼道：『妳們還要我說什麼？莫非要我去跪下求他？說咱們的女兒生得醜，求他可憐咱們，娶回去當粗使丫頭……』

「這個老混蛋，只顧生氣，却沒想到這些話，字字刺傷了蓮丫頭的心，可憐那孩子沒等話完，就大哭着奔出房去了。

「老頭子還朝着女兒背影叫道：『丫頭，看開些，明天爹就離宮下山，遍訪天下俊彥，親自去替妳物色一個比他只强不差的夫婿，找不到，爹寧願老死異鄉，一輩子不回百禽宮……』

「我急得連忙掩住他的嘴罵道：『老糊塗，你是想把女兒逼死了才甘心嗎？』

「老頭子竟理直氣壯的道：『我說的是實話，妳不信是不是？明天一早我就下山……』

「我拿這條老蠻牛無可奈何，只好轉換話題問道：『事情經過如何？你也得先說給我聽聽，那楊君達難道眞是嫌咱們蓮丫頭長得醜陋，配不上他？』

「老頭子怔了怔，道：『他口裏雖然沒有這麼說，但除了這緣故，咱們蓮丫頭還有什麼配不上他的？』

「我聽出話中有話，忙道：『他究竟是怎麼說的呢？』

「老頭子哼道：『除了藉詞推脫，他還能怎麼說。』

「我追問道：『藉詞？總得有詞可藉呀？』

「老頭子冷笑道：『他沒等我提到親事，先把咱們蓮丫頭極口誇讚了一番，最後竟說「似此女中丈夫，巾幗才女，將來不知何方幸運男兒得此厚福！」嘿！這小子竟跟老夫來這一套……』

「我接口道：『當時你就該順着他的口氣，提及婚事才對！』

「老頭子道：『誰說不是這樣？當時我就緊接說：「假如老弟不嫌棄的話，你就是那位幸運男兒了。」』

「我急急問道：『他怎麼回答？』

「老頭子道：『他好像很驚奇，問我：「老前輩是在開玩笑吧？」我就正色說：「這種事誰跟你開玩笑？老夫是說眞話，只要你肯，咱們就擇吉辦喜事，乾乾脆脆，聘禮嫁粧兩免，能省的都省了，也不用花轎，也不須媒人，咱們老倆口點個頭，你們小兩口就拜天地，入洞房，你看如何？」……』

「誰知那小子不識抬舉，裝模作樣好半天，才嘆口氣說：『恨不相逢未婚時，晚輩自怨福薄，只好辜負老前輩厚愛之情了……』

「我不禁驚問道：『他昨晚才說未婚，怎麼今天又改了？』

「老頭子道：『誰知道他說的不是眞話？據他自己解釋：雖未正式成婚，已有定情之約，昨夜他在峯下採雲崖，便是等候那位未婚妻室。』

「聽了這些經過，直令我張口結舌，許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楊君達的解釋，未嘗不可能是實情，回想昨夜探詢他身世的時候，的確並未問到有無紅粉知己？難道天意如此，竟因這一語疏忽，鑄成今天的遺憾？

「我幾經思忖，覺得事情或許並不如想像中的壞，那楊君達雖然與人訂有婚約，但並未完娶，如果能讓他跟蓮丫頭相處一段時日，也許……

「我私心裏忽然燃起一綫希望，連忙問：『如今那楊君達人在那兒？』

「不料老頭子冷冷搖了搖頭道：『今天上午，我已經把他趕出了百禽宮……』

「從此，咱們再也沒有見到過楊君達，而蓮丫頭的臉上，也從此沒有再出現過笑容……

「她在一夜之間，彷彿蒼老了十年，整日裏不說一句，只是痴痴的對着銅鏡，反覆不停的照着。

「她越是沉默，越令人爲她担心，我看在眼裏，驚在心頭，却苦於不知如何慰藉勸解。

「老頭子一氣，果然離宮下了巫山。

「這一去，就是整整五個年頭，音訊渺茫，拋下咱們娘兒倆淚眼相對，守着那寂寞殿闕，冷落宮牆……」

這時候，小桌上的油燈忽然閃了兩閃，悄沒聲息的熄滅了，茅屋頓時淪入一片漆黑……

但老少四個人，誰也沒有移動一下身子，甚至連眼睛也沒有望望那油盡蕊枯的燈盞，彷彿大家都覺得，此情此景，原本就不該有甚麼光亮，那油燈本是多餘的，如今熄得也恰是時候。

可不是嗎？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想想那深山絕嶺的百禽宮，再想想那冷落的窗前，寂寞的人影，朝朝暮暮，痴對菱鏡，讓燦爛錦繡的年華，隨窗外落霞而消逝，將是何等凄楚的一幅圖畫呀……

黑暗中，有人在唏噓，接着，又盪漾起一縷哽咽的語聲：「……五年時光雖不算長，也不算短，轉眼間，蓮丫頭已經三十出頭了，才屆中年，鬢角竟出現了斑髮，原本豐盈的臉頰也日漸憔悴，添上了一層細細的皺紋……唉！靑春易逝，人，總是要老的，假如就這樣老死荒山，倒也未嘗不是一份福氣。

「可是，就在咱們娘兒倆心如槁木死水的時候，老頭子却突然又回到了百禽宮，而且帶來一個沉默的年靑人。

「那人只有三十歲不到，膚色蒼白，神情冷漠，就像一塊冰鑄的人模子。

「但那人的面貌却稱得上十分英俊，模樣兒竟跟當年的風鈴魔劍楊君達頗爲相似，隨身兵刄，也是一柄長劍。

「老頭子將他帶進後宮，讓他跟蓮丫頭相見，說道：『這就是我的女兒。』

「那人默然半晌點點頭道：『好。』

「老頭子又對蓮丫頭說道：『他姓齊，名叫齊天鵬，今年才二十九歲，孩子，妳看他哪一點不比姓楊的强？』

「蓮丫頭也木然良久，點頭道：『不錯。』

「就這樣，百禽宮熱鬧了兩天，兩個極不相配的人竟成了親。

「婚後，情形並沒有絲毫改變，蓮丫頭仍是半痴半儍，天鵬也冷峻如故，成天難得說半句話，宮裏雖然多了一個男人，反較從前更加冷淸淸了。

「起初，老頭子還强作高興，竭力調教天鵬，將平生所學，傾囊相授，總盼望能縮住女婿的心，讓時日去融洽小兩口的情感。

「天鵬那孩子，對武功倒頗能專心苦練唯有對夫妻情誼，始終冷若冰霜，除了盡盡人倫本份，終日難得見他一絲笑臉。

「漸漸老頭子也心灰意懶，暗自後悔不迭，這時他才明白，『情』之一字，是不可能用別的代替的，當一個人心死了，縱然華陀再世，也無法讓他『活』回來。

「但事已如此，徒自悔恨，已經毫無幫助了。

「婚後第二年，生下了月眉，接着，又有了阿毛……可是，阿毛還沒有出世，他爹却忽然不辭而去，臨行用鮮血在宮牆上留下四句話——

「兩載居深山，爲人充禁臠。

「精血換絶技，從此兩無干。

「次日淸晨，發現牆上留字，咱們娘兒倆只有苦笑的份，倒是老頭子嘆了一口氣，說道：『這樣也好，至少咱們沒有虧欠他什麼。』……」

黑暗中傳來一陣啜泣聲，月眉姊弟早已悲不可抑，撲倒在祖母懷中。

孫天民雖是鐵石心腸，也不期爲之泫然淚下。

好一會，月眉才抬起淚臉，抽搐的問道：「奶奶，怎麼不說下去了？您老人家還沒告訴咱們，我娘是怎麼死的？」

巫九娘哽聲道：「你那苦命的娘受了一輩子委屈，在生下阿毛的第十天，死於產褥。自此以後，爺爺和奶奶也了無生趣，便遣散弟子，閉宮禮佛，三年前，你爺爺臨終時，含淚交待咱們四件大事：第一，要奶奶有生之年，盡力扶養你們姊弟成人，仍以父姓爲姓，不可更改；第二，百

禽宮歷年所傷無辜性命，共計一百零七人，要咱們發下宏願，替他救活百零七條人命，補贖生前罪愆；第三，從此隔絕江湖，不得再惹恩怨是非……」

月眉泣道：「還有一件呢？」

巫九娘喟然道：「還有……就是設法查訪你們生父的下落，以便讓你們返祠歸宗……你爺爺這樣安排，不過爲了表明心迹，想用事實來證明當年並無覩你爹爲『禁臠』之意，但人海茫茫，却到那兒去尋你那狠心的父親？即或能够尋到，他是不是還肯認你們姊弟？那就更難逆料了。」

齊效先哭叫道：「我不要去找爹，我要永遠跟着奶奶！」

巫九娘輕攬着愛孫，長吁道：「傻孩子，奶奶又何嘗捨得離開你們？你爹但凡有一分父子之情，怎會十多年不返百禽宮來看看自己的骨肉……」

孫天民突然心中一動，脫口道：「孫某有個奇怪的想法，不知當不當說？」

巫九娘道：「有話但請直言，何須顧慮。」

孫天民低咳了一聲，緩緩說道：「依九娘觀察，那假冒風鈴魔劍楊君達的復仇會會主，可不可能，就是令婿齊天鵬所扮呢？」

這話一出，茅屋中祖孫三人都駭然大吃一驚……

巫九娘獨眼精光連閃，訝道：「孫二俠怎會有如此古怪的想法？」

孫天民道：「在下覺得有幾點可疑之處：其一，適才九娘曾經提到，那齊天鵬的面貌，跟楊君達十分相似。」

巫九娘點點頭，道：「不錯。非單面貌，甚至身裁也頗酷似，只是神情上迥然不同……」

孫天民道：「神情不難矯飾模仿，何況時隔多年，也可能早已改變了。」

巫九娘道：「這也並非毫無可能，那第二點呢？」

孫天民道：「其二，那齊天鵬對令嫒與楊君達之間一段往事，知之甚稔，婚後二載，見令嫒始終未能忘情，才憤而不辭離去，他對楊君達必然懷妬恨之心，極可能因此冒用楊君達的名號，以遂報復之念，所以才自稱『復仇會主』。」

巫九娘聽得又點了點頭，說道：「還有呢？」

孫天民接着說道：「其三，他在巫山兩載期中，曾經苦練『百禽翁』廖老前輩所授絕技，武功已有相當造詣了，這十多年來，理當在武林中闖出一份响亮名號才對，爲甚麼迄今從未聽到齊天鵬這個名字？由此可知，他必然改用了另一個名號，而近年武林新出道高手，却從來沒見過一位跟楊君達面貌酷肖的？其中緣故，頗堪玩味。」

巫九娘沉吟良久，苦笑道：「這些理由好像都有可能，仔細想想又覺得似是而非，假如他眞是天鵬，剛才怎麼會認不出我老婆子呢？」

孫天民道：「那可能因爲十多年來，九娘容貌已有改變，也可能當時光綫太陰暗，事出意外，他怎麼也想不到九娘會在此地出現。」

巫九娘搖頭道：「就算他一時未能認出我老婆子，至少他該記得蓮丫頭，怎麼竟說阿毛的膚色跟他母親一樣白皙？」

孫天民道：「以孫某愚見，這正是他可疑的地方。」

巫九娘道：「怎見得？」

孫天民侃侃說道：「九娘試想，那楊君達當年在百禽宮作客，備受優渥，且與蓮姑娘談得十分投契，後來婚事未諧，主因是楊某已有紅粉知己，以致才興『相逢恨晚』的感嘆，在楊某心中，可說絕無絲毫嫌棄蓮姑娘膚色容貌的意思，九娘相信這話嗎？」

巫九娘道：「不錯，楊君達絕非俗人，應該不會有這種俗念。」

孫天民道：「這就是了，如果那復仇會主眞是楊君達，他自然記得蓮姑娘，如果他不是眞正的楊君達，而是其他不相干的人假扮，那人既未見過蓮姑娘，怎敢隨口胡謅，妄論姑娘的膚色？這種自搬磚頭自砸脚的笨事，豈是精明如復仇會主肯幹的？」

巫九娘臉色漸漸凝重起來，頷首道：「唔！有道理。」

孫天民緊接道：「如今這位復仇會主，不僅提到肌膚的顏色，而且居然直指阿毛的面貌，跟父親同樣英俊……所以孫某敢大胆推斷，他提及膚色時，僅是意存譏諷，提到阿毛的容貌，才是說的眞心話，當時他只顧着得意，却不料話中露出了馬脚。」

巫九娘身形微顫，一連打了幾個寒噤，喃喃道：「如果他眞是天鵬，縱然不認我這個岳母，難道連自已嫡親骨肉對面相逢，也沒有絲毫關懷的表示麼？」

孫天民凝聲道：「九娘，此人性之冷酷無情，妳該比誰都瞭解得淸楚，否則，十五年前他不辭而別時，就不會留下『精血換絕技』這句無情的話了……」

巫九娘用力搖着頭，淚水像斷線的珍珠簌簌而落，十指緊扣椅柄，指尖都深陷進竹節中。

孫天民輕嘆一聲：「孫某是局外人，間不疏親，論理不該說這些話，但爲了武林安危，不得不梗直進言，但願九娘能諒解孫某區區微衷。」

巫九娘忙道：「孫二俠言重了，我老婆子雖是一個女流，自忖還明大義，我並非相信孫二俠的話，只是懊悔剛才不該輕易放走了他……我應該把他截下來，看看他的眞面目……」

孫天民接口道：「九娘要見他的眞面目，近日內還有機會。」

巫九娘欣然道：「當眞？」

孫天民道：「如果孫某的猜測不錯，那復仇會主並未去遠，而且，很可能去而復返。」

巫九娘一驚，道：「你怎麼知道他還敢再回來？」

孫天民道：「理由很簡單，如果他眞是齊天鵬，少不得要探察妳們祖孫離開巫山的原因，以及百禽宮現在的情況……」

巫九娘道：「如果他不是天鵬呢？」

孫天民道：「他若不是齊天鵬，那更是非來不可了，試想，他假冒楊君達的身份肆虐武林，從未被人識破過，今夜被九娘一言揭穿了秘密，當時雖懾於形勢，含

恨退走，豈能就此罷休。」

巫九娘默然片刻，冷哂說道：「別說他只是冒牌貨，卽使是風鈴魔劍楊君達本人，量他也未必敢小覷我老婆子這數間茅屋。」

孫天民道：「但那狂徒一身武功並不在楊君達之下，心智機詐，則較楊君達猶有過之……」

一句話沒說完，夜空中突然傳來幾聲凄厲的鵰鳴之聲。

巫九娘身形一震，霍地從竹椅中站了起來。

月眉、阿毛姊弟，雙雙躍起，便想爭去開門……

巫九娘沉聲道：「慢着，你們守在屋裏，未得我呼喚，不許露面。」

口裏說着，人已閃身到了茅屋門前，竹拐一探，木門應拐而開。

鵰鳴聲一陣緊似一陣，方向就在茅屋後側林子裏。

巫九娘剛要舉步跨出茅屋，忽然，「拍」地一聲輕响，一個黑忽忽的東西，跌落在門檻邊。

月眉眼尖，駭然失聲道：「呀！那是小珠子！」

一點不錯，那黑忽忽的東西，正是通靈鸚鵡小珠子，可惜頸項間已被一支勁矢貫穿，氣息俱斷，再也不能仿效人語了。

巫九娘勃然變色，獨目中閃射出怒火，切齒作聲道：「好狠心的鼠輩，未免欺人太甚，老婆子倒要看看你是甚麼東西變的？」

語聲微頓，向後一招手，喝道：「眉丫頭，取奶奶的鐵簫來。」

月眉驚道：「奶奶，你老人家要施展『聚禽大陣』……」

巫九娘沉聲說道：「不要多問，快去拿！」

月眉轉身進入後屋，不片刻，突然尖叫着狂奔出來，說道：「奶奶，不好了，起火啦——」

呼聲未落，前院中火光連閃，「轟」然巨响，也爆發一團烈火。

那火起得非常古怪，旣非發自屋頂，也沒有發現火箭之類射入，但聞一聲霹靂，空曠的院子裏竟突然爆起熊熊大火，首先將出路阻斷。

從時間上說，前後兩處火起都在同一瞬間，而且，濃烟瀰漫，立卽吞沒了整個茅屋，屋中無法看見外面的情形，只能嗅到烟硝中充滿了濃重的硫磺和油脂氣味。

巫九娘和孫天民都是閱歷豐富的人，見此情景，心裏不約而同閃過一絲驚疑之念——這是火神郭金堂慣用的「天火霹靂袋」。

但火神的獨門絕技，怎麼會落在復仇會主手中？他們却不知道了。

茅屋乃係竹草搭成，須臾間，便陷在大火中。

孫天民仰面長嘆道：「我料那匹夫會再來，却沒想到他會用這般毒辣的手段，難道說，他竟存心連嫡親兒女也一併燒死麼……」

巫九娘冷冷道：「他要想燒死咱們，可沒有那麼容易。」

孫天民道：「前後出路俱斷，茅屋又最易着火，咱們除了被活活燒死，那兒還有生路？」

巫九娘沒有回答，從月眉手中接過那支古迹斑斕，長約一尺二寸的鐵簫，重又跌坐在竹椅上，舉簫就唇，緩緩的吹了起來。

只見她獨眼低垂，神情端莊而肅穆，一縷簫音冉冉吹出，其聲雖不高吭，竟震得人耳鼓奇痛難忍。

月眉和效先都舉手掩住耳朶，退到屋角席地坐下。

孫天民知道她此時已將畢生內力，貫注在簫音之中，那一聲聽似悠緩的曲音，威力足可毀物傷人，不下佛門降魔禪功「獅子吼」。

於是，連忙退坐椅上，默運眞氣，護住內腑和五官。

一曲簫音未畢，火勢已蔓延到茅屋房頂，室內被火力蒸烤，形同爐灶，熱不可耐，屋頂燒斷的稔梗竹屑，不時帶火墮落下來，就像下着「火雨」。

孫天民怕火星灼傷月眉姊弟，左臂一探，將身後那張木桌推到屋角，遮住了兩人的身子。

就在這時候，簫音忽歛，巫九娘口中發出一聲厲嘯，雙掌猛地向上一翻，「蓬」然一聲，竟將茅屋頂擊破一個六尺見方的大洞。

屋頂掀飛，火勢頓時減去大半，由破洞望出去，夜空中出現一幕驚人奇景。

但見大片黑影，遮天蔽地而來，陣陣鳥鳴，响徹雲霄——那是千千萬萬數不淸的鳥羣，包括鷹，鵰，鷲，鸛……等各式各類，兇鳥猛禽，黑壓壓遮滿了大半個天空。

巫九娘仰望空際，難掩得意之色，喃喃祝禱道：「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請恕我老婆子忍無可忍，要開殺戒了。」

鐵簫再度就唇，刹那間，曲音一變，但聞音調鏗鏘，悲壯激昂，宛如戰馬夜嘶，鐵戟交鳴，一片殺伐之聲。

孫天民等三個人只聽得心顫神曳，熱血澎湃，幾乎把持不住要跳了起來。

那滿天兇禽，緩緩歛翅疾衝而下……

茅屋四週頓時傳來一陣凄厲的慘呼，人喊，鳥鳴，馬嘶……亂成一片。

直過了盞茶之久，一切又復歸寂靜，鳥羣繞屋盤旋，洒落滿天殘毛斷羽，衆人雖未目覩，但亦不難想像適才一場人鳥之戰，必然是十分慘烈了。

巫九娘放下鐵簫，長長吁了一口氣，額上已汗珠涔涔，恍若大病初癒。

效先從桌下伸出頭來，低叫道：「奶奶，火還沒有熄，怎麼辦？」

巫九娘點點頭，虛弱地道：「再耐心等一會吧，就快熄了。」

正說着，忽聽「沙沙」怪响，天上竟降下許多泥沙和水滴來。

孫天民抬頭向上一望，不禁爲之目瞪口呆。

原來那不計其數的巨鳥兇禽，正匆匆飛行於茅屋與河灘之間，爪啄兼用，連綿不輟的搬運河灘上的泥沙前來救火。

一鳥所携雖微，但鳥羣何止千萬，一沙一泥雖不足掩滅大火，但聚沙成塔，效果竟出人意外的迅速，不到頓飯時光，茅

屋四週便被鋪上一層厚達四五寸的泥沙，火勢業已全部熄滅。

巫九娘抖抖身上沙粒，站了起來，仰面長嘯兩聲，滿天鳥羣這才四散飛去。

月眉姊弟急忙從木桌下鑽出來，叫道：「奶奶，你一定要把這套本領教給咱們呀！世上的飛鳥都聽奶奶的指揮，眞是太妙了。」

孫天民也由衷讚道：「嘗聞當年黑谷四兇驅蛇御獸，無人能敵，孫某無福得見，常引爲憾事，今夜目覩九娘這『聚禽大陣』，當眞是開了眼界了。」

巫九娘淡然一笑，道：「這套本領，老婆子不及拙夫十之一二，當年拙夫在世，曾以一曲『哀江頭』，使成萬上億的痲雀，自投巫峽而死，江水幾被阻塞，因此才免去川東農田稻穀一場大災。」

孫天民道：「由此可見，咱們武林人練習玄功絕技，也可用來造福鄉里百姓，並非爲了爭強賭勝的。」

巫九娘搖頭笑笑道：「話雖不錯，但世上又有幾個練武是爲了造福鄉里呢？連你我在內，誰又眞正能化除嗔念，不沾殺孽？難！太難了。」

她一連說了兩個「難」字，臉上流露出無限悵惘之色，好像在感慨，又好像是在爲自己適才的行爲尋求解釋。

說完，取出了竹拐，巍顫顫走出了破屋。

孫天民扶着效先跟在後面，月眉忙去點亮燈籠。

四個人踏着滿地泥沙，默默環繞茅屋一匝，在竹籬外發現十餘具血肉糢糊的屍體，屋後林子邊，橫屍更達三十餘具之多，其間還有十幾匹馬屍。

那些屍體，有眼珠被啄去，有的頭顱被抓裂，有的肚腸外溢，有的皮開肉綻，衣衫粉碎……死狀慘不忍覩。

但死者幾乎淸一色全是面目陌生的壯年漢子，既未發現復仇會主在內，甚至莫家四劍以及隨行劍童俏婢也不見蹤影。

巫九娘驚詫地望着孫天民，問道：「難道咱們殺錯了人麼？」

孫天民道：「不會的，死屍中雖然沒有復仇會主，但這些人，必定都是他的部下。」

巫九娘道：「怎見得？」

孫天民道：「他們穿着同樣的黑色劍衣，當然是屬于同一帮派，而且……據說復仇會部下，都隨身佩帶着一朵銀製小花，名叫復仇花。」

巫九娘點點頭道：「阿毛，仔細搜一搜。」

效先接過燈籠，俯身搜查，一連搜了四五具屍體，却未發現任何特殊表誌。

孫天民大感困惑，連聲道：「這就奇怪了，這就奇怪了……」

月眉道：「別管他們是甚麼會，反正火是他們放的，小珠子也是他們射死的，咱們就不能算殺錯人，何況——」

效先接口道：「何況又不是咱們先動手的……」

巫九娘黯然搖頭道：「無論怎麼說，這五十多條人命總是傷在咱們手中，殺孽一開，咱們返回巫山也就遙遙無期了。」

姊弟倆同時一怔，面面相覷，都難掩失望之色，顯然，他們對自小生長，童年嬉戲的巫山百禽宮，一直懷着無限眷戀和憧憬，如今聽了這句話，自是說不出的懊喪。

過了好一會，效先才快快說道：「不回去就不回去吧！咱們寧願跟隨奶奶在茅屋裏受苦。」

巫九娘苦笑道：「孩子，今夜變故之後，事實上咱們已經連這棟茅屋都無法再住下去了。」

月眉忽然振奮地道：「那——咱們就離開這兒，一面遊覽天下名山大川，一面去找爹——」

說到「爹」字，偷望祖母一眼，連忙住了口。

巫九娘仰面向天，神情一片木然，既未開口，也沒有任何表示。

效先却低聲反對道：「咱們不要去找他……他已經變成壞人，也不認咱們了，還找他幹甚麼……」

「不！孩子，你錯了。」巫九娘沉重的截口道：「常言說：天下無不是父母。好人也罷，壞人也罷，他總是你們生身之父，寧可他無情，不可我無義。咱們應該找他去。」

效先茫然道：「可是，咱們不知道他在那兒，却去何處找他呢？」

月眉道：「這有何難？咱們不是救了一位落水的老婦人嗎，去問問她，或許她知道復仇會在甚麼地方？」

巫九娘心頭一震，忙道：「眉丫頭，那老婦人還在療傷室內？」

月眉道：「還在屋裏，我怕她出聲，所以閉住了她的啞穴……」

巫九娘一頓足，道：「糟了！她飽受驚恐，重傷未癒，方才一曲「聚禽引」又滿注內家功力，只怕她會禁受不住。」

月眉大驚道：「我去看看。」

聲落人起，一閃嬌軀，如飛向茅屋掠去。

巫九娘和孫天民領着效先，也匆匆趕回茅屋，才進籬門，却見月眉粉頸低垂，從屋中蹣跚而出。

效先搶着問道：「姐！怎麼樣了？」

月眉揚臉望望巫九娘，忽然「哇」地痛哭失聲，哽咽道：「都怪我不好，我不該閉住她的啞穴……」

巫九娘道：「可是被簫音震斃了？」

月眉連連頷首，道：「她受不了簫音震撼，叫又叫不出聲，自己將胸衣扯得粉碎，連皮肉都撕裂了。」

巫九娘怔忡良久，獨眼中也滲出淚水，黯然嘆息一聲，道：「是奶奶殺了她。當時，咱們竟忘了屋裏還有一個不諳武功的人……」

效先輕問道：「奶奶，我去把她掩埋了可好？」

巫九娘點頭道：「另外再掘個大坑，連那五十多具屍體一併掩埋了吧，眉丫頭去收拾一下東西，天亮以後，咱們也該走了。」

月眉姊弟應諾，自去料理收拾。

孫天民誠摯地道：「九娘既無預定去處，何不屈駕抱陽山莊暫住，待訪得確訊後……」

巫九娘苦笑道：「盛情心領了，老婆

子天性疏懶，不是作客的材料，再說，風燭殘年，來日無多，這樁心願未了，將來在九泉之下，拿甚麼臉去見他們爺爺和母親！」

話聲微頓，目注孫天民頭臉傷痕，又道：「你的外傷，恐怕還得三五日調養才能痊愈，待會兒經過城鎮的時候，別忘了再配兩劑藥。」

孫天民忙道：「九娘天高地厚之恩，實令孫某——」

巫九娘截口道：「這是緣份，談不上恩，孫二俠如記得今日相處之情，有一天老婆子不幸撒手西歸了，眉丫頭姊弟倆，還望孫二俠多賜照拂。」

孫天民肅然道：「孫某有生之年，永不敢忘。」

巫九娘幽幽嘆道：「這兩個孩子天性都很淳厚，如果我老婆子能再活十年，等他們長大成人，那也沒有甚麼值得担心的了，怕只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萬一那復仇會主眞是天鵬，這件事却太叫老婆子爲難……不把孩子交給他吧，情理有虧，也違背了老頭子臨終的囑咐，交給他吧，無異推他們投進火坑，老婆子死難瞑目。唉——」

孫天民凝聲道：「九娘請恕孫某直言一句：骨肉親情雖然重要，但古人『大義滅親』，世所崇敬，九娘千萬勿因小節而虧大義！」

巫九娘聽得神情微震，獨目異采連閃，却沒有開口。

×　　×　　×

黑夜逝去，又是黎明。

當燦爛旭暉洒遍東山，老少四人披着滿肩朝陽，依依不捨離開了那棟殘破的茅屋。

屋後，聳起大小不等三座新墳，其中最大的一座，是利用原來地穴改建，裏面埋葬着五六十具人屍馬骨，另一座較小的，葬着那不知名的老婦人。

此外，還有一座最小，也最精緻的墓墳，建在屋後一株大樹樹蔭下，墳前豎立了一塊石碑，上面刻着：「靈禽小珠子之墓」。

×　　×　　×

晌午時分，一輛雙套馬車，緩緩由銅瓦廂駛進了蘭封縣城。

馬車停在北街「慶祥客棧」門前，車門開處，下來老少四個人。

客棧裏的人一見之下，心裏都機伶打個冷顫，皆因那兩個老的，一個枯髮如敗草，整個頭臉全塗滿了藥物，只露眼，口，鼻三個窟窿，另外一個老婆子，手持烏竹拐，獨目閃射着精光，神情十分猙獰醜惡。

兩三個夥計你推我躲，好不容易選出一個胆量大的迎上來，皮笑肉不笑地問道：「四位客人，是打尖？或是住店？」

巫九娘答道：「住店。」

那夥計愕然道：「甚麼？要……住店……？」下面的話雖然沒敢說出口，意思却恨不得最好連打尖也免了，省的坐在店裏，嚇跑了其他客人。

巫九娘霜眉微軒，詫道：「怎麼樣？住店給店錢，難道不可以？」

夥計連忙陪笑道：「不！不！不！小的不是這個意思，小的只是……只是順口問問，好作準備……」

巫九娘道：「先去準備兩間淸靜上房，再安排一桌酒菜，咱們恐怕要在這兒小住幾日才能上路，聽淸楚了沒有？」

夥計遲疑道：「聽是聽淸楚了，不過……小店的房間已經……」

巫九娘沒等他說完，揚手將一錠十兩赤金擲在櫃枱上，截口道：「店中夥計有一個算一個，每人先賞一兩銀子小費，其餘的錢存在櫃上，臨走再結賬。」

夥計眼中一亮，忙道：「多謝老夫人厚賞。」

巫九娘淡淡一笑，然後問道：「剛才你說房間已經怎麼樣了？是不是全有客人啦？」

夥計連聲道：「沒有！沒有！小的是說……咳！咳！房間已經替夫人收拾去了，酒菜是送到房裏去吃呢？或是就在廳上用？」

巫九娘笑了笑道：「貴店辦事倒挺快的？」

夥計道：「多承老夫人誇獎，要論辦事的迅速，蘭封城裏再找不出第二家。」

巫九娘道：「既然如此，咱們就在廳上吃過飯再看房間吧，省的搬來搬去，酒菜都涼了。」

老少四個果然就在大廳內坐了下來，夥計們見巫九娘談吐隨和，出手闊綽，早把像貌醜惡忘得一乾二淨，都爭着過來抹桌子，打手巾……巴結得不亦樂乎。

俗語說：有錢能使鬼推磨，不多一會，熱騰騰的酒菜就上了桌子。

巫九娘舉杯笑道：「這是咱們祖孫幾年第一次打牙祭，孫二俠，來！我老婆子敬你一杯。」

孫天民稱謝一飲而盡，又滿斟三杯，說道：「孫某借花献佛，一願九娘福壽百年，二願日下武林疑案早獲澄淸，三願賢祖孫骨肉重聚，歡叙天倫。」

巫九娘慨然道：「但願如此。」

酒過三巡，菜添五味，齊效先扒完兩大碗飯站起身子道：「奶奶，我飽了。」

巫九娘道：「你帶點銀子，去街上藥舖替孫爺爺配兩劑藥回來，記住要親眼看着他們，用上等蜂蜜調配，不能滲水。」

效先答應着，剛走出客棧，門外忽然出現一名身裁魁梧高大的錦袍老人。

那老人好像無意中經過客棧門前，偶一回顧看見了孫天民，連忙大步跨了進來，訝問道：「孫老弟，你怎會在這裏？」

孫天民一怔，才認出是八臂天王金松，不禁大喜若狂，忙也起身道：「金老哥，是你？」

金松上前一把握住孫天民的肩胛，激動地道：「害咱們那兒沒找遍，謝天謝地，總算把你給找到了，老弟，那天你是怎樣脫險的？這些日子都藏在甚麼地方？快說來聽聽。」

孫天民嘆道：「唉！一言難盡，讓我先替老哥引見引見。」向巫九娘一抬手，接道：「這位就是——」

誰知巫九娘沒讓他出口，逕自搶着道：「老婆子姓廖，山野俗人不足掛齒。」

孫天民微微一怔，一時弄不懂巫九娘何以如此，只好轉指金松道：「這位金老

哥，單名一個松字，雅號八臂天王，現受聘終南一劍堡，担任全堡武術總教練。」

巫九娘點點頭，道：「原來是武林中頂頂有名的暗器名家，久仰！久仰！」

金松拱手道：「好說，浪得虛名。倒叫廖老夫人見笑了。」

說着，就在效先的座位上坐了下來。

孫天民忙叫夥計另添杯箸，却被金松攔住，含笑說道：「我剛剛吃過飯，而且另外還有極重要的事，必須趕去銅瓦廂，老弟休跟我客氣，咱們畧述幾句，我就得走了。」

孫天民訝道：「金老哥欲去銅瓦廂何事？」

金松說道：「還不是為了楊君達那匹夫……唉！說來話長，還是先談你的經過吧。」

孫天民說道：「我的脫險經過，純是命大僥幸，那天在孟津江邊，不愼中計，小舟起火，順流而下，我既不諳水性，又不會駕舟，沒有多久工夫，那小船就被巨浪掀翻……」

正正說着，巫九娘忽又接過話頭，道：「孫二俠受了些灼傷，落水後，被沖到下游，適巧老婆子遇見，便救了孫二俠，這些日子來，孫二俠就住在老婆子那裏養傷。」

她雖然接去話頭，却述說得十分含糊，既未提在甚麼地方救了孫天民，也沒提在甚麼地方養傷？僅以「下游」兩個字，輕輕帶了過去。

金松不禁動容道：「這麼說，孫老弟一條命，全仗廖老夫人從大江裏撈回來的了？」

孫天民點頭道：「正是。若非九……啊，不，若非廖老夫人搭救，再有十個孫天民也準死無疑。」

金松連忙站起身來，抱拳長揖，道：「老夫人援手活命之恩，金某僅代孫老弟叩謝，他日但有差遣，咱們一劍堡和抱陽山莊必當竭力圖報。」

巫九娘端坐未動，只微笑頷首，算是答了禮，口裏却冷冷道：「金老太客氣了，老婆子搭救孫二俠的時候，可沒想到該索點甚麼圖報。」

這句話份量很重，直頂得金松滿臉臊紅，吶吶無以為應。

孫天民見巫九娘言談異樣，好像存心要金松難堪似的，心裏不禁納悶。

於是，連忙打個圓場，轉換話題問道：「自從小弟出事以後，洛陽方面情形如何？」

金松長長嘆了一口氣，道：「唉！說來慚愧，這次二莊一堡聚會洛陽，可說是一敗塗地！」

孫天民駭然道：「莫非關洛第一樓也發生了變故？」

金松道：「豈止發生變故，簡直意外得令人不敢相信。孫老弟，你傷勢未愈，這件事本來不宜讓你知道，但事情出在抱陽山莊身上，遲早都無法瞞你，我若說出來，老弟却務必要鎭靜些，千萬別過份激動！」

孫天民越聽越驚，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金老哥，你快說！」

金松又嘆息一聲，這才緩緩說道：「抱陽山莊應莊主，已被斬斷了一臂，身負重傷……」

孫天民驚得跳了起來，一探雙掌，緊緊抓住金松的肩頭，瞪目喝道：「這話當眞？」

金松點點頭，道：「如此大事，愚兄怎會騙你。」

孫天民身軀一陣顫抖，道：「他……他還在洛陽嗎？」

金松道：「六天前，已由白雲山莊季莊主和五位姑娘護送回抱陽山莊去了，咱們堡主為了尋找日月雙劍，猶在沿江一帶搜查……」

孫天民詫道：「他們兄弟倆也出了事麼？」

金松愴然道：「應莊主的左臂，就是被他們兄弟倆砍斷的。」

孫天民機伶伶打個寒噤，「蓬」地一聲，跌回椅中，睜大眼睛抽氣，却說不出話來。

金松擧手輕拍他的手背，又道：「我知道這個消息對你的打擊太大，本來我是不想告訴你的，可是，唉——」

孫天民不住搖頭，眼中熱淚泉湧，喃喃道：「不！不！這不會是眞的……這不會是眞的……」

金松道：「老弟，你信也好，不信也罷，它却是鐵錚錚的事實，那天夜晚，復仇會大擧進犯關洛第一樓，咱們事先本已經獲得消息，嚴陣以待，但萬萬也沒有想到，禍亂竟由日月雙劍兄弟身上發起……應莊主身負重傷，險些喪命，李莊主獨身奮戰，也幾乎死在亂箭之下，如非咱們堡主及時馳援，那一戰眞是不堪設想……」

孫天民突然一拳捶在桌子上，哽聲道：「這兩個畜牲，畜牲……」

滿桌盤盛都震彈起來，把月眉嚇了一大跳，偷眼望望祖母，却見巫九娘端然而坐，神情冷漠，毫無驚訝之色。

金松嘆道：「事情沒有發生以前，誰也料不到他們兄弟竟會幹出這種逆倫之事，所以，咱們堡主才嚴令愚兄和秦老哥沿河追尋，務必要把他們兄弟擒送抱陽山莊，如今堡主尚在開封府，孫老弟不信，不妨當面去問堡主，便知詳情了。」

孫天民含淚頷首，切齒作聲道：「我會去的。我要親口問問那兩個忤逆不道的畜牲，看他們如何回答……」

金松又慰藉道：「事已如此，老弟也不必太悲慟了，如能找到他們兄弟，問出原委，總以不傷骨肉之情為重，不過，事不宜遲，老弟休多躭誤。」

孫天民道：「多承金老哥相告，小弟卽刻就動身。」

金松站起身來，道：「如此愚兄就先走一步了，倘若時間趕得及，咱們在開封府還會碰面的。」

說着，向巫九娘抱拳一拱，告辭出店而去。

巫九娘仍是傲不為禮，只點了點頭，身子却沒有移動。

孫天民送到客棧門口，目覩金松去遠，然後轉回廳中，抓起酒壺，「咕都都」猛灌了大半壺酒，餘液淋漓，前襟盡濕。

巫九娘看在眼裏，也沒有開口，只向月眉使個眼色，月眉會意悄悄起身而去。

孫天民放下酒壺，擧袖拭了拭眼角淚痕，凄然拱手道：「九娘，請恕孫某情急失態，就此告辭。」

巫九娘聽了，冷冷問道：「孫二俠是要到開封府去嗎？」

孫天民道：「盟兄身罹橫禍，斷臂重傷，孫某方寸已亂，難以久留……」

巫九娘搖搖頭道：「老婆子並非攔阻你離去，我只問你是不是要去開封府？」

孫天民畧作沉吟，道：「為求瞭解實情，孫某想先去開封面見一劍堡主，然後趕回抱陽山莊。」

巫九娘冷然一笑，道：「這麼說，你竟是當眞相信那金松的話了？」

孫天民一愣，說道：「九娘的意思，是——」

巫九娘道：「如果老婆子的猜測不錯，那金松只怕很有些問題。」

孫天民訝然問道：「九娘是指他所說的話……」

巫九娘緩緩道：「不僅他的話，連他的人也值得懷疑。」

孫天民道：「這——」

巫九娘揚臉接口道：「你不信，是不是？稍等眉丫頭回來，你就會相信了。」

孫天民扭頭四顧，這才發覺月眉已不在店中，驚詫問道：「眉姑娘她到哪兒去了？」

巫九娘道：「她馬上就會回來，假如孫二俠不急在這片刻時間，何不坐下來畧候？」

孫天民被弄得滿頭霧水，無可奈何，只好重又坐下。

果然，不多一會兒，門口人影一幌，月眉已低頭閃身而入，嬌喘吁吁回到了桌邊。

巫九娘問道：「怎麼樣？」

月眉用手向店門外指了指，低聲道：「他根本沒有走遠，從前面街口又繞了回來，現在正躱在對面一條小巷子裏……」

孫天民驚道：「誰？」

巫九娘輕哂道：「就是那位一劍堡的武術總教練，八臂天王金松。」

孫天民駭然道：「他怎會去而復返？又躱在小巷裏幹甚麼？讓我去問問他！」

說着，便想站起身來。

巫九娘獨目一瞪，低喝道：「孫二俠，你最好坐在那兒別動，把人嚇跑了，我老婆子可不答應。」

孫天民迷惘地道：「九娘，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巫九娘冷笑一聲，道：「你還不明白？那金松假作與你不期而遇，又故意說了一段驚險動人的故事，其意就在激你離開咱們，他躱在小巷裏，正是要偷看你離開了沒有？」

孫天民仍然不解，道：「可是，他要我離開你們，又有甚麼目的呢？」

巫九娘聳聳肩，道：「這就難猜了，也許他覺得你的傷勢未癒，比較容易對付，也許他是想分散咱們，以便各個擊破……反正，他是『黃鼠狼跟鷄拜年』，沒存着好心。」

孫天民失聲道：「妳是說……那八臂天王金松竟想陷害咱們？」

巫九娘揚目道：「難不成你還以為他眞是朋友？」

孫天民搖頭苦笑，說道：「九娘，妳一定是誤會了，金松身任一劍堡總教練，跟孫某頗為熟稔，而一劍堡堡主易君俠，與孫某盟兄又是連襟……他怎麼會陷害咱們呢？」

巫九娘冷冷道：「老婆子不懂你們是甚麼關係？但姓金的神情詭秘，來意不善，這却是千眞萬確毫無疑問……」

孫天民道：「就為了他突然折回來，躱在小弄裏？」

巫九娘道：「這只是證實了老婆子的猜測而已。老實說，自從他踏進客棧大門，老婆子已經看出他是暗懷鬼胎了。」

孫天民一怔，道：「為甚麼？」

巫九娘哼了一聲，道：「因為他早已知道咱們是誰，却故意由門前經過，假作不期而遇。」

孫天民道：「九娘怎麼知道他是故作姿態？」

巫九娘道：「孫二俠，奈何聰明一世，糊塗一時……」

孫天民苦笑道：「孫某愚蠢，的確想不出關鍵何在？」

巫九娘凝聲道：「你再仔細回想一下，當那金松從店門前經過的時候，你側對店門而坐，並未說話，他怎能一眼就認出是你？」

孫天民道：「他與孫某頗熟，雖未聽到聲音，却認識我的容貌呀！」

巫九娘哂道：「但，你現在的容貌又如何？」

孫天民擧手一摸臉頰，心頭一震，登時啞口無言。

可不是嗎？自己如今滿頭焦髮，一臉藥膏，早已不似平日模樣，那金松怎麼會辨認得出來？

他不禁從心底泛起一股寒意，吶吶道：「莫非他竟是復仇會的人……」

巫九娘道：「我看他卽使不是復仇會的人，至少也跟復仇會暗中勾結，說不定從銅瓦廂開始，就一直跟踪着咱們了。」

孫天民憤然道：「既然如此，待孫某去將他擒來。」

巫九娘斜睨道：「那金松身為一劍堡總教練，武功想必不弱，你負傷未癒，自信能勝得了他嗎？」

孫天民一楞，道：「這……難道咱們就這樣放過他？」

巫九娘傲笑道：「當然不會。你且放心喝酒，老婆子自有安排。」

孫天民惦記着盟兄安危，如何放心得下，但巫九娘既然這麼說，自是不便再走，心裏煩亂，便連聲喝叫夥計快些添酒。

夥計們被他催促不過，索性連酒罎子送上了桌子。

孫天民也不嫌唐突，抱起酒罎，「咕都，咕都」的直向喉嚨裏灌。

巫九娘嘴唇蠕動，忽然用傳音之術說道：「金松那賊胚正在對街偷看，你要故作悲憤激動的模樣，酒不妨喝，但別喝得太多……不！不要回頭張望……等一會阿毛配藥回來，你就可以動身了……記住，要遥出西門，二十里以後再回頭……」

孫天民一面低聲答應，一面借酒澆愁暫時壓下內心的焦急。

沒多久，效先提着一罐調配好的藥膏回店來了。

巫九娘接過藥罐子，轉手交給了孫天民，然後大聲說道：「孫二俠既然一定要走，老婆子也不便强留，這罐藥你帶在身邊，以便途中使用，見到一劍堡主和貴盟兄時，替我老婆子問候一聲。」

孫天民按照巫九娘的叮囑，起身告辭，說道：「今日一別，不知道何時才能重晤？」

巫九娘長嘆道：「老婆子迭遭變故，對江湖中事，早已心灰意冷，今天在這兒休息一夜，明日便帶兩個孩子返回巫山，孫二俠倘若有暇入川，百禽宮隨時恭候光臨。」

效先不悉內情，竟有些依依不捨，問道：「孫爺爺，怎麼好好的，忽然要走了呢？」

月眉急忙低說道：「你不懂，不要多問！」

孫天民跨出客棧，忍不住向對街飛快的掃了一眼，却沒有發現金松的踪影，懷着滿腹疑雲，大步直投西門而去。

巫九娘隨命夥計撤去殘席，自和月眉姊弟轉回後院上房，看樣子，是一路乘車勞累，準備休息了。

這時，客棧隔壁一家雜貨舖裏，施施然走出一位儒服綸巾的少年文士，橫越街心，向對街走去。

那少年生得唇紅齒白，眉目俊秀，手裏握着一把描金摺扇，天氣並不炎熱，少年手中摺扇却不時開闔搖動，低頭踱着方步，一派斯文模樣。

當他走到街小巷口，脚下微微一頓，抖開摺扇，輕搖了兩下，那淡黃色的扇面上，赫然現出一朵銀花。

小巷陰影中，有人啞聲喝問道：「你是——？」

少年「刷」地一聲，闔攏摺扇，用扇柄向小巷裏指了指，一言不發，舉步進巷口。

兩人擦肩而過，巷中那人靜立了片刻，見巷外並無可疑之人釘梢，這才轉身尾隨着少年文士向小巷內走去。

這人一身錦袍，身裁高大，正是八臂天王金松。

巷子另一端，是一片花圃，雖有三兩棟瓦屋，却靜悄悄不見人影。

少年文士在一畦盛開的菊花花圃前停步，低望着那遍地金黃色的秋菊，沒回頭，也沒有出聲。

金松緊行兩步，也走近一畦芙蓉花圃旁邊，與那少年相距不足丈許，假作低望着芙蓉花，口裏急急說道：「孫天民已經中計前往開封，客棧裏，只有鴇母和兩個小孩子……」

少年文士截口道：「我都看見了。但金老護法可知道自己的行藏也落在人家眼裏了嗎？」

金松一怔，道：「這……不會吧？」

少年文士冷冷一笑，道：「金老護法敢情是不相信？」

金松道：「老朽自問已十分謹慎，怎麼會……」

少年文士道：「但金老護法在會晤孫天民的時候，言辭中却露了破綻，而且，已經被那姓巫的老婆子看出來了。」

金松皺眉道：「假如他們看出破綻，孫天民怎麼還會獨自離開？」

少年文士道：「這是姓巫的老婆子有意如此安排，幸虧我在客棧隔壁，竊聽到他們的談話，否則，倒變成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吃虧上當的反而是咱們了。」

接着，便把月眉跟踪金松的經過，大畧說了一遍。

兩人各據一畦花圃，低聲交談，表面看來只是兩個毫不相干的賞花人，縱然有人路過看見，也決不會注意。

金松聽完，驚怒交集，愣了好一會，才恨恨說道：「想不到那老虔婆竟然這般難纏。」

那少年文士傲笑道：「姓巫的婆子年老成精，這種專見得多，自是不容易瞞過她，好在咱們並沒有上當，縱有破綻，也不過多費些手脚而已。」

金松連忙說道：「咱們現在應該怎麼樣？」

少年文士道：「自然要儘快歸報會主。但你行藏已洩，可能被人跟踪，目下不宜回去，咱們倆必須分路進行，你仍然釘住孫天民，暫時不可出手，待我飛報會主之後，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金松道：「好！事不宜遲，老朽就先走一步了。」

少年文士道：「老護法多多謹慎。」

金松漫應一聲，輕身而去。

那少年文士沒有立卽離開，仍舊俯身菊籬外，假作賞花模樣，不時打開摺扇搖上幾搖，却藉扇面掩飾，從袖中取出一個小型銅鏡。

由那銅鏡中仔細觀察了許久，直到確定附近無人偷窺，方才緩步離開了花圃，向東城方向走去。

他行動十分謹愼，時時都在注意身後有沒有可疑的人跟踪？却萬萬也想不到頭上正有兩頭巨鵰，在空中高飛盤旋……

一出東城，極目荒涼，靠東北方黃河古道一帶，更是赤土覆蓋，人烟稀少。

少年文士，四顧無人，突然加快了脚步。

行約數里，前面是一片茂密的柏楊樹林，那少年文士回頭朝來路張望了一遍，身形疾閃，穿林而入。

樹林外，赫然聳立着一座巨大莊院。

那莊院依林而建，面對荒凉的黃河古道，附近又別無人家，故而份外顯得刺眼，就像是一頭巨獸，蹲伏在曠野中。

莊院四週，高牆環繞，黑漆大門緊閉，裏面靜悄悄沒有一點聲音，那厚達三寸的大門，竟是生鐵鑄成的。

少年文士來到莊前，舉手叩門，其聲三長兩短，重覆了三遍。

門環聲甫落，鐵門內有人沉聲問道：「是誰？」

少年低哼道：「胸懷英雄志，身佩復仇花……」

門內接道：「借問居何處？」

少年文士道：「黃旗第二家。」

鐵門上一個小窗應聲打開，窗口出現一張陰沉冷峻的面龐。

少年文士立卽摘去綸巾，露出滿頭秀髮，原來竟是妖女冉肖蓮。（未完）


超時代
科學幻想鬥智小說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金庫奇案
魏 力著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神秘血影掌
魏 力著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沉船明珠
魏 力著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魏力著
每本
定價HK1.60
內容包羅萬有
文筆生動活潑
驚心動魄
扣人心絃
憑着一股熱血
除漢奸！
殲惡賊！
抱打不平！
緊張！
神奇！
曲折！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7至13號A
電話：H484221（四線）